

登莱青道的辖区甚广，西起益都，东迄荣城，北自蓬莱，南至崂山，这三面环海的整个山东半岛，也就是当年齐桓公称霸的大部分地区，都归登莱青道潘霁所管。

道台衙门一向设在登州府治的蓬莱。在明朝，这里是防倭的要地；倭寇的克星戚继光，便生长在蓬莱。入清以来，蓬莱帆墙云集，商务极盛。因此，咸丰十年的《天津条约》，迫于英国的城下之盟，在原定的“五口通商”之外，南北加开十三个“口岸”，其中便有登州的蓬莱——北方新开口岸三个，是牛庄、天津、登州；特设“三口通商大臣”，专责管理这三个地方与洋人通商的事务。

哪知到了同治元年，勘察新开口岸之时，洋人对蓬莱忽有异议，认为港口太浅，巨舶出入不便，要求另换一处。

这另换的一处，也在登州，属于登州府福山县管辖，土名叫做“烟台”。而“大清一统志”不载其名，洋人就只好以山为名，管它叫芝罘。芝罘却是个大有来历的古名，秦始皇二十八年登芝罘立石；二十九年登芝罘刻石；三十七年至芝罘射巨鱼。封禅书所记八神，第五位名叫“阳主”，祀于芝罘，都是这个地方。到了汉朝，武帝太始三年登芝罘，浮大海而还，亦就是这个地方。

这曾为千乘万骑的帝舆大驾之所集的芝罘，在明朝沦为滨海的一个荒凉的渔村。由于在此曾设烽火了望台备倭，所以土著称这个渔村为烟台。如今，盛极而衰、没没无闻达千余年之久的芝罘，终于沾了洋人的光，又大交鸿运了！

烟台三面负山，一面临海；芝罘山环抱于西北，烟台山兀峙于东南，崆峒岛屏障于东方海面，港湾内水深风静，是栖泊巨舟的上佳地点。所以，一向是苦力“下关东”或者飘洋过海去闯天下的这个出口，随着朦朦巨舶的不远千里而来，一下子变成商贾云集、五方杂处的大地方。不过两年的功夫，市面繁荣得非蓬莱所可望其项背了。

烟台的风水一转，也为登莱奇道潘霁带来了好运。因为烟台新设一个海关，称为东海关，归登莱奇道所管。这个缺虽不比管江海关的苏松大道以及管津海关的天津道那样日进斗金，却也算是一个肥缺，有足够的力量，在幕府中养几个吃闲饭的门客。

※

※

※

潘霁的门客，大都是他的苏州同乡。其中之一，名叫洪钧。

洪钧字文卿，原籍安徽歙县东乡人，是宋朝名臣洪皓的后裔。到了洪钧的父亲，迁居苏州，卖酒为业，早就下世。洪杨造反，洪钧奉着寡母辗转流离，最后到了山东。

山东的市面，相当安定，不必担心“长毛”会打过来。只是洪家母子俩有限的资斧，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必得想个谋生的法子，才不致流落他乡。

洪钧的书读得很好，而且已“进学”成了秀才。“秀才乃宰相之根苗”，这话一点不假，所以洪钧耻于继承父业；再说卖酒要本钱，亦是一大难事。想来想去，只有走一条读书人得意时常走的路子：游幕。

读书人的得意，自是从科场中直上青云。头一年秋天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春天会试中式，便是两榜进士出身，称为“联捷”。等殿试下来，发榜授职，至不济也是个“遇缺即补”的“老虎班”的州县“大老爷”。不足周年的功夫，一名白丁可以一跃而为傲视“风尘俗吏”的新贵。无奈江南为“长毛”所“蹂躏”，咸丰十一年辛酉正科、同治元年壬戌恩科的乡试，都不曾举行。洪钧自知秋风得意的日子，为时尚远；死心塌地作不得意的打算。想起同住在客栈中的一位同乡，老于世故，正好请教。

他这位同乡姓朱，是个捐班的县丞，分发在山东候补，缺未补上，却派了两回“河工”上

的差使，狠撙了几文。单身一个人住在这隆发客栈，夜夜有流莺相伴。洪钧去得太早了些了，惊动了双宿的野鸳鸯，不免抱歉。

“不相干，不相干！”朱县丞是很放得开的性情，居然将洪钧延入寝室，而且唤起“姑娘”来见客：“金凤，你总说我生得又黑又胖，不像苏州人。喏，现在你来看创，苏州的白面书生是啥样子。”

那金凤娇小玲戏，一张脸生得极甜，与人高马大的北地胭脂，风致大不相同。此时嫣然一笑，向客人问道：“贵姓？”

“我姓洪。”

“洪少爷请用茶！”

“算了，算了！”朱县丞拦她倒茶，“你不想想，你那双手干净不干净？”

“缺德！”金凤笑着骂了一句，扭转腰肢，转到床背后去了。

“今儿这么早！”朱县丞定睛看了洪钧一眼，又说：“我猜你必有心事。”

“是的。”洪钧答说：“想请朱大哥指点迷津。”

朱县丞将洪钧从头到底打量了一遍，点点头说：“走！我们上大明湖喝茶细谈。”

※

※

※

济南号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城中七十二泉，都汇集于城北的大明湖。湖上古迹甚多，顶有名的是湖西的“历下亭”，辟为茶座，最直清谈。

听知洪钧所要指点的迷津，朱县丞连连摇头，一口气说了三个字：“难，难，难。”

洪钧不但失望，而且颇为反感；但想到朱县丞的心肠很直，也就沉着了，“难在哪里？”他问，“是做幕友难，还是我洪某人想做幕友难？”

“两者都难。”朱县丞答说，“文卿兄，听你的话，好像对游幕一道，隔阂得很？”

接下来，朱县丞便细谈“幕内”。这一行推浙江绍兴人为首，苏州府属人士的势力也不小。师弟相传，秘授心法，其间关系“东家”前程的重重奥妙，非局外人所能窥测。一旦“学幕”艺成，师父推荐，同门照应，才能上下相孚，得心应手。否则，孤立无援，哪怕有通天的本领，依然处处才干格，事事棘手。

“原来游幕也是有帮口的！”洪钧想了一下，试探着问道：“朱大哥可有路子，领我入门？反正我也随波逐流，跟他们‘混’就是。”

“路子倒有，只怕你不肯。第一，要大礼拜师。跟在老师身边，‘有事弟子服其劳’，虽不会像商店里的学徒那样，替师父倒溺壶，为师娘抱孩子，不过奔走之劳是免不了的。第二，要想入这一行，就要死心塌地干一辈子，绝了功名之念。我看你的志气，在这一层上头，先就办不到。”

洪钧默然。认真思量，果如所言，大礼拜师，奔走之劳，都可委屈一时；要他绝了功名之念，一辈子依人作嫁，实在于心不甘。

“是不是？”朱县丞很起劲儿地说，“我就知道你一脑门的金殿射策，平步青云的念头。眼前只是想混一混，守时待势，是吗？”

洪钧老实答道：“是！”

“那得另想别法，游幕一道，其路不通。你倒设身处地替人家想一想，辛辛苦苦教出一个学生来，原就是为了替自己添一条臂膀；如果劳而无功，又何必当初？”

“想想也是！不过。”洪钧嚅囁着说不下去了。

朱县丞人情通达，深知他的难言之苦，一面“噗噜噜，噗噜噜”地不断吸水烟，一面替他细细筹划，由省城想到外县，终于想起来一个人。

“你跟潘观察可有渊源？”他问。

道员别称“观察”；山东官场中，姓潘的候补道好几个，洪钧不知他指的是谁？所以茫然无以为答。

“我是说登莱青道潘蔚。”

“喔，他！”洪钧摇摇头：“素无渊源。”

“那也不碍，我替你找人出一封八行，你去碰碰看。此人倒是肯照应同乡的，而且兼管海关，不至于无可位置。”朱县丞很恳切地说：“老兄仪表堂堂，笔底下更没有话说。只要稍

微收敛收敛傲气，不愁潘观察不赏识。”

“仰面求人，哪里谈得到傲气？”洪钧苦笑着答道：“多承朱大哥指教，我决定去走一趟，那封八行，还要仰仗大力。”

“包在我身上，明天就有！”

朱县丞说到做到，果然去弄了一封引荐的信来。出信的人不过与潘霁认识而已，并无深交，亦不渲染，所以这封信无非作个谒见的因由，谋事能成与否，完全要看洪钧自己。甚至能不能见得着潘霁，亦要看他的运气。

运气总算不错，洪钧不但见着了潘霁，而且谈得颇为投机。

这潘霁又号苇如，虽是捐班出身，却非胸无点墨；精于鉴赏，深通医道，亦谙禅理，装了一肚子的杂学，而洪钧都还能对付得下来。

再一谈到本地风光，就更显洪钧的长处了。一部“纲鉴”他读得滚瓜烂熟，而且最好舆地之学，对这登莱青道前一年所移驻的烟台形胜，竟比到任已经两三个月的潘霁还熟悉些。

“老兄渊博之至，佩服，佩服！”潘霁这才提到洪钧一直在等待的答复：“既然是同乡，我没有不尽力帮忙的道理。不过，我这个缺，也是虚好看。烟台虽设了海关，权柄都在洋人手里，税务司由京里总税务司派遣，我这个‘监督’，连每月洋税实收数目都不知道，遑论其他？文卿兄，我不是推辞，你不妨到外头打听打听，就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所得的答复是如此，洪钧凉了半截，勉强答一声：“我哪有不相信老前辈的话的道理？”

“你相信就好。说实话我是怕你所望太奢，所以预先声明。”潘霁忽然又拿话扯了开去：“文卿兄老母在堂？”

“是！”

“昆仲几位？”

“四个。”洪钧又补了一句：“晚生行三。”

“喔，都住在一起？”

“不！大二家兄回苏州去了；只晚生带着幼弟，奉母流寓在济南。”

“不如归去！”潘霁说，“苏州克复以后，李中丞抚辑流亡，百废俱兴，市面很好。老人家总以回老家为宜。”

“是，无奈——”洪钧欲言又止。

潘霁点点头，唤来一个听差，低低嘱咐了几句，然后又转脸跟客人不着边际地谈苏州的近事。洪钧口中唯唯否否地应付着，心里七上八下，始终摸不透潘霁打的是什么主意。

也不过一盏茶的功夫，洪钧如坐针毡，只觉辰光过得好慢；正想告辞，好歹先出去透一透气时，一眼瞥见那听差捧了个拜匣出来，不免暗暗气恼，“当我是来告帮的！”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三、五两银子一个红包，打发走路。哼！看我给他个难堪。”

他只猜中了一小半。拜匣里倒是有个红包，内中二十两银子一张“庄票”；再有一个红封套，封面正楷写着“关书”二字，内有一份全帖，聘他为“东海关文案委员”，月致薪水关平五十两。

“这是我的一点微意，莫嫌菲薄。”潘霁先递红包，后送关书：“薪水定得少了些，委屈，委屈！”

洪钧真有喜出望外之感，起座长揖，等抬起脸来时，眼角已见泪珠。

※

※

※

回到济南，说知此行的结果，合家又喜又忧又悲，忧的是二十两银子还账都不够，更何来还乡的盘缠？悲的是洪老太太所生四子，最爱的便是这个顶有出息的老三，二十六年来像这样去一趟烟台，十日不见，还是第一遭；往后千里睽隔，牵肠挂肚，如何得了？

洪钧的妻子自也是割舍不下。不过他这位何氏夫人，貌逊于才，才又逊于德；强为欢笑，多方劝慰，总算哄得老太太收住了涕泪。又拿出嫁妆中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一对金镯子，变换了作盘缠，才能动身。

动身前夕，夫妇俩说了半夜的话。洪太太不放心的是丈夫的起居饮食，乏人照料；洪钧所不放心的，除了老母，便是幼子。

他的幼子，也是眼前的独子；五行缺水，取一个水傍的单名为洛，小名就叫洛儿。年方

两岁，而又多病，如果夭折，对洪家的关系不浅。因为洪钧弟兄四个，除洛儿以外，就别无下一代，所以洪太太一提到洛儿，心头便像拴了个结似地，拧紧了痛。

“喂！”洪太太对丈夫说话，一直是用这个字作为代名，“我有句话，不知道你可听得进？”

“你说嘛！”

“我想替你讨个小。”

“你”

洪钧刚只说了一个字，自己都还不知道下文如何时，做妻子的却深恐丈夫拒绝，又得费一番转圈的功夫，赶紧抢在前面拦阻：“你先不要开口，听我说完；我说得没道理，你再驳我。你常说：我们洪家在咸丰初年，男丁上千，如今只有几十口。虽然一笔写不出两个洪字，到底族里的事，管不了的只好抛开；抛不开的是我们自家一个屋顶底下的事。老太太常常犯愁，说是四房合一子，洛儿难养，如果多几个男孩儿就好了。”

说到这里，洪太太气喘停了下来，正好给了洪钧一个插嘴的机会，“这话我也听老太太说过。”他说，“老年人总希望儿孙满堂，也不想子息有迟早。像大哥，今年也不过三十刚出头，莫非就不生养了？”

“老太太的希望不在大哥，在你身上。”洪太太越发放低了声音，“老人家的想法也有道理，她说：三房里将来一定会得发，多生几个养得起。这是门面上的话，私底下又跟我说过，你是读过书的，生下来的就是读书种子，荣宗耀祖，全靠三房。”

听见堂上老人是抱着这样的期望，洪钧的感觉是温暖而得意，不由得笑道：“那要靠你的肚皮争气了！再接再厉，连生贵子。”

“就是为了想争气争不到。”洪太太叹口气说：“唉！自病自得知，看起来我怕只有洛儿一个了。”

洪钧微吃一惊，急急问道：“你有什么病？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过？”

“我何必要说？说了害老太太、害你担心。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无非气血两亏而已。”

“气血两亏是本源病！明天一早先请个医生来看创，配两副药带在路上吃。一回苏州，要好好请人看。陆懋修的医德很不错，我来写一封信，重重托他。”

洪钧一面说，一面起身要找笔砚。他妻子一把拉住他说：“你也是！得着风，就是雨。瞎起劲干啥？我是月子里得的病，吃药无用，全靠将养。往后日子过得宽裕些，慢慢儿自然会好的。顶要紧的是让我心安！你坐下来，听我说。”

等洪钧坐回原处，洪太太便吐露了想为丈夫纳妾之意。她的话很婉转，道理也很正大：四房只有一子，门祚衰薄，既伤老人之心，更非洪家之福。而她，气血两亏的身子，只怕再难受孕；就算侥幸受孕，亦恐受不住生育之苦。所以想来想去，唯有替丈夫纳妾，才是上策。

“我是从去年就有这个意思了。只为你功名未立，又在赋闲，一切都无从谈起。如今不同了，你有了馆地，又是单身在山东，起居总要有人照应，讨个小也不算过份。你的意思怎样呢？”

洪钧自然怦怦心动。妻子的贤慧是他所深信不疑的；这番话又极恳切，决非故意编造，用来试探。但冷静细想，难处甚多，第一，自己的境况，仅仅不过免于饥寒的开始，既乏金屋，何娇可藏？其次，年纪到底还轻，而且子息虽少，究竟不是无后；从哪方面创，纳妾都还嫌早。自己犹未到足以自立的时候，在亲友乡党之间的名声，不能不顾。最后，纳妾既为延嗣，而且是由妻子物色，一定选中憨厚老实的“灶下婢”，说起来是宜男之相，其实蠢如鹿豕。虚担纳宠之名，全无半点温柔乡的实际，这种傻事做不得！

这样一想，便很聪明地笑笑答说：“你不要多事！我刚刚交运脱运，犯不得‘桃花’！”

“这不是交‘桃花运’。而且，算命的都说，你是‘官带桃花’，不要紧的！”

这“官带桃花”四字，洪钧入耳，有种无可言喻耐于咀嚼的滋味。但“只堪自信悦”，不可与妻子细论，所以笑笑不答。

“你不要笑。总有一天，你会晓得，我处处为你打算！”

※

※

※

在东海关的苏州同乡很不少，而论地位却数洪钧最清高。因为如此，相与往还的同事反倒不多，游踪所及，亦不过登山临海，晨看日出，暮数风帆而已。

清游之外，少不得也有酒食征逐的时候；每次下馆子必“叫条子”，却都是些庸脂俗粉。洪钧眼界甚高，随俗叫过两次，觉得索然无味，便即敛手了。

这天是一个广东富商万士弘作东。此人待客极其殷勤，觉得一人向隅，满座不欢，所以执笔在手，非要洪钧报个名字不可。

“士翁”，洪钧被纠缠不过，说了实话，“并非兄弟矫情，北地胭脂，实在不过尔尔。更不相瞒，敝处最怕葱蒜，碰得不巧，那位姑娘开出口来，真正吃不消。”

这话说得有些煞风景，便有人搭话：“文翁想在这海隅之地，领略《板桥杂记》中的风光，自然是件办不到的事。不过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北地胭脂亦未必尽输于南朝金粉。”

此人音大声宏，身材魁伟，地档道档的燕赵之士。洪钧知道自己渺视“北帮”姑娘的话是失言了，急忙认错：“兄弟放肆！得罪，得罪！”

这才真是失言。那人冷笑着向隔座的人说：“老兄你听听，倒像我跟北帮姑娘有什么渊源似地；骂了北帮姑娘就是得罪了我。这不是笑话吗？”

“原是说说笑笑，谁也别认真！”做主人的急忙拦在中间，乱以他语：“选歌征色，原是寻乐趣。来，文翁，好歹叫一个。”

洪钧心中颇为不快。但既无拂袖而去之理，就只好和光同俗，便点洋头：“那就烦主人举荐吧！”

“我倒想举荐一个，让文翁看看，北地胭脂中，也有南朝金粉所望尘莫及的。无奈，”与洪钧言语上有冲突的那人苦笑着说，“那人从不应条子！”

“你是说谁？爱珠？”另一人问。

“除她还有谁？”

“那也容易。爱珠虽不出条子，可以登门求教。足下既有心荐贤，何不做个东请一请文翁，让我们也叨光‘镶镶边’。”

“就这么说！咱们明天晚上，原班人马，望海阁见。我作东。”

这一说，洪钧觉得老大不过意；同时也真想结识结识这个爱珠，所以立即接话：“自然是我作东。既烦荐贤，如何又劳破费？”

两人争着要做东，变成化干戈为玉帛，而且也应了“不打不相识”那句俗语。刚才主人匆匆介绍，听不真切，此时彼此又重新请教姓氏。那人叫张仲襄，沧州人，是个举人，与万士弘是好朋友。

“我看这样，”万士弘说：“一客不烦二主，明天仍然是我在望海阁摆桌酒，请在座各位赏光，一个不许少。倘或爱珠中文翁的法眼，少不得要谢一谢襄翁荐贤之功；然后，我们再贺一贺文翁。这一下，不又热闹好几天吗？”

“好！好！”众口附和，洪钧自然也乐从，事情就此定局，要在爱珠的牧楼望海阁连番聚会。

于是席间笙歌嗽嘈之外，谈论的话题便离不开爱珠，论色则倾国倾城，论艺则无所不通。洪钧默坐静听，欲信难信，心痒痒地恨不得即时一睹颜色，能亲自印证众口相誉为四海无双的这个名妓，较之板桥杂记所写的柳如是、顾眉生，以及影梅庵忆语中所写的陈圆圆、董小宛为何如？

酒闹人散，洪钧回到下处歇宿。魂牵梦萦，无非爱珠的幻影，竟致扰捷一夜，未得安枕。第二天一觉醒来，时已近午。想到夜来望海阁的聚会，兴致勃勃，赶紧起身。正在漱洗时，听差送来一封信；拆开一看，是万士弘的通知，说爱珠连朝有客夜宴，望海阁之约，须展期三天。

洪钧大为扫兴，顿时连脸都懒得洗了，蓬头跣足地坐在那里，做什么事都没有心思。他那听差贾福是本地人，善于窥人喜怒好恶，见此光景，便劝他说：“难得今天好天气，老爷吃了午饭，到哪里去走走！”

“有哪里好逛的？”洪钧随口问说。

贾福想了一下答道：“有个地方，只怕老爷还没有去过。奇山南面，村庄里种的都是梨树，这两天开得正盛，雪山一片，像下了大雪那样，好看得很。”

“喔，有这样的地方？”洪钧又问：“奇山不是很荒凉吗？”

“平常日子荒凉，这两天可热闹了！都是看花的人。”

“也好！”洪钧强打兴致，“饭后就去逛逛。”

于是洪钧吃罢午饭，带着贾福，安步当车到奇山去看梨花。烟台除了东北临海以外，陆地周遭皆山。奇山在前面，上有小城，是明朝所设防倭的卫所。穿城而过，放眼一望，漫山遍野，一白无际，恍如雪海。洪钧想起苏州邓尉的梅花，号称“香雪海”；这个雅名，移用在此，亦未尝不可。

“果然好地方！”洪钧遗憾地说：“早知如此，该约两个朋友，带了酒菜，那有多好！”

“老爷莫忙！”贾福指着西面梨林中一道小桥说：“请在桥边等我。我去办酒，说不定也能遇见熟人，我就约了来陪老爷赏花饮酒。”

听他说得有趣，洪钧欣然许诺。于是贾福奔向村落中去买酒；他便一路看花，走向小桥去等候。

走不多远，只听马蹄声疾。回头一望，不由得眼睛发亮，但见两匹极高的口外马，一黑一白，白的与梨花同色，马鞍上侧坐着一个二十左右的女郎，红裙覆足，相映之下，鲜艳无比。看到上身，穿的是一件玄缎绣花的夹袄；青绢包头，露出一张鹅蛋脸；樱唇剑眉，一双黑亮的大眼，妩媚之中，特具一种摄人心魄的亢爽之气。

洪钧方在惊愕之际，白马已擦身而过；急急转脸，已只能看到背影，却又有新的发现，那女郎腰间丝绦上竟悬着一柄鱼皮鞘的长剑，剑端与空悬着的铜马蹬碰声作响，与鸾铃相仿。

“这是谁？”洪钧失声自语，“莫非唐人小说中的女侠？”

这一来，便顾不得赏花，只是遥望白马。眨眼之间，人马俱杳；洪钧心头浮起无限的怅惘，只想找个人问一问，究竟那女郎是谁？

等了好一会儿，才等到贾福。一只手提着藤条编的篮子，里面有一瓶天津五加皮，一包熏鱼，一大包落花生。另一只手居然挽着一条马褥子。

“哪来的马褥子？可是遇见熟人了？”

“没有。马褥子花钱租来的。”

说着，贾福在梨树下挑块干净的地方，铺好褥子，摆好酒菜，请洪钧坐下享用。

“你也来，一起喝酒。”洪钧说道：“这里没有外人，不必拘礼。”

“是！”

贾福依言坐下。不过，洪钧是盘腿而坐，他是仿照日本的办法，半跪半坐。

喝过一口酒，洪钧急于要打开心中的疑团，“你刚才可曾看见一匹马？马上是个女人。”他问。

“一匹马？”贾福略感困惑，“不对吧？”

“怎么不对？”洪钧很快地说，“我亲眼看见的，一匹白马，马上那女人着的红裙，还挂着一口剑。”

贾福笑了，“老爷，不错！”他说，“是两匹马。”

“对了，对了！”洪钧自己也失笑了，而且有些不好意思，只为心思专注在红裙女郎身上，竟致另一匹黑马会视而不见。

“白马上的那个女人，不是好货——”

“咄！”洪钧不由得生气，“好端端地，为什么刻薄人家。”

贾福恍然大悟，原来主人着迷了；便定了一定神，很谨慎地答道：“她是烟台有名的姑娘，花名叫爱珠。”

“爱珠！”洪钧张口结舌地说，“她就是爱珠？”

“是的。一点不错。”

“她会骑马？”

“不但会骑马，还会舞剑。”贾福又说，“听人说，还会吟诗作对，又识得古董，极好的酒量。”

“有这样的尤物？”洪钧楞了好半天，自言自语地说：“一定言过其实。”

贾福不敢驳他，只斟满了酒说：“老爷请喝酒，莫去想她。”

“为什么？”

“这爱珠有名的大架子，犯不着。”

犯不着什么呢？自然是犯不着去讨没趣。洪钧倒有些不甘心，当即站起身来，说一声：“走！”

洪钧是迫不及待地要一访望海阁。贾福探知他的趋向，微言劝阻，说爱珠目空一切，不知几许达官，登门碰壁，连想见一面都难如愿。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却又何苦？话说得委婉而恳切；无奈洪钧爱慕加上好奇，必不肯罢此一行。心里在想：哪怕见不着爱珠的面，看一看望海阁是何样子，也是慰情聊胜于无。

贾福拗不过他，只得依从。他不知道望海阁的名称，只知道爱珠的艳帜在毓璜山，与烟台山相去不远，而由奇山往北折回，却有好一段路。因而雇了两头毛驴，赶到毓璜山时，已经红日西沉，山南山北，炊烟处处了。

“老爷请下来歇一歇。我去打听一下，看望海阁在哪里？”

“何用打听。喏，那不是！”

顺着他的手指望去，但见玉皇庙后面偏东，有一带粉墙；墙外垂杨，墙内桃李，红白青翠掩映之中，矗起一座高楼，隐约有一块绿地泥金匾额悬在那里，而字迹却难辨识，然则又何以见得那就是望海阁？

“绝不会错！”洪钧解释：“你看，柳树下挂着两匹马，一白一黑，那就是我在奇山见过的。”

原来如此！贾福打发了驴夫，随着洪钧缓步行去；走近了仰头一看，匾额上果然是“望海阁”三字。

“你敲门！”洪钧用手拂一拂衣襟上的灰尘，“只说我来访骑白马的姑娘。”

贾福点点头，将黑漆双扉上擦得雪亮的铜兽环叩了几下。来应门的是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儿，眉目如画，穿一身淡青洋布夹袄裤，外套一件黑软缎的坎肩，一条黑绉纱的带子，将腰束得极紧；脸上一样涂脂抹粉，长辫子上还佩一支金押发，完全是一副“小大人”的样子。

“找谁？”她问。

“我家老爷来访骑白马的姑娘。”贾福照本宣科地答说。

“我家姑娘今天累了，不见客！”

贾福听了这话便有气，见那女孩儿是勾栏人家的打扮，料知硬闯不碍，便冷笑着说：“不见也要见！”一面说，一面便举手将门抵住，同时一只脚已伸了进去。

这便煞风景了！洪钧急忙喊道：“贾福，不要鲁莽！等我来跟这小妹妹说。”

一声“小妹妹”消了她的怒气，瞪了贾福一眼，闪开两步向洪钧问询：“尊姓？”

“我姓洪。”

“洪老爷以前来过没有？”

“今天是第一次。”

“请洪老爷明天再来。我家姑娘真的累了，歇在那里。”

“我知道。你家姑娘骑马去看梨花，累了要休息。我不惊动她，只上楼去看一看。”

那女孩儿有些发楞，仿佛对洪钧的来意，感到莫测高深似地。最后终于表示，须禀命而行，不敢作主。

不多片刻，那女孩儿去而复回；远远便招手示意，请客上楼。这是登堂入室的第一步，洪钧留下贾福在门房等候，自己精神抖擞地迎了上去，笑盈盈地问道：“你告诉你家姑娘了？”

“不是。是告诉我婆婆。我说是很好的一位客人，她说：那就请上楼吃杯茶也不碍。”

洪钧喜她言语乖巧，模样伶俐，便从口袋中取出两枚番舶带来、簇簇生新的小银圆，塞在她手里，“这个给你玩儿。”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翠。”

“喔。你说的婆婆又是谁？”

“姑姑的妈妈，就是婆婆。”阿翠一面引客上楼，一面答说。

“姑姑？姑姑又是谁呢？”

“就是你想看一看的人。”

“原来她是你的姑姑？”洪钧突然想起，一个鶉儿，手下不止一个姑娘，不要弄错了人，却是笑话，因又问道：“你姑姑叫爱珠？”

“嗯！”

这下洪钧放心了，坦然登楼，对楼梯便是门，阿翠揭开门帘，洪钧顿觉眼界一宽。先当张挂着一幅硕大无朋的横披，定睛细看，不由得失笑，原来北面一溜长窗，尽皆敞启，海景入楼，恰好补壁，以致有这样可笑的错觉。

“客人请坐！”

接待客人的，另是一个修饰得头光面滑的中年妇女，但看衣着是南班名为娘姨、北班唤做跟妈的佣仆，便点泔头坐了下来再说。

“大爷贵姓？”

“我姓洪。”

“洪大爷，请宽衣。”

狎妓多是便衣，但长袍上加一件俗名马褂的“卧龙袋”，即成常礼服，所以妓家往往先为客人卸马褂。然后绞来手巾把，奉上盖碗茶，递过水烟袋；照例也还有干湿果碟，多寡不等。望海阁的果碟很够气派，八个鍍银的高脚盘，四干四湿，极其精致。最难得的是，有洪钧久未得尝的乡味：松子糖。

正当周旋之际，西面门启，出现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妇人，身材极高；花白头发梳得光亮闪亮；穿的是一条贡呢扎脚裤，步履极健。洪钧心知这就是阿翠所说的“婆婆”，不自觉起身迎候。

“不敢当，请坐、请坐！”婆婆含笑招呼，随后问道：“洪老爷行几？”

“我行三。”

“三爷！”

婆婆站住脚福一福，这是见礼；洪钧回了一揖，然后相将落坐。

“以前没有见过三爷。”

“我是最近才听说烟台有这么一个好地方。果然好！”

做主人的淡档地笑了，“是三爷说得好。”她问：“在哪个衙门恭喜？”

“我在洋关帮忙。”

“怪不得！跟潘大人是一个口音。”那婆婆语气热了些，“潘大人真是菩萨，一点官架子都没有。”

“喔，”洪钧问道：“潘大人也到这里来过？”

“来过一回，坐了好一会儿才走。以潘大人的身份，肯到这里来，实在很承他的情了。”

洪钧正要接话，只见娘姨疾趋到主人家身边，低声说了两句。接着，听见楼下有男子的声音。洪钧知道是预约在此设宴的客人到了，心中不免踌躇；照人情上说，理当“让贤”，可是由南到北，好辛苦来一趟，凳子都不曾坐热，便要起身，似乎情有不甘。

盘算未定之际，那老婆子开口了：“三爷不说要上楼来看创，有处地方风景好！”说着，首先起身，径往东走。

妓家若有两三拨客人同时而至，如何调拨分派，能够彼此避开，而又各得其所，便全看主政的手腕。洪钧知道她是撵他让正屋，虽觉得不是滋味，但当然也只有隐忍。

及至进入东面的屋子，不快之感，顿时消失。老婆子没有骗他，东屋所见的风景，果然又胜于正屋，因为视界更广，北、东两面，都宜眺望。

等主人告罪退了出去，另一拨客人接踵上楼，脚步声显示只不过两个人。洪钧先静静地听了一会儿，从主客对话中，听出是称为“锦帮”的锦州帆船帮的头脑，借望海阁款待来自上海的一批办海味的商人。只以为时尚早，来客为主人邀到西面小屋中去油大烟，正屋中顿显清寂。

洪钧这时才定下心来，打量四周。最惹人注目的是东面玻璃窗下，安着一张大书桌，水墨丹青，笔砚笺纸，应有尽有。然而壁上并无爱珠的画稿，只有一幅洒金朱笺的中堂，大笔淋漓一个“一笔虎”，上面记明年月：“雍正十年闰端午”。下款署名“又玠”。洪钧似乎在什么“缙绅录”中见过这两个字，却一时想不起是谁的别号。

再看到西面板壁上，悬一张琴，挂一把剑——这把剑特具亲切之感；由剑及人，眼前顿时浮起白马红裙的飒爽英姿，心痒痒又恨不得能立刻见一见爱珠了。

因此，他有些拿不定主意，颇有留既不可、去则难舍的苦闷。转念又想：此是何地？哪来如许顾虑？花丛觅趣，原该随遇而安。且定定心，看那老婆子如何安排，再作道理。

这样想着，便坐了下来；恰好面对东窗，脑中不由自主地浮起一句唐诗：“楼观沧海日”

。

细想一想，用这句诗写望海阁，贴切异常；不妨再找句唐诗配上，做副集句的楹联，倒也有趣。

于是他起身走到窗前，背着手不断吟哦：“楼观沧海日！楼观沧海日！”

在唐诗中找一句作对不难，难在出语豪阔，对句不得其偶。洪钧想了几个，都不惬意，而此时此刻亦非可以从容推敲，正待罢手时，忽听得有人朗然在念：“月是故乡明”。

是女人的声音，越使洪钧惊奇，急急回头去创，一个长身玉立的病人，含笑凝睇，正是念念不忘的爱珠。

如此识面，颇不寻常。洪钧不愿依俗套行事，笑笑说道：“字面不太工，不过很浑成，能明点旅居，暗寓乡思，尤其难得！佩服之至。”

“班门弄斧，叫三爷见笑。”爱珠大大方方地说：“听说三爷是第二次见到我？”

“是的。一日之间的第二次。”说着，洪钧低头去创爱珠的双脚；意思之间是纤纤莲足，何能骑马驰剑。

爱珠却不让他创，裙幅一抖，遮住脚尖。洪钧虽有些失望，却也喜她庄重；虽是这样的身分，依然不让人看见双足，足见知书识礼，难怪能集成这样一幅不算太坏的楹联。

想到那幅楹联，便即问道：“听你口音是两淮？”

“也差不多。”爱珠答说：“燕子楼的月亮，是要比这里好些。”

“喔，原来是徐州。”洪钧反客为主地摆一摆手，“请坐下来谈。”

“你看我，竟忘了招呼！三爷请坐！”爱珠忙着抢先在主位坐下。

洪钧一见倾心，刻意结识，便从头问起：“你姓什么？”

“不说也罢，说出来辱没先人。”爱珠摇摇头，果真不再说下去了。

越是如此，洪钧越要问，但这一问，自非反激不会有满意的答复，因而歉然地说：“对不起！我不该问的。是我不识深浅。”

“不！我没有拿三爷当普通客人看待，我姓李。”说完，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向壁上的那幅“一笔虎”看了一眼。

这一看，使得洪钧恍然大悟，想起“又玠”是雍正年间善于捕盗的名臣，与河南巡抚田文镜同受世宗特达之知，当过浙江巡抚、直隶总督的李卫的别号。

“原来你是李果敏之后！”他惊异地说——“果敏”是李卫的谥。

“三爷。”爱珠正色说道，“我从来没有跟人提过这话，请你不要说出去。”

“我知道。”洪钧郑重答应，然后又惋惜地问：“怎，怎么会到烟台？”

“还不是时势所迫。”爱珠黯然不欢地，“不要去提它了，不是什么能叫人高兴的事。”

“是！”洪钧歉疚地自责：“是我不好！不该惹起你的身世之痛。”

爱珠生来是服软不服硬的性情，这两年沦落青楼，自觉名臣之裔，才色双全，而遭遇如此，过于委屈，所以待人接物，更为偏激。恶客俗客，不屑一顾；遇到低声下气、温柔体贴的好客人，她的心却又比人家更软。如今见洪钧一再抱歉，惶恐之情，溢于言表，自然感动；而且觉得他有些可怜，本为寻欢买笑，何用这样子如入庙堂般战战兢兢？

就这一念之怜，爱珠的方寸间浮起无可言喻、亦无可捉摸的异样感觉，仿佛心酸酸地想哭，想避开洪钧却又唯恐失去洪钧。一时竟有心慌意乱、坐立不安的模样。

洪钧当然不会了解她此时的心理，只当她有预约的客人需要应酬，而身子绊住在这里，有着说不出的苦。既然如此，自己应该识趣。来日方长，千万不要第一次就让她留下一个“讨厌”的印象。

想到便做，他站起身来说：“你今天有客，我不再打搅了。好在大后天，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大后天？”爱珠想了一下问道：“三爷，你跟万士弘万二爷是朋友？”

“对了，相识不久，不过一见如故。他不是定了大后天在你这里请客？”

“是的！原来邀了三爷。”

“不但邀我，借望海阁请客，就是由我身上起的因头。”

“喔，”爱珠兴味盎然地问，“是怎么回事？”

“话很长，今天讲不完了。到大后天再细谈吧。”

“何必大后天，”爱珠略一沉吟，悄声问道：“三爷明天中午可得闲？”

“天天都闲，时时都闲。”

“那就屈驾，明天中午来吃便饭。”她似乎唯恐洪钧辞谢，紧接着又说：“我另外还有事拜托三爷。”

就不说这一句，洪钧亦决不肯放弃这样的约会；说了这一句，在他更有如奉纶音，重重地答应一声“是！”

爱珠满意地点点头，然后问道：“穿马褂来了没有？”

“穿了。”

于是爱珠便提高了声音喊：“小王妈，取洪三爷的马褂来。”

小王妈就是起先为洪钧卸马褂的娘姨；这一次她不服侍了，将马褂交给了爱珠，一言不发地退了出去。

“来吧！”

爱珠双手将马褂提了起来，等洪钧背手找着袖子，她随即在领口上提了一把；一旋身走到前面，将他的下巴轻轻往上一托，示意仰起了脸，好容她为他扣钮襟。

扣了一个又扣第二个，一路往下，她的脸亦由仰而俯，露出雪白的一段后颈；耳后鬓边，新发纤纤如绒毛。这是处子的特征；洪钧不由得惊异：莫非还不曾梳拢过？

“明天中午。”她挥着他的手低声嘱咐：“别带朋友来！”

“嗯，嗯。”洪钧重重点头，表示充分领悟得她的意思；接着探手入怀，踌躇了一下，终于毅然决然地将一张十两的银票取了出来，轻轻放在桌上，不好意思地说：“我不太懂规矩，你别笑我。”

这一半做作，一半是实情——望海阁别具一格，不能照一般妓家的规矩行事；不过比照普通的“盘子钱”，出手十两银子，自然算是阔客了。

“不！”爱珠却另有想法，“这不是一遭两遭的事，用不着这样。有一两的小票子没有？”

“没有。”洪钧很能领会她的用意，头一回出手太阔，做成规矩，以后就难以为继了。但一则是真的别无小额银票，再则亦不能不讲面子，所以将爱珠的执着银票的手捏住，连说道：“算不了什么！”

“别这样！”爱珠的声音很坚决，“三爷，你听我的，没有错！你愿意常来，就不能这个样。来，”她用另一只手将银票塞在他马褂口袋里，“你先收着，我替你垫一两银子赏他们！”

洪钧觉得再要固执己意，反倒是辜负了她的心了；可是脸上总抹不下来，唯有苦笑着说：“真叫我不知道怎么好了。”

“别说了！你请吧！”

※

※

※

这一夜的洪钧，扰攘终宵，比前一夜更甚。而且依然是天曙入梦，近午方醒。一醒便想到爱珠的密约，急急起身，细细修饰，不带仆从，只身到望海阁来践约。

应门的仍是阿翠，一言不发，只狡猾地笑了一下，指指东面，表示爱珠早已在等候了。

上得楼去，静悄悄地只有爱珠一个人在，相见凝眸，然后看了看自鸣钟笑道：“一点不差，是正午！”接着又问：“刚起身？”

“是的，起身就来。”洪钧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刚起身？”

“你看！”她携着他的手，领他到穿衣镜前，指着说道：“眼泡还肿着。昨夜没有睡好？”

“是啊！一闭上眼就看见你的影子。”

镜中的爱珠不断眨眼，是有些困惑，有些不信的样子。而终于敛眉垂眼，入于深思。等再抬眼时，脸上是不安的神情。

“近在咫尺，随时可以见面。你怎么想不开？”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何缘故？”洪钧答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神魂颠倒过。”

爱珠不答，只低头为他去解钮扣，卸了他的马褂，径往里面走去。洪钧跟在后面，进门就发现，桌上已铺了两幅笺纸，磨了一大海碗的墨在那里，仿佛爱珠正待挥毫似地。

“你能写大字？”他问。

“我哪里会！”爱珠将马褂挂在衣架上；拔一枝斗笔，双手捧上，“奉烦大笔。”

这下洪钧有些踌躇了。他倒是写得一笔“黑大光圆”的“馆阁体”，虽是秀才，而在殿试的“大卷子”上，已颇下了些功夫。可是写对联的擘窠大字，却很少尝试。

“不必客气，请，”爱珠走到桌子另一头：“我替你牵纸。”

逼到这地步，说不得只好硬着头皮上前。执笔在手，先相度纸幅，但见已用眉笔做好记号，每一联五个小圈。洪钧顿时意会，爱珠是希望他将那“楼观沧海日，月是故乡明”的集句，写成对联，好配她先人的那幅“一笔虎”。

这倒也是很有趣的“雅人深致”！洪钧这样想着，意兴勃勃，也不知哪里来的信心，觉得一定可以写得出色。这一念之转，顿觉气定神闲，凝视的是白纸，看到的却是那十个字的章法与气势。

于是个笔濡染，墨渾犹未滴落，毫端已经在纸。爱珠也配合得严丝台缝，等他写完“楼、观”二字，刚刚将笔提起，便轻轻拿纸往怀中一带，移上尺许；给洪钧的空白地位，十分合适，写来便更觉得心应手了。

他俩合作的一副集句楹联，洪钧一气呵成；放下斗笔，背手端详，相当称心。爱珠更是眉目轩扬，倒像是自己做了一件异常得意的事；手扶着洪钧的肩，指点笔画，赞不绝口。

“该落款了。”洪钧换了支笔，蘸饱了墨，俯下身去；眼看要下笔了，忽又仰起身子来，拿笔杆搔搔头皮。

“怎么？”爱珠问道：“有什么不妥？”

“爱珠，”洪钧反问：“我说一句话，不知道你会不会生气？”

“你说！”爱珠毫不迟疑地答说：“一定是句好话，我不生气。”

“你样样出色，只有芳名，嫌俗气了些。”

“果不其然，是句好话！我自己也嫌我的名字不好。莫非身为女人，就只爱珠宝不爱才？”她略一沉吟，忽然长眉一掀，仿佛想到了一个很好的主意似地，“三爷，索性请你替我改一个名字。”

“这倒是我当仁不让的事。我得用心想一想，替你起个好名字，才配得你的人。”

说着，洪钧坐向东窗之下，望着浩瀚海波，悄然思索。爱珠见此光景，不愿去打搅他，只将为他所沏而已微凉的一盏六安茶，倾去一半，对上滚水，捧放在他身旁的紫檀条几上。然后，静静地挨着坐下。

“我在想，”洪钧握着她的手说，“爱珠这个名字，虽嫌俗气，到底叫了好些年了，骤然一改，彼此都觉得不便，似乎也不大合适。所以，宜乎起个音同字异的新名。你以为如何？”

“说得是！能这样子，起码我娘就不会反对。”

“那么，你爱怎样的字面？浓丽的呢？还是素雅一点？”

“不管浓丽素雅，只要大方就好。”

于是洪钧拉过她的手来，在那染了胭脂痕迹，红白相映，鲜艳的手心中，一点一画地写了两个字。爱珠看得出来：一个是“蔼”，一个是“如”。

“怎么样？”

“可有什么出典么？”

“草木繁盛，香气馥郁，云彩舒卷，都可以用‘蔼蔼’来形容。不过，‘蔼如’另有解释，韩愈的文章中有句话：‘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多谢，多谢！不敢当！”蔼如笑逐颜开，长长的睫毛乱闪乱眨，有着受宠若惊的神情，“给我这么一个好名字。”

这反应使得洪钧微感诧异。细想一想，方始了然她另有意会——他的本意是因为她有“架子大”的名声，不是好事，所以借这个名字，作为规劝；而她却以为他视之为“仁义之人”，因而才有“不敢当”的谦词。

这自是个误会，但误会得妙！洪钧便微笑着不作声，站起身来，在那副对联上题款，上写“蔼如女史雅属”；下款署的是“陶士洪钧”。

“这是三爷的别号？”

“是我的字。”洪钧答说，“我的号叫文卿。”

“原来就是洪文卿！”蔼如有着意外的喜色，“我听人谈过。”

“喔，”洪钧也有同样的欣喜，“谁谈过我？”

“福山的王二爷王懿荣。三爷可认识他？”

洪钧不识其人，但知其名。福山王氏是巨族，王懿荣的姐夫，就是上年癸亥科的探花，以渊博出名的张之洞。王懿荣跟着姐夫读书，涉猎很广，训诂、金石、考订，都已有相当成就，是个少年名士。

“我还不认识他，倒很想见一见。”洪钧问道，“他怎么说我？”

“有一天王二爷跟朋友在这里喝酒，品评当今文士。王二爷说，听说有个洪文卿，喜欢舆地之学，又在元史上用功，元史是很冷的学问，居然有人肯下功夫，可见其人不俗。”

听得这话，洪钧顿生知遇之感。为了他攻研元史与西北舆地，颇为在苏州的一班年轻朋友所笑，那班朋友除了八股“闺墨”以外，不知道天地间还有学问。洪钧每听他们自以为是地高谈阔论，笑他迂阔不识时务，唯有报以苦笑。这积了好些年的委屈苦闷，如今总算遇见一个“识货”而肯说公道话的人了！想想真是悲喜交集，不知不觉地眼角润湿了。

“怎的？”葛如大惊，“三爷为什么伤心？莫非我说错话了？”

“哪里？”洪钧拭一拭眼角，笑道：“我是高兴的眼泪。有句诗，叫做‘也应有泪流知己’，就是这个意思。”

葛如不会了解他心内的感触，也就不明白“知己”指的是谁。只觉得他多情而忠厚，越发得意于自己的赏识非虚了。

“小姐，”小王妈在门外问：“饭开在哪里？”

“什么时候了？”

“自鸣钟上一点半。”

“啊！”葛如倏然起身，“谈得忘了时候了，你饿了吧？”

“你不说我不饿。奇怪，刚才怎么不觉得饿，”洪钧摩着肚子说：“莫非真的秀色可餐？”

葛如笑一笑，不理他；掀帘出屋，亲自安排桌椅杯筷，等一切齐备，方始命小翠到里面来请。

入席一看，洪钧的乡思油然而生，因为四盘四碗，居然都是苏州风味。尤其是那一碗两寸见方红艳如火的酱汁肉，让洪钧想起每次枵腹经过“陆稿荐”时的感受，不由得暗暗咽了一口唾沫。

“怎么样？”葛如微笑问道：“可合你的胃口？”

“这还用说？”洪钧搓一搓手坐下来，“我平日中午不喝酒，今天非破例不可了。”

“有酒，在烫。”小王妈说。

这时洪钧听出她的口音，“你是常熟？”他问。

“常熟乡下。”

“你倒会烧苏州菜？”

小王妈看着葛如笑了，笑得相当诡秘，仿佛内中大有文章似地。

“怎么？”洪钧问道：“不是你烧的？”

“三爷先不要问，尝尝看，能吃不能吃。”

洪钧如言夹了少许酱汁肉送入嘴中，只觉得其烂如泥、香甜无比，脱口赞了句：“真不错！”说着，又下筷了。

“总算还好！”小王妈一面从阿翠手里接过酒壶，为他斟满，一面说道：“小姐关照，一定要弄几样苏州菜请三爷。这个难题，真正难倒我了。烟台会做苏州菜的，只有潘大人府上的厨子老周，说不得只好老着脸去攀乡亲。老周自己，因为潘大人今天请客，无论如何分不开身，派了他的下手小张来。偏偏小姐又说，只要苏州家常菜，连小张都为难了。厨子做家常菜，不一定好。三爷，你再尝尝别样，到底好不好？”

这哪里还有不好之理？洪钧自是不断地称赞。但口舌的滋味再美，不如心里的滋味。为款待一顿家常便饭，葛如竟如此费心，这盛情就不是可感二字所能形容的了。

因为如此，洪钧格外努力加餐、吃到一半，洪钧才想起一件事，颇为不安——从上楼以来，一直未见李婆婆，自己应该早问才是。如今想起再问，似嫌失礼，不如索性装马虎。

转念又想：迟问总比始终不问的好。便停杯开口：“你母亲呢？”

“到成山还愿去了。”

成山在荣成县。荣成已在烟台之东，而成山又在荣城之东，突兀于大海之滨，在洪钧的

想象中，必是极其荒凉之地，因而奇怪地问道：“何以到成山去烧香？莫非那里有其响如应的灵菩萨？”

“那里的始皇殿，香火盛得很！”小王妈插嘴说道：“去年小姐一场大病，就是我陪婆婆去烧香许愿才好了起来的。”

“难得！”洪钧笑道：“秦始皇亦能庇佑人间？”

“不是秦始皇，是藤将军。藤将军成神，只不过是道光年间的事。据说——”

于是洪钧把杯听蒿如谈藤将军如何歿而为神。

※

※

※

故老相传：道光年间，荣成东山，海盗出没无常，居民深以为苦。那时驻登州的守将姓一个很僻的姓，是藤萝的藤。藤将军的官衔不知是总兵、副将、还是参将？只知道他掌领水师。奉朝廷之命，领兵进剿，与海盗大战于鸡鸣岛，藤将军勇猛绝伦，右手为贼所伤，只用左手，杀贼十八名之多。海盗经此一战，涣散无余。藤将军却因失血过多，自知不能再活，亦不愿以重创之身，累及部下及地方，因此蹈海而死。

地方上感激藤将军保障一方的恩德，也怜念他死事的惨烈，在俗称始皇殿的成山庙为他塑像，庙食千秋。

本来是件崇功报德的好事，哪知不过十几二十年的功夫，已经数典忘祖，登莱一带提起藤将军的功绩，大多茫然不知所对。但一说每年六月初五的“藤将军会”，无不踊跃欲试，想去赶一场热闹，因为藤将军会与其他迎神赛会不同，第一是会期长，共有五天。第二是花样多，光是连演五天神戏，便足以令僻处海隅，终年不亲丝竹粉墨的青年男女，艳羨一时。至于出会的仪仗，与一般无别；唯一的特色，也是莫名其妙的特色是：抬藤将军神轿的舆夫、既非壮男，亦非童子，竟是白发皤皤的老婆婆。

谈到这里，蒿如倏地深锁双眉，叹口气说：“我娘也是，换袍装金，什么愿不好许，偏偏就许了这么一个抬神轿的愿！昨天动身到成山，就是去接头这件事。”

洪钧亦颇诧异，不知道此陋俗如何而起？但其事虔诚，不可呶悔，只好泛泛地说：“这也是老人家爱女心切，一片虔诚，你不可忘记母恩。”

“哪里会忘记？从去年六月初到今天，心里一直拴着一个结。三爷，你倒想，小脚伶仃，又是山路，这一趟神轿抬下来，不去了半条老命？”

“罪过，罪过！”小王妈急忙双手合十，举在当胸，“小姐说话要当心！伺候藤将军，只会延年益寿，有藤将军保佑，决不会出什么差错。”

“你看！”蒿如沮丧地指着小王妈，“只要我一提这件事，她们就是这个样！一点不受商量。”

“这也好办。”

是如何好办呢？洪钧却又不说。蒿如等了一会儿，见他还不开口，便即催问：“三爷你倒是请说下去呀！”

洪钧抛去一个眼色，蒿如明白了，他是不愿让小王妈听见。而小王妈亦极其知趣，对他的眼色和她的话，装作未见未闻，悄悄而退，避了开去。

“三爷，”蒿如凳子挪一挪，靠近桌角，一面为洪钧剥醉蟹，一面问道：“你有什么好法子，快告诉我吧！我跟我娘相依为命，她老人家累出病来，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就只好往那里跳下去了！”说着，顺手遥指窗外，但见汪洋一片大海。

洪钧心头一震。苏州人多忌讳，他觉得她语出不祥，甚非好兆。但此念一起，立即又为他硬压了下去；自己责备自己，好端端地，哪里有那么多瞎疑心？这不是自寻烦恼？

心里在捣鬼，脸上不知不觉地露了出来。“怎么回事？”蒿如不安地问，“三爷，你在想什么？”

“喔，”洪钧惊觉，报以歉疚的笑容，“不相干。”他定定神说：“我在想，愿意给藤将军抬神轿的老婆婆，一定不少。神轿也不过八抬，最多十六抬。自告奋勇的多，用的人少，就必有人向隅。想个法子，将你母亲归入向隅之列，不就没事了吗？”

蒿如静静听完，束着手，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抬眼说道：“这确是个好法子。不过——”

”

“我懂你的话！”洪钧抢着说，“你是说，要有人到成山庙去料理这件事。是不是？”

“是啊！”蔼如答说：“藤将军会的‘会首’，每年由那里各村轮推。今年还不知道是谁呢？”

“不要紧！一打听就打听到了。这件事我替你去办。我的用人是本地人，很能干的；我交给他去办，包你妥当。”

“那，那可是大好了！”蔼如斟满酒杯，捧起自己的一杯说：“三爷，谢谢你。”说罢，端起一小盅白干，一饮而尽，若无其事似地。

“你的酒量不坏！”洪钧面有难色，“这白干太凶了，喝下去火烫一条线，直到丹田。好家伙，真受不了！”

“你不早说，我有好些酒，我替你换。”

“不！不！”洪钧忽又不愿示弱了；端杯欲饮，却以动作过于匆遽，酒有一半泼在外面。

“我们那一带喝酒有个讲究，是四句歌诀：‘端杯稳、举杯平。一口吞、咽无声’。做不到这四句话，便不算会喝酒；会喝酒的，做不到这四句话，便见得他有醉意了。”

“这就是礼！以礼制情，才能不至于乱。”

“好个以礼制情！”蔼如显露了她的优爽的本性，大笑说道：“在这望海阁说这话，三爷你不觉得煞风景？”

洪钧有些不好意思。自己想想也觉得不合时宜；在这大道青楼之中，谈以礼制情，不就像道学先生自负“眼中有妓，心中无妓”一样可笑吗？

但如深一层去看，她的话也就等于一种暗示，这里是放浪形骸的地方，不宜拘束。这样想着，不由得伸手过去，按着蔼如的手背问道：“你看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的意思是：你当我是解风情的书呆子？而蔼如却不理会他的言外之意，只是被提醒了，“啊，”她正色说道：“我昨天就想问了。三爷，你府上有些什么人？”

洪钧不防她有此一问，直觉地感到不宜率尔答复。心想，自己的家世，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也许在她想象中，“洪三爷”纵非贵介公子，总也是门第清华，衣食无忧。说了实话，岂不让她失望。

倘若不说实话，又觉得辜负了她一见投缘，倾心相待的真情。在这左右为难，而又不能不答的窘迫情况之下，洪钧便只好先“将”她一“军”作为招架了。

“你呢？你还没有告诉我呢？好好儿的，怎么会从徐州到了山东？”

“是啊！原是好好儿的一家人，怎么到了山东？又落得这么一个提起来羞煞人的地步？都是让捻子害的——”

那是在咸丰六、七年之间，捻军张乐行由皖北向西南两路窜扰，所至之处，大肆掳掠。蔼如全家被裹胁着奔驰于河南、安徽交界的地区。这样到咸丰八年秋天，朝廷攻剿并施，两淮情势，初告稳定，捻军被逼入山东，蔼如全家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中，得以脱险，但已是九死一生了。

“我家虽是半耕半读人家，我父亲却是从来没有下过田。常时一本书、一杯酒在手里，百事不问。三爷，你倒想，我父亲可吃得来那种苦？两年功夫，折磨得不成人形。虽脱了险，日子却并不好过。在东昌府地方，终于病倒了。数一数荷包里，只得二两多重一块碎银子。你说，这日子怎么过法？”

以下就可想而知了。不过洪钧虽觉得不必再问，而蔼如还是说了出来，为了治病吃饭，没奈何走上这条道路。幸好，她自己还有主张：一不卖身，二不作妾。那样做虽可得一笔整数，但往后就不容易有出头的日子了。

“那是五年前的话，我十七岁。抛头露面，医了我父亲两年多的病。到底大限已到，买棺盛殓，找地安葬，都还不曾负什么债。不过，我的身子总是洗不干净了。我对我娘说，我们李家是徐州有名望的人家，我们就自己不在乎，也得顾全族中的体面，决不能回去。事已如此，索性为自己打算打算，远走高飞吧！我娘亦以为是，就搬到了这烟台，一晃眼三年了。”

“为养亲而辱身，可敬之至。”洪钧言不由衷地说了这一句，作为慰藉；接着又问：“今后你是怎么个打算呢？”

“喏！”蔼如指一指碗说：“让我娘吃几年饱饭。”

“喔！”洪钧又问：“你自己呢？”

“我自己当然也有打算。”蔼如这样回答，不肯再说下去。

“你是怎么个打算？何妨说与我听听！”

“你一定要问？”蔼如抬起头来，双目灼灼地看着他。

“我不是多事，是关切。”

这是近乎多余的解释，而蔼如却似乎很满意于他的话，点点头说：“好，我就告诉你。我前半生受尽委屈羞辱，后半辈子要扬眉吐气一番。”

“有志气！”洪钧脱口称赞，而随即出现了困惑的神色。

他的想法瞒不过目光锐利、阅人亦多的蔼如，她问：“三爷，你必是要想，我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一个女人，又吃了这碗饭，怎么能够扬眉吐气？那不是妄想！”

洪钧脸一红，嗫嚅着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是什么意思呢？蔼如知道他无法解释，也不愿他受窘，一笑了之，从容说道：“这该你告诉我了！”

“对！”洪钧矍然而答，“我该告诉你了。”

感于蔼如的真诚及亢爽，洪钧说了实话，约略谈了他的家世，蔼如俯着身子倾听，心无旁骛的至诚之态，使得洪钧相当感动。

“小姐！”等洪钧说完，等候已久的小王妈赶紧插进来说：“汤已经热过三遍了，请用饭吧。”

说到这里，自鸣钟打了三下，洪钧如梦初醒似地说：“了不得了！一顿酒喝了两个钟头，谈得忘了时候了！”

于是洪钧干了杯中余沥，用滚烫的鲜鱼汤泡了半碗饭，匆匆吃完。起身摩腹，觉得非常舒服。

“茶沏在里面了！请宽坐。”

两人仍旧回到东屋盘桓。洪钧望着浩瀚大海，忽然想起龚定庵的两句诗，随即念道：“‘为恐檀郎英气尽，故教梳洗对黄河’！”

蔼如也喜欢龚定庵的诗，当然要想一想他念这两句诗的用意。方在沉吟之际，洪钧却又开口了。

“蔼如，你这望海阁实在是好地方！眼界一宽，心胸亦广；可不知道是哪位前生修来的‘檀郎’，能够在这里日夕妆台‘伺眼波’？”

“没出息！”蔼如撇着嘴说：“成天守在女人镜子旁边，能守得出什么来？”

洪钧笑笑不响，然后站起身来，“今天是我到烟台以来，不，从离乡背井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他说，“留着有余不尽之乐吧！我走了。”

听这一说，蔼如顿有凄惶之色；不过一闪即灭，执着洪钧的手，欲语不语，仿佛有很为难的话，不便出口。

洪钧问她，她不肯说，只亲自将他送出门外。洪钧回头望了望，高楼灯火，窗纱人影，心中忽然生出一种滴落凡尘的感觉。

走不多远，忽然听见有娇细声音在喊：“洪三爷，洪三爷！”

洪钧先当是听错了，站住脚细听，并没有错，而且听出是阿翠的声音。

“洪三爷，”阿翠气喘吁吁地说：“明天中午你要来。”

这当然是蔼如特意打发她来关照的，洪钧满口答应：“好，好！”

“来吃中饭。”阿翠又说：“婆婆明天一早回来。”

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洪钧不知道有何意义？一时也无暇多问，只答一句：“我午前一定到。”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二

不知是阿翠撒谎，还是另有缘故，李婆婆不曾从成山回来。

“阿翠弄错了，要明天才得到家。”蔼如问道：“你知道，我为什么约你这时候来？”

“无非因为白天清闲，可以多谈谈。”

“不错。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正就是因为我娘还不曾回来，我们可以谈得深些。”蔼如同道：“前两天那位谭老爷说得神乎其神，金陵一定可以克复。三爷，那时你作何打算？”

洪钧想说：“青春作伴好还乡”。话到口边，突然觉得，她说。“谈得深些”，是极正经、极郑重的态度，如果答以戏谑之词，不但惹她不快，也显得自己太轻率，辜负了她的一片心。

这样转着念头，脸上不自觉地收敛了笑容，细想一想答道：“十年窗下，无非期望闺中能够扬眉吐气。不过看样子，总要在三年之后了！”

“怎么办呢？今年不是大比之年吗？”

“是的。子、午、卯、酉，乡试的年份。”

“那就是了！”蔼如抢着说道：“乡试是秋闱，如今才四月里。”

“小姐，你倒会打如意算盘！”洪钧失笑了，“金陵还在‘长毛’手里，谁知道哪天克复？就算克复了，抚辑流亡，料理善后，亦不是三五个月所能就绪的。哪里就能开科取士了？”

“如今也不过金陵、常州两三个地方没有克复，不可以在你们苏州乡试吗？”

“谈何容易？南闱上万的举子，不说苏州没有试院，就是客栈，也容不下那么多人啊！”

“这话倒也是！”蔼如沉吟着，是想得很深的样子。

“你为什么问起这些？”

“当然是期望你扬眉吐气！那还用问吗？”

“承情之至！”洪钧抱拳说道：“感何可言？”

“我也不要你见情。我只是——”她没有再说下去，望着窗外的茫茫大海，若有所思。

她想，他也在想。只恨自己不是大员的子弟，否则便可以参加顺天乡试；又恨自己家贫，不然在京里花上一笔银子，捐个监生，亦就取得在北闱应试的资格。

“三爷，”蔼如打断他的思路，“假如说，今年秋天能让你去考，你有几分中举的把握？”

“这就很难说了。笔下当然是要紧的，不然就不用读书了。不过运气也很有关系。俗语说：‘文章不要中天下，只要中试官’，哪怕你文名满天下，遇见二百五的‘房官’，根本就不‘荐’，哪里去中去？”

“你的运气一定不会坏，我是说你的笔下。”

“那，”洪钧不敢说满话，“总有五六分把握。”

“这样说起来，还得要用功。”

“是啊！‘业精于勤荒于嬉’。不过用功第一要心静，静不下心来，徒劳无功。”

“三爷，”蔼如很注意地问：“你有什么事静不下心来？”

这该怎么说呢？莫非说家累太重？洪钧只好报以苦笑了。

蔼如见此光景，想起他所谈过的家世，约略也能猜到他的难言之隐是什么？凝神想了一会儿，心中有了计较；但此时不便明言，只说：“我们吃饭吧。”

吃完午饭，还不到一点半钟。过了立夏的天气，白昼一日长似一日。洪钧打算回去睡个午觉再来，却又有些不忍说要走的话。蔼如的眼睛很厉害，一眼就从他脸上看到心里，自然要问。

“可是衙门里有公事？”

“公事倒没有。”洪钧老实答说：“我有打中觉的习惯，昨天睡得又晚，真有点困了。”

“那又何必回去？难道这里就不能打中觉？”

说着，她端起洪钧的茶起身往里走；他便跟在后面，一直跟进她的卧房，站定了脚，先四面看一看。

葛如的卧房并不华丽，与一般娼家红姑娘的香巢，迥然有别。最显眼的是一架书，其次是床前的帐檐，一幅白绫，万点墨梅，寻常闺阁都无此雅致。再细看时，越发惊讶，这幅墨梅署款“雪琴”，竟是湘军水师主将，现任兵部侍郎彭玉麟的手笔。

“葛如，”洪钧有些激动了，“稗官野史中的故事，居然也让我真的经历了。”

“什么‘稗官野史中的故事’？”葛如转脸相问。

双目灼灼，有咄咄逼人之感；洪钧赔笑答道：“我是随口一句话，你别动气。”

“动气？”葛如也警觉到，换了一副柔和眼光，“我也知道，你指的是哪些故事。那是你恭维我，怎谈得到动气？”

“喝点茶就歇午觉吧！”

葛如的声音非常温柔。仅闻其声，决不能想象她佩剑驰马的姿态；只有看到脸上，长眉入鬓，一双凤眼的眼角，往上斜挑，就像戏台上扮演黄鹤楼的周瑜，辕门射戟的吕布，粉妆玉琢之中，自然流露出勃勃的英气。

然而她的行动却又十足显示她是温柔贤惠的好妇人，为洪钧拿拖鞋、卸长袍，扯开一床极淡极淡的绿色，在南唐名为“天水碧”的湖绉薄被，然后拉起窗帘，隔绝了四月里的艳阳，带来了一片恬适的柔光。

洪钧突然之间觉得全身的每一个骨节都松弛了，双手一伸，扑在方桌上，喝了酒发烫的脸，熨贴着冰凉的云石桌面，有种无可言喻的舒服。

“怎么啦？”葛如伸手摸着他的额头，诧异地问：“没有喝多少酒，怎么就醉了？”

“不曾醉，不曾睡；可是就像在梦境中一样。”

葛如从鼻孔中发出“嗤”的一声，是忍俊不禁的笑。洪钧便拉住她的手，压在右颊下面，鼻子正好埋在她掌心中。

“你手心擦了什么？好香！”

葛如又笑了，“真是奇谈！”她说：“手心里还能擦什么？”

“你自己闻！”话虽如此，他却舍不得放开，依然将她的手掌压着。

“不用闻。”葛如答说，“扑胭脂，匀水粉，都是用手心，少不得沾点香味。莫非你就没有见过你太太梳妆？”

“没有！她很少很少亲近这些东西。”

“看来是贤德夫人。”

“又不是当皇后，为向天下示母仪，要贤德干什么？”

“没良心！”葛如轻轻地拍手，另一只手扶着他的头，“上床去吧！别忘了你今天做主人。”

”

这一声提示很有效，洪钧很驯顺地起身，让她牵着送上床。心里想跟葛如说两句话，可是她的动作很俐落，替他盖上了被，随手放下帐子，银钩晃动，铿然作响。洪钧只得收摄绮思，去寻梦乡。

一觉醒来，遽然间不知身在何处。先听涛声，后辨枕上留下的香味，等想到自己已从枕上衾底间接领略到葛如的香泽时，不觉心旌摇摇，自己都能觉察出气喘的声音了。

“葛如，葛如！”他轻声喊着，侧脸外望。

朦胧中见窗前有个影子，随即听得阿翠的声音：“小姐，小姐！洪三爷醒了。”

当阿翠来挂起帐门时，葛如已经进屋，阿翠很知趣地悄悄退了出去。于是葛如坐在床沿上问道：“睡得可舒服？”

“那还用说？”洪钧问道：“什么时候了？”

“刚打过四点。”

“啊，迟了！”洪钧突然想起，“我有个要紧约会，赶紧得走。”

葛如没有留他，只说：“万大爷请客那天，你早点来！”

※

※

※

万士弘作东以后，洪钧回请。客人除了万士弘、张仲襄之外，还有一王一李，都是烟台的富商。宾主相见，略一寒暄，万士弘就说：“时候还早，得找些消遣。”

张仲襄马上接口：“不如打八圈。”

“我打得慢。”姓王的说，“八圈下来，恐怕耽误大家入席。”

“打到哪里算哪里。”万士弘不由分说，看着蔼如说道：“劳你驾，叫人摆桌子吧。”

“桌子现成。”蔼如问道：“哪四位入局？”

“主人怎么样？”万士弘问。

“主人只怕抽不出身子坐下来。”张仲襄说。

“那，”万士弘笑了，是一种自觉好笑的神气，“就是我们四个，各霸一方。”

于是等摆好牌桌，四人相将入局；扳好了位子，也不谈输赢大小，噼噼啪啪就打了起来。洪钧生性不好此道，站在万士弘身后看了两把，觉得无聊，一个人在蔼如的画室中闲坐，望着浩邈天际，想得很远。

突然间发觉有只手搭在肩上，回头一看，是蔼如悄悄站在他身后。“你在想什么？想得出了神！”她问，“连我进来都不曾发觉。”

“我在想一篇文章。”洪钧随口敷衍着，将话题扯了开去，“万士弘他们似乎是约好了到这里来打牌的？”

“本来就是这样。”

“既有此雅兴，何不早些来？”

“也不是有此雅兴。”蔼如迟疑了一会说：“回头你就知道了。到外面来坐吧，客人都要来了。”

说罢，蔼如转身而去。洪钧听出她话外有话，要看个究竟，便又走到西间，只见四个人都叫了条子，一面打牌，一面谈笑。张仲襄索性让他的相好代打，自己坐在她身后作壁上观。

“怎么？”洪钧笑着问：“出师不利，找人换换手气？”

“非也！至今为止，我一吃三；悖入悖出，让她去输几个。”

张仲襄的这个相好，貌仅中姿而一双手极美，牌也打得好，撒骰抓牌发张，手法极其熟练。洪钧不由得想起两句唐诗，信口念道：“红牙缕马对樗蒲，玉盘纤手撒作卢”，看她们打牌，倒比自己打有趣。”

“正是。我亦云然。可惜，看不到几副了。”

原来已经北风圈，而就在这几副牌中，客人都已到齐，因此，只打了四圈便结束。张仲襄一家赢了一千银圆，但三家所输的总数却不止一千，因为头家就打了四百块。

原来如此！是有意为蔼如打头。洪钧总算明白了，但心里却有异样的滋味。

话虽如此，那份不舒服的感觉，却也很容易抛开。因为一到入席，身居主位，蔼如和他立即便呈众星拱月之势。作为女主人的蔼如，应酬的手腕，虽不能如久阅风尘的门户中人，八面玲珑，风雨不透；但诚恳而大方，天然有一段所谓“林下风范”，却是自南到北，任何一位名妓所不及的。

称扬蔼如，在洪钧觉得比恭维自己更觉陶然；何况大家赞蔼如每每连带赞他，说她具慧眼，固然是说她能识才子；说她眼界高，何尝又不是抬高他的身份？如此，洪钧酒到杯干，竟比客人醉在前面。

等到醒来，只觉口渴得厉害，嗓子干涩得发声都困难。勉强咽下口唾沫，翻个身向外，但见罗帐灯昏，有骨牌的声响，虽轻而脆，沉沉夜中，听得非常清楚。

“蔼如！”他吃力地喊着。

床后的套房门一响，蔼如走了过来，掀开帐子问道：“要喝水不要？”

因为难于言语，洪钧只答了一个字：“要！”

蔼如顺手挂起帐门，然后剔亮了窗前方桌上的灯，很快地端了一个大瓷茶盅来。洪钧仰起身子，接到手中，一眼望去，是杯黑颜色的水，不免疑忌。但渴不择饮，无暇细思，一仰脸就喝。等一上口，就舍不得放下了，喝得涓滴不留。

“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东西。”洪钧喉头已润，声音清朗；侧过茶盅迎光一看，白细瓷上留着紫滟滟的水渍，便即问道：“是桑椹汁？”

“看你，猪八戒吃人参果，不辨滋味，连葡萄汁都尝不出来！”

“对了，是葡萄汁。”洪钧起身下床，“江南要到初秋才有葡萄，名贵异常。四月里的是桑椹，所以我一时错觉了。”

“冷不冷？”蔼如将他的夹袍披在他的身上，温柔地说：“还是睡去吧，你今晚上醉得很厉

害。”

“这一杯葡萄汁下肚，醉意全消，这会儿觉得很舒服。”洪钧一面扣钮扣，一面问道：“今晚上喝醉以后，可有什么失态之处？”

“那还用说？”蔼如微含嗔怨的眼光，瞟了他一下，“直瞅着我笑，就像得了失心疯似地，害得我让大家取笑。”

“就是这样子吗？”

“这已经够受了！还要怎么样？”

洪钧觉得很安慰。他的感觉与她不一样，不以为那是失态，“笑有什么不对？”他说，“莫非像我眼前的境遇，不瞅着你笑，倒要朝着你哭？”

“算了，算了！你们苏州人就是嘴甜。”蔼如其词若有憾焉，“白天睡午觉醒了，赖着不肯起床；不说你要我陪你，倒说你是陪着我说话。”

“本是如此。只要你愿意，我可以一直陪着你。”

“别说这种没出息的话！”蔼如收敛了笑容，“我不喜欢妆台奴隶。”

洪钧笑笑，不作分辩，只说一句：“你看着好了。”

在蔼如，原是遇到机会，有意激他，当然亦不宜再多说什么。唤起在套房中熟睡的阿翠，将坐在炭炉上，用微火偎着的一锅鸭粥取了来，陪着他宵夜。一面啜粥，一面闲谈；不知怎么，蔼如对苏州的一切大感兴趣，从玄妙观的风光，问到吴中闺阁的琐事，絮絮不休。洪钧则是有问必答，但答不出所以然的也很多，因为他到底不是苏州的土著。

看伺候在一旁的阿翠，坐在小凳子上东倒西歪，只是睁不开眼，洪钧心有不忍，找个空隙，打断了蔼如的谈兴：“该上床了！”

于是唤醒阿翠，收拾桌子；蔼如打发她先回套房去睡，亲自为洪钧重整衾枕，在大床中间折一个窄窄的被筒，只容得下洪钧一个人。

见此光景，他自然意会。虽觉心痒痒地，躁急难耐，然而亦不便强求。左思右想好一会，方始问了一句：“你睡在哪里？”

“我跟阿翠一起睡。”蔼如接着说：“你不是倦了吗？睡吧！”

“我不倦。”

“那一——”

洪钧懂她的意思，抢着说道：“刚才是因为我看阿翠打盹打得快从凳子上栽下来了，所以那样说法，好让她睡去。”

“原来你是体谅她。”蔼如打个呵欠，“我倒有些倦了。”

“那你睡去吧！累了一天，到这时候还不能上床，真叫我过意不去。喔，”洪钧突然想起，探手入怀，掏出一张五十两的银票，递向蔼如：“不知道够不够开销？”

“你先收着，明天再说。”她拿银票塞回洪钧手中，还将他五指屈了起来，捏紧银票，倒像怕他掉了似地。

接着，蔼如便向后走去。洪钧不太明了她的意向，而最主要的是，她的影子一消失，他就觉得一颗心空得难受，因而紧跟着她到了套房。

套房倒并不小，但摆满了大箱大柜，以致于在一桌两椅、一张小床以外，几无回旋的余地。那张小床睡两个人已嫌挤，而阿翠的睡相又不好，头与身子对着两斜角；蔼如正在推她，要她睡好。

“这不行！”洪钧立刻有了主意，“我有个办法，你跟阿翠睡大床，我睡小床。”

“哪有这个规矩？”

“这不是讲规矩的时候。我也不是跟你假客气，我是为我自己。睡在大床上想起你在小床睡不安稳，我又怎么能呼呼大睡？”

这个说法为她接受了，同时也是感动了，停下来想了一会说：“索性不睡了，我们再聊聊。”

“如果你支持得住，我陪你！”

于是洪钧陪着蔼如，在方桌两面对坐。桌上有一副象牙天九牌，一本小书，名为《兰闺清玩》。

这是大家小户，只要闺阁中有人识字，使几乎必备的一本书。里面有各种用牙牌消遣的花样，最常用、或者也是最实用的是“牙牌神数”。但洪钧想起刚才梦回之初所听到的声响，

便即问道：“你在起课？”

“好端端的，起课卜卦干什么？”蔼如答说：“我是一个人无聊，在‘通五关’。”

“对不起！”洪钧赔笑说道：“我占了你的床，害你枯坐了半夜。”

“不相干，要睡还怕没有床？我是怕你醒了，要茶要水，没有人照应。”

这一说越使洪钧觉得过意不去。不过，他心里在想，蔼如其实既可以睡，亦可以照应茶水；她那张床宽得很，睡在自己脚后，一喊就醒，亦很方便。

想是这样想，却不便与她辩这个理，只觉得心里像是遭了人的白眼似地不舒服。转念又想，到底才见了四面，她即令有心，也还不到投怀送抱的程度。何况望海阁到底是勾栏人家，这样的排场，日常开支不轻，自己还不曾花过钱，凭什么就以为蔼如应该不避形迹，同床而眠？

“三爷，你在想什么？”蔼如问道：“若是倦了，还是去睡吧！”

“不，不，我不想睡。”洪钧用鼓励的语气说：“你不是想聊聊天吗？我们谈点什么有趣的事。”

蔼如点点头，突然眼睛发亮，是想到了有趣的事，“西湖上有个白云庵，你可知道？”她问。

“知道啊！供的是月下老人，其实就是古时候的‘高媒’，专管人间姻缘子嗣。相传‘高媒’是商朝的始祖，契的亲娘高辛氏。”

“你别跟我掉书袋，我不管什么高眉、低眉。”蔼如笑吟吟地说道：“我给你看样东西。”

她起身从衣柜的抽斗中取出来一只锦盒，洪钧看盒上红绫签条，用钟鼎文题着“月老神签”四字，不由得也大感兴趣，忙不迭地打开盒盖去看。

里面装的是长约四寸、宽仅分许的牙筹，顶端红字标明数字，中间刻的是签文，随手拈起一支签来看，是第二签，刻的是王勃“滕王阁序”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倒有点意味。”洪钧笑道：“若是居孀的求得这支签，似乎好事可谐。”

“亏你怎么想来的！”蔼如好笑，“哪有寡妇向月下老人求签的。”

“那么，”洪钧忽然意动，“我倒想求一支。就不知道有没有签筒，怎么求法？”

“有个法子。”蔼如取来一粒骰子，指着说道：“骰子上的六不算，只当空白，你先掷一粒看！”

洪钧听她的话，取骰一掷，恰是个六，还待再掷时，蔼如揪住了他的手。

“签一共五十五支。头一掷作十位数，你掷个六，当作空白，便是十以下的签了。”

“我懂了。第二次再该掷两下，加起来便是个位数；如果掷两个五，便恰好是十。”

“对了。倘若你头一次掷的是五，第二次就只掷一把好了。”

“那当然。签到五十五为止，不能挪两把。”洪钧将骰子握在手里摇了两下，还吹口气，然后撒手掷去，滚出一个红四，便伸头去看签文。

“不要先看！先看了就不好玩了！”蔼如将锦匣扑转，“哗啦啦”一声，倒得满桌的牙筹；然后将它一一翻转，背面向上，上有数字，从一到五十五，摆齐了，方始说道：“再掷！”

一掷是个六，不算，仍旧算是四；洪钧伸手去取签，却又让蔼如将手揪住了。

“你最好不要看！”她有些忍俊不禁地。

“为什么？是不吉之语？”

“倒不是不吉。是月下老人骂你，骂你是个色鬼！”说着，扑在桌上，笑不可抑。

洪钧取起第四签翻过来一看，不由得也失笑了。签文是：“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这个不算！待我一瓣心香，虔诚默祷，求个上上好签。”

“但愿如此。”蔼如问道：“你求什么？”

“你莫问我；我且问你：你要不要求支签？”

“我自己会求。你亦莫问我。”

“好！心动神知，月老自然知道我求的是什么？”

说完，洪钧将骰子捧在手里，当胸合十，闭上了眼，念念有词，却听不清他祷告的是什么，只看得出一脸肃穆，无半点儿戏之意。

求得的是第二十二签。对面注视的蔼如，立即含笑说道：“恭喜，恭喜！真正是上上好签。”说着，拈起那支签送到洪钧眼前。

一看是首最俗气的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洪钧笑笑不响，心里并不高兴。他问的是自己与蔼如的将来，而四桩人生得意之事，无一与蔼如有关。问的是可能金屋藏娇？答的是“洞房花烛”；竟似提醒他莫忘掉花烛夫妻！岂不大煞风景。

蔼如所注意的是第四句，“你将来科名一定得意。三爷，”她说，“到金榜题名的时候，可别忘了今天的这支签，想着到杭州白云庵去烧香还愿！”

这一说，洪钧又高兴了。“但愿如你所说。”他说，“那时候我们一起到杭州去烧香。”

蔼如深深看了他一眼，垂下头去，忽然叹口无声的气：“不要想得那么远！”

※

※

※

李婆婆是近午时分到家的。洪钧和蔼如还都在梦中——他们是在曙色将透的时候，方始上床；睡得正沉，毫无所知。

李婆婆不见女儿的踪影，少不得要问，阿翠答说：“还睡在那里。小姐是等我起来了，才睡的。”

“怎么，一夜没有睡？”

“大概是。”

“什么大概是！”李婆婆叱道：“连这点事都弄不清楚。”

阿翠不敢回嘴。李婆婆也不作声，换衣服、洗脸，然后喝茶歇息。等小王妈经过，招招手将她唤住，细问这两天的情形。

于是小王妈从头说起；蔼如如何约洪钧午餐，并且特地替他预备苏州菜；万士弘如何作东，洪钧如何回请，讲得热闹非凡。

“昨天饭前先打牌，只打了四圈，头钱倒打了四百块。”

“打这么多？”李婆婆插了一句嘴。

“我话还没讲完，其中有个道理。”小王妈张望了一下，看清楚没有第三者，凑近李婆婆低声说道：“我听见万老爷在跟我们小姐说：‘洪三爷将来会发达，要做大官，办大事。不过，眼前他境况不好；今天我们替你打场头，就算洪三爷请客’。”

“这倒也是够义气的朋友。”李婆婆问道：“她怎么说？”

“她”是指蔼如；小王妈答道：“小姐笑笑答他一句：‘我知道，万老爷，你请放心好了’。”

“这，”李婆婆不解，“放什么心？”

“那就不晓得了。照我想，总是有了这四百头钱，不会再要洪三爷开销。”

“那么，他开销了没有呢？”

“这要等他走的时候才知道。”

李婆婆大惊，“怎么，”她急急问说：“他没有走？”

“没有！”小王妈摇摇头，“昨天客人没有醉，洪三爷先醉了。大家七手八脚拿他扶到大床上，倒头就睡。到我睡觉的时候，还没有醒。”

“喔，”李婆婆楞了一会又问：“以后呢？”

“以后？以后就要问阿翠了。”

“你叫阿翠来！”

阿翠亦说不清首尾，只能讲她所亲历的——在她十一点钟上床时，蔼如是在套房中独坐。半夜里被唤醒来伺候宵夜，不多久，她又回套房去睡。天亮起身，蔼如方睡在她床上，而洪钧仍睡大床。

听这一说，李婆婆松了口气。前前后后细想了一遍，知道女儿为自己留着身份，颇感安慰。但是，他们的感情到底如何呢？

这话似乎问得早了些；正在迟疑着，不知该不该开口时，小王妈已将阿翠支使开；还有她自觉职责所在，不得不言的几句话要说。

“我从没有见小姐待客人这么好过。婆婆，你要稍微留点心；好，顶好好在心里，面子上不要太露。不然——”她没有再说下去，相信李婆婆会懂她没有说出来的话。

李婆婆当然懂。不说已在风尘中混了好几年，就拿一般的人情世故而论，亦可以想象得到——善妒是人的天性，不独妇女为然。羽毛如雪的天鹅，高下回翔，可以引得许多癞蛤蟆

延颈而望，流涎不止；但如天鹅不是只影翩翩，而是双飞缱绻，癞蛤蟆再丑再笨，总也会识得些许风色，自然踟蹰不前了。

像洪钧之于葛如，在门户中称为“恩客”。李婆婆亦听人讲过，上海“堂子”里的“红馆人”，养“恩客”的很多，但有的会养，有的不会养。会养的“借小房子”私下聚会，外面瞒得滴水不漏，冤大头照常报效，无损淫业；不会养的毫无顾忌，以致风声所播，阔客绝足。李婆婆心想，像“洪三爷”这种场面上的人，何能藏而不露；加以有“万大爷”在从中拉拢，更瞒不住人。传出一句话去：“望海阁的主儿，何等心高气傲？如今有了恩客，越发不拿普通客人放在心里。何苦花钱买没趣？”这一来可就维持不下这个场面了。

转念到此，忧从中来，失声说道：“不行！我得跟她说！”

※

※

※

“我们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家，落到今天这一步，回不得家乡，进不得祠堂，你倒说看看，究竟为的是什么？”

葛如听出口风不妙，不敢接口。只有意装得心无城府似地说：“娘，你的话什么意思？我不懂。”

“你是有意装糊涂！从这上头就可以看出来你的心虚。”李婆婆紧接着说：“人生在世，不是图名，就是图利；如果两样都落空，你就未免太对不起你自己了。”

葛如有些恼了，“娘，”她说：“你又不会喝酒，怎么尽说些莫明其妙的醉话？”

“也不知是我醉，还是你醉？”李婆婆“吧唧、吧唧”地尽吸着烟袋。她有句话想说而不忍说；不说却又不甘心，所以一面吸烟，一面不断地叹气。

“真是！高高兴兴到家，也不知遇见什么了，一下子变得这样子！”葛如突然有所醒悟，拉长了嗓子喊：“小王妈！”

“你找她干什么？”李婆婆很关切地问。

这一下等于证实了葛如的想法不虚，便故意不理她母亲，仍是大声地喊：“小王妈、小王妈！”

“你干吗？”李婆婆的声音也不好听了。

“我得问问她，”葛如愤愤地说：“她倒是在你跟前捣了什么鬼？”

“不用问她，问我就是。”李婆婆沉着脸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就不懂，平时你的眼界也很高；为什么平平常常的一个苏州人，就把你迷得连娘都认不得了！”

这就是李婆婆想说不忍说，而终于说了出来的一句话。爱之深，望之切，不自觉地将话说得重了些，以致伤了葛如的心。

她不吵也不争，只是赌气；悄悄走回自己卧室，关紧房门，任谁呼喊都不理。

这一下可把小王妈急坏了！她们母女俩在说话时，她在门外听壁脚，所以尽知原委。本是好意，不料惹祸，心里怨恨李婆婆处置不善，却又不好埋怨；就算埋怨，无济于事。最让她着急的事，这晚上由张仲襄为头，“罗汉斋观音”回请洪钧和万士弘。眼看红日西沉，客人都快到了，如果葛如仍旧闹别扭不出房门，这个局面岂不大僵特僵？

说不得只好自己去赔个小心，去到房门外面，低声下气地唤了两声：“小姐，小姐！”她说：“是我多嘴不好！回头要打要骂都由你，好歹起来洗洗脸、换换衣服。别叫客人看笑话！”

前面都说得很动听，唯独最后一句话说坏了；葛如大起反感，隔着房门，冷笑道：“自己要闹笑话，就不要怕人看。”

“小姐，小姐，你又错会我的意思了！”小王妈着急地解释、央求，然而无用。

“爱珠，”李婆婆可也有些动气了，走来大声说道：“你平日自以为最讲理，看来糊涂之极！家里大大小小得罪了你，万大爷他们那班客人莫非也得罪了你？凭什么来看你的嘴脸。”

葛如确是很讲理的人，觉得这话不错；不过心里的气，还是未消。略想一想，霍然而起，踏下床来，开了房门说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吃了这碗饭，不能不招呼花钱的大爷。从明天起摘牌子！不吃这碗饭了，行不行？”

一顿抢白，将李婆婆气得发抖。小王妈见此光景，急忙搀住她说：“小姐的气话，你老

人家别当真。你看，还是你老人家厉害，两句话就把小姐从床上弄起来了。”

做娘的自然要顾大局，忍住一口气不与女儿计较。葛如当然也不免心存歉意；虽然胸口还耿耿然地不舒服，到底不好意思再发脾气。叫阿翠打了脸水来，淡扫蛾眉，薄施脂粉，换一件颜色花样都很素雅的衣服，闲坐候客。

客人中，张仲襄最先到，一坐下来先问洪钧：“昨晚醉得怎么样？”

葛如据实答道：“到半夜才醒。”

“还好，还好！”张仲襄笑道：“烂醉如泥到天亮，辜负良宵，那就大煞风景了。”

葛如知道他这句戏谑之词中，包含着怎么样的一种想法。她的感觉在羞涩之外，更多的是不安和不甘，张仲襄完全误会了！但很难分辨，如俗语所说的“越描越黑”，越分辨似乎越显得情虚。葛如唯有报以无可奈何的苦笑。

“人呢？”张仲襄又问，“回衙门去了？”

这也是问洪钧。葛如觉得是一个解释的机会，便从容答道：“你是问洪三爷？他起课卜卦，玩了大半夜，到天亮才睡，中午才起身，匆匆忙忙赶回衙门去了。”

为了证明她不是说假话，葛如特地取出那副月老签来给张仲襄看，又谈洪钧所抽的是怎样一支签。可是，尽管言者谆谆，张仲襄始终将信将疑。

等到客人络绎应约而来，起哄的就更多了；众口一词，要洪钧的“定情诗”看。他只是分辨：“既未定情，云何有诗？”但没有人肯信他的话。

唯一的例外是作为两位主客之一的万士弘，默坐在一旁，含笑不语。那笑容很奇怪，有些众醉独醒的意味；又像是看庸人自扰，只觉得好笑。张仲襄很机警，知道他别有会心，便凑近他身边问道：“你怎么不说话？”

“我说什么？我说了，你们也未见得肯信。”

“喔，”张仲襄更注意了，“怎么，其中有何讲究？”

“有！大有讲究！”万士弘答道：“我说一句，你们恐怕会当笑话：葛如还是黄花闺女。”

张仲襄大感意外，脱口回答：“这倒是闻所未闻的事。”

“是不是？我知道你不相信！就好比说是积年老妓要造贞节牌坊那样，荒唐得可笑。”

“不，不！”张仲襄省悟了，万士弘不是轻率好弄玄虚的人，他是望海阁的“护法”。若非确有所知，不会这样说。因而用虚心请教的语气问道：“其中必有讲究，看来老兄知道？”

“不错，只有我知道。葛如的娘跟我谈过。堂子里只有冒充‘清信人’的，‘清信人’冒充‘红信人’，在我亦是闻所未闻，不过说破了，亦就不足为奇，照堂子里的规矩——”

万士弘谈的是上海堂子里的规矩，未破瓜的雏妓称为“清信人”；初次为客梳拢，照例高烧红烛，如入洞房，因而称为“点大蜡烛”。在此以前，“清信人”卖嘴不卖身，而狎客亦只能眼皮供养，不可存非份之想。这样，也就不会有人常常“做花头”，报效无穷了。

葛如之以“清信人”冒充“红信人”，说穿了无非为了淫业，想引人上钩。“然而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万士弘说：“主要的原因是，她非此不足以保其处子之身！”

“这，”张仲襄摇摇头，“说是为了示人以随时可为入幕之宾，以广招徕，这种煞费苦心的做法，在情理上还讲得通。若以为非如此不足以保其处子之身，其故安在，可就莫测高深了。”

“不深，不深。道理很浅，只是足下想不到而已。譬如有人看中了她，说要梳拢，一掷万金，在所不惜，不达目的不止！请问，在那种推车撞壁的情势之下，你如何应付？”

想想果然，从来妓家拒客，只能狮子大开口，用大价钱将人家吓回去；从未听说，花足了钱也不行的！果然如此，又何必干这一行辱没祖宗的营生？

“如果是‘红信人’的身份，便无此‘点大蜡烛’之窘。至于想一亲芳泽的，葛如怎么样闪转腾挪，那是她的手段，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这才是‘出淤泥而不染’！真想不到‘北里志’中有这样别开生面的一篇。真值得好妹做两首诗，感叹一番！”

“现在你明白了吧？”万士弘欣慰地说，“你想，她是那样守身如玉，即使对洪文卿一见倾心，亦决不会轻易相就，是不是呢？”

“诚然、诚然！不过，”张仲襄皱着眉说：“我倒有些替洪文卿担心。”

“你是说他可望而不可即？”

“不是！”张仲襄答道：“看样子，葛如志气很高，不会肯甘于妾侍之列；洪文卿又是有太

太的，只怕到头来是一场空。”

“那就要看他们的缘份了。”

谈到这里，小王妈来请入席。洪钧与万士弘少不得又是一番推让，结果是叙齿，万士弘年长，坐了首席。张仲襄提议，将蔼如亦算作客人，奉为上座。她却说什么也不肯，理由是：从无这样的规矩。其实，她是因为大家闹着要看洪钧的“定情诗”，心里有些受屈而无可剖白的不舒服之感，因而有意疏远洪钧，借着照料厨房为名，连席面上都很少来。

她这种态度，在珠围翠绕、飞觞醉月的热闹场面掩盖之下，旁人是很容易察觉得出来的。而万士弘与张仲襄不同，洪钧更是不同。

一直到席散，她也没有跟他说上十句的话，更没有留他不走的意思。见此光景，洪钧当然很知趣。为了怕引起旁人的揣测：为何蔼如的态度突然一变，与他仿佛格格不入的模样？他有意表示并无留恋之意，高声向张仲襄问说：“张二哥，今天晚上可有功夫？”

“快十一点了，”张仲襄掏出怀表，打开盖子看看说，“回家睡觉，你还想到哪里去玩？”

“我想邀你到我下处去坐坐。有些窗稿想请你指点。”

“不敢当，不敢当！”张仲襄受宠若惊似地，“不过，时文我实在是外行。”

所谓“时文”就是闺中猎取功名的八股文章。多读了些书，或者比较不俗的文人，多薄此不谈。洪钧当然也不会向他请教此道，微笑答说：“张二哥该罚！怎么门缝里张眼，就将人看扁了，以为我要跟你请教时文？”

“是，是。该罚，该罚！”张仲襄一连叠声地说：“走吧。我去拜读拜读你锦心绣口的好诗文。”

※

※

※

论文谈艺，原是一个借口。洪钧的本意，是着实想交张仲襄这个朋友。所以延入寓所，煮茗清谈，首先就问张仲襄的家世。

“张二哥今年贵庚？”

“整三十。”

“比我大四岁。”洪钧又问，“伯父、伯母都在沧州？”

“先父早就见背了，老母在堂。”张仲襄说：“家兄三年前去世，我又别无兄弟。说起来应该在家侍奉，无奈衣食驱人，不得自主。”说着长长地叹了口气。

“张二哥独力撑持门户，恐怕很吃力？”

“倒也还好，不过，总是弟兄多的好。”张仲襄说：“我实在很羡慕你。”

“此山望着那山高！”洪钧叹口气说：“弟兄得力，不在多寡。像我，虽有两兄一弟，毫无帮助。如果有张二哥这样一位兄长，我就轻松得多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能得朋友的力，也是一样的。”

听他语言诚恳，洪钧心中一动，便试探着说：“话虽如此，到底有手足的名份，痛痒相关，与众不同。”

张仲襄听出他的意思，便作考虑，觉得洪钧温文尔雅，器宇不凡，有此一弟，也是乐事。他为人亢爽热情，想到这里便说出口来：“如果你不嫌弃，我们换张帖子如何？”

洪钧想不到自己的心愿，竟这样容易达成，喜出望外，更无迟疑，“固所愿也，不敢请耳！”他随即改了称呼，不再叫他的姓了，“全听二哥的吩咐。”

“我在想，老万也是很讲义气的人，要不要问问他，我们来个桃园三结义？”

“那更好了！”洪钧问道：“老万多大？”

“他是属老虎的，今年是鼠年，应该三十五。”

“那他就是老大，二哥还是二哥。”洪钧又说：“不管老万愿意不愿意，我叫二哥是叫定了。”

这一下名份不同，交谈更深；张仲襄细细问了洪钧的境况，用安慰与勉励的语气说道：“文卿，你不是池中之物，不可妄自菲薄。眼看局势好转，大乱将平，戎马仓惶之时，军功滥保，仕途芜杂。一到海内澄清，少不得还是读书人出头，及今之日，正该好妹下一番苦功。”

“是！”洪钧环顾室内，到处是书，便毫不愧作地答说：“可以告慰二哥的是，我没有一天

敢放下书本。”

“我知道，我知道。”张仲襄连连点头，“不过，用功贵乎有常课。记诵之学虽是通人所不取，到底很实用；将来殿试朝考，有个典故不明出处，就会吃亏。”

“是的。”

“文卿，”张仲襄有些迟疑，“还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是何言欤？二哥，我们有什么话不好说。”

“我的性子心直口快，想来你也知道。”张仲襄想了一下说，“‘最难消受美人恩’，文卿，逢场作戏，应该适可而止。”

一听这话，洪钧顿觉犹疑不安，“二哥，”他问，“莫非有人在背后批评我什么？”

“那倒没有！”张仲襄心想，既然已经说破，就不妨说得明白些，“我是‘旁观者清’，替你跟蔼如设想，想不出怎么样才能有美满的收缘结果。照我看，蔼如不见得肯屈居小星，请问你如何处置她？”

洪钧不以为然，但不便辩护，因而沉默不答。

“就算退一步言，蔼如愿为妾侍，文卿，我要说句很不客气的话，板门白屋之中，养这样一株名葩，似乎也不相称。”

这番话语重心长，不管是否中听，总是自己人才说得出的。因此，洪钧诚惶诚恐地表示感激，但并未表示受教。

这一夜当然又是辗转枕上，心事辘辘。通前彻后地想了又想，总不免自惭形秽——当然，他从未认真想过蔼如能有资格做他的妻子；即使自己未娶，亦不会从青楼中去求偶。他所不断在想的是，如何量珠以聘，藏诸金屋？而总是想不完整，想不到头；想到中途，突然记起自己寒素的家世，一切金碧辉煌的幻觉，立刻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代之而起的是爽然若失之感。

然而他无法不重起炉灶另想。一次又一次地抛不开蔼如的影子，使得他自己跟自己赌气，或者说自己跟自己发誓，除非蔼如心有别属，不然就非遂双宿双飞之愿不可。

这一念的坚定，使得他头脑冷静了，思路也开阔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话虽俗而确实不虚。他在想，只要南闱复开，中举人，成进士，半年之间联捷，亦是常事。当然，还要希望点翰林，那三年是紧要关头，“散馆”一试，无论如何要巴结上一个“一等”，稳稳地挣得个乡试考官。如果运气好，放到广东，或者四川，那一趟“考差”下来，至少也能多个两三万银子，何愁不能风风光光地迎蔼如入门。

这不是如意算盘，事在人为。洪钧在想，倘如一切顺利，不过五年之间，便可如愿。五年的日子，诚然不短，可是眼前却总只能这样打算。

想到这里，自觉心头已经踏实。于是恬然入梦，睡到中午方醒。

醒来第一件想到的事，便是去探望蔼如。但一念甫起，一念又生；想起夜来枕上的打算，自责心志不坚，硬生生将望海阁上的一切压了下去。

于是吃过午饭，到衙门里打个转，随即回到寓所，亲手理书检点旧稿，然后细心订了一张课程表，刚日读经，柔日读史；逢三、八作诗文，逢五作试帖诗。又开了一张书单子，预备托万士弘找上京便人在琉璃厂购买。

很容易地消磨到黄昏，一闲下来，便觉无聊，望海阁中的一切便压不住了。想起前两天华灯璀璨、玉笑珠香的光景，仿佛魂灵儿出窍，飘飘荡荡，无所归宿。洪钧这才知道，词中常见的所谓“销魂”，便是这般滋味！

“唉！”他顿足自叹：“欲除烦恼须无我！”

语声未毕，人影在窗，定睛看时，疑幻疑梦。揉揉眼再看时，不是蔼如是谁？

“你怎么来了？”

“没有想到吧？”蔼如站在门外，把罩在头上的一方青绢取了下来，顺手挥了两下，只见黄尘簌簌，显然的，她是从郊外而来。

“想来又是骑马去了？”

“嗯！”蔼如重重地点着头。

就这时“唏(口聿)(口聿)”一声马嘶，洪钧随即笑道：“如果是在宵深入静的时候，此情此景，就好有一比了。”

“好有一比”是苏州人惯用的说法。蔼如便学须生，用大嗓子念一句科白相戏：“比作何

来？”

“比作红拂私奔。”

听这一说，蔼如的笑容顿敛。洪钧倒是一惊，以为拿她比作豪门家伎，惹得她多心动气了。但细看却又不像，而是颇有感触的神气。

“我的处境比红拂好！”她用极平静的声音说：“世间果有李药师这样的英雄，我可以请我娘替我作主，用不着夤夜私奔。”

“有伯乐而后有骏马。只要有红拂的慧眼，自然就有李药师那样的英雄。”

对这针锋相对的答语，蔼如没有任何反应。当然，她决不会不懂；而亦因为如此，越显得她的默然是一种极可玩味的深沉。

“倒弄得很干净！”蔼如环视着说：“很出乎我的意料。”

“你意料中应该怎样？”洪钧问说：“乱糟糟，像狗窝猪圈？”

“言重，言重！”蔼如笑道：“我可不敢那样子骂你。”

洪钧也笑了。“说实话，今天发愤清理了一番。”他说：“现在想起来，倒仿佛是专为准备你要来似地。”

“不敢当！‘花径不曾缘客扫’——”蔼如是突然省悟，轻薄文人想入非非，常将这两句杜诗暗喻为洞房花烛之事，如果再念下一句“蓬门今始为君俊”，岂非自轻自贱地开自己的玩笑？因而缩口不语。

洪钧却一时想不到此，正想问她何以话说半句，只见蔼如已站起身来，作出迎客的样子。他回头一看，是贾福一手拿着托盘，一手晃荡着，送茶来与蔼如。

“多谢管家。”蔼如很客气地，双手去接他单手递过来的茶。

这一下倒反使贾福觉得自己吊儿郎当，待客不诚，急忙垂手弯腰，恭恭敬敬地说：“姑娘请用茶。”

“贾福，”洪钧想留蔼如吃饭，怕碰钉子，故意问道：“今天有什么能吃的菜？”

贾福懂他的意思，随即答道：“时候还不算晚，现办材料也来得及。不知道李姑娘爱吃什么？我去关照厨子预备。”

洪钧不即回答，转脸看着蔼如问道：“如何？”

蔼如很为难。她是跟她母亲闹别扭，有意一个人出来驰马。在外面逗留的时间已久，如果到晚还不回望海阁，不但会叫人不放心，而且也显得太别扭，伤了她母亲的心。

倘若婉拒，又觉得辜负了他们主仆的盛情；尤其是对贾福，蔼如不愿拂他的意。

不过处在这样必须要立即作个决定的情势之下，不容她犹豫，亦不容她拒绝，只能微笑点头，表示欣然同意。

于是贾福立即退了出去，关照厨子添菜。不旋踵间，去而复转，手里持着一封信，走到洪钧面前说道：“万老爷打发轿子来接老爷。他家的来说，请老爷即刻就过去。”

这可不巧了！洪钧一面想，一面接信来看。信是张仲襄的亲笔，只得三四行，说跟万士弘在一起，“大事待商，务即惠临。”

洪钧还在踌躇，一起在看信的蔼如却正中下怀，催促他说：“既是大事，不要耽误功夫了！你赶快请吧。”

“你呢？”

“我么？”蔼如望着贾福，歉意地笑一笑，“只好谢谢管家的好意了。”

“也好。”洪钧吩咐贾福，“菜亦不必预备了。你去告诉万宅的来人，说我马上就去。”

目送贾福的背影消逝，蔼如轻声向洪钧说：“你这几天不要来！我有空会来看你。”

“这一——”洪钧不知道怎么说了。

“过一天跟你细谈。”蔼如又加了一句：“我是为你好。”接着，紧紧地捏一捏他的手。

言语暧昧，但这柔荑一握，却是明明白白、确确实实的感受。洪钧便问：“我暂时不去，送信给你可以吧？”

蔼如想了一下，点点头说：“可以。”

※

※

※

所谓“大事”，便是义结金兰；原来就是洪钧发起，只要张仲襄征得了万士弘的同意，事

情就成定局，亦无“待商”。此时不过叙肯定排行而已。

万士弘最长，是老大，依次为张仲襄、洪钧。最妙的是，行二的仍旧行二，行三的仍旧行三。万士弘别无兄弟，当然亦算居长。

于是先改称呼，择定五月十三日关圣帝君诞日，正式盟誓换谱。张、洪二人请出“大嫂”来见过了礼，然后杯酒言欢，畅谈各人的志趣、抱负、事业，以及身世家庭。娓娓言来，动听的固然也有，琐碎乏味的也不少，但在洪钧而言，无不亲切。这当然是因为名份一定，自感关怀的缘故。

谈来谈去，谈到蔼如。洪钧很坦率地说：“刚才她就在我那里。”接着将她不速而至的经过说了一遍。

万士弘与张仲襄不约而同地对望了一眼。在洪钧未来以前，他们已经谈过他与她的情形。万士弘与张仲襄的看法，大致相同，认为洪钧的这段艳福，是“塞翁失马”，应该劝他慢慢疏远，以至淡忘，才不会误他下帷苦读的功夫。

如今看来，似乎不容易疏远；即令洪钧绝迹于望海阁，其奈蔼如移樽就教何？不过，既成异姓手足，万士弘觉得不能不作规劝——至少应该提醒洪钧，才是做兄长的道理。

哪知话到口边，万士弘忽然改变了原意，“老三，”他说，“只要你科场得意，我一定想法子促成你跟蔼如的这段良缘。”

一听这话，张仲襄先就感到意外；不过他的思路也很快，既然万士弘拿蔼如作为鼓励洪钧上进的“奖品”，那就不妨将计就计顺着这层意思去帮腔。

于是他说：“老三，你可得要好好用功了！别辜负大哥的期望。我说过，蔼如是一株名葩，板门白屋中养不起；要移植在金马玉堂之中，才能‘名花倾国两相欢’！”

“好！”万士弘拍手笑道：“这句‘清平调’引用得好！”说着，自己很高兴地干了一杯酒。

就他们两人这三、五句话，使得洪钧大受鼓励，矍然而起，踱了两步，突然转身，向上长揖，“大哥，二哥！”他说：“两位厚爱，我如果不能争一名翰林来报答，自己都对不起自己了！”

万士弘和张仲襄所希望的，就是他肯如此立志发奋，所以无不欣然。当下重新换酒添肴，畅饮到三更天，方始尽欢而散。

※

※

※

经此一番激励，洪钧倒真的收拾闲情，死心塌地去用功了。由于他所望甚奢，作了必当翰林的诺言，所以虽是秀才，目光已越过乡试、会试两关，专注在殿试上面——金殿对策，文章要做得冠冕堂皇，气象高华，自不待言；不过殿试又别有一门学问。乡试、会试的试卷，照例糊名誊录，试官所看到的，不是本人亲笔书写的“墨卷”，而是由誊录生用银朱抄写过的“朱卷”，用意为防止考官认出笔迹，易于舞弊。至于殿试，说来是皇帝亲自主试，当然谈不到舞弊，所以也就无须另录朱卷进呈。不过殿试照例派十名大臣充任“读卷官”，负衡文之责；虽然一榜皆取，无所黜落，但名次高下，大有关系，鼎甲之荣，更是非同小可之事，仍不能不略加防制，以故不誊录而糊名，在“前十本”未经御笔亲定名次以前，即使皇帝亦不知所取中的状元、榜眼、探花，以及称为“传胪”的二甲第一名是什么人。

为了争取好感，易掇高科，就像一个人要争取别人的好感一样，修养固然要紧，仪表亦不可忽。尤其是第一次见面，品格才具，一时无从表现；而一貌堂堂，却是他人入眼便先占三分便宜的。殿试的墨卷，就好比人的仪表。

殿试的卷子，夹宣糊裱，十分讲究，称为“大卷子”。写“大卷子”有许多讲究，第一是字体，柳骨颜肉，富丽堂皇，概用正体，不许有“帖写”，名为“馆阁体”。第二是行款，每行几字，平整匀贴，讲究横看竖看，皆整齐如畦。抬头更要紧，单抬、双抬、三抬都有定规。单抬误作双抬，还不太要紧；双抬误作单抬，便是失敬，有得处分的可能。第三是调墨浆，名士爱用淡墨，殿试正好相反，要用浓墨；可是墨太浓了，黏滞不化，放不开笔。调墨浆的学问就在这里：既要浓，又要不黏不滞，能得流利之美。

洪钧的原籍徽州，是出墨的地方，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制墨名家，程君房、方于鲁、曹素功都是徽州人。流风所被，耳濡目染，徽州的读书人都讲究用墨。洪钧于此道亦曾下过功夫，如今是用得上了；以亲手调制出来的墨浆写大卷子，得心应手，十分惬意。写出来的

字，“黑大光圆”四字俱全，真个漂亮之至。

他这样刻苦用功，蔼如当然也很高兴，往往午前就来跟洪钧作伴。到黄昏方始辞去。因为如此，洪钧很容易做到蔼如的叮咛，足迹不上望海阁。但五月十三那天是例外。

※

※

※

这天是万、张、洪结义之日，一大早在万家会齐，相偕到关帝庙拈香磕头。然后又回万家“换帖”见礼，中午小酌，算是“家宴”。晚上“三兄弟”联名具柬，在望海阁宴客，筵开五桌，场面相当热闹。

这天的局面，与平常吃花酒不同，而且五桌客人，已将望海阁塞满，再容不下花花草草，所以摒绝笙歌，只尚清淡。

酒到半酣，来了位不速之客，是万士弘的一位同乡谭平。刚从上海到烟台，轮船一到，直投万家，听说望海阁有此盛会，连衣服都顾不得换，便赶了来凑热闹。

“靖庵兄，”张仲襄问道：“可有什么江南的新闻？”

“有，有！多得很，而且还有好消息。各位请先干一杯，再听我说。”

说着，谭平首先一饮而尽，还照了照杯，是有什么值得浮一大白的新闻要谈的神气，座客便都举杯侧耳，目光专注在他脸上了。

“元凶巨憝遭天谴了！”谭平加强了语气说：“确确实实的消息，四月廿七那天，洪秀全服毒自尽，一命呜呼！”

“这，”张仲襄欣然说道：“真值得干一杯。”

“这一来，”洪钧问道：“蛇无头而不行。金陵城内不就要大乱了？”

“这倒没有听说，只知道李秀成心还不死，扶保他的‘幼主登基’，还想负隅顽抗，亦徒见其自不量力而已。”

“李少荃呢？”张仲襄也问，“常州不是在四月初就克复了？要说整顿休息，有一个月下来，也尽够了，应该进兵了吧！”

“再多些日子，他也不会进兵。”

“为什么呢？”

“为的是报答师门。”谭平答道：“曾中堂倒真是肯顾大局的人，他那位老弟曾九帅的想法不同；眼看九转丹成，功德要圆满了，岂肯让旁人来分功。李少荃看透了这一层，爱屋及乌，有意顿兵不进，好让曾九独成大功。”

不过话虽如此，谭平依旧持乐观的态度。最明白的证据是，倘或“太平天国”的局势仍有可为，洪秀全便不会自裁。

就这样一直到终席，话题始终不离江南的近况。因而将洪钧积压已久的乡思勾了起来，酒闹人散，犹自未已。蔼如看在眼里，不免关切，找个机会悄悄问道：“你好像心事重重似地，到底什么事不快活？”

正在开销花酒账目的张仲襄，耳朵尖听到了，随即接口：“是啊！文卿，我也觉得你忽忽若有所失。是怎么回事？”

“没事，没事！是忽然想家。”

“那也好办。”躺在烟榻上的万士弘说：“你就请假回去一趟，看看老伯母。”

洪钧默然。心里在想，回去一趟也不容易；来回盘缠之外，总要办些土产，分送亲友；家里更得丢下些钱，没有两三百银子动不了身。

“文卿，”万士弘忽然对这件事很起劲了，招招手说：“你也来躺躺，我替你筹划。”

于是洪钧便隔着烟盘，躺在万士弘对面。口中不言，心中自问：看他的意思，预备帮忙，如果致送旅费，应该不应该接受。

盘算未定，万士弘又开口了，“文卿，”他说：“你会不会打算盘？”

卖酒人家的子弟，何能不会？洪钧点点头说：“会打。不过不熟练。”

“不熟练不要紧。”万士弘说：“是这么回事，前年冬天我在上海，有个同乡开的茶号，生意不好，周转不灵，跟我借钱，我借了他一千银子。当时是这样说的，倘然生意仍旧没有起色，这一千银子就算我的股本，蚀在里头，无须再还；生意好了，随时还我，不必计息。这件事，我做过也就丢开了。哪晓得前几天我那同乡来信，说近来茶市畅旺，生意很好做。我

的一千银子，仍算股本，已有盈余，约我去结账。我哪里抽得出功夫。如果专请一位朋友去，一共干把银子的事，也太显得小题大作了！现在正好，你回苏州就拜托你顺便料理一下。你看如何？”

“这不用问得。大哥的事，当然我去办。不过——”

“我知道。”万士弘不容他说出口，“你不必费心，只管去请假好了。请准了假，预备什么时候动身，告诉我一声，一切都是我替你办。”

有这一句话，就算回去得成了。接受不接受他的好意，洪钧当然也不必再考虑；替他办事，花他的盘缠，天经地义，受之无愧。因而点点头说：“假是一定请得准的。只是这里还有些琐碎杂务要料理，总得出月才能动身。”

“出月就是六月。”坐在床前方凳上的蔼如说：“天气太热，路上太苦，不如早走！”说着，向上一探手，将挂在床栏上的皇历摘了下来，翻了翻说：“十九是‘出行’的好日子，过了这天就要到月底了。”

万士弘与张仲襄亦赞成蔼如的主意，事情就这样定局了。到了第二天，万士弘亲自来访，带来二百两银子和一封信。又说，两天之后有一条英国的货船从天津来，停泊一昼夜，直航上海。如果洪钧愿意坐这条船，可以得到许多便利。船上的管事是他的好朋友，一定会尽心照应。

这样费心费力地安排，即便是同胞手足的友爱，亦不过如此。洪钧感激之下，自然唯命是从。

“这封信我没有封口，你不妨看一看。”万士弘又说，“那一千两银子，在我等于白捡来的；怎么处分，托你看情形办。或者提出来，或者仍旧存在那里。不过，你不必替我争利息。”

“当然！”洪钧答说：“我们虽是兄弟，人家到底也是大哥的老朋友。我不能不知道分寸。”

“你知道就好。总而言之，这一千银子就归你处分了！”

洪钧听出他的意思，如果自己有急用，提这一千银子来花，也未尝不可。他想，这番盛意，只宜心领；果然动用了，或许会让万士弘瞧不起。因而郑重其事地答说：“大哥交办的事，我一定尽心尽力。一千银子小事，要紧的是要顾到大哥对朋友的交情。”

“是，是！”万士弘听这句话，非常满意；却又怕他过于拘谨，为了面子，误了实际，便索性明说：“你这一趟回去，总也要丢些钱给弟妹，两百银子，一定不够，你在上海再提几百银子花好了。”

“够了，够了！”洪钧毫不考虑地回答。

到了午后，又是张仲襄来访，也送了五十两银子，不说帮他的盘缠，只说托洪钧在上海买些穿的、吃的“孝敬老伯母”。这一来洪钧就不便辞谢，老老实实地收了下来。

等张仲襄辞去，接踵而来的是蔼如。洪钧将万士弘的安排都告诉了她；蔼如的脸上，顿现凄惶之色，怅然失声地说：“这么快！真是说走就走。”

“我很快就会回来，至多一个月，又可以见面。”

“到底得要一个月。”蔼如默默计算了一下，“我们认识到今，也正好是一个月。”

“好快！”洪钧回忆这一个月来交往的经过，有着无可言喻的向往与怅惘，“就像昨天的事。真正是‘欢娱嫌夜短’！”

“以后就是‘寂寞恨更长’了！”

“彼此一样！”洪钧说道：“从我动身那天起，就要记日记，就好像跟你面谈一样。”

“你记我也记！将来对换了看。”

“一言为定。”洪钧将小指伸了出来，“我们勾一勾指头，谁也不许不守约定。”

这一句上了手指，洪钧便不肯再放了。得寸进尺，握住了她的手，揽住了她的腰，耳鬓厮摩，偎依不释，静悄悄地互听心跳，一切语言都变得多余了。

终于是蔼如打破了沉默，“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路上饮食起居，千万要自己当心。”她说，“夏天容易得时气，不要贪凉，不要吃生冷油腻。”

“嗯，嗯，我自己会当心。”洪钧答说：“不过，有一件事，你也一定要答应我。”

“你说！”

“不要再去骑马了！‘乘船骑马三分险’，倘或要是出远门，没有车子只有马，不能不冒

险，那叫无可奈何。为了好玩，万一摔伤了哪里，岂不冤枉？”

这话在葛如有些不服气；因为洪钧作此规劝以前，心里必是先存着一个对她的骑术不信任的念头。她想告诉他，她在徐州的邻居是个善于养马的蒙古人，她从小便跟邻家的子女骑惯了无鞍马，决不会从马背上摔下来。转念又想，他总是一番关切的好意，何苦斤斤置辩，因而重重地点头应诺。

“还有件事，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洪钧迟疑着，显得很吃力似地，“端午本来应该结一结账，你说搁到八月半再算。如今，我要回苏州——”

“你又不是不回来了！”葛如抢着说道：“这时候结什么账？”

她这样爽快，他倒不便再多说了，只问：“你要不要带什么东西？开张单子给我。”

这一问倒是提醒了葛如。她想，天气一天热一天，洋纱又薄又透气，不妨带两匹来裁制夏衣。还有，外洋来的雪花膏，又白又香又细腻，作粉底最好；粉也是西洋的水粉，强似苏扬的鹅蛋粉。至于洋胰子更非皂荚可比。香水也是一定要的，只是价钱太贵。

转念到此，葛如爽然若失。这一批洋货，所费不貲，他的盘缠不见得充裕；而如自己拿钱托他代办，又可以断定他决不会收。看来只有不买！

于是她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们苏州的松子糖跟黄埭瓜子。”

“那容易！我替你多带点来。”洪钧问道：“还有呢？”

“没有了。”葛如将话题扯了开去，“你总要带个人吧？是带贾福去？”

“贾福要看家。我想，就我一个人上路。”

“路上没有一个人服侍怎么行？”葛如想了一下说：“我荐个书僮给你好不好？”

“好啊！是怎么样一个人？”

“是小王妈的儿子，今年十五岁，在‘燕子窠’当学徒。起早落夜，辛苦得很，倒还在其次，将来沾了抽大烟的瘾，年纪轻轻，一辈子就算完了！三爷，如果你肯收留他，也是你阴功积德的事。”

“谈不到这一点。反正你怎么说，我怎么办。你明天就把他带来好了。”

“嗯！”葛如又问：“你的行李还没有收拾吧？”

“还没有。”

于是，葛如不由分说，遂自动手替他整理行装。洪钧知道拦她不住，也就索性搬来一只衣箱，帮着收拾衣物，忙了个把时辰，方始歇手。

时已薄暮，葛如不便再逗留了，约了第二天中午再见，匆匆而去。回到望海阁，只见门前已有轿马；踏进门去，迎面便遇见她母亲，脸无笑容，显然是因为她没有在家待客而感不快。

“你到哪里去了？”李婆婆问。

“我去买点零碎东西。”

“买的什么？在哪里？”

不防她母亲打破砂锅问到底，葛如不免一愣。心想已经撒了谎，就索性再说两句谎话：“我买衣料。回头会送来。”

听这一说，李婆婆的脸色和缓了些，“你快上去吧！”她说，“道台衙门的黄师爷，老早就来了。”

黄师爷是道台衙门的文案委员，亦是报效望海阁的大户之一。往来一年，花了有两三千银子，却始终不得一亲芻泽。葛如对他相当头痛；因为一次又一次地借故闪避，则情势必然一次比一次地来得紧迫。这一夜宴罢，倘若黄委员要借宿，她就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了。

转念到此，脚步有些畏缩不前；停下来细想一想，鼓起勇气，踏上楼去。门帘一掀，视线正好与黄委员相接；定睛看时，还有两位客人，亦皆相识，一赵一钱，都是候补州县，干着税务上的差使。

“叫我好等！”黄委员说：“总算等到了。”

“对不起，对不起！”葛如连声致歉，一一问好，然后在黄委员身边坐了下来。

“说你早就出去了？”

“是的。”它如答道：“我在天后宫烧香。”

天后宫在北大街，相去不远，为何到这时候才回来？黄委员心中怀疑，便照实问了出来。

“今天烧香比较费事，因为我是去还愿。”

“天后宫的香火很盛，天后娘娘灵得很。”姓赵的客人插嘴问道：“爱珠，你许的什么愿？”

”

“她改了名字了！”姓钱的说：“不叫爱珠叫蔼如。和蔼的蔼，如意的如。”

“为什么改名字？”黄委员问：“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是谁替你改的？”

“没有什么道理。只不过好玩，随便改一个名字。”蔼如有意不说实话。

“这倒新鲜，改个名字，说是好玩。”黄委员将话题拉了回来：“赵老爷问你，为什么许愿，你还没有回答呢？”

“喔，”蔼如答说：“去年我娘生了一场病，是我在天后娘娘面前许了‘换袍’的愿才好的。”

“那么，今天是去换袍？”

“不是！是去商量换袍。天后娘娘的寿诞还有一个月，到那天才换袍。”蔼如又歉然地说：“黄老爷，今天真对不起了，回头不能陪你喝酒。”

“为什么？”

“因为要持斋一个月。”她特地补充：“吃一个月素斋。”

这是蔼如灵机一动想出来的一个借口。持斋就是斋戒，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奉行同样的戒条，皇帝独宿斋宫，民间亦是夫妇不得同房。在望海阁，当然也不能有灭烛留髭之事。蔼如拼着吃一个月的素，可以免了黄委员在这一个月中的纠缠，自以为是种很巧妙的办法。

哪知黄委员全未理会。所以筵罢打牌，牌完送客以后，犹自不走；看没有碍眼的人在旁边，便拉住蔼如的手，色迷迷地笑道：“今天可得陪陪我了吧？”

蔼如是有准备的，立刻做出惶恐的神气，“罪过，罪过！黄老爷你可不能害我造孽！”她说：“天后娘娘灵得很，一点都欺她不得。”

“这就奇了！我们要好，与天后娘娘什么相干？”

“咦！你忘了吗？黄老爷，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为了还愿，要吃一个月的素！”

一听这话，黄委员的脸色立刻变了，就像前些日子的黄梅天那样，倏忽之间，阳光尽敛，天色阴沉沉地，接着，响起了暴雷。

“来啊！”他站起身来，重重一顿足，放开嗓子暴喊：“点灯。”

这是吩咐他的轿班，点上灯笼，预备回家。蔼如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子盛怒，急忙赔小心说道：“黄老爷，还早嘛！再坐坐，这么早回去干什么？”

黄委员盛了一肚子的气，但“伸手不打笑脸人”，见蔼如这样殷勤，明知是虚情假意，却不便发火；但怒气不但不消，反因她的笑脸一拦一封，越发憋得难受，非发泄不可。

“你是懂点文墨的人，我念首打油诗你听：‘阅尽烟花万万千，不如归去伴妻眠。虽然不及他人貌，睡到天明不要钱。’不但不要钱，还不受气！”

说完，重重将手一甩，挣脱了捏在蔼如手里的袖子，头也不回地往楼下而去。

这时李婆婆与小王妈闻声都赶了过来，见此光景，茫然不知所措，李婆婆只得问蔼如：“怎么回事？”

不问还好，一问勾起了她蓄积已久的委屈，“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

※

※

这一哭哭了一夜，将一双眼睛都哭肿了。

李婆婆也是一夜未睡，通前彻后，盘算了又盘算，终于下了个决心，让蔼如早琬从良。只要有合适的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洪钧。蔼如那样子中意他，想来总有道理在内，倒不妨仔细考查考查。

“洪三爷的公馆在哪里？”她问小王妈，“你知道不知道？”

“我没有去过，不过到新关总打听得出。”

“你就去一趟。只说：听说他要回苏州，不算钱行，请过来吃便饭。我有点事要拜托他。”

一直躺在床上，为了赌气，什么人也不理的蔼如，听到了她母亲的话，突然大声喊道：“不要，不要去！”

李婆婆愕然，走到蔼如床前问道：“为什么不叫小王妈去？莫非你跟洪三爷闹翻了？”

“平白无故地，干什么跟人家闹翻？”蔼如的声音既尖且促，“不看看我这双眼睛，怎么见人？”

受了抢白的母亲，不但不以为什，反有歉疚之意，自愧顾虑不周，也就没话可说了。

“我去打热水。”小王妈机警地接口，“眼睛上，拿热手巾敷一敷就好了。”说着转身而去。

李婆婆望着哭肿了眼泡的女儿，心头有着无限的怜痛爱惜。在小王妈及其他下人面前，为着保持一家之主的尊严，不便太迁就蔼如。此时别无外人，自无须有任何的顾忌，便尽量放松了脸上的皮肉，取一件搭在床栏上的夹袄，走到女儿床前，用哄孩子的口吻说道：“乖！起来！洗洗脸吃饭，回头我还有事跟你商量。”

在这样慈爱的照拂之下，蔼如再也不忍负气了。但脸皮到底还薄，绷紧了的脸皮，一时放松不下来，只是手撑着床，慢慢坐了起来。

李婆婆的手脚还很灵活，她赶紧双手一抖，就将那件夹袄披在了蔼如身上。然后伸出手去，柔缓地抹着蔼如的头发。

“洪三爷要回苏州了，”李婆婆没话找话，“其实回去不回去，都是一样的。”

“什么叫一样？”蔼如的脸上，仍旧板得一丝笑容都没有，“真正莫明其妙！”

“我是说，天气热了，又费盘缠，又吃辛苦，不过回家看得一看。何苦？”

“谁知道他何苦？”蔼如冷冷地念了句谚语：“麻油拌青菜，各人心里爱。”

说到这里，只见小王妈捧来一盆热水，然后帮着李婆婆撮弄蔼如起床，坐在梳妆台前。她那双哭肿了的眼睛，用热手巾一敷，浮肿果然消了许多。

蔼如心头的气恼，也消了许多，看着小王妈在镜中的影子说：“回头你把阿培唤了回来。”

阿培就是小王妈的儿子，她答应着问道：“唤他回来很方便。不知道要他做什么？”

“洪三爷少个书僮，我把阿培荐了给他。你如果不愿意，就算了！”

小王妈大喜，“我为什么不愿意？”她说：“跟了洪三爷最好，我回头就把他找来。”

“燕子窠里呢？”蔼如问道：“不会不放他走吧？”

“不放也得放！”小王妈毅然决然地说，“哪怕打官司，也不能再叫阿培待在那种昏天黑地的地方。”

“那，那你此刻就去吧！”李婆婆接口说道：“我来做两样菜，回头你带去送洪三爷。”

于是小王妈高高兴兴地去将儿子领了回来。傍晚时分携着李婆婆调制的四样精致肴撰，照蔼如的指示，找到了洪钧的住处。

谈不到几句话，只见贾福在门口探头探脑，似乎见有人在，不便陈述似地。起初洪钧还不介意，第二次又是这般光景，他可不能不问了。

“贾福！”他问：“什么事？”

“我刚听来一个消息，说万老爷家出事了！”

洪钧大惊，急忙问道：“出了什么事？”

“是一条船沉掉了，死了十来个人。”贾福又说：“都说万老爷这下怕要倾家荡产！”

是倾家荡产的巨祸，谊如手足的洪钧，岂能不关心。当即站起身来，吩咐贾福犒赏小王妈；然后什么都不管，径自出门，直奔万家。

万家门口已围聚了好多人，有老有少，独多妇人，不是愁容满面，便是涕泗横流。不用说，这都是沉船中被难水手的家属，来探听确实消息。

洪钧看大门口为人群塞住了，便走侧门，问万家的听差说：“是不是有船上的消息？”

“是！不过消息还不确实。”

听这回答，洪钧心头一宽，“你家老爷呢？”他问。

“在花厅里。我领洪三老爷去。”那听差又说：“张二老爷也在。”

到花厅一看，除了张仲襄以外，还有好些陌生人，与万士弘围着一张圆桌在商量什么。看到万士弘脸上，洪钧心便往下一沉。因为万士弘的气色极坏，真所谓“面如死灰”。光看他这脸色，就可以想象得到，祸事不小。

“文卿，”他扬一扬手说：“我不能陪你。”

“你别管我，你别管我！”洪钧赶紧答道：“我跟二哥谈谈。”

于是他与张仲襄找个偏僻的地方坐下，问起消息；张仲襄黯然喟叹：“唉！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老大这个跟头栽得不轻。”

“不是说，消息还不确实吗？”

“那是安抚被难家属的话。船、货、十三条性命，都完了。”张仲襄说：“损失不下五十万！”

“五十万！”洪钧失声惊呼，“可真要倾家荡产了！”

“还得办善后！十三家人家的抚恤，不是一笔小数目。”

“唉！怎么闯这么一场祸？”洪钧忽然想起，“不都保了险的吗？”

“坏就坏在这上头！”张仲襄顿一顿足，痛心地说：“船险过期了十天，没有续保；货色应保而未保。都误在一个司事手里。”

洪钧倒抽一口冷气，楞在那里，好半晌说不出话来。

“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巨变！”

“怎么办呢？”洪钧泫然欲涕，“眼看老大遭此打击，我们竟束手无策，岂不急煞人！”

“是啊！连句安慰的话都说不上。事到如今，什么安慰都是多余的。且看他们商量下来怎么说。或许有可以为他奔走的地方。”

洪钧点点头，茫然地坐着，心里七上八下地乱想，会不会是消息误传，一场虚惊？是不是保险真的过了期而未曾续保？照常情而论，司事决不该如此糊涂，必是张仲襄弄错了！

这样想着，越发渴盼与万士弘交谈几句。无奈圆桌边磋商，一时并无结束的迹象。而窗外天色四合，窗内已须点灯。张仲襄便说：“看样子我们插不下手去，帮不上忙，不如走吧！回头再来。”

“也好。我们找个地方去消磨两个时辰，再来听消息。”

等他们一站起身，万士弘便即发觉，迎了上来问道：“你们要走？”

“是！”张仲襄答说：“似乎一时用不着我们；我跟文卿到望海阁去坐坐。有事，请大哥派人来招呼一声，随唤随到。”

“好，好！就是这样说。今天我可不能陪你们了，等把麻烦料理清楚，我们好汉喝一杯。”

尽管万士弘仍如平时一般，不减豪情快语，但洪钧终不能不问：“大哥，事情到底怎么样了？”

“别替我担心！”万士弘拍着他的背说：“你还是照常行事，该干什么干什么。等你苏州回来，烟消云散，什么麻烦都没有了！”

是这样有把握的语言和态度，洪钧心头一宽，带着欣慰的微笑，陪张仲襄安步当车地到了望海阁。

望海阁这天没有客——不是没有客上门，而是李婆婆体谅女儿，将狎客尽皆辞谢。因此，张仲襄敲了好一会的门，才见双扉开启。

葛如在楼梯口迎接，一见面便问：“张二爷，你怎么有空来？”

“怎么？我今天就不该有空吗？”

葛如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句话，转脸向洪钧问道：“你不是到万大爷家去了？”

“我们就是从他那里来。”

“是不是说万大爷的买卖出了事？”

“是小王妈告诉你的？”洪钧忽然变得机警了，“你可关照小王妈，不要乱说。”

“怎么？消息不确？”

“确不确是一回事，有没有人知道又是一回事。”

葛如深深点头，表示领悟；从她自己开始，便不谈此事，只问：“还没有吃饭吧？”

“一点不错。”张仲襄答说：“到你这里，就是吃饭来的。”

“有，有！我到厨房看看去。”

葛如一扭腰肢，飘然而去。出了房门，便听见她在说话，是对小王妈有所嘱咐：

“万大爷家的事，到底怎么样，还不晓得。做大买卖的，顶要紧的是信誉，我们要帮万大爷稳住！你可千万不能在外面多嘴。如果有人问起，你懒得答理，就说不知道；愿意跟人谈谈，就说万大爷财雄势大，沉条把船，算不了什么！”

“好！”张仲襄轻赞一声，翘起大拇指，伸向洪钧，是心悦诚服地赞葛如。

这是赞葛如识大体，通机警；而洪钧却仿佛自己受了恭维似地，不由得就浮现了得意的微笑。

不一会，葛如带着小王妈来开饭，一把杯闲谈，张仲襄又谈万士弘，“老大为人豪爽厚道，实在不该遭遇这样的厄运！”他说，“而竟然如此，岂非天道无知？”

“也不见得一定就失败。天道难测，或许有意外的机缘，化险为夷，亦未可知。”

“难！”张仲襄停杯不饮，“船破人亡，明摆在那里的事实。我真想不出有什么化险为夷的意外机缘！”

“我在想，”葛如接口说道：“万大爷为人四海，再厚道不过，不但人缘好，总也交了好些好朋友。就算这一次栽了大跟头，将来亦总有再起来的时候。”

“对！”张仲襄欣然举杯，“你这话说得汉。”

洪钧亦党心头一宽。想到自己的事，觉得有跟张仲襄商量的必要，“二哥，”他问，“我不是缓些日子，再回苏州？”

张仲襄点点头：“这很值得斟酌。照道理说，你回苏州，并不是有什么急事，似乎应该缓一缓，留在这里跟老大共患难。不过，照现在的情形看，他托你在上海办的那件事，倒像是很有关系，甚至是一条退路。”

“那件事”是什么，洪钧当然知道，仔细想一想，张仲襄的看法不错。如果万士弘真的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有那茶叶庄一千银子的股份在那里，至不济可以股东的身份，亲自参加经营，便是有了一个栖身之处。

这样一想，洪钧顿觉责任重大，有负荷不胜之感，因而提议：“二哥，我看得要你到上海走一趟。商场的一切，我是外行，怕办不好这个交涉。”

“这一层，你不必顾虑。对方既然饮水思源，不忘旧思，如今见士弘遭此拂逆，更要感恩图报。你到了上海，不过代士弘立一份化借款为股本的合约而已。不过事不宜迟。”

洪钧沉吟了一会，毅然决然地说：“好！我有船就走。”

“我知道明天就有一条沙船回上海。”

“那，我明天就走。”

“来得及吗？”张仲襄问。

“没有什么来不及。”洪钧答说，“本来还想办些土产送人，如今也只好算了。”

“这也还来得及。”张仲襄放下酒杯，转脸说道：“葛如，请你替我装半碗饭来。我得找人到沙船上去接个头。”

“我们一起走。”洪钧接着他的话说：“我先到老大那里看一看。”

“也汉。我们就在老大那里见面好了。”

于是张仲襄和洪钧匆匆饭罢，相偕离了望海阁。葛如原以为洪钧总有一句话交代，而竟无有；到送他们下楼时，她到底忍不住了，拉住他的衣服，悄悄问了一句：“今晚上你还来不来？”

“要来！”洪钧应声而答。话一出口才发觉不妥；万士弘遭此挫折，困难重重，在他那里也许彻夜筹谋，岂不是让她白等一宵？

正想改口，却让葛如说在前面了：“我等你！”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的声音。

※

※

※

在万家，一直到午夜他们异姓手足才有交谈的机会。可是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却反而没有话说；因为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万士弘像一下子老了十年。洪钧看在眼里，不禁想哭，“大哥！”他终于找到一句话说：“不要气馁！”

万士弘的嘴角牵动了一下，硬挤出一丝笑容，“你不要替我难过！”他说，“局面还不致于不可救药！人欠人，清理下来，还可以相抵。”

“大哥！”张仲襄紧接着他的话说：“我跟文卿商量过了，他明天就走，替你去料理茶庄的股份。你是怎么个打算？趁早交代文卿。”

“茶庄的股份？”万士弘茫然不知所答；定一定神才想起来，“喔、喔，我倒忘记了。千把银子的事——”

“大哥，”张仲襄打断他的话说，“别看千把银子，至少也是个退步。我跟文卿的意思是，事到如今，你无须再客气。人家有难，你救过人家；现在你遭遇拂逆，人家也该帮你的忙。其实也不是要人家帮忙，只不过该归你的归你而已。”

“嗯！”万士弘想一想问：“你倒说，该怎么办？”

“自然是收股份。当初人家是多少钱下本？”

“他跟我说过，是三千两银子的本钱。”

“现在就是四千两了，你有四分之一的股份在内。”张仲襄说，“大哥，我替你写一封切切实实的信。就说全权委托文卿，代表你立一张合伙经营的笔据，你看如何？”

“也好！”万士弘问道：“明天有船吗？”

“有一条沙船，明天趁午潮出口，我已经替文卿讲好了，搭那条船走。”

“沙船？”万士弘踌躇着说：“这两天风浪很大，我真有点不大放心。”

到这样的地步，万士弘依旧关怀着他人行的安危，着实令人感动；洪钧不知哪里来的胆量，挺一挺腰板，很不在乎地说：“大哥，你尽管放心！绝无危险。”

万士弘笑了，是自觉安慰的笑；五月十三关帝庙结盟，毕竟有些用处。“我有你们两位共患难的兄弟，我还怕什么？”他拍拍洪钧的肩说，“我也懂点麻衣相法，你的福命大，一定一路顺风。”

“时候不早了。我先把文卿要带去的信写起来！”说着，张仲襄走向书桌，与万士弘商议着重新写过一封信，又交代了几句办交涉必须注意的要点，将洪钧送走。他自己仍旧留了下来，要了解万士弘如何应付难关。

洪钧便直投望海阁会践约会。走到半途，空中飘下雨点，好在望海阁已经在望，紧一紧脚步，一口气赶到。只见大门虚掩，楼头灯火荧然，显然的，蔼如正在等候。

推门进去，有打杂的来接过他手里的灯笼，送到楼梯口；阿翠迎了上来，高兴地说：“总算来了！”

“怎么？”洪钧在她脸上拧了一把，“当我说了话不算？”

“总当三爷在万大爷家有事，分不开身。”阿翠又说：“迟来一步，就要淋雨了。”

就这样已经显得有些狼狈；一上楼，主婢二人先拿干毛巾替洪钧抹干头面衣服上的水渍。接着，小王妈端来一个托盘，四碟小菜一盂粥，请洪钧宵夜。

这使得洪钧记起一件事，随即歉然说道：“你儿子的事，只好等我回来再说了。”

“是！不急。”小王妈答说，“将来要请三爷栽培。”

“三爷，”蔼如接口问道：“你看阿培怎么样？”

“很聪明、很好的一个孩子。”

“这样说，是中意了！既然如此，”蔼如转脸向小王妈说，“你明天就把阿培喊回家来！燕子窠那种地方，越早离开越好。”

“好的。”小王妈欣然同意，向阿翠招一招手，一起下楼，好让洪钧与蔼如话别。

就这时隐隐雷声，从海上而来；正当洪钧与蔼如侧耳凝神，细辨雨势时，只听从空而降的霹雳，如天崩地裂般，将望海阁的门窗都震得格格作响。蔼如粉面失色，但极力保持着镇静；洪钧急忙一把将她揽在怀中，轻拍着她的背，作为抚慰。

暴雨一个接一个，闪电一道接一道，而最可怕的却是雨势，那种紧密的喧哗之声，直如翻江倒海。加以风声、潮声，杂然并作。洪钧与蔼如的耳中，都是嗡嗡作响，相顾惊骇，紧紧抱在一起。

不知隔了多久，发觉雨势渐小，但风却更大了。奔腾澎湃的大潮，一波接一波，似乎直到楼前。风掀窗帷，暗沉沉一片。而在蔼如的感觉中，却似有无数光怪陆离、狰狞凶恶的怪物，在半空中张牙舞爪，作势下噬。惊悸之余，喘息着说：“三爷，你明天不要走！”

他了解她的心情；而且他自己也确有些胆怯。可是，他无法想象明天如果不走，张仲襄和万士弘对他会有怎么样的观感？

“这样的天气太坏了，到烟台以来，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只怕明天什么船都要停航了。”

这一说，提醒了洪钧，顿觉心头一宽，“如果停航，”他说，“我自然不走。”

“就是船能出海，你也不要走。犯不着冒险。”

“不！”洪钧的想法很单纯，以船的动静为动静，“只要有船，我非走不可！”

“为什么呢？真有那么急？”

“其实倒也不争在几天的功夫。不过讲义气就管不得那么多了。”

这句话发生了洪钧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效果。蔼如已经深铭心版了：洪钧是个为朋友不惜出生入死，从井救人的义气男儿。

因为如此，她虽然仍旧不放心他去涉历可以预见的风涛之险，可是宁愿暗地里担惊受怕，不愿作任何劝阻。因为她自负不同于一般的庸俗女子，觉得阻挠洪钧去行快仗义是件可羞可卑的事。

就这片刻之间，她的心境一变，原本打叠着无数的离情别意，待并肩低诉，此时一齐收起，只问归程：“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情形变过了！”洪钧答说，“本来是回去看看娘亲的，现在变成是替万大爷去奔走，当然早去早回。大概二十天功夫，我们又可以见面了。”

“但愿诸事顺利，万大爷安度难关。不然——”蔼如没有再说下去，只幽幽地叹了口气。

“不然如何？”

“不然，就太叫人灰心了！好人没有好报。”

“不会。好人必有好报！蔼如，”洪钧突然问道：“我在想，明天这个时候，我们俩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你会不会想我？”

蔼如一楞，然后庄容答道：“那是自讨苦吃！我才不会那么傻。排遣的方法也多得很，看看书，写写字，聊聊天，望望海，日子也很容易混过去。”

这样的回答，出乎洪钧的意料。正在想不明白，而偶然一瞥，发现她眼角泪珠莹然，顿时恍然大悟。她是借此开导，劝他别后莫以相思自苦。用心之深，着实令人感激。

“蔼如，”洪钧激动了，“古人有言，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不想我的知己，出于红粉。”

“不敢当！”蔼如是真的有着惶恐的感觉，怕洪钧对她期望太深，将来会很失望，只是这层意思想得到，说不出，只有一再重复：“不敢当，不敢当。”

“你不必谦虚，反正你对我的一切，‘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洪钧更引一句佛家的话：“譬如食蜜，中边皆甜’。”

这一说，使得蔼如惶恐之感更深，赶紧将话题扯了开去，“蜜倒没有！”她说，“粥也冷了。我叫人去换热的来。”

“不！我不饿。倒想喝点酒。”

“有葡萄酒，我去拿。”

由酒上又引出感慨，原来酒是万士弘送的。烟台出葡萄，万士弘打算聘请法国技师酿制葡萄酒，期以十年，必可成功。去年试酿了好些，窖藏经岁，广赠亲朋品尝。如今看来，这个打算将要成为泡影了。

因此，原就嫌酸的这瓶葡萄酒，越发令人攒眉；洪钧只饮得一杯，意兴便已阑珊。而窗外风雨未歇，欲归不可，未免踌躇。

于是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洪钧在偶然的注意中，惊奇地发现雨声减低了。先当是自己的错觉，但看到蔼如也在侧耳静听，知道自己不错。

“雨小了！”他说。

“风也小了！”蔼如面有欣慰之色。

两人继续凝神静听，虽仍沉默，并不难堪。不久，小王妈上楼，一面收拾残肴，一面说道：“我去打水来，三爷洗洗脸请安歇吧。”

洪钧又踌躇了。看蔼如并未答话，心中微有反感，但也因此使他下了决心，“不！”他毅然答说：“我的行李还没有理好。雨小得多了，我还是回去。”

蔼如也在踌躇。她想留他，可又怕有着说不完的话，害他通宵不寐。就这沉吟之际，洪钧已经站起身来；她不由自主地伸手拉住他的衣服，迟疑地说：“要不你就歇在这里。”

洪钧忽然有一种不愿随人摆布的傲气，使劲摇一摇头，“不必！”他说。“我一定得回去。”

“那么，我明天去送你。”

“不要！”洪钧言不由衷地，“不要麻烦你。”

蔼如觉得有些话不投机的味道，就不再多说。小王妈见此光景，料知洪钧是走定了，便下楼关照打杂的老刘，点起灯笼，送他回家。

雨倒是停了。一街的流潦，路很不好走。洪钧有着说不出的懊恼，自己都想不明白，一

直是好好的，何以临别之时，弄成这般模样？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三

一到上海，第一件事当然是去访万士弘的朋友。此人姓吴，有五十多岁，一望而知是忠厚长者。洪钧立刻就打定了主意，不必要什么花巧，只将万士弘的境况，据实相告好了。

“吴老板，”他等对方看完了信说：“你跟我那位万大哥是老朋友，我也不必多说；万大哥现在是在急难之中，要请你多帮忙。”

“言重、言重！”吴老板搓着手，显得有些着急、也有些为难，“万大爷怎么出了这样一个大乱子？只怕我力量太薄，帮不上忙。”

“吴老板太客气了。”洪钧开始感到困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只好这样泛泛地答说。

“决不是客气。我的力量，确是有限。”吴老板说，“当初多亏万大爷帮我的忙，度过难关；现在万大爷的情形，跟我当年差不多。可是，他的难关，不是我能够帮他度得过的，只有尽自己的心。洪相公，请问你在上海有几天的耽搁？”

洪钧觉得他的语气越来越不妙，便收敛了笑容，清清楚楚地答道：“我是专程来替万大哥办事的，只要事情办成，耽搁多少天都可以。”

“噢！”吴老板沉吟了一会又问：“洪相公，住在哪里？”

“我住在宝源客栈。”

于是吴老板亲自陪着洪钧回到宝源客栈，又要为他具小酌接风。俗语说的是：“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口软”，洪钧伯杯酒之间，只能言欢，不能切切实实替万士弘办交涉，因而点水不漏、绝无通融地谢绝。

吴老板似乎有些快快之意，只好告辞，“洪相公”，他说：“我尽力去想办法；一弄好，马上通知你。”

“什么时候？”

吴老板愣了一愣，然后答道：“也许今天、也许明天，最迟不会过后天中午。请洪相公随时等我的回音好了。”

因为有这句话，洪钧便只好枯守在客栈中。他是怕吴老板随时会再来；如果自己不在，便恰好给了他一个拖延的借口。所以寸步不敢离开。

这是烦煞人的一件事！心挂苏州、烟台两地，而眼前“夷场”中的软红十丈，却又可望而不可即。加以吴老板的态度不可捉摸；而万士弘的难关又不知可能度过？叫人悬念的事是这样子多，以致于一颗心再无踏实的时候，越觉得五月底的天气懊热不堪。

度日如年地守到第二天午后，吴老板满头大汗地奔了来；一进门便将紧握着的一个手巾包打开，里面是两张银票。

“洪相公，我尽力去办，只弄到一万三千银子。力量只有这么多，莫奈何！”

洪钧既喜又惊且愧；原来以为吴老板言词暧昧，似乎看万士弘遭受打击，境况大不如前，起了异心。现在才知道自己错了。

“我的情形，可以跟洪相公谈谈——”

据吴老板说，当他的茶庄濒临倒闭时，亏得有万士弘所借的一千银子，方能撑住门面。

使他觉得天无绝人之路，只要自己昂起头来去闯，没有过不得的关。因有这番信心，才能大胆地下手捕捉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是他偶然听到一个在洋行里的朋友谈起：“南北花旗开仗，棉花收成又不好，所以英国、印度都要到上海来采办花衣。”吴老板是松江人，对于“花行”的情况，相当熟悉。松江、大仓一府一州所属滨海出棉花的地方，每年在收割之前，便先抛售期货，名为“兜包”。他心里在想，既然洋商要来收买，花价一定会大涨。而且，不必等洋商到，只要消息一传开来，行情立刻就会有大的变化，所以要抢得快。

主意打定，随即动手，贱价卖掉茶庄存货，又调动一笔款子，总共凑成三千银子，以每包九两二钱的价钱买进三百二十多包花衣。果然，不到二十天功夫，花价扶摇直上，每包由十一二两涨到十七八两，而后市还要看好。

于是吴老板心里在想：花行本钱有限，先抛后补，无非经纪生意。上海的花价一涨，产地当然水涨船高，每包总要十四五两，花行两手空空，收现货，交期货，每包要亏到五六两银子，损失太大，就非出花样不可了。

最方便也最习见的花样是掺水。每包净花六十多斤，掺上十来斤的水，立刻渗入花内，外表是不容易看得出来的。这一来，斤两凭空添了许多，成本便可减轻；但棉花就会变质，甚至发霉成为废物。

吴老板将心比心，自觉遇到这样窘迫难解的情形，恐亦不免出此下策。因而体谅花行，开诚布公地商量，“兜包”的期货自愿加价，可是交来的货物，必须地道。花行感念他诚意相待，都能信守约定；而吴老板虽然加了进货的成本，但照市价结算下来，仍旧赚了万把银子。茶叶庄的房子本来是租来的，此时跟房东商量，买了下来，算是有了自己的基业。

“洪相公，”吴老板拿话题又拉回本行：“茶叶这行生意，也要靠‘洋庄’才会有大发展。今年二月里杭州克复，我定了一批茶叶，已经运到上海。本想等市价好了再卖，现在也说不行了，只好先杀价让给同行。另外，我拿房地的‘道契’抵押了五千银子，两下凑成一万三千。喏，都在这里！请你收了，转交万大爷。实在是我力量有限，帮不上大忙。”

听完他这长长的一篇叙述，洪钧的感想极多，心思极乱；除了为万士弘称谢以外，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等吴老板辞去，他慢慢将心思静下来，前前后后，仔细思量，不由得又悔又恨，自己做错了一件事！张仲襄为万士弘设计的本意是，取得一张与吴老板合伙的契约，好作为一个倾家荡产之余，犹得苦守待时的退步。自己既未将话说清楚，在态度上又操之过急，仿佛唯恐人家不认账似地。因而逼得吴老板非如此不足以表明心迹！

这一万三千银子，对万士弘并不见得有多大帮助；可是在吴老板这方面的影响之大，却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一批存货，本可待价而沽，由此开辟了“销洋庄”的路子，却以贱价抛售，形成双重损失；拿“道契”作押款，额外又添了债务。刚刚能够站稳的一桩事业，经此顿挫，说不定又沉了下去。

转念到此，洪钧异常不安，毫不考虑地赶到吴老板那里，重新谈判。

“我们都弄错了！”他说，“当然，主要的是要怪我，话没有说清楚。万大哥信上所说的‘共患难，同甘苦’，不是指现在，是指将来。万一他在烟台立脚不住，那时候要跟老兄来同甘共苦，一起经营，重创一番事业。这笔款子，说实话，对他也无济于事；你老兄收了回去，另外换张合伙的合同给我，我就可以交代了。”

吴老板一面听他的话，一面发楞；好一会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爽然若失的说：“原来洪相公，你是来试试我的！”

“不敢，不敢！老兄，你误会了。”

“是，是！”忠厚的吴老板急忙道歉：“我失言了！洪相公，你不要见怪。”

“我不怪你，怪我自己。”洪钧将银票往前推一推：“请收了！”

吴老板觉得有些委屈。地产押款，因为事急求人，利息特重；存货亦由于同样的道理，杀价贱售，一进一出要差好几百两银子。都只为洪钧的话说得不明不白，才遭此无谓的损失！却又看万士弘的份上，兼以初交客气，什么话都不便说，真是吃了个结结实实的哑巴亏。

不过他的心地，厚道过人；转念想想，人家是受人之托，不得不尽力相争，而且也不知道他的打算。他自己利害相关，应该问问清楚，细细磋商才是。这样看来，倒是自己冒失，

于人何尤？

这样一想，便觉心平气和，考虑了一下，从容答道：“既然如此，我悉遵台命。万大爷也不是跌倒了爬不起的人；这个生意的股份，我跟他‘南北开’好了！”

洪钧懂这句商场的用语，所谓“南北开”即是一人一半。不过自己虽站在万士弘这边，也还须讲情理；看他这家茶叶庄，目前要值到两三万银子，相去悬殊，占一半股份，似乎太多了些。

于是他说：“吴老板，我很佩服你，真是以义为利。不过我那位万大哥，也是豪爽慷慨的人，如今不得已而提起一千银子的旧账，已经很不好意思。若说出过这一千银子，而今日之下要占一半股份，虽是你老兄仁厚，出于自愿，外人不明内情，只道万大哥的心大狠！这个名声，不但他决不肯受，就是我也觉得不甘心。所以股份方面，请你重新估一估。”

“是，是！”吴老板连连点头：“既然这样说，就算三股之一。”

“这还差不多。”洪钧略停一下又说：“我还有个不情之请，这件事能不能即刻办一办？因为，我还要回苏州去看家母。”

“当然，即刻可以办！”吴老板说，“代笔归我请；见证，我们一人请一位。今天晚上就可以立契据。”

这一说，洪钧成了难题，一时竟想不出有何适当的见证。凝神思索了好一会，想起一个人，是他们洪家的族长，号叫小芝，比他长两辈，一直在上海经营一家书坊，可以请来作见证。

于是这天晚上就在吴老板的茶叶庄立契。全部股本算三万两，万士弘占三分之一，契约上特注一笔，已经全数交付。见证不明内情，听吴老板自己这么说，当然照办。签押既毕，吴老板备酒款待。而且照规矩提出五厘佣金，平均分配，洪小芝和洪钧各得了三百七十五两银子一张银票的一个红包。洪钧却之不恭，正好添作盘缠，第二天就买舟回乡了。

※

※

※

坐的是一只乌篷船。一路到苏州，沿途所经，都是有名的鱼米之乡；但兵燹之余，地方凋残，洪钧凭舷眺望，印证旧日见闻，自然感慨多于欣慰。

由于仓卒成行，事先未有任何信息到家，所以母子、夫妇、兄弟相见，在家人无不有意外的欣喜。相别虽只两三个月，却有说不尽的话。因为劫后重归，亲旧故交的下落，名山胜景的今昔，一问起来，牵连相及，欲罢不能。谈到夜深，洪老太太怕爱子旅途辛苦，一再催促归寝，于是夫妇方有私下密语的机会。

这一谈起来，愁多乐少；千言并一句：“贫贱夫妻百事哀”。大房、二房的境况都不好，洪太太上侍婆婆，下抚幼子之余，既要照料未成年的小叔，还经常要为长、次两房的柴米犯愁。因此，刚过花信年华的少妇，形容憔悴，似入中年。洪钧对妻子自有无限的怜惜歉疚，却没有什麼话可以安慰她。

反倒是洪太太，真个贤惠过人，行事能够克制感情，“你也不必发愁！时世到底要太平了，苦撑苦捱，日子总能过得去的。难的是做人情、要面子。”她略停一下，毅然说道：“你明天就走吧！”

洪钧大为诧异，脱口问道：“为什么？”

“你仔细想一想就知道了！大哥二哥是逃难回来，求人帮忙不难为情。你是有差使的人，如今回来，就不说衣锦还乡，总也要应酬应酬。这一扯开来，要多少钱花下去？一来就走，说起来是为你把兄弟到上海办事，抽空回家来看一看老太太。人家在烟台不得了，专等着你的回信。这样说法，至亲好友都会原谅。”

这一说，顿使洪钧有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我倒没有想到！看起来，这一下来得太冒失了。”他说，“既然应酬不起，又不能躲在家里不出门，还是早早走吧！”

“越早越好。”洪太太欣慰地说，“好在你也带了些东西来，挑顶近的几家，分来意思意思，面子上也过得去。”

“就是，”洪钧踌躇着说，“就是老太太面上不好交代。”

“老太太顶明白不过，只要讲明了这个道理，老人家没有不体谅的。”

洪钧想了想，只留下回程必要的盘缠，其余的钱都交给了妻子。接着商量动身，决定搭

第二天晚班的航船回上海。照洪太太的意思，最好中午就走；但洪钧记着蔼如所要的松子糖与黄埭瓜子，同时觉得乱后初归，连苏州的闹市像玄妙观前这些地方都不去看一看，似乎于心不甘，因而决定多留半日。

※

※

※

船到烟台，本想直投万家，但以天气太热，船上又太局促，满身汗污，样子十分狼狈。洪钧像大多数的苏州人一样，喜欢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所以临时改变主意，先回寓所安顿下来再说。

一进门，便遇见贾福，“老爷可回来了！”他有着如释重负之感，“张二爷来问过几遍，问老爷可有信，是哪天回来？”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然后很吃力地说了句：“万大爷寻死了！”

洪钧大惊，张口结舌地问道：“死了没有？”

自然死了。明知是多此一问，也明知是这样的答复，但洪钧仍如焦雷轰顶般，好半晌说不出话来。

“是五天前头的事。”贾福告诉他说，“吞大烟死的。请了教会里的洋大夫急救，说什么要洗肠子，折腾了一夜，还是没有救活。”

方寸大乱的洪钧，连内室都不进，掉头就走。洋关前面有待雇的骡车与轿子，随便挑一辆车坐了上去，说了地方，只连声催促：“快！快！”

赶到万家，但见门前冷冷清清，全非主人在世之日，轿马往来，使仆伺候的热闹景象。洪钧看到大门上所钉的麻和两盏白纸蓝字的阁灯，心中一酸，双泪直流。到车子一停，等不及跨辕的贾福来搀扶，便即一跃而下，一路哭了进去。

万家的下人，闻声而集，导引着他，直到灵堂。洪钧震动过甚，手足都瑟瑟地发抖。抬眼一望，白布灵帏上挂一幅万士弘生前用西法所画的“喜容”，须眉毕现，栩栩如生。特别是那满足的笑容，是洪钧已很熟悉的。他记得盟誓结义那天，把酒快谈，万士弘脸上就一直不曾消失过这样的笑容。谁知不过一个月的功夫，幽明异途，茫茫永隔，就算是一场梦，也太短促了些！

“大哥！”洪钧失声长号，伏倒在地，哭得昏天暗地，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

自然有人来扶，有人来劝；洪钧稍为收一收泪，听见灵帏中有女人的声音，才想起应该慰问“大嫂”。于是隔着一道素幔，哽咽相语；灵帏内的哭声越来越高，最后是丫头老妈将她半扶半拖地架了进去。

就在这时候，张仲襄亦到了万家，竹布长衫，黑布马褂，腰中束一带毛边的白布带子。洪钧喊得一声：“二哥！”刚止的眼泪又簌簌地流得满面。

“文卿，文卿！你不要过于伤心；大哥的身后，着实还要你我做兄弟的尽一番气力。”张仲襄一半实话，一半故意地说：“就这几天，我已经心力交瘁了，你可千万打起精神来替一替我！”

听此一说，洪钧便尽力克制自己，收拾涕泪，问起万士弘自裁的经过，“大哥也是很豁达的人，”他说：“何以竟出此下策？”

张仲襄怕他听了又增伤感，不愿多谈，含糊地答道：“总而言之，不外着急而已，自觉无以善其后，只好一死求个解脱。”

“其实又何致于非走上绝境不可？”洪钧突然问道：“我在上海发的信，收到了没有？”

“收到了。可是，大哥看不到了！”张仲襄问，“你的信语焉不详。只说结果圆满，一切等你回来再谈。是怎么个结果？”

于是洪钧从怀中掏出与吴老板所订的契约，默然递了过去。张仲襄接到手里，匆匆看完，闭目摇头，是那种无穷感慨，不胜遗憾的神气。

洪钧自然要问：“二哥，这么办，不是当初的原意吗？”

“比当初的原意还要好。可惜，晚了一步！”张仲襄急忙又说：“这不是怪你，你办得太好了！而终于是这么一个惨不忍言的结局，真乃天意！”

越说越令人糊涂，“二哥，”洪钧追问，“是不是我耽误了什么？”

“不、不！你没有。”张仲襄踌躇了一会，很吃力地说：“你旅途辛苦，加以这么个刺激，

我真替你担心，怕你支持不住。文卿，”他抽着他的背又说：“你先请回去休息，或者到望海阁去坐一坐。最好，最好喝醉了它，睡一大觉。”

洪钧听他这话，胸头一爽。他也知道张仲襄不愿多谈，是怕他感触太重，哀伤过甚；却不知郁闷更能伤人，倒不如细细去问蔼如。

※

※

※

蔼如跟洪钧一样伤心，连朝皆哭，眼都肿了。

可是，她虽一想起万士弘的好处就哭，而见了洪钧，反无眼泪，因为怕增添他的伤心。

在洪钧，一则处境不同，望海阁不是丧居，虽是“门户人家”，毕竟也有老母，要顾到忌讳；再则在万家的眼泪流得太多，此时有欲哭无泪之实；三则是跟蔼如同样的用意，不愿她因为他的伤心而伤心。因此，见了面反倒找些言不由衷的、小别重逢应有的门面话说。

“先洗个澡吧！”蔼如皱着眉说，“看你这一身，倒像是三年不曾洗过澡似地。”

“算了！就洗了澡，也没有替换的短衫裤。”

“这一——”蔼如想了一会，很有决断地说：“你别管！你去洗，澡盆里多坐一会，包你有干净短衫裤换。”

于是洪钧听她的话，解衣磅礴，由已辞出燕子窠在望海阁暂住的阿培，替他擦背；换了一次洗澡水，花了半个时辰，痛痛快快地一洗征尘。等擦干身子，一套短衫裤已经递了进来，入手犹温，显然是刚洗了用熨斗烫干的。

“身上好像轻了十几斤。”洪钧这一天初次有了轻快的语声，“先不觉得饿，这会倒想吃些什么了！”

“备得有粥。”蔼如问道：“是先吃粥，后喝酒；还是先喝着酒，替你烙饼？”

“都可以。”洪钧答说，“我有好些话问你。一面吃一面谈，最好就只你我两个。”

“我知道！”蔼如点点头，“你跟我来！”

蔼如在她的画室中，为洪钧设下小酌。对海窗开，风来两面，是他这半个月来所遇到的第一处清凉境界。但心境惻惻，举杯不欢；只为不忍辜负蔼如的情意，强自加餐，却总觉得食不甘味。

“走了也没有一封信给我。”蔼如闲闲提起别后，语音中带着些幽怨。

“不知怎么，就是懒得写信。不过，你要的东西我都买了。为了买那些不值钱的东西，我还特为在苏州多住了半天。”

“多住了半天？”蔼如觉得他的话不可解。回家探亲又不是驿马递“鸡毛文书”，多住半天就算耽误功夫吗？

洪钧懂她的意思，“我在苏州一共只打算住一夜。”他说，“多留半天，不就很多了？”

“为什么呢？难得回去一趟，这么赶来走去，倒像是杨四郎出关见娘似地。”

洪钧心中一动，家里那位如果是“四夫人”，眼前相对的就是“铁镜公主”了。这样的念头，自己想想好笑，也觉得荒唐，这种时候，怎么会有这种心思？

于是他尽力抛开杂念，回答她的话说：“无非为了我那位万大哥的事，不能不尽快赶回来！”他不愿说破实情，讲了假话；而且觉得要说便要装得像，所以又叹口气：“谁知道白吃一趟辛苦。”

“也不算白吃辛苦，总有人知道的。”

“谁知道？”洪钧例又动了感情，凄然泪下：“人天永隔，再也不能跟万大哥在这里喝酒了！”

“一生一死，乃见交情。总有人知道。”蔼如似乎不愿他再追问，紧接着问道：“在上海的交涉怎么样？”

“上海的交涉，说起来惭愧。亦因为过于关心万大哥的境况，言语态度之间，操之过急，差点搞出极大的误会来！不过，”洪钧欣慰地说，“最后总算很圆满。姓吴的真是君子人，像他这样的古谊，如今少见了。”

接下来，洪钧细谈了跟吴老板打交道的经过。蔼如双眼灼灼，听得非常仔细。等他讲完，眨着眼、闭着嘴，默 无语，是颇有感触或者领悟的神气。

“你看，万大哥死得是不是不值？能撑一撑，哪怕倾家荡产，在烟台无片瓦之覆、无一寸之地，到上海跟吴老板这样的人一淘，重起炉灶，也还是能打出一片天下来的！”

“这要怪你！如果你一到就写信，拿吴老板这种古道热肠的情形，细细告诉万大爷，也许他就不致于寻短见。”葛如略停一下又说：“万大爷是受了气，冤抑难伸，才自己跟自己赌气，连性命都不要了！”

“喔！”洪钧移一移凳子，靠近葛如问道：“我正要问你，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问的其实不是如何毕命，而是为何寻死？张仲襄不肯多谈，是怕洪钧越增悲伤，但葛如身在局外，不但觉得谈谈无妨，而且她也看得比较清楚。

第一是急。要赔偿货主的损失，要抚恤被难水手的家属，变卖所有不足以了责任，如何不急？可是，这究竟是可以从长计议的事；天灾非人力所能抗，苦主亦会谅解。

第二是气。万士弘平日御下极厚，而被委以重任的司事，竟将如此有关东主身家的保险大事，掉以轻心，置诸脑后，如何不气？

第三是愤。出事以后，万士弘邀约货主商议赔偿——就是洪钧由烟台动身的前夕，在万家看到的那班人。平日都与万士弘称兄道弟，极好的交情，并且万士弘确也帮过他们许多忙，水脚，要减价就减价；付款，要延期就延期。而当万士弘危难之时，不但不讲交情，甚至约齐了与他为难，多方逼迫，出言刻薄，可恶过于落井下石。万士弘是最好面子、最爱朋友的人，身处其境，如何不愤？

“其实愤也是气！”葛如不自觉地也有些激动了，“人生在世就是争一口气，‘三分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一口气咽不下，就唯有死才能咽气。三爷，倘或你一到上海，顺顺利利跟吴老板办好交涉，详胥细细写信回来，万大爷看到这封信，心里就会想，世界上势利之徒虽多，好人到底还没有死完！只要这一转念，那股拿死赌气的劲道，立刻就会打掉一大截，想想做人做朋友，总算还不是一点味道都没有。那一来，你想，万大爷还死得成吗？”

这一番侃侃而谈，将洪钧说得楞住了！心潮起伏，不知是痛是悔是遗憾？但有一点却是清清楚楚能够辨别的，想不到葛如竟有这样有条有理，并且异常透彻的见解！从今以后，倒真要刮目相看了。

※

※

※

半个月的功夫，不分昼夜，舌敝唇焦，张仲襄和洪钧总算将万士弘身后之事料理得有了结果。张仲襄代表万家出面谈判赔偿时，不断挂在口边的一句话是：“死了，死了！人一死就什么都了啦！”这近乎撒赖的口吻，还真管用，大部分货主识趣，赔款能拿多少算多少。有那少数不甘心而硬争强索的，便由洪钧出头吵架，说他们逼死人命，万家要打官司。于是张仲襄从旁排解，而话中暗着威胁，洪钧与登莱青道，不是泛泛的关系，打起官司来，万家定占上风。这样说好说歹，和解了事。

处分了一切的债务，万士弘的遗属还能剩下一万两银子，张、洪二人便将万太太清了出来，商议家务，劝她盘灵回广东原籍。剩下的一万两银子，一半买四放租，一半存入妥当的银号，用息不动本，抚孤守节，日子也可以过得去了。

万太太完全接纳这两个“小叔子”的意见。不过她提出一个要求，万士弘虽有些亲戚同乡，她都不能信任，希望张仲襄能护送她全家回广东。

张仲襄义不容辞，立即答应。于是万家收拾行李，遣散下人，不过三天功夫，便已毕事。但张仲襄因为有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派驻烟台，交涉洋务的差使，平日虽清闲无事，一旦与洋人有交道要打，耽误了却是所关不细，所以特地遣派专差到天津去投递请假的禀函，要到有了“批回”，方能动身。

这等候回信的当儿，市上传说纷纭，曾九帅已经克复了金陵。这是个好消息，也是一件无大不大的大事，人人关心，可是打听不出究竟。洪钧因为籍隶江南，更感关切，因此对传闻不一、语焉不详的情况亦更感烦闷。

倒是葛如沉得住气，“怎么回事一两天之内就明白了！”她劝他说：“你就当它真的好了！何妨打算打算，也强似大热天里到处去奔走打听。”

想想她的话也不错。退一步想，就算这一次消息不确，扫穴犁庭也是不久之事。“我们

江南有句俗语，‘冬至不出年外’，曾九帅成功，必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洪钧微皱着眉说，“金陵残破之极，贡院一定毁掉了！看来今年的乡试，已经无望；就算明年补行乡试，也一定赶不上春闱！我只好等戊辰科。”

葛如懂他的意思，是说要到同治七年戊辰的会试，他才能中进士。其语有憾，却正是信心十足的表示。葛如细想了一会，问出一句话来：“三爷，你真的有把握？”

“场中莫论文！我不敢说。”

“这就是说，文章是有把握的，就不知运气怎么样？”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就不必愁”葛如加重语气说：“如果你竟不中是无天理了！”

听得这话，洪钧心中便是一喜，可是还不明究竟，“怎么办呢？”他很快地问：“你总有个说法？”

“当然。”葛如从容答说：“你的相貌，不是长久贫贱之人；你的居心行事，光明正大，讲究义气。如果你还不中，又去中谁？”

“葛如！”洪钧一时有知遇之感，紧握着她的手说：“你说得我太好了！”

“原是如此。不过，三爷，我还有句话恐怕不中听。”

“不要紧，不要紧！你说。”

“我不大相信命运；我相信我自己。有一天张二爷来玩，我陪他闲聊，谈起科场里的情形。他说，那地方就跟监牢一样，‘号舍’里站起来立不直，躺下去睡不平。乡试八九月里，正是‘桂花蒸’的时候，所以中一名举人，不但文章要好，身体更要好。有些身子弱的人，吃不得那种辛苦，生重病扶了出去的有；在里面吐血，活着进去，死了出来的也有。相传这都是作了孽，冤鬼来报复，其实是鬼话！所以，三爷，如果我换了你，我不说‘场中莫论文’这句话。我，第一，下苦功；第二，好好将养身子。”

她一面说，他一面不断点头。等她说完，洪钧不胜感慨地低着头说：“我很惭愧！我竟还没有你这番见解。”

他是由衷之言，在她却觉得恭维过分，反有假客气之感，因而不受亦不辩。只怜惜地说：“你近来又瘦又黑！”

“我年年疟夏，今年更是‘食少事繁’，怎么不瘦？”

“好在万家的大事，总算了结了。等张二爷送万家家眷动了身，你也该好好儿将养将养。”

“嗯！”洪钧点点头，看了她一眼，然后视线移下，右手按在桌面上，五只手指轮番轻敲。那样子既像心事重重，又像煞费踌躇，总之，心情决不轻松。

“是有什么为难的事？”葛如用极平静的声音问。

“没有。”他回答得很随便，是根本不愿跟她谈的语气。

即令对他关怀极深，她的与生俱来的傲气是改不了的，见此光景，便不再多问了。

※

※

※

“小姐，你看看，地上捡到一封信，可不知哪位客人失落的？”

从小王妈手里接过信来一看，信封上写的是：“回呈贵上人”，下面画个花押。不知发信的是谁，更不知受信的是谁？好在信是拆了封的，葛如只有看信的内容去找这封信的主人了。

信上称呼是“文翁仁兄大人”；紧接着便是叙事：“惠示敬悉。兹查尊处宕账共该七百三十二两余。前奉堂谕：‘各文案委员借支薪水以五百两为限，不可通融。’足下逾限已多，所嘱暂支银百两一节，格于严令，歉难从命。惟叨在爱末，不容坐视；篮中尚存银六十两，敬以半数奉借，聊助看花看竹之需。随交贵介奉上，即希检收。”下面具名，仍如信封上的花押，不过已可想见此人的身份，必是新关中职司银钱出纳的账房。

葛如心里难过——为洪钧难过，也为她自己难过。怪不得他刚才有心事不肯说，原来就是这么一件说不上出口的心事。

使她最难过的是“聊助看花看竹之需”这句话。洪钧要借钱，当然不会说是要付望海阁的账，或者还赌债。而在他人心目中，洪钧是因为荒唐而举债，其没出息可知！

只不过百把两银子的事，如此受人之辱，葛如为他抑郁不欢之余，亦复为他愤愤不平。

“小姐，”小王妈问道：“想是洪三爷的信？”

“你怎么知道？”

“不是洪三爷的信，”小王妈说，“还不是看过就丢在一边了！”

葛如一惊！心中警惕，自己的心事都摆在脸上了！以后倒要检点。“不是的，”她欺小王妈不识字，硬不承认，“是道台衙门张师爷失落在这里的不相干的信，也许人家是故意丢掉的也说不定。”说着，她将那封信撕成几片，揉作一团，随手抛入痰盂。

这一夜，她辗转反侧，将深印在心版上的那个人影，翻过来。倒过去地考量思索，终于下定了决心。

这是千回百折，盘旋了许多时候而始到达的一个新的心境。葛如有一种从未经历过的超脱的感觉，昂首天外，睥睨尘寰，飘飘然有羽化登仙之乐。但也因此使她激动得无法再留在床上，悄悄起身，到画室中拉开东面的窗帘，但见半轮红日，万点金鳞，浩浩森森，海天交融的雄伟景致，恰好与她的心境相配。

葛如突然平静了！人世间的一切，就这一刻为她看得微不足道。“尘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她低声吟哦着，觉着一身的荣辱，不但不必计较，甚至根本无荣辱之可言。

这瞬间的心境更是她从未经历过的，仿佛魂灵出窍，凌空飘浮着在看另一个尘世中的葛如，无悲无喜，无我无物。但等她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想捕捉这一分感觉时，却已倏然幻灭，无迹可求。

她有些害怕！想起“倩女离魂”的故事，担心就是这样的情形。于是霎时间热血沸腾，脑中出现了清清楚楚的景象——就在隔壁的卧室中，床上直挺挺地躺着似睡似死的女郎；而白发盈头的母亲，含着眼泪，急迫地频频呼唤：“爱珠！爱珠！宝贝，你到底怎么啦？你怎么不说话？”站在一旁的是小王妈和阿翠，眼泪也就快夺眶而出了。还有洪钧，脸色苍白，紧闭着嘴唇，两道眉毛差点拧在一起。

葛如心痛如绞，胸口自然气闷得快要窒息似地。她像被什么虫子咬了一口那样，一阵痉挛，震得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然后，直奔出室去叩她母亲的房门。

李婆婆刚醒，听敲门声很急，心里先就着慌，大声问道：“谁啊？”

这一声葛如警觉了，“是我！娘。”她放缓了声音回答。

“什么事？”李婆婆匆匆下床。

门一开，葛如擦身而入，双手扶着李婆婆的左臂，长长地喘了一口气。

“怎么啦？爱珠！”李婆婆一面说，一面伸手去摸她的额头，失惊而呼：“冰凉！你病了？”

”

“没有！”葛如的心开始定了下来，“我做了个恶梦。”

“吓我一大跳。”李婆婆如释重负，不免埋怨，“这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何至于吓得这样子？”

葛如不辩。只扶着李婆婆坐到床沿上，拿床薄罗夹被，将她自己和李婆婆裹在一起，将脸一偏偎靠在她母亲肩k，似乎很舒服的样子。

李婆婆又好气，又好笑，而更多的是怜爱！伸手捏捏她的膀子，轻轻说道：“你瘦了点。”

“瘦有什么不好？”

“你的骨架子大，太瘦了像根青竹竿似地，那才难看。”

“又何致于瘦得那样子？”葛如忽然问道：“娘，如果南边平靖了，我们怎么办？”

李婆婆沉默着。不是无话可答，而是话太多了，她得想一想，该从哪里说起？

“娘！”葛如问道：“只怕你还没有打算？”

“哪里是没有打算？只不过打算不好！”说到这里，李婆婆突然一阵烦躁：“你冷就加件衣服，这样裹紧了，悟出我一身汗。”

“我不冷了。”葛如将夹被松开，剔亮了油灯，倒一杯金银花泡的凉茶，慢慢啜饮着，静等她母亲再说下去。

“落叶归根，自然是回老家——”

一句话不曾完，葛如脱口说道：“我不回徐州！”语声既尖且促，就像一把小刀在李婆婆心头划了一条口子。

“我又何尝愿意回徐州？人要脸，树要皮，回徐州进不得祠堂，不如不回去。不过，你年纪轻，不懂上了年纪的人的心。能够想出一条不大伤面子的路来，就稍微委屈些，也还是回家乡的好。”

葛如不答，她不以她母亲的话为然，但却不忍再峻拒了。想一想问道：“哪里有什么不伤面子的路？”

“从良啊！”李婆婆不暇思索地答说：“我一直在想，洪三爷如果是徐州人，或者虽不是徐州人，肯在徐州安家就好了。”

葛如的心跳得很厉害，又惊又喜，思绪极乱，将杯凉茶一口气喝干，长长地喘了口气。

“这一阵子，我冷眼在看，好像觉得以前看得不大对。”

“什么看得不大对？说了半天，倒是说的什么呀？”

“洪三爷。”李婆婆说：“我总当苏州人浮滑，好虚面子，欠刚强，这趟看洪三爷为万家的的事，倒真亏他！顶难得的是，有血性。”

“是啊！”一句话说到葛如心坎里，痛快无比，不由得拍手跳脚地失声而呼。声音高得她自己都发觉失态，不好意思地笑一笑，放低了声音说：“娘也看出他是个有血性、讲义气的？”

“这一说，你也看出来了。可惜——”李婆婆没有再说下去。

做女儿的懂她未说出口的话，可惜洪钧有了妻室，而她又不肯做偏房。话头已接上了，此时不说，更待何时？葛如便从容问道：“娘，你还记得不记得跟我说过一句话：人生在世，不是图名，就是图利；如果两样都落空，就是自己对不起自己？”

“怎么不记得！”

“原来娘记得！那就好说了。我倒要请问你老人家，像我图名怎么个图法？”

一句话将李婆婆问住了，“我亦不过随口一句，作个譬仿。”她说：“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人，谈得到什么名？”

“娘，你说话不算话，赖皮！”

听她这撒娇的口吻，李婆婆啼笑皆非，门外却“噗哧”一声，忍俊不禁地在笑。

母女俩都听出来了，是小王妈的声音。葛如先当她有意“听壁脚”，转念一想，正好拉她作个帮手，便即喊道：“小王妈，你进来！”

小王妈看看躲不过，提着一块抹布，带着一脸窘笑，推门而入，不等她母女开口，先自表白：“我刚好在抹窗子，听见——”

“好了！”葛如摇着手打断她的话，“没有人说你在偷听什么，而且也不怕偷听。”

“原是。”小王妈一面回答，一面抹桌子。

看她在做事，葛如便先拿她丢开，转脸向李婆婆说道：“娘，我不知道想过多少遍了，图利容易图名难！如今积蓄虽不多，想来供养你老人家下半辈子总够了？”

“话不是这么说。我总想有个半子之靠。光是吃老本，不说坐吃山空，就算吃不穷，凄凄凉凉的，也没有什么味道。”

这几句话，未在葛如计算之中；而说来却是老年人情理之中必有的想法。她觉得不能推却、也不能闪避，细想了一下，这样答说：“我又不是生来做尼姑的命！只要娘让我办一件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我家的姓的事，以后我听娘作主就是。”

“这就没话说了！”小王妈插嘴帮腔，“婆婆一定答允的。”

李婆婆没有理她，平静地说道：“你且说来看！”

“我要帮一个人的忙！帮这个人‘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也替我扬一扬眉，吐一吐气！”

李婆婆和小王妈的表情都没有什么变化，仿佛早就意料到她会这么说。

“你怎么扬眉，怎么吐气？”李婆婆用很冷静的声音答说：“他就是中了状元，不见得你就是状元娘子！”

“正为的不是我，人家才会佩服。”葛如答得很快，“为了想做状元娘子，去造就一个状元出来，无非为的自己，这是私心！没有什么了不起。”

状元娘子1.txt323

“你的口气倒真不小！”李婆婆忽然笑了，“状元！谈何容易？文曲星下凡，百神呵护；皇帝都没有一定把握，说能造就哪个中状元。你就敢说这话了？”

“我没有说一定可以造就他中状元，原是娘这么说，我才以话答话，作个譬仿。不过，帮他图个两榜出身，我是有把握的。”葛如怕自己的话说得狂了，又惹母亲起反感，所以紧接着补了一句：“他的笔下、人品，原就是一定能中进士的。不过要让他肯下苦功，肯上进而已。”

“那么，你打算怎么个帮他的忙？”

当着小王妈的面，葛如不愿明说；而谈到紧要关节上，却又不能不说，想了好半天，总算想到了一句小王妈不懂，而爱听昆腔的李婆婆一定会懂的话。

“娘总听过‘绣襦记’？”

李婆婆自然听过，知道葛如是拿李亚仙资助郑元和的故事，表示要接济洪钧。提到这一层，她觉得不能随便许诺，因而保持着沉默。

葛如不怕她母亲反对，因为她自信能够说服。就怕她母亲沉默，说不进话去。为了打破僵局，她向小王妈问道：“你看洪三爷为人怎么样？”

“她自然说他好！”李婆婆插进来说，“阿培要人家照应，哪会不好？”

这话出于李婆婆之口，格外有讽刺的意味。因为当时她从成山回来，正逢洪钧大醉，初次留宿望海阁的那天，小王妈对洪钧并不见得恭维；如今要说他是怎么、怎么好，岂非前后不符。

小王妈自然能辨别她话中的味道，不便多说，但也不能不说，“洪三爷的为人，大家都看得出来的。”她说，“行得好心有好报！只看他待万大爷的义气，将来不会不好。不然，世界上还有哪个肯做好人。”

真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那一句“行得好心有好报”，恰好打入李婆婆的心坎，默然不语，表示不反对葛如的想法了。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四

就在张仲襄护送万家眷属上船，盘灵回原籍的第二天，正式证实了江宁克复的消息。那是六月十六中午的事，曾国荃所部将领，挖掘地道，用炸药轰塌了二十余丈长的一段城墙，官军一拥而进，搜杀了三昼夜，肃清全城，并捉住了“太平天国”的第一流人物李秀成。曾国藩亦已由安庆启程，亲自在江宁主持抚恤死的善后工作。

接着，普颁恩诏，大封功臣。据说咸丰在世之日，曾有诺言，凡能平定洪杨者封王。但清朝在三藩之乱以后，异姓不王，已成禁例。所以满朝亲贵大臣对如何实现咸丰的诺言，颇费踌躇。后来是一向被认为德胜于才的东太后想出来一个变通的办法，将王爵一化为四，分成侯、伯、子、男四个爵位。曾国藩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封一等伯爵。另外两个爵位，给了曾国荃的部将。此外立功出力的武将，共一百二十余员，亦皆从优奖叙。

流寓烟台的江南人，为数不少，得此喜讯，奔走相告，不在话下。但兴奋的情绪一平伏下来，却又不免犯愁，有的是抛不下已成的基业；有的是怕见那残破的家园；有的是携儿拖女，一笔回乡的盘缠，无法筹措；而像洪钧，则关心的是今年的乡试，不知能不能如期举

行？

为了怕人笑他功名心热，洪钧的这份关切，深藏不露。唯有蔼如洞若观火。然而她也知道，如今跟他谈这件事，不会有什么结果，与其徒乱人意，不如不提。

不久，来了一个好消息，本科江南乡试，决定在十一月间补行。但消息虽好，洪钧却更忧郁；蔼如知道，他是在为一笔赴江宁乡试的盘缠发愁。

有一天，洪钧回家，发觉马褂口袋中有张二百两银子的银票，不免又惊又喜，而更多的是困惑。马褂中怎么会有这一张银票？于是从这一天出门想起：先到衙门，并没有脱马褂；然后为一个朋友送行，更不会脱马褂；接着便是到了望海阁。是了！银票是蔼如放在里面的。

但也不见得！洪钧想起儿时亲戚家见过的一件事，丫头偷了主母的一个戒指，家人大索之下，无可隐藏，悄悄塞在他人衣袋中，借以免祸。这张银票也是如此而来，亦未可知。究竟如何，唯有到了望海阁才能水落石出，于是洪钧仍旧穿上了马褂。

※

※

※

他的去而复回，在蔼如意料之中，所不曾料到的是，他的第一句话：“你这里可曾发生窃案？”

“没有啊！”

“你倒检点一下看，是不是失落了什么东西，譬如首饰银票之类。”

这一说，蔼如有数了，“不用检点。”她很有把握地回答，“这里的人，手脚都很干净。”

“这样说来，”洪钧将银票掏了出来，“是你放在我马褂里的？”

蔼如不否认，也不承认，只毫无表情地看着洪钧——要看清楚了他的态度，再作答复。

洪钧的脸上，至少没有不快的颜色；可也不是平静得深不可测，是一种微感为难与诧异，并多少混和着羞惭与感激的复杂表情。

表情虽复杂，却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符合蔼如所期望的。这便使得她能放心大胆地说话了，“三爷，”她说，“也许我做得冒昧了一点。不过，我的一片苦心，你应该知道。说一句我识自己身份的话，我没有拿三爷当客人看。也希望三爷——”

她故意不再说下去，其实跟说出来一样。她不拿洪钧当“客人”看，当然希望洪钧也不拿她当“姑娘”看。“然则，”他问：“你拿我当什么看呢？”

这一问，直逼堂奥，颇难回答。但蔼如的机变也很快，“我拿三爷当至亲看。”她又加了一句：“三爷，我这样说，是不是过于高攀了？”

“高攀什么？你也是名臣之后。”

一提到这话，蔼如不由得向壁上的那幅“一笔虎”看了一眼；很快地，低下头去，但仍可以看得到，她面有凄然之色。

名臣之后，沦落青楼！以蔼如的品貌才情，偏有这样煊赫的家世，不但委屈了她，真可以说是造比弄人，有意折磨。洪钧突然激动不已，很想作一个惊人的诺言。可是，到底是读过书的人，想到“轻诺则寡信”之戒，不免自问，可能信守诺言？

不能！因为这个诺言，牵涉甚多，不是自己能够完全作主的。因此，他手持着那张银票，一时竟茫然不知所措了。

“收起来吧！”蔼如轻柔地用双手将他的手掌合拢，“如果不够，我还可以想办法。”

“够了，够了！”洪钧脱口回答说，话一出口，才发觉这是接受的表示。既然事已如此，也就不必假惺惺了，只觉得有句话不能不问：“你娘可知道这件事？”

“跟你说实话，我跟我娘提过，老人家默许了的。”

“唉！”洪钧叹口其意若憾的气，“可叫我无可闪避了！只是，”他不胜感慨地朗吟着：“最难消受美人恩。”

“言重，言重！”蔼如笑道：“我不是美人；更哪有资格施恩？”

“漂母一饭——”

“三爷你错了！”蔼如打断他的话，抢着说道：“漂母是看韩信穷途末路，可怜！我凭什么会有那样的想法？我刚才说过，我不过是拿三爷当至亲，理当帮忙。如果你念念不忘千金之

报，那倒是不了解我的心！将来你得意了，照数还我就是。”

“那当然。”

“好！一言为定，你算是借了我一笔钱。通有无是常事，三爷，你不必再说了！”葛如问道，“只怕你还没有吃饭？”

“是的！回家就发现了这桩怪事，赶着来问个究竟，就顾不到吃饭了。”

“那，”葛如想了一下，站起身来：“你带我去吃个小馆子好不好？”

洪钧欣然乐从，两人都打算着找一处清静的地方，浅斟低酌，细语深谈，好好共度一个黄昏。哪知事与愿违，望海阁忽然来了熟客，葛如不能不出面应酬。而洪钧却又接到贾福的通知，说来自天津的。治和轮船上，有他的一位同乡至好吴大澄在，希望他上船相晤。

这吴大澄字清卿，行二，弟兄三个，独数他杰出，好学不倦，于金石一道，很下过一番功夫。他比洪钧大三岁，在家乡时，洪钧一向叫他“二哥”，交谊亲如手足。所以接得这个消息，喜不自胜，匆创辞出望海阁，由贾福陪着，一直来到港口。

烟台并无码头，轮船无法靠岸，只泊在港湾中；人货上下，都用小舢板接驳，颇为费事，所以到得大船上，已经起更了。

他乡遇故，又当大劫之余，彼此都喜极而涕。叙到别后景况，洪钧少不得有所安慰——吴大澄是早就到了京里的，同治元年恩科、本年正科，两番北闱乡试，都未取中，至今仍跟洪钧一样，是名秀才。

“十一月里还有机会。”吴大澄很兴奋地答说：“今年有个数百年难遇的旷典。北闱下第，而本省补行乡试的，还可以赶回去应考，不以跨考论。礼部具奏请旨，两宫太后都答应了。所以我要赶回去。文卿，你呢？也该动身了吧？”

洪钧暗叫一声惭愧。他这话如果是在昨天问，还无以为答，此刻有张银票在身上，便不同了！“是的。”他很有把握地答说：“就在三、五天之内，有船就走。我也不写信了，拜托二哥，转告舍间，说我月底月初，可以到家。”

“好！我一到苏州就去禀告伯母。”

“江南的主考放了没有？”

“我出京的时候，还没有放。大概已有‘明发’了，不过，我们不知道。喔，”吴大澄突然想起，“倒是有件大事，你恐怕还不知道。两江换人了，曾侯移驻皖鄂交界，专责剿捻；李少荃暂署江督。”

“这倒是想不到的事。”洪钧感叹着说：“曾九帅告病，开浙江巡抚的缺；如今他老兄连两江总督的位子亦都保不住。曾家的盛衰变化，何其之速？”

“也不见得就是盛极而衰，朝廷对曾侯还是很看重的。”

接着，吴大澄便细谈当今人物，特别是同乡前辈，潘祖荫如何，翁同和如何。直到午夜，轮船大鸣汽笛，通知行将启碇，洪钧方始辞别下船。

这一夜睡得太迟，到第二天中午才为贾福唤醒，送上一封潘苇如的来信，说是接到“邸抄”，江南考官已经放了；另附一张单子，上写“正主考太仆寺正卿刘琨，字玉昆，号韞斋，云南景东厅人，道光二十一年辛丑翰林；副主考翰林院编修平步青，浙江山阴人，同治元年壬戌进士。”

对于这两位主考的生平，洪钧一无所知，亦无心去打听。他所感到欣慰的是，潘苇如特地送这一封信，足见关切。回乡应试，不但请假必准，告贷川资，亦可如愿。

一转到这个念头，同时便想到失落的那封信；胸膜之间立刻就有一股突兀之气横亘着，很不舒服。“偏争口气！”他不自觉地自语，“不跟他开口。”

话虽如此，礼貌上仍旧要向潘苇如去道谢，顺便当面告假。潘苇如当然有一番勉励期许的话；他精于医道，送了洪钧一支人参，说在闱中构思，精神不济时，咬一口人参，细嚼缓咽，有培元固本、补中益气之功。最后又亲手送了一个封袋，是八两银子的“程仪”。

※

※

※

从这天起，洪钧便不上衙门了，白天摒挡行装，料理未了杂务；夜来是同朋友，排日设宴饯行，忙得不可开交。不过，望海阁却是“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犹自点灯来”。

行期定在十月初六。前三天，葛如就关照他，临行前夕，最好能辞谢应酬；如果不能，

少喝些酒，到望海阁来喝第二顿。又说，这是她母亲的意思，不算钱行，聊当预贺。

因此，初五晚上，新关同人的公宴，洪钧托辞胃气痛，酒也不饮，菜也不吃，敷衍到终席，谢过主人，急急忙忙赶到望海阁。上楼一看，眼睛一亮，换了一堂簇新的平金红缎椅披，红烛烨烨之中，蔼如盛妆以待，红裙红袄，一片喜气。

洪钧看得呆了。他心目中的蔼如，一直是淡妆素服，天然风韵；谁知一改浓妆，更有一股夺人心魄，不可通视的冶艳色态。

“怎的？”蔼如倒有些发窘，羞涩地笑道：“倒像不认识我似地。”

“是啊！可真有点不认识了。你像个，像个——”

“什么？我替你说了吧，像个新娘子是不是？”蔼如望一望自己的红裙说道：“关起门来做皇帝；没有外人，我也穿一穿红裙，过一过瘾！”

多少年来的习俗，唯有明媒正娶，鼓乐花轿抬进门的新娘子，才许穿红裙。洪钧懂她的话，却不能确定她话中的真意。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装作不懂，不置可否，就是件很煞风景的事。

这样想着，便不暇思索地答道。“你急什么？莫非将来就没有红裙穿了？”

蔼如笑笑，似乎不曾细想他的话，“是小王妈的主意。说洪三爷这一趟回南，一定高中，是桩喜事。所以，”她指着红椅披说：“拿过年用的陈设都搬出来了。”

说到这里，李婆婆上楼，也是穿一件玄缎的新棉袄，害上管一朵红花，喜气洋洋地招呼：“没有好东西吃，不过一杯水酒，表表我们母女俩的意思。”

这话便比刚才蔼如说的话，更不可忽视，也更不能轻率作答，洪钧只略带惭愧地说：“多谢，多谢！”

“都不要客气了。”蔼如向阿翠吩咐，“你看看去，拿冷碟子跟烫的酒先端来。”

等上了菜，邀请入座；洪钧居中，李婆婆和蔼如在侧面并坐相陪。斟酒布菜，客套一番，李婆婆问起入闱的情形。

“考举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相沿例规，一定是在八月里，所以叫做‘秋闱’。”洪钧答说：“一共考三场，每场三天。从八月初九开始，到第三场进场，恰好是八月半，举子照例有月饼吃。”

“这一次呢？”蔼如笑道：“只好吃腊八粥了。”

“不！那时候早已出闱了。十一月初七入闱，再加九天，就是出闱的日子。”

“放榜呢？”李婆婆问。

“放榜才是吃腊八粥的时候。”

“府上今年这一顿腊八粥，一定格外好吃！”蔼如举杯相敬：“恭喜、恭喜。”

“托福、托福。”洪钧信口答说。

“言重了！”李婆婆也举杯喝了一口，“不敢当。”

“那，应该说‘大家同喜’。”洪钧看着蔼如又加一句：“是不是？”

“是啊！让我们也沾点喜气。”蔼如顾而言他地问：“会试呢？恐怕年内动身进京，才赶得上。”

“会试是三月初九入闱。事先有一场举人复试，例行故事，没有什么要紧。只要二月底赶到京里，也还来得及。”

“这样说，三爷，你是打算在家过了年再动身？”

“只怕非那样不可了。”

语气中，如果须进京会试，在家过年也是迫不得已。然则其故何在？

蔼如还在思索，李婆婆却替洪钧作了解释：“三爷高中了，可有一阵子好忙呢！要拜老师、会同年、祭祠堂、立旗杆、请客开贺，只怕忙到过年还忙不了。”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洪钧的意思是，乡试的费用，已经有了着落；会试的盘缠，却尚待张罗，而且为数不少，纵有亲友资助，必不能足数，需要另外筹措。那时年近岁退，家家要付账还债，是否能借贷得到，还成疑问。所以并无在年内成行的把握。

他这番心事，不便明说；蔼如却想到了——因而也成了她的心事了；暗暗盘算，得要找个机会，问一问洪钧才好。

“三爷，”李婆婆继续在谈洪钧进京的事，“开了年进京，你是怎么走法？”

“总是那条路。从苏州坐船，到清江浦起早，过山东到直隶。”

“喔，”蔼如问道：“要不要过泰安？”

“要经过的。”

听得这话，蔼如推一推她母亲的肘弯说：“娘，你不是说，要到泰山去烧香？”

这意思很明白，她奉母到泰山烧香，便可以顺路在泰安与洪钧相会。李婆婆觉得这也未尝不可，便转脸问道：“不知道三爷什么时候到泰安？”

“我算算看！”洪钧屈指数道：“由苏州到清江浦，总得半个月，起早到泰安，大概是十天，一共二十五天。如果正月半动身，二月初十以前，一定可以到泰安。”

“到时候再看。”李婆婆这样答复女儿：“三爷进京赶考是件大事。能够半路上见一面，当然最好。不过起早辛苦，路又不好走，超前落后难免。如果说一定要在哪一天赶到泰安，倒变成三爷的一个累；或许耽误了正经，更加不妥。”

这是老年人的想法，总以求稳当为主。洪钧甚以为是，但感觉上还是希望能在北上的旅途中，与蔼如有相晤的机会，就费点事也不要紧。不过，口中却不能不同意李婆婆的见解。

“老人家的话不错。”他向蔼如说，“好在时候还早，一等发了榜，我会写信给你。”

“这倒是句要紧话！”李婆婆连连点头，“三爷高中了，千万给我们一个喜信。”

“当然，当然。”

谈到这里似乎没有话了。李婆婆心想，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不如索性放开了手，听其自然。因而又交了几句门面话，托辞腰酸坐着累，离席而去。

这在蔼如与洪钧，都是求之不得。可是四目相对，反都默默无言。最后是蔼如想到了一件一直挂在心上的事，正好趁早相问。

“进京会试，比到江宁乡试又不同了！来回几千里，起码也得四、五个月的功夫，这笔盘缠不轻，你可怎么打算呢？”

果然有此一问，洪钧先就感到一种休戚相关的温暖；同时也更觉得绝不应该再让她为自己操心。因此，一开口就这样说：“这你放心好了，你总看过儒林外史，范进中了举人，有多少人来巴结？我们苏州的文风盛，中举虽不算一件大事，但会试的川资总有人帮忙，就差一点，借也容易。”

“你这一说，我倒真是放心了。”蔼如又问：“伺候的人呢？如果没有得力的人，我看，还是把阿培带去吧？”

“提起这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不过，既然已经耽搁下来了，就索性等一等。为什么呢？第一，阿培到底年纪还小，也没有涉历过江湖，带着他奔走南北，只怕他吃不了那份辛苦；第二，跟了我总望他有个出息。如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前程如何，又何能提拔得了他？倘或我此番侥幸，能够联捷，到那时候不管是当翰林，当部员，或者蹀脚的，放出去当知县，局面一定，再把阿培带去，就丝毫不觉得勉强了！蔼如，你说我这样打算对不对？”

“当然对！反正也不过多等半年。”蔼如半真半假地笑道：“三爷，你可真得放点本事出来！不但我娘在等你的喜信，连小王妈也在盼望，好沾你的光。”

“言重，言重！”洪钧颇感惶恐，“你们可千万不能期望太高！不然，我一落了空，你们会受不了。”

看他那副神情，蔼如深悔失言，不该加重他心理的负担。但悔亦无用，只好先作达观之言，去冲淡她原先的话：“科名有迟早，一切都看运气，何况你也只有二十七岁。”

在洪钧看，二十七岁实在不能算年轻了。仕途中要靠资格，而资格是“熬”出来的。就算这一次科名得意，明年殿试，朝考过后，点为庶吉士，三年散馆，已经三十一岁。如果“留馆”，照例授职编修。到三十三岁那年，方逢乡试，运气好能放一个广东或者四川的主考，可以有几千银子的收入。还还那几年的债，也就差不多了。若论量珠以聘，金屋以藏，除非外放一个肥缺——编修外放当知府，要“京察”或者“大考”一等，才能如愿。而到任以后，宦囊也不能马上就充盈。看起来总要四十岁才能入于佳境。

那时候的蔼如呢？这样自问，顿有怅然若失之感。蔼如看他的神色，依旧是得失萦怀，便故意问道：“穷通富贵，尽人事而后听天命。你说是不？”

似问实劝，洪钧当然懂她的意思，无奈名利二字，不是轻易看得开的；何况眼中人恩深情重，报答何由？这一想便更觉热中了！

“蔼如，你今年多大？”

她不明白他何以会冒出这一句话来，迟疑地答说：“我是癸卯年生的。”

洪钧推算了一下，应该是二十二岁，“你比我小五岁。”他说。

“是啊！小五岁。”她问：“好端端的，算起岁数来，是为什么？”

“不为什么，随便问问。”

葛如是很爽朗豁达的性情，既然他不肯说，便也不问。看看洪钧的酒也够了，便唤小王妈盛粥，而盛来的却是干饭。

“三爷是吃了一顿来的，这时候怎么还吃得下干饭？”

“我是特为盛的干饭。出远门吃粥，路上遇着雨天多。”小王妈笑嘻嘻地答道：“三爷吃不下，少吃一点，压压酒。”

“偏你有这么多花样！”葛如也笑了，“替三爷备的路菜呢？”

“都预备好了，装在磁罐子里，隔水炖过，十天八天不会坏。”

“费你的心。”洪钧说道：“你儿子的事，我跟你小姐谈过，回头让小姐告诉你！”

“是。全靠三爷栽培。”

这一来，小王妈越发巴结。四大罐路菜以外，又添上好些现成的点心，用个小网箩装妥当了，关照阿培跟着洪钧，送到寓所。

因为如此，洪钧不便再坐；而且时间不早，也无法久坐。只是临别之际，不能说两句体己的话，于心不甘，因而找个借口：“我上次有本诗稿，记得放在你画室里。请你替我找一找。”说着，便首先往里屋走去。

等葛如一进画室，洪钧已蓄势以待，一关门捉贼一般，拦腰一把抱住了她。

这在葛如却非头一次的遭遇。以前也有些鲁莽的客人，趁她不防，这样饿虎扑羊似地纠缠，她除了受惊以外，只觉得厌恶。这时的感觉却只是一个羞字。他抱得这样紧，整个胸脯似乎毫无缝隙地跟他贴在一起，若无衣衫相隔，成何光景？

念头一转到此，脸上顿觉夹耳根发烧，心跳得自己都听得见了。她很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方能说得出来。

“我原在奇怪，你哪里有什么诗稿在这里？”

“原是骗你上当。”洪钧凑在耳际问道：“什么时候了却我一段相思债？”

“谁欠你什么债？”葛如的语声轻而促，“地老天荒你等着吧！”

“可有些等不得了！”

说着，洪钧将双手一松，而左手跟着便从她衣襟下面伸了进去，逆探入怀。葛如穿的是一件湖皱丝棉袄，内衬洋布褂子，两件衣服都是又宽又大，所以洪钧一下子就摸到了她的肋下，只觉得她的肌肤腻不留手，自然而然地滑到了胸前。

胸前系着绸子肚兜，他那只手还待探向肚兜下面时，葛如可真急了，“你不能这样子欺侮人！”她隔着衣服，使劲按住他的手，“让小王妈看到了，什么样子？”

洪钧见她发怒，不敢造次，赶紧赔笑说道：“不敢了！不敢了！”手退了回来，“安安静静谈一会，总可以吧？”

“那自然可以。不过，时候也不早了，你明天要上船。”

“唉！别提‘上船’二字，一提起我就怕。”

“为什么？你又不是没有坐过海船。”

“不是说怕海上波涛，怕的是别后光阴，不知如何打发？想来必是如此：‘凄侧、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这周美成的半阕“兰陵工”，洪钧念得抑扬顿挫，低徊不尽，葛如不由得流下泪来。幸好灯光幽暗，可以遮饰得过去，便悄悄转身，用手背一抹，拭去了眼泪。然后，伸手到胸前，摘下一样饰物，方又回过身来。

“这个，你留着玩！”

洪钧接到手里，凑到灯下去看，朱红丝绳，拴着一只小小的玉兔。雪白的羊脂玉，雕镂极精；最妙的是，用两粒红宝石，嵌成一双兔眼，更见生动。

“宝贝！”洪钧双手合住玉兔，心满意足地说：“伴我回乡，伴我入闱。就像你时刻在我身边一样！”

“还伴你‘蟾宫折桂’！”葛如自觉无意的行为，居然形成一个好兆头，也很高兴，“恭

喜，恭喜！这一科一定高中。”

“我也觉得应该中了。唯卿之力不及此！”洪钧长揖到地。

这样精致的饰物，的确带给洪钧许多希望和安慰。一方面是“私情表记”；一方面又是青云得路的先兆——想到藹如能够由玉兔捣药的典故，想到比喻为秋闱得意的“蟾宫折桂”之说，这分灵慧，实在可爱。

锦心绣口，玉貌绮年，如此佳人，可望而不可即，实在于心不甘！海行途中，凭栏远眺，两处风情，万重烟水，洪钧毕竟领略到断肠相思的滋味了！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五

洪钧是第一次到江宁。但即令过去毫无印象，今昔无可比较，那一片到处断垣残壁，荒烟蔓草的景象，入目也足够使人伤感了。

进城以后，很少见到人烟。而城南却别有天地，贡院已经修好了；安置举子的客栈纷纷复业了；应运而生的饭馆、茶店、书坊、估衣铺，家家生意兴隆，证明曾国藩以奏请补行乡试为第一急务的做法，对于振兴市面，确有极大的帮助。

由于结伴同行的吴大澄的建议，洪钧投宿在钞库街的招贤客栈。因为隔河就是贡院，进场出场方便。

“我要去买书。”安置了行装，洪钧说道：“在苏州听人说，曾中堂开了书局，‘四书’、‘十三经’都刻好了，书价也不贵。他这番嘉惠士林的盛意，不可不领。”

“好！我也要去逛书坊。不过，我是去访碑帖，看看有没有旧家流落出来的好东西。”

“那就走吧！”洪钧看一看天色，“倒像要下雪的光景；但愿天公作美，不然就无趣了。”

“近在咫尺。就下了雪，回来也很方便。怕什么？”

“雨雪载途，想观光就办不到了。”洪钧不胜向往地说，“‘板桥杂记’中的艳迹，我急于想印证一番。”

“这怕很难了！乾隆末年所出的‘续板桥杂记’，你总也看过。这部书中，说‘旧院在钞库街与贡院隔河相对’，然则，你我此刻的立足之地，也许正就是当年‘横波夫人’的‘眉楼’遗址。你能想象两百年前，玉笑珠香，笙歌彻夜的盛况吗？”

听得这一说，洪钧大为扫兴，“罢了，罢了！”他苦笑着，“买完书，买只板鸭回来，围炉喝酒吧。”

“我的话煞风景，是不是？”吴大澄笑道，“如果你持着访古的心清，则旧院艳迹，虽不可寻，乾嘉韵事，倒还可以印证。”

有此一个转笔，洪钧的兴致又被鼓了起来。在夫子庙前的书坊，买好了书，关照店伙送回客栈；便申前约，要求吴大澄去印证乾嘉年间的风流韵事。

“这段韵事，距今不过三十年，应有遗迹可寻。”吴大澄问道：“江夏陈芝楣制军，你知道这个人不？”

“是陈奎？”

“对！陈奎。”

“怎么不知道？他那一榜是名榜。”

洪钧的所谓“名榜”，是指嘉庆二十五年庚辰正科。这一榜的状元是“三元及第”——乡试解元、会试会元、殿试状元，是极难能可贵的殊荣。清朝开国以来，“三元及第”的一共只有两个人，第一个出在苏州，姓钱名曰字振威，乾隆四十四年己亥解元，四十六年辛丑会元、状元。

第二个姓陈名继昌，字守壑，广西临桂人。嘉庆十八年癸酉解元，十九年甲戌、廿二年了丑、加上廿四年己卯恩科，三试春闱，名落孙山。直到廿五年庚辰正科，方始扬眉吐气，连中会元。状元。那一榜的榜眼是杭州的许乃普，探花就是陈銓。不过三元及第的陈继昌，官运不如文运，做官只做到署理江苏巡抚；而榜眼许乃普官至吏部尚书；陈銓则署理过两江总督，所以吴大澄称他“制军”。

“陈芝楣制军的这段韵事，出在离此不远，利涉桥以东的钓鱼巷——”

※

※

※

嘉庆末年，钓鱼巷的名妓，首推李小红。有一天送客出门，偶然看到一个三十刚过的男子，一领蓝衫，是读书人的打扮，而且一望而知是个落魄的读书人。

再看一眼，李小红觉得这个落魄的读书人，与众不同。一件打了补丁的蓝布大褂，一双露趾的破皂靴，穿在他身上，偏不显得寒酸。脸上自然又黄又瘦，憔悴非凡；可是意态轩昂，尤其是那双眼中的光芒，英爽逼人。使得李小红几乎要疑心，是什么贵介公子，有意乔妆改扮来游戏风尘的。

“请里面坐！”

话一出口，李小红方始发觉不自知地说了这么一句客套。此人亦不推辞，含笑进门，大大方方地在厅上坐了下来。

于是一面献茶敬烟，一面请教姓氏。此人就是陈銓，一口流亮而沉着的湖北口音，让李小红又增添了若干好感。待客既罢，少不得往深处去问：“陈相公，家住江宁？”

“不！”陈銓答道：“到江宁来投亲。”

以李小红的阅历，一听这话就明白了，是来投亲“告帮”。于是接下来问一句：“想是投亲不遇？”

“遇倒遇到了——”

欲言又止，便有文章。先以为他投亲不遇，以致有流落他乡的模样；已遇而仍如此，则是未遂所愿。既然这样，又何以不回湖北，是在等待什么，还是缺乏回乡的盘缠？

转念到此，李小红决定帮他几两银子。不过，读书人常有股不受商量的戆气，而且看他也是有骨气的人，不肯轻易受人的恩惠，所以话要说得小心。

想了一会，她这样问道：“陈相公，想来你那位亲戚，不是至亲？”

她是为他开路——当然不是至亲，告帮才会被拒。只要陈銓是这样回答，以话搭话，便可透露自己的本意。

哪知他的答复，完全出乎她的意料，甚至还不能相信，“怎么不是至亲？”陈銓很快地说，“是我岳家。”

那该怎么说呢？李小红唯有沉默，但眼中的怀疑与好奇是隐藏不住的。

“我失言了！”陈銓站起身来，“多谢款待。这里不是我如今该来的地方。”说完，他伸手到口袋里，似乎在掏摸什么。

“不要、不要！”李小红唯恐他还要丢下一块碎银子什么的，赶紧拦住他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矩。”

“说实话，我也不大懂这里的规矩。”陈銓已经将一块碎银托在掌心里了，“只是闷不过随意走走；见识过了，也算不虚此行。多谢，多谢！”他将那块约有两把重的碎银子，放在桌上，“给下人的，不成敬意。”

这一下让李小红很为难。看样子，硬塞回去，他不但不受，说不定还会生气；而接受则万难不可！情急之下，唯有先将他留了下来再说。

“陈相公，你请坐！”她特意问一句：“江夏县属武昌府？”

“是的。”

“我有个亲戚在武昌。想托陈相公捎封信去。请先坐一坐！”

李小红一面留住了陈銓，一面借此抽身，向她的假母明说，要留陈銓吃饭。同时告诫下人，不准慢待来客。她的假母很忠厚，李小红说什么便是，下人更不敢违拗，如她所嘱咐的，添菜打酒，准备款客。

交代妥当了，李小红又回到厅上，“陈相公，”她问，“你住在哪里？我给我亲戚的那封信，托人写好了，给你送去。”

“喔，我住在状元境大发栈。”

状元境是贡院前的一条巷子，那里客栈最多。“大发栈我知道。不过，”她又问，“怎么不住在岳家？”

“说来话长——”

“谈谈不妨！”李小红用很关切的眼光看着他。

陈銓沉吟了一下，觉得胸中一口肮脏气，能向这样愿听自己的话的人吐露也是一桩快事，便点着头答应了。

“说来也是家丑。”陈銓徐徐说道：“我的岳父是这里有名的盐商，原是世交——”

原来陈銓的父亲，是那盐商家的西席。十几年前，陈銓到江宁来省亲，年方十八，生得一表人才，又是簇簇新的一名秀才，盐商便将独生的爱女，许给了陈銓。

不幸地，陈家门庭却紧接着这件喜事以后，逐渐衰落。先是陈銓的父亲患了重病，不治去世，医药丧葬的费用，耗尽了积蓄。等陈銓在家守制，三年服满，家境益发困窘，岳家的音问，也就逐渐中断了。

这一次是因为乡试期近，陈銓与母亲商议，一旦中举人，有许多花费，必得预先张罗。想来想去唯有向岳家告贷。这就是陈銓这一次来投亲的目的。

“陈相公，”谈到这里，李小红问道，“既然是至亲，又是做大买卖的盐商，想来一定要帮你的忙。”

“是的，他帮我的忙，愿意跟我做一笔交易：拿五百两银子，买回庚帖。”

“啊！这是要退婚。为什么？”

“那还用说吗？自然是嫌贫爱富。”

“这可是想不到的事！”李小红接着又问：“那么，陈相公，你怎么样呢？”

“我能怎么样？我还能卖妻？无非为一张退婚的笔据，给了他们就完了。”

李小红拿他的话细想了一遍，埋怨他说：“陈相公，你这件事做得鲁莽了；倘或那位小姐一片心还是在你身上，你不是太辜负她了吗？”

“那位小姐只见过一次面。几年以来，她亦从未有过什么表示。若以为她一片心在我身上，岂非我自作多情？再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算我非她不娶，她亦不能违拗父命，非我不嫁。那一来，倒是害了她了！我何苦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这番见解，使得李小红大为钦佩，觉得他不但有骨气，而且通情达理，为人厚道。再看他言语从容，气概轩昂，决非没有出头之日的人，值得帮他一个忙。

转念到此，随即就作了一个决定，便即问道：“明天就是中元，不到一个月就要考了。陈相公，你怎么还在这里闲逛？要赶快回湖北才是啊！”

“不，一时不想回去了，得过且过，混着再说。”

“那不好！”李小红语气不自觉地重了，“读书人只有这一条路才是正途。你又不是考不上，怎么可以因为一时的不顺遂，自己跟自己赌气？”

陈銓一直侃侃而谈，是坦荡荡事无不可对人言的态度；唯有到了这时候，只能报以苦笑。

“你请坐一坐！”李小红站起身来说：“我马上就来。”

她回到卧室，关上了门，打开梳妆台的抽斗，取出一个藏私房钱的首饰箱，检点银票，恰好有五百多两。留下余数，将凑足了整五百两的十来张银票，用个红封套装好，揣入怀中，仍回厅上。

“陈相公，”她特意这样问：“你不是说话做事不痛快的酸秀才，也不会嫌我的身份看不起我。是不是？”

“言重，言重！我何敢看不起人？”

“那就是了！”她将红封套取了出来，“我借你五百两银子。等你得意了加倍还我。”

陈銓大出意外。楞了半天，突然心头一阵酸、一阵紧，挤出两行热泪。

这两行热泪中，有感激、有牢骚、有辛酸，一发不可收拾。以致李小红家上上下下闻声都惊愕不上。然而陈銓何以痛哭流涕，除了他自己，只有李小红知道，不过她却绝口不言。

陈銓亦真不负期许，这一年就中了举人；第二年庚辰科会试联捷成进士。殿试既毕，金殿胪唱，高高中了一甲第三名。因为陈继昌连中三元，皇帝且曾特为赋诗志喜的缘故，这一榜天下知名，李小红亦听人说起，探花是湖北的陈銓，心里当然高兴。

另有个人适得其反，便是陈銓已退了婚的未婚妻；那盐商家的小姐，既悲且愤，郁郁而终。做父亲的痛悔不已，然而亦只有自怨自艾而已。

渐渐地，有人知道李小红的风尘巨眼了。因为陈銓有信给她，希望她杜门谢客，以便进一步作结成连理的打算；李小红自然乐从。名妓退藏于密，少不得有人打听原委；李小红亦不必再有顾忌，当时资助陈銓的这番义举，便很快地播腾人口了。

于是，那盐商家有门客献计，给了李小红的假母一笔很可观的款子，为她赎身，迎入家门，收为义女。其时嘉庆皇帝已在庚辰年秋天，崩于热河，新君嗣位，年号道光。道光二年壬午科乡试，庚辰科的三鼎甲都放了副主考，陈继昌到陕甘；许乃普到河南；陈銓正好放到密迩两江的浙江。

到三场已罢，试官出闱。那盐商所请的大媒，已早从江宁到了杭州在等着了。陈銓听说他过去的岳家愿结婚姻，一口峻拒；及至听大媒细说缘由，才知新娘就是他的红粉知己李小红，不觉喜出望外——他原就怀着一桩莫大的心事，委屈李小红为侧室，则于情不忍，于理不当，若是明媒正娶，又苦于李小红的出身不正，言官纠弹，将会获罪。如今变换身份，出身良家，纵或过去曾沦落风尘，但有此一段不寻常的遇合在内，情有可原，即使皇帝当面诘责，亦不妨据实而奏，邀得宽免。因此，欣然乐从，随即请浙江巡抚，也是他的同乡、湖北黄梅的帅承瀛代奏，乞假一月，赴江宁迎娶。

李小红就此“飞上枝头作凤凰”，带着十万银子的嫁妆，坐上花轿，做了翰林夫人。十七年之后，重回江宁，已是起居八座的总督夫人。这一年适逢大比之年，陈銓以署理两江总督的身份，入闱监临。李小红偶尔想起当年的遇合之奇，在中秋那天，盛妆重临故地；细寻旧日门户，居然还有当年的手帕姊妹，而至今仍为乐户。于是吩咐随从，用她的私房为她们即时赎身，挑选未婚而肯上进的“材官”，一一为她们婚配。成为秦淮河曲巷旧院之中，数百年来第一桩有声有色的快举。

※

※

※

“诚为‘快举’，我亦云然。”洪钧算了一下说道：“照二哥所谈，是二十五年以前的事；当时目睹此番快举的，想来还大有人在。”

他的想法跟吴大澄一样，却都错了。二十五年诚然不算太长，如果及笄之年曾见过出身钓鱼巷的总督夫人降尊纡贵，重临旧地来访故交，那么至今亦不过四十岁。可是，这二十年的江宁，有十四年在洪扬手中，大劫之余，烟花零落；钓鱼巷中，连李小红的！日日香闺，都没有人能够指认，更哪里还有人能够知道这段掌故？

虽说失望而归，但吴大澄所谈的陈銓的故事，却使洪钧十分向往。以致那两三日之中，尽管时时刻刻握着一本新买来的书，但视而不见，心里不是想着几十年前钓鱼巷中的一李，就是想着几十天前望海阁中的一李。

※

※

※

入闱那天黎明，号炮三响，点名进场。一万多举子，在雨雪中排队等候，却似乎个个精神抖擞，不以为苦。轮到洪钧和吴大澄领签进门，已在午夜。幸喜搜检不算苛刻，顺顺利利地进入贡院大门，领了卷子。卷面上刊着字号；洪钧领到的是荒字六十六号，也就是荒字第六十六号舍。

“荒字号在东面靠北。”吴大澄说，“我在西面。将军休下马，各自奔前程，出场见了。”说罢，胸悬卷袋，背负卧具，手提考篮，匆匆往西而去。

洪钧顿有孤栖之感，在墙边歇了一会，强打精神找到荒字号，从木栅中钻了进去。只见

东西狭长如带的一条空地，宽只三尺；北面便是鳞次栉比的号舍，约有六七十间之多，每间格式相同，东西北三面皆墙，南面敞开，就像荒村中的土地庙那样，高不足以挺腰，宽不足以舒足，阴暗、潮湿，令人望而生畏。

洪钧寻到六十六号，已近东面尽头。抬眼一望，头上盘着辫子，嘴里咬着裤带，双手捞起下摆在系裤腰的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不由得失声而喊：“糟了！是‘屎号’。”

“老爷！”一个白胡子的号军问道：“几号？”

“六十六号。”洪钧懊丧地说：“运气不好，靠近‘屎号’。”

“还好，还好！”号军安慰他说，“亏得是冬天；如果八月里‘桂花蒸’，那才薰死人呢。”

听这一说，洪钧觉得心里好过了些。号军便从他手里接过考篮，一面送他归号，一面问道：“老爷贵姓？好像是苏州来的。”

“我姓洪，苏州人。”

“恭喜洪老爷！六十六号，虽近‘屎号’，风水好。”号军慢条斯理地说，“我在贡院五十年了，嘉庆二十一年到今，恰好二十一科，这一号出过十八位举人。”

听他言之凿凿，洪钧不由得不信，也不由得不喜；因而出手很大方，一赏便是一两银子。

号军道了谢，也就格外巴结，替他支号板、钉号帘，打扫得干净，方始退去。

时将入暮，“供给所”分发饭食，一大碗半生不熟，夹杂着稗子碎石，而且冰凉的糙米饭，上面放一块大肥肉，洪钧一看就饱了。好在即使是清寒的举子，亦总自带炊具食料，洪钧便托号军将炭炉生着，煮了一瓦罐的香粳米饭，就着肉松、皮蛋，吃得通身皆暖，总算舒服得多了。

洪钧这时候才有比较闲逸的心情，领略号舍风光。抬眼望去，首先触目的是每一号前面都有一只炉子，橘红色的小小火焰，在这阴暗的永巷中，特别使人感到温暖恬适。炉子前面的人，或坐或蹲，或者三五成群，一手执杯，一手持箸，在享用现成的火锅，豪饮快谈，其乐融融，使得洪钧的喉头亦痒痒地，忍不住招招手将号军找了来问道：“能不能替我弄点酒来？”

“酒倒有，不过，洪老爷，我劝你不要喝。喝得头昏脑胀，看着卷子发楞，那就白吃一趟辛苦了！”

这话如当头棒喝！洪钧想起蔼如殷殷期望之意，顿觉喉头的酒虫消声匿迹，而背脊上隐隐发冷，有着局促不安之感。

定一定神，庆幸有人提醒，向号军连连点头：“是，是！我不喝。”

这番恭敬的神色，倒害得号军受宠若惊，赔笑答道：“洪老爷，你太客气了。请安置吧。例规发题纸总在丑时，这一科人多，印的题纸也多，说不定要到寅时才会发。到时候，我会来招呼，尽管放心睡！”

话虽如此，洪钧哪里睡得熟？放下号帘，倚着包裹打盹，只觉得两只脚没有放处。好不容易才有些倦意上来，听得号口边有人在喊：“接题纸！”

于是，寂静的号舍立刻便热闹了。洪钧将挂在墙上的夜光表取下来看，长短针并在“三”字上面，丑时早过，已是寅初一刻，便掀起号帘，钻了出去，先舒舒筋骨；等号军替他送来题纸，方始回号，点烛细看。

乡试第一场照例是三篇文章一首诗。三篇八股文分别在论语、中庸、孟子出题，诗叫“试帖诗”，五言八韵。文题、诗题，事先可以根据天时、人事，以及主考的性情去猜测，名为“揣摩”。洪钧入闱之前也曾下过这样一番功夫，三篇文章的题目不曾猜着，诗题却揣摩到了，果然是“赋得桂树冬荣”——乡试本该在桂子飘香的时候，如今晚至仲冬，这是清朝自有乡试以来的首次。洪钧将新买来的四书，从头到底温过一遍，他自信慢慢可以体味出道理来。最紧要的是，心清要放松，思路才会活泼。

因此，他先不忙构思；唤号军烧开了水，沏上一壶洞庭山的“碧萝春”，取出苏州带来的茶食，悠然享用，权当消闲。

谁知文思竟是出乎寻常地艰涩，茶喝了一壶又一壶，直磨到天光大亮，一篇文章做好，已去了一个上午。洪钧心里不由得有些着急，还有两文一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稿。

偏偏雪又愈来愈大，生炉子做饭非常不便。一赌气索性丢下不管，只弄些茶食塞一塞肚子，赶着又提笔吟哦，先将“桂树冬荣”那首诗做了起来。跟着做第二三两篇文章，直到晚上

点到第三条蜡烛，终于都完成了。

看看表，恰好是子正十二点。洪钧又饥又渴又冷，而且筋疲力竭，懒得再动，草草收拾文稿装入卷袋；吹灭了蜡烛，蜷缩在一角，却是睡不安稳。号子外雪深三尺，银光照耀，闭目仍觉刺痛；万般无奈之下，只有回想些有趣的事，作为排遣。

要想，自然是想望海阁。从邂逅白马红裙开始，蔼如的一颦一笑，应接不暇地出现在他脑中；而且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一来，当然是入于忘我之境了。

似梦似幻地过了一夜，虽然并不舒服，毕竟精力已恢复了许多。吃过早饭，开始誊清。他那笔小楷却是很下过功夫的，写得又快又好，近午时分，卷子都写整齐，正是出场的时候了。

出场名为“放排”，头排照例在进场第三天的正午。炮声已响，号门已开，洪钧刚刚收拾完毕，本可交卷领签，赶着头排出场，转念想到号军的忠告，不可“白吃一趟辛苦”，觉得不必急于一时，因而又坐下来重新细看自己的卷子。

这一看又看出好些瑕疵；例准涂改添注，等一切妥贴，已放到第三排，快“抢卷”了。洪钧匆匆交卷出场，只见吴大澄在贡院门口，正踮着脚张望。两人照了面，他挤进来接住洪钧的考篮，同时问道：“怎么到这时候才出场？”

“不太顺手。”洪钧惭愧地说。

“我是赶上头排出场的。四下里找你，足足等了两个时辰。”

“多谢，多谢！”洪钧看他满面春风，“你呢？不用说，一定很得意！”

“碰巧了！三个题目，我在‘窗课’中都做过，讨了个大便宜。”

“恭喜，恭喜！你是必中的了。”

“也不见得。”吴大澄站定了脚：“洪贵来‘接场’了。”

洪贵是洪钧的仆人，喜欢多话，一面接主人回客栈；一面便报告这三天的新闻。洪钧懒得听他，可是最后谈到一个消息，就连吴大澄也不能不注意了。

这个消息是：曾国藩无须交卸两江总督关防，亦无庸前往安庆，仍旧驻扎金陵，妥议调度。李鸿章出围以后，仍回江苏巡抚本任。

“真的有这样的消息？”吴大澄问。

消息当然不假。吴大澄从他口中证实以后，大为兴奋；议论滔滔，说是朝廷这样处置，才得理事之平；否则，曾国藩以百战功高的勋臣，况当垂暮之年，还要栉风沐雨，亲临战阵，未免令人寒心。

吴大澄虽一向好谈时局，而洪钧仍觉奇怪，当此个人穷通得失的关头，何以还有这么大的兴致去管旁人的闲事？因此，他不搭腔，只跟吴大澄交换“闱墨”细读。读罢自觉不如，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其实吴大澄的三文一诗，亦不见得出色；不过不比较，不知道自己的阁作差到如何程度。乡会试三场都重在第一场；第一场不好，要想榜上有名就难了。

为此，洪钧郁郁不乐，吃过晚饭，老早就上了床。因为疲累过甚，头一着枕，便即入梦，一觉睡到天亮，又得赶第二场。

第二场考“五经”；第三场试“策问”。闱作一场比一场容易，而洪钧的心情却一场比一场沉重。三场已罢，静候发榜；这得二十天的功夫，洪钧跟吴大澄商量，打算先回苏州，到发榜前几天再来。

“这又何必？如果你看得开，能在家坐等佳音，不再来了，那倒不妨早走。否则——”吴大澄没有再说下去。

洪钧意会得到，再说下去就是煞风景的话了。下月初特为由苏州赶来候榜，倘或名落孙山，其情格外难堪。那么，回去了不再来呢？

平心静气地忖度，发榜日近，焦虑愈甚。到了揭晓之日，如在江宁，至迟当天午夜可知下落，如在苏州，最快也得第二天晚上；这一昼夜的时间，岂是容易忍受的。何况，中了才有“报房”星夜赶个“头报”；不中则消息沉沉，那种日子，如作“聊斋志异”的蒲松龄所自道：“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縶之猿。”如何捱得过？

“文卿！”吴大澄看他脸上，知他心里，从容劝道：“乡试不比会试；会试过后，接着就是殿试，非同小可。乡试原有以文会友的意味在内，中不中是一回事，能不能借此机会，交结同乡贤豪，又是一回事。再说，‘三场辛苦磨成鬼’，出闱亦该有所补偿。人生行乐耳，这一

次如果侥幸，既要应酬亲友，又要打点进京，何来‘行乐’的功夫。万一名落孙山，说实话，我就没有选歌征色的兴致。文卿，所谓‘行乐’，正在这馄饨不明的时候。你听我的劝，这候榜的二十天之中，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乐事正多。我亦看出来了，你这次行资不丰；这是小事，交代在我身上好了。走！‘吃梦’去！”

“吃梦”是由来已久的一种习俗。出闱的举子，相约寻欢作乐，不出份子；及至“梦想”实现，则“吃梦”的赊欠，落第者可以不管，自有“新贵人”欣然料理。

“吃梦”所在，不是画舫，便是河房。本来金陵劫火，烧尽了柳叶桃根；流散在四方的莺莺燕燕，来寻旧巢，重理故业，渐渐又有山温水软的模样。可是，南部烟花要复旧观，却有才难之叹。因为“秦淮世家”，大约以十年为一代；代代相承，则人才辈出。十余载中断，便成青黄不接之势；举目所见，无非豆宏梢头的雏妓，有人称之为“白门新柳”。

这些“新柳”的假母，都是当年秦淮河上艳名四播的人物；如今秋娘老去，空说缠绵。便有人拿她们与“新柳”对称，视作“白门衰柳”。

非新即衰，何能入得了洪钧的眼？因此，“吃梦”之时，他虽一样“傍花随柳过前川”，却不但“心中无妓”，而且“目中无妓”；有那略略看得上眼的，只拿来与葛如一比，立刻就兴致索然了。

因为如此，更感相思之苦。每日倦游归来，总想到要给葛如写信；但提笔踌躇，先有纸短情长，无由细诉的感觉。这天难得清闲，在灯下读“李义山集”消遣，忽然得了个灵感，何不捎几首诗寄去？

“对！”他自语着，玉谿生的诗，迷离倘佯，深情默注，必有可以表达自己此时心境的好句子！这样想着，兴致勃勃地凝神思索，很快地集成了一首七绝：

“郁金堂北画楼东，玉女窗虚五夜风。纵使有花兼有月，松醒一醉与谁同？”

拿笔写了下来，重吟一遍；觉得诗中毛病倒没有，只是太俗太浅了一些，不足以描画刻骨相思。于是声调一变，强说“愁”字：

“白门寥落意多违，珠箔飘灯独自归。尽日伤心人不见，残灯向晓梦清晖。”

他对起句很满意，觉得妙手偶得，十分贴切。第二句也是这一阵子“吃梦”，往往中途逃席的写实。只是梦既无凭，信亦杳然；洪钧略略翻了翻李义山集，又集成了一首，是“尤”字韵：

“远书归梦两悠悠，楼上黄昏欲望休，半曲新词写绵纸，不知供得几多愁？”

这是写到了望海阁上；遥想天涯此时，有人不寐，那光景是：

“凤尾香罗薄几重，月斜楼上五更钟。定知身在情长在，心有灵犀一点通。”

集成四首，也就够了。自己重读一遍，并不满意，不过有几句是道着了痒处。心想，这不是文场角艺，工拙都无所谓；寄到烟台，能让葛如细细吟咏，排遣一天半天的寂寞，自己这番小小的心思，就算不虚掷了。

※

※

※

发榜定在十二月初十。应试举子超过一万；三场卷子，三万多本，能在一个月內看完，总算很快的了——这是主司方便了他人，也方便了自己；赶着看完，早早毕事，大家都可以赶在年前到家。

乡试取中的名额，是有一定的，称为“解额”。除北闱以外，江南的解额最多，总计一百十四名，其实不及浙江、江西两省来得容易中；因为这两省的解额，各为九十四名，而应试的举子，不过五六千，较之包括江苏、安徽两省的江南解额，平均百中取一，要讨便宜得多。

尤其是这一科，连百中取一的比数都不到；因而自觉场中不甚得意的人，都惴惴然不敢存什么奢望。当然，有些人是有把握的；像吴大澄，不但他自己有信心，看过他闱墨的人，亦无不交相推许，说在必中之列。

“今晚上如何？”十二月初十一早，他问洪钧，“找个什么清静的地方去候榜？”

“我看就在客栈吧！”洪钧答说，“我帮你照料也方便些。”

这是说，他不以为自己会中；而吴大澄则必有好音，到时候开发赏钱，打发“报房”分头报捷，招待贺客，有一整夜的忙碌，必得有他帮着照料。

“何以见得我要人照料？”吴大澄矜持地微笑，“我决不相信你会榜上无名。”

“到时候看吧！”

这个“时候”是在黄昏；写榜通常是酉时开始。主考、房考、监临、提调，所谓“内帘”与“外帘”的官员，都是全副公服，列坐“至公堂”上，一面拆弥封，一面对朱卷，拆一名，写一名。名条随即由门缝中塞了出来，“报房”是早有准备的，一看名字，便知道该往何处报捷。头报之后有二报，二报之后有三报；越是富家子弟，越是名字中得高，报捷的人越多。

可是由门缝中塞出来的第一张名条，不是解元，而是第六名——不知哪一朝代传下来的规矩，写榜从第六名开始。

第一名至第五名称为“五经魁”——早年的规制，乡试会试，皆是所谓“分经中式”，主司在第二场就“易、尚书、诗、春秋、礼记”这五经，各出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平日专攻哪一门，便选哪一门的四个题目做。当然，既是各占一经，便必然有五个人各冠一经。攻易的最占便宜，可得解元，其次是尚书，再次是诗、春秋、礼记，第一至第五名的次第，即是经排列的顺序。这就是士林中艳称的“五经魁首”，简称为“五经魁”。

从乾隆五十三年以后，各占一经的规例取消，士子必须通五经方有中式的希望。但“五经魁”的名目，实亡而名存，仍旧照相沿的规矩，到最后方始揭晓。其时总在三更天，闱中执事杂役，以及内外帘官带入闱的家丁，都准到“至公堂”前观看，每人手中一对红烛，照得霞光潋潋，绮丽非凡，名为“闹五魁”。手中那对燃过吹熄的残烛，据说为蒙童点来读书，可长智慧；又说在产房燃点，对催生有奇效。所以出闱以后用来送人，还是一样颇为珍贵的礼物。

“候榜的滋味，算是领略到了。”到了十点钟，洪钧有些沉不住气了，苦笑着念了蒲松龄的一段文章，“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縶之猿。忽然而飞骑传入——”

下文尚未出口，只听锣声当当，自远而近；不由得噤口侧耳，屏息静听。锣声自低而高，复由高而低，之后越过客栈，报到别家去了。

“报条无我；此时神情猝变，嗒然若死，则似个甘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洪钧解嘲似地问：“清卿，我总还不致于如此不堪吧？”

在细玩一通新出土残碑拓片的吴大澄，表面平静，内心却比洪钧还要紧张。因为他不但自许必中，而且自信名次会中得很高，如果已有七八十名揭晓，尚无消息，看来凶多吉少。因此，答话的声音便有些不大自然，“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他念了两句杜诗，摇摇头没有再说一句。

锣声又响了！这次是清清楚楚听明白，止于招贤客栈，由大门响进他们所住的院落。两家的听差，不约而同地奔了出去，同声问道：“是哪家？是哪家？”

“洪三老爷——”

洪钧不能再听见别的声音。这四个字入耳如雷，震得他心跳不止；不自觉地一手按胸，一手扶桌，才能站住。

这一来，吴大澄反而先要照料洪钧了。第一件事是开发报房的赏钱。而不论出手如何豪阔，永不能一下就满足此辈的贪饕，在不断“请高升”的要求之下，由四两银子加到二十四两，方能打发。

接下来还是开发赏钱。不过打发客栈里的伙计，不会争多论少；但一拨又一拨，也费了好些功夫。加上来贺喜、来打听消息的同乡举子，川流不息；吴大澄少不得也要帮着应付，口中说着冠冕堂皇的应酬话，心里却是毛焦火辣，恨不得插翅飞入贡院“至公堂”，抓住主考喝问一声：到底吴大澄中与不中？立刻拆所有卷子的弥封来看！

这时洪钧已踌躇满志，神闲气静了。毕竟同乡好友，而且是结伴来应试的，休戚相关之情，与众不同。看看时将午夜，尚无吴大澄的消息，便即高声说道：“清卿是一定得意的！看样子不是抡元，亦必在经魁之列。雨雪已停，我们不如到‘龙门’去候佳章。”

屋中还有四个同乡，两个已中，两个还在未定之天。中了的与洪钧的心情相同，未中的是泥菩萨怕过江，沉默着表示不愿凑这份热闹。

“清卿！”有人催吴大澄，“走吧！”

“不啰！”吴大澄强笑着，有些告饶的意味，“我还是在这里等。”

他的心境，不难了解，等着了好消息，自无话说；一旦落空，在稠人广众之下，会更觉

难堪。因此，洪钧便说：“也罢，让清卿兄养养神。回头贺客盈门，着实要费一番精神呢。”

于是，洪钧和另外那两个簇簇新的新科举人，相偕出了招贤客栈。但见秦淮两岸，灯火万点，人影幢幢，一路走，一路听人谈论，所谈的无一不是“某人中了，某人可惜”之类的话。刚到贡院，但见人潮突然前涌，仿佛争着要抢夺什么好东西，又仿佛出了什么乱子，要看个究竟似地。

“怎么回事？”洪钧有些心慌，站住了脚。

“大概是五魁揭晓了！”

果然，闹中在“闹五魁”了。仍然是逆数着拆封；第五名、第四名，都不是吴大澄；第三名说是姓吴，苏州人。

“这大概是了。”洪钧很高兴地说，“我们快回去吧！”

“索性等一等，打听打听确实。苏州姓吴的，不止清卿一个。”

“马上全部揭晓了！”另一个也说，“倒看一看是谁领解？”

解元姓江，扬州人，这不比姓吴的苏州人；洪钧和他的同伴都知道，扬州有个姓江的名士，单名一个壁字。果真解元是姓江的扬州人，正为江壁。

“好了，走吧！”洪钧拉一拉他的同伴，“第三名一定是吴清卿。”他极有把握地说，“江壁领解，足见这一科不易侥幸，文章有价，以清卿的闱作，当然应该在经魁之中。”

果然，归途中远远就听见招贤客栈门口鞭炮大作；走近一看，店家特为竖起一扇门板，上贴好大一张深红报条，泥金楷书，写的是：“捷报苏州府的吴老爷印大澄，应本科江南乡试，高中第三名举人。”下面署名是：“报喜人连三元”。

报条旁边，站着招贤栈的掌柜，满面飞金、高拱双手，倒像是他的什么人中了举，在向贺客答礼似地，一见洪钧，高声说道：“洪老爷，恭喜###！”

“托福、托福。”洪钧顺口回答。

“是托诸位新贵人的福。”掌柜很兴奋地说，“小店的风水转了。这一科，我们招贤栈就中了十三名，哪一家都比不上我们。而且还出了吴老爷这位经魁。快请进去吧，吴老爷高兴得手忙脚乱，支使不开了。”

听这一说，洪钧便加紧了脚步。踏进所住的院落，就听见吴大澄拉长了嗓子，在念自己中轻魁的文章。一唱三叹，抑扬过分，听去如念祭文，是得意得有些忘形了。

洪钧与吴大澄几乎一夜未睡，拂晓方得上床睡不多久，又为听差唤醒，该料理出门，去赴“鹿鸣宴”了。

向来“鹿鸣宴”只是一种形式。筵席用的倒是银台面，不过能看不能吃，鸡鱼鸭肉，无一不是泥土捏成，涂以彩色。曾国藩讨厌这种陋习，特地关照，要用真材实料，不必讲究，但要新鲜。因此，这一科“鹿鸣宴”，便非虚应故事，坐一坐即散；而是揖让雍容，杯酒言欢，颇有个谈头了。

首先是主司率领新贵人望阙谢恩；然后按照身份名次，顺序入座。首席当然以正主考刘琨为主，曾国藩亲陪。刘琨是道光二十一年的翰林，比曾国藩晚一科，因而以“前辈”相称；曾国藩比较客气，称他“年兄”。

“恭喜刘年兄，功德圆满。”曾国藩说，“‘桂树冬荣’，数百年不遇的佳话，叫你我遇上了，实在难得。”

“托前辈的福，总算一切顺利，可以复命了。”刘琨放下酒杯，很得意地说，“揭晓之时，细想想去，这一科实可称佳话。解元江壁者，以‘江’南完‘壁’归朝廷也！第三名吴大澄字清卿者，三吴澄清之谓也！这都是前辈不世的勋业。”

想想果然。这“三吴澄清”比“江”南完“壁”的解释更妙。曾国藩不由得也有些得意，举杯相敬，连答说：“谬奖！托庇朝廷，岂敢冒天之功？”

正副主考入闱之前，照例“封门”，关防严密；虽本省大员，亦不能私下相会。所以刘琨跟曾国藩还是第一次有畅谈的机会，少不得问起克复当时的经过，曾国藩也不免提到京中的情形。这都是极长的话题。加上簪花、举乐、唱诗等等繁文褥节，使得这一场“鹿鸣宴”，直到薄暮，方始散席。

这以后几天，新科举人还有许多人情应酬，第一件大事是拜老师。主考称为“座师”，本房的考官，称为“房师”——主考不能直接阅卷，决定取舍；必得由房考推荐，谓之“荐卷”。有时主考与房考的眼光不同，或者这位房考所荐的卷子已经满额，主考皆有权拒绝。而如房

考力荐，得以取中，像这样的房师便是“恩师”，做门生的执礼特恭，“蛰敬”当然亦格外从丰。

蛰敬一共要三份，大致自二两至十六两。洪钧不丰不俭，适得乎中，送正主考八两，副主考六两；房师的情分总要厚些，是十二两。吴大澄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房师荐卷，固然应该感激；主考将他取中经魁，则是刻骨铭心的文字知己，所以座师的蛰敬各为十六两，送房师的数目与洪钧相同。

第二件大事是会同年，商量公宴老师。此外也少不得慰问下第的失意人。这一阵酬醉终了，已经腊月二十了，洪钧归心如箭，连照例应得的二十两牌坊银子都顾不得领，雇了一只“无锡快”，连夜赶回苏州。

他的两位老兄，已经在码头上接了三天了；还雇了一班清音堂名，备了一匹白马，一路吹创打打，将洪钧由阊门经闹市观前街，送到娄门圆峤巷。头簪金花，揽辔徐行的洪钧又窘又得意；心里在想，若是状元游街，又不知是何滋味？

一到家，首先入眼的自是高贴在门口的那张报条。得到消息来道贺兼看热闹的至亲好友，左邻右舍，老老少少，已经满屋盈庭。洪钧亦无法招呼，只含笑拱手，从人丛中昂然直入；先到祖宗牌位前行了礼，然后应酬亲族长辈；有那体恤的便说：“进去见老太太吧！不必招呼我们。”这样，洪钧才得到后面去见老母。

后面只得一明两暗三间屋子，也是挤满了女眷，一见洪钧，让出洪老太太面前数尺之地，好容他磕头。做娘的打叠了千言万语，却不知先说哪一句好。挑来挑去挑出一句话：“你吃了中饭没有？”

“我不饿！”

“你瘦了！”这句话也不是洪老太太预先打算好的，而是见了儿子的面，自然而然的关切，“瘦得很厉害。”

“怎么不要瘦？”洪钧答说，“从出闹到上船，一天没有睡过三个时辰。”

“这怎么支持得住？”洪老太太问道：“潘道台送你的那支参呢？”

那支参，洪钧打算在会试之时，备不时之需；而此时却这样答说：“我舍不得吃，想留着给娘当补药。”

这是何等的孝思？在场的亲友女眷，莫不交口称赞。洪老太太当然也是高兴非凡，自道是“苦出头了”。接着便提往事，当年如何抚孤守节；这几年如何受尽流离之苦。又自夸“老三”有出息是早就看准了的。一面谈，一面笑——笑中有泪；有泪还笑。

日暮客辞，合家团聚，所谈的还都是有趣味的事。其实，人人都知道，家运是要转了，但眼前却还有一段更艰难的日子。设宴开贺，上京会试，着实要大把银子花下去，从何而来？

家宴到二更天方罢；洪太太料理家务，诸事完毕，回卧房时已经三更都过了。

从洪钧回家，直到此刻夫妇方能单独相处。灯下执手，四目凝视，洪钧不免有愧疚之意：分别不付一个多月，妻子竟有了数茎白发，可以想见操持家务的辛苦。

“总算中了！”洪钧仿佛心有余悸，“倘或不中，就真不知道这以后的日子，怎么才能过得下去？”

原有许多苦楚待诉的洪太太，听得丈夫这话，将要说的话都咽了下去，反而很豁达地说：“你又不是笔底下不如人家；万一不中，是运气不到，有什么好难为情的？”

“不是说羞于见人，是说我家的境况。这趟到江宁，总算山东带来的钱，还勉强够用。可是过年呢？”洪钧平心静气地说：“也不要说人家势利！锦上添花，热热闹闹，雪中送炭，冷冷清清，人总是好热闹的。倘或名落孙山，伸手跟人借钱，则我自己先就张不开口。”

“现在——”洪太太说了这两个字，突然咽住，觉得自己近乎过虑，可以暂且不说。

“怎么？”洪钧问道：“怎么不说下去？”

洪太太不答他的话，只抬眼问道：“你打算几时进京？”

“过了年初五就走！路上要走一个月，到了京里，拜老师、看同乡；会试之前，先要复试；复试之前，先要到礼部投文，只得一个月的功夫，也很局促了。”

“这样说，盘缠在年里就要筹好。”洪太太说，“总不能拜年就借钱。”

“是啊！”洪钧的双眉，顿时拧成一个结，“今年的十二月小，廿九就是年三十。”

“进京要带多少银子？”

“总要，总要三百两。”

“三百两！”洪太太头一低，但立即抬了起来，很有决断地说：“我来想法子。”

“你到哪里去想？”洪钧答说：“我们好好筹划一下，分头设法。”

“嗯！”洪太太其实一筹莫展，但为了安慰丈夫，装得极有信心地说：“一定有法子想出来！再穷的举人，总也进得了京；不然，新科举人怎么叫‘新贵人’呢？”

洪钧也听得出来，这是她强作安慰，其实并没有多少把握。好在急也不在一时，想起“船到桥门自会直”这句俗语，索性丢开这件事，免得越谈越烦。

“我真累了！”他打个呵欠，“一个多月，睡得好的没有几个晚上。”

“那就上床吧。”

话虽如此说，一时却还不能上床，苏州人讲究生活的情趣与细节：在这寒冬深宵，一个贤惠能干的妻子，照料丈夫入睡，极其细微。先是铺好了床，用“汤婆子”暖衾；然后让洪钧一面将双足泡在热水里，一面吃“夜点心”——煨得极烂的红枣莲子羹。等他舒舒服服上了床，她却还有好些事要料理，检点门窗，预备茶水；最后到床后琐琐碎碎，摸索了好半天；再将一盏“美孚灯”捻小了移到床前方凳上，方始与洪钧并头睡下。

这是洪钧无法从葛如那里得到的享受。由敬生爱，则枯槁的头发，瘦冷的手指，在感觉中亦都变得滋润温腴了。

“这是什么？”

洪钧微微一惊，颇悔自己失于检点——妻子手中握着的，是葛如所赠的那只小玉兔，照理应该秘密珍藏，不该挂在胸前。

亏得罗帐灯昏，她看不清自己脸上的表情，不妨从容应付。“是在烟台买的一块玉。”他说，“是只小白兔，红宝石嵌的一双眼睛，好玩得很。”说着，将那件玩饰取下来，交在妻子手里。

洪太太伸手拉开帐门，将灯捻亮，细细看了一会，也觉得十分有趣，“以前没有看见。”她说。

洪钧已由烟台回过两次苏州，而这次是归自江宁；如说这只玉兔是在烟台所买，应该上次回家就见到了。这是一个疑问，但洪钧已经想好了一套话，可以解释。

“算命的说，我命中要有个卯年的人在一起，诸事就会顺利。我想你又不是卯年生的，所以买了这么一个玉兔，聊以应卯。本来塞在箱子里，已经忘了这回事。入闱之前，无意发现，心想不妨带入闱中。就这样，一直没有取下来。如果你喜欢，我给你。”

“我自然喜欢，不过我不要；应该你带着，事事顺利。”说完，仍旧将那只玉兔，套在丈夫项间。

“看起来，算命的倒有点道理。”洪钧又说，“这次入闱，苦不堪言，头场的文章做得不好，原以为没希望了，哪知居然中了！也就因为这个缘故。”

“是的，必是这个缘故。”洪太太仰脸朝天，望着帐顶出神。

那神态令人不解，也令人不安，洪钧便问：“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从前跟你说过话，你记不记得，我跟娘回苏州之前，在济南跟你说过话？”

原来是这话！洪钧突然怦怦心动，急忙将身子往后一缩，回面朝里。

说实在的，丈夫是心动绮念，自觉愧对贤妻，因而避面。妻子却误会了，以为他不耐烦听这样的话，便扳着他的肩说：“你也不要太滞而不化！连算命的都这样说，可见得我的想法不错。做官上头的事，本来我也不懂；这两个月听长辈谈起，都说你要嘛运气不到，运气到了，能中进士，就一定会点翰林，还要读三年书，一时还轮不着派差使。‘穷翰林’，当然不能接着。你说，是不是这样？”

“是啊！”神态已恢复正常的洪钧，回身答说，“大致是这样子。”

“那就是了。你一个人在京里，没有人照应。首先，娘就不放心。既然算命的说你要个卯年生的人在一起，那么，”洪太太扳着丈夫的手指数，“今年是鼠年，加一轮十三岁，加两轮廿五岁；鼠、牛、虎、兔，要减三岁。二十二！”她高兴地说，“不大不小正好，我就替你找个廿二岁的！”

听她满怀高兴，一片至诚，洪钧不知是感激，是惭愧，还是惊慌？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她的这番好意，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如今要考虑的，是用怎样的态度去拒绝。

态度有两种，一种是开诚布公跟她说实话，烟台有这么一个红粉知己，事在未定之天，必须耐心等待；一种是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拿她这团高兴打消。

“你怎么不说话？”做妻子的以为丈夫已经千肯万肯，只不好意思明说而已，因而体贴地说：“其实你不说也不要紧。开了年，我就慢慢物色起来，总要找到一只漂漂亮亮的小白兔才罢。”

“不，不！”洪钧无法细作考虑了，“你千万不要多事。你的好意，我心领谢谢。”

“怎么？”洪太太的笑容，顿时冻结，凝视着他问：“莫非你自己看中了什么人？”

一语点破心事，洪钧的神色便不大自然了，“你莫瞎猜！”他强笑道，“我哪里有什么人看中？”

“你也不必瞒我。我一片诚心，你当我虚情假意，这，”洪太太哽咽了，“这不是太委屈了我？”

洪钧悔恨不迭。好好的局面，何以弄成这个样子？事到如今，除了撒赖，别无善策。因此，心软口反硬，“奇了！”他说，“好好的，你哭什么？你劝我讨小，我自己觉得还不够那资格，请你不要鲁莽。这话说错了？”

“我没有你说错了话，只觉得你不该不跟我说真话。”

“哪句不真？”

“我怎么晓得？我早说过，你在外面，自己看中了什么人，只要脾气好，顾大局，我无不答应。哪知道你始终当我是假装的！”洪太太激动之下，出言便无顾忌了，“你当你说假话，我不知道？你脸上跟口里不一样，我们夫妻几年，难道我还不知道你的脾气？我又不是会吃醋的人，真不知道你为何要骗我？”

就这时听得房门上“笃、笃”两声，洪钧夫妇都听到了，但也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从枕上抬头侧耳，又是“笃、笃”两声，果然有人敲门。

“哪位？”洪太太问。

“是我。小姐！”

原来敲门的阿连，是洪太太陪嫁过来的丫头，称呼未改，与别的下人不同。洪老太太原有个丫头服侍，七月里得了时疫，一命呜呼，一时觅不着合适的人替补。洪太太很孝顺婆婆，便命阿连承乏，睡在洪老太太后房，照料起居。此刻深更半夜突来敲门，洪太太自然吃惊，急急问道：“什么事？”

“老太太人不舒服。”

听得这一声，夫妇俩双双坐起，披衣下床；洪太太一开房门放阿连入内，一面便问，“婆婆是怎么不舒服？”

“发烧。好像不轻！小姐去看看。”

不但“小姐”，连“姑爷”也不能不去探望。一进房门，就听得微有呻吟；揭开帐门，拿灯照着一看，洪老太太面红耳赤，不必去摸额头，就知道阿连的话不假。

“去睡，去睡！”洪老太太不等儿媳开口动问，先就执拗地说：“我是多吃了一杯酒，睡一觉就好。”又骂阿连：“轻狂！多事！一点都不懂，半夜三更吵得六神不安！”

“娘！”

做媳妇的刚叫得一声，婆婆便抢着说道：“不碍！你们半夜里不睡，反叫我不能安心。‘人逢喜事精神爽’，我哪里会生病？你们快睡去！”她看着儿子，提高了声音，断然命令：“去！回房去！我叫阿连煎块‘午时茶’，喝下去出身汗，一觉睡到大天白亮，什么事都没有了。”

洪太太充分体谅到婆婆的心境，也觉得让丈夫归寝，比他在病榻前服侍汤药，更于病人有益，“你就听娘的话，先去睡吧！”她向洪钧使个眼色：“这里有我。”

于是，洪钧便点泔头，让她母亲看到他已接受了劝告，才又坐在床沿上，说了些劝慰的话；等洪太太一催再催，催到第三遍方始离去。

回到自己卧室，当然无法入梦。拥被兀坐，思前想后，索绕在脑中的，只是北上的行程，尤其是二月初十前后，在泰安与蔼如的约会。很显然的，蔼如订下此约，别有用意；当时心照不宣，不作表示，而衷心希望能不再受她的惠。可是，就眼前的情形来看，多半是不能不出此“下策”了。

果真出此下策，还须先有一番安排。洪钧心想，自离烟台以来，除却闹后寄过那四首集

旬以外，别无书信；现在倒正是该写信的时候，不妨在细叙离情别懦之际，顺便提上一笔。蔼如本来有心，自能会意。这一来，正月初动身，就只要筹措到山东的盘缠，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主意一定，随即动手。提笔写了两行，忽然心神不定，是突然想到了老母的病情。同时觉得，这封信应该背着妻子写。因此，毫不考虑地将已写下了“蔼如贤妹妆次”这个称呼的信笺，撕成两片，捏作一团，抛入废纸篓中。

“怎么样？”等妻子回房，他迎上去问。

“吃了‘午时茶’，睡着了。”洪太太说。

“出汗没有？”

“一定会出的。”

“能出汗就不要紧。”洪钧舒了口气，“明天请陆家伯伯来看看。”

他口中的“陆家伯伯”，名叫陆懋修，是康熙年间的状元陆肯堂之后。陆懋修的祖、父与他本人，都懂医道，著有医书，说起来是“三世儒医”。陆懋修的儿子陆润庠，是洪钧的好朋友，所以称他“陆家伯伯。”

“陆家伯伯，”洪太太停了一下说，“医德是好的。”

这是说：医德虽好，医道并不见得高明。“又不是什么险症，”洪钧答说，“无非滞感停食之类的小毛病，陆家伯伯怎样不能看？”

“是。”洪太太顺从丈夫，“明天一早去接陆家伯伯。”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六

接到洪钧寄自江宁的那四首集句，却非“供得几多愁”，而是如他所预期的，颇能为蔼如排遣寂寞。急景凋年，望海阁中不似平时那样热闹。她学画读书，供花焚香之余，一天总要好几遍取出洪钧的诗笺来玩味。

常常萦绕在她心头的，是“远书归梦两悠悠”这一句。诗中的意思很明显，是在盼望她的书信；她亦很想写封信，谈谈别后的境况，尤其是要问一问发榜的消息。计算日程，应已回到苏州；她也有他圆峤巷的地址，但总觉得贸然寄信到他家，似乎不甚相宜。因而迟疑不决，成了一桩心事。

心事终于解决了——年初五接到洪钧的信，厚甸甸地，接到手中，心里先就有掩抑不住的喜悦，急急回到画室，关上房门，刚拆开信封，只听门外喊：“爱珠！可是苏州有信来了？”

“是啊！”

蔼如本打算一个人悄悄细读的，此时不能不公开了。打开房门，只见除了李婆婆以外，还有小王妈和阿翠。从她们眼神中，她可以看出她们所关切的是什么？

“洪三爷中了！”

“谢天谢地。”小王妈长长地透了口气。

“亏他！”李婆婆也很高兴：“还说什么？”

“他家老太太病了。”蔼如接着说，“不过不要紧，是请他家一个世交姓陆的看的，已经好

了。”

“那么，他什么时候动身呢？”

这就很难说了。洪钧信中写着启程赴京的日期未定，因为筹措川资，尚无把握。不过，走是一定要走的；川资不敷，只有在旅途中另行设法。蔼如完全了解他的信外之意，只是不便向母亲明说。

能明说的是泰安之约，“娘！”她反问一句：“我们什么时候到泰山去烧香啊？”

李婆婆倒也爽快，开门见山地答说：“这就是我要问洪二爷什么时候动身的道理，要凑合上他的日子。我们早去了空等，迟去错过了更不好。”

“不管他什么时候到，我们反正照约定，二月十五之前在泰安等他就可以了。”

“也好！”李婆婆说，“二月十五还早。”

二月十五还有三十多天，这在蔼如可真是漫长的一段日子。眼前只有借纸笔倾诉积愆——这一次她毫无顾虑了，因为洪钧不但信中表示，希望她有复信，而且传递的方式也替她安排好了。将复信送到东海关一个姓潘的司事那里，自会转到。

就为了这封信，整整忙她两天，写了一遍又一遍，不是觉得词意太露或者太涩，便是自嫌字丑。最后自己都奇怪了，一向亢爽豁达，不甚注意细节，何以一下子变得这等放不开手了？

就因为这一念之转，才能将复信送了出去。派人向那潘司事问得很清楚，是由海道寄上海转递苏州，估计最迟十日，必可到达。那时正是洪钧将要动身的时候，所以接到的下一封信，就必定可以得知他启程的确期。

到了正月二十几，她开始跟母亲商量她们自己的行程。名为商量，其实都是蔼如的主意，挑定二月初八宜于出行的好日子动身，先到泰安，等跟洪钧见了面，再上泰山烧香。

“啊！”蔼如想起一件事，异常不安，“泰安也是大码头，客栈很多；事先没有约定，到了那一天彼此怎么见得着面？”

“小姐不会现在写信通知？”小王妈自作聪明地说。

“到哪里去通知？人早离开苏州了，此刻在哪里都不知道。”

“怕什么？只要有心，还怕找不到？大不了破功夫，找人一家一家去问就是。再说，进京会试都是同乡结了帮走的，一问就知。”

“问都用不着问，”小王妈又插嘴了，“一听就知。”

“听苏州话啊！”

蔼如笑了，“这句话还算聪明。好，”她说，“到时候就由你满街去听好了。”

计议已定，打点行装。蔼如私下数了数这些日子所积的私房，不过百把银子，似乎不够。考虑了好一会，想起一处“财源”，立刻将小王妈悄悄找了来密谈。

“你有多少钱存在银号里？”

“细数记不得了。一个折子上四百两是定了期限的，另外一个折子大概有一百五六十两，是活期。”

“你借一百两银子给我，我照银号的利息贴还给你。”

“说什么利息不利息，不过，小姐——”

“你不要问我的用处。”蔼如抢着说道，“也别告诉婆婆。”

小王妈便不再多说，只将存折与图章取了来，交与蔼如。这天下午，她带着小翠上街采办旅途需用的杂物，顺便就到银号提款，连同她的私蓄一共凑成二百两，打了数目大小不等的十来张银票，回来用个信封装好，准备在泰安私下交与洪钧。

哪知就在动身前夕，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即是东海关的那位潘司事。他是潘苇如的本家侄子，曾经到望海阁来吃过花酒，见了面依稀相识；更因为有托他转达书信这一重香火因缘，所以蔼如接待得很殷勤。

几句客套，一番茶罢，潘司事道明来意，“昨天接到洪三爷的来信，关照我来告诉你一声，”他说，“洪三爷不进京了。”

“什么？”蔼如脱口相问，因为她还不曾听清楚。

“洪三爷不进京会试了。”潘司事略略提高了声音说，“因为他家老太太的病很重。”

这下是听清楚了，但仍有疑问：“他家老太太的病，不是说好了吗？”

“那是年前的事。过了年，又病了，是伤寒。”

伤寒是性命出入的险症，难怪洪钧不敢远离。葛如只觉得自己的一颗心，不断地往下沉；那片刻间，浑身乏力，连话都说不动了。

“洪三爷的运气不好！这位老太太迟不病，早不病，偏偏这个紧要当口，来场伤寒。唉！”

他这一声长叹，恰如替葛如而发。因为有此同感，又想到洪钧既能托他传递书函口信到望海阁，可知决非泛泛之交，不妨跟他深一层去谈。

“潘老爷，照我看，洪三爷这件事做错了，他应该进京的。”葛如解释她的看法：“伤寒自然是重症，不过洪老太太这场病不要紧。为什么呢？我听人说，伤寒最要紧的是，要服侍得周到，听说洪太太极其贤惠，一定不会疏忽。何况他家有位姓陆的世交，医道很好的，洪三爷大可放心。如果他进京中了进士，报喜报到苏州，老太太一高兴，用不着吃药，病就好了。这就是‘冲喜’。潘老爷，你说是不是呢？”

“不错！你的话很有道理。不过，你恐怕不大明白苏州的乡风。苏州人最讲究这些‘过节’，又最喜欢在背后笑人。洪三爷这趟如果进京，无论中与不中，都会落个话柄。”

葛如很仔细地听完他的话，也很细心地想了他的话，“不中，当然会落个话柄。有刻薄的人会说：何苦！还不如不吃这趟辛苦，在家照应老娘的病，倒落个孝子的名声。可是中了呢？”她摇着头说：“我想不通，有什么可以叫人笑的？”

“中了名声更不好！”潘司事问道：“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闹墨’？”

“是在考场里做的文章？”

“对！中了以后，三场的文章，要刻印出来送人。做得不好，人家说是侥幸得中，不算本事；若是做得好呢，就更有人笑：你看，亏他！老娘病得要死，他还能静得下心来做文章。”

潘司事又透露了一个消息：潘苇如得知洪钧不赴会试，决定仍旧请他回烟台，在东海关帮忙。已经去信致意，请他在老母病愈以后，立即就道。

这个消息，对葛如来说，却是一大安慰。她原来不肯承认对洪钧情有独钟，认为自己对他另眼相看，主要的只是出于怜才之一念。及至年前分手，方始领略到相思的滋味。因而有时不免发愁，洪钧会试高中，不论是做京官，或者至不济“榜下即用”，放出去做知县，除非分发到山东，或许还有不时见面的机会，不然两地睽隔，朝思暮想，那种况味，实难消受。如今有潘苇如的这番美意，料想洪钧决无拒绝之理，岂非不久便可相见？即或不幸，洪老太太一病不起，丁忧的人不能做官应试，当幕友还是可以的，不过稍迟几个月，仍可相聚。

这样想着，愁怀一宽。但对明日即将开始的泰山之行，却不免有意兴阑珊之感。只是她不敢说出来，因为她知道母亲与她不同，她是以赴泰安之约为主，泰山烧香为副；而她母亲却正好相反，是没有理由取消泰山之行的。

“我已经听见潘老爷的话了。”李婆婆也劝她女儿，“总是运气还不到，你也不必替他难过。这一趟上泰山，好好替他求一求，保佑他平安顺遂。”

这一下倒提醒了葛如，不妨在泰山烧香时，为洪钧许个愿；下科若能高中，一定要设法让他到山东来一趟，双双上泰山进香还愿，倒也是件极有趣的事。

于是依旧照原定的计划行事，母女俩带着小翠和男仆，取旱道迤迤往西，径上泰山。

这一去一回，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入门但见累累青梅，梨花满地。葛如第一个念头，便是想到去年此时，在奇山驰马，为洪钧所见，追踪而来的往事。忽忽一年，梨花如旧，而人事却已历过一番沧桑，从洪钧想到万士弘，由生离死别的伤感，勾起身世之痛，心情萧索，什么事都打不起兴致来了。

唯一的例外是探问洪钧的音信。如果有他的信，小王妈当然会说；见她始终不曾提到，也就不必多问。因此，这一夜虽然归途劳顿，竟是辗转不眠，心中不断在想，洪钧到底怎么了？他也应该知道她在想念，再忙，总也不至于连写封信的功夫都没有，而居然音信沉沉，是何道理？

第二天才开箱笼，整理什物；有几部在省城里买的笔记，归入书架，却意外地发现有一部簇新的《宋六十名家词》，不免奇怪，便唤了小王妈来问。

“喔，”小王妈大为不安，自己在额头上重重地敲了一下，“看我，记性这么坏！是潘老爷送来的，还有洪三爷的信，我去拿。”

葛如啼笑皆非，恨不得给她一巴掌。但看到洪钧的信，就什么都丢开了。她首先注意到

信封上印的花样是红梅，便放了一半心，知道洪老太太仍然在世。而拆信细看，则是哀愁满纸，令人凄惻难受。

洪钧的这封信很长。先谈他母亲的病，说是已有转机，不过这一好转，得来非易，全家上下，都累得快病倒了。延医不必花费诊金，但一天早晚两趟请陆懋修来诊视，开发轿马，招待酒食，所费亦颇可观。

接着是谈他自己。本科已经无望，唯有期诸三年之后。只是世路艰难，三年以后，是何光景，甚难预料。如今唯一的希望，是老母早占勿药，他能再应潘苇如的延揽，复回烟台。最后才提到那部《宋六十名家词》，说是江苏官书局根据汲古阁的本子新刻的。他知道她寂寞，特为买这部书，托“公车北上”的同乡，带到济南，再寄烟台东海关，托潘司事转交。书不值钱，而不惮其烦地辗转寄递，无非“聊表寸心”。

这对葛如自是一种安慰，但愈觉得信中的语言亲切，愈为洪钧犯愁。既怕他侍奉汤药，累得病倒；又为他忧虑，闹了一身的亏空，不知如何弥补？

闷损之余，唯有翻翻洪钧寄来的书，作为排遣。最对劲的是李清照的词，觉得她所描画的那些日思春情，恰恰道着自己的心境；所以一有感触，便会想起李清照的词。

这天在画室中凭窗远眺，想起洪钧，不自觉地念道：“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志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这半阙“凤凰台上忆吹箫”刚刚念完，忽有一个念头：何不抄两首易安词寄到苏州，也让他知道我“倚遍阑干，只是无情绪！”

于是从头细看易安词。中年居孀以后的李清照，万般凄凉，出语便是眼泪，与她此时的心境不合；只有早期与夫婿睽隔，深闺独处，闲愁所至，处处不离一个“他”，却有好些现成的词，可以追寄相思。

趁着一时高兴，先抄了一首“点绛唇”，但改动了两个字：“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倚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碧海，望断归来路。”那“碧海”二字是她所改，原文是“衰草”。

又抄了一首“浣溪沙”：“小院闲窗春色深，重帘未卷影沉沉，倚楼无语理瑶琴。远岫出山催薄暮，细风吹雨弄轻阴，梨花欲谢恐难禁！”

最得意的是，一首“添字采桑子”：“窗前种得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凄清，愁损离人，不惯起来听！”她自觉写景写情，点滴凄清，无不贴切。相信熟知烟台每多夜梦的洪钧，一定能充分体会她天涯遥夜，竟夕相思，“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况味。

正在全神贯注的时候，听得喊声：“爱珠，爱珠！”

葛如一惊，回头看时，是她母亲在门口；再看窗外，暮色渐合，不由得诧异，辰光过得好快。

“吃过午饭，进这间屋子，整整一下午，在鼓捣些什么？”李婆婆说，“开年到今朝，还没有进账过一文钱，你也该收收心了。”

提起这话，将葛如的兴致扫得干干净净；暗暗叹口气，合拢词集，收起信笺，默不语，听她母亲再说下去。

“今天有人来定席，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怎么样？没有答应。”

如果是类似“打茶围”的客人，葛如总是应酬的；定席宴客，她就要挑挑人了——李婆婆所说的“不知道你的意思怎么样？”正就是表示估量定席的客人或许不中她的意。因此，葛如便问：“谁来定席？”

“道台衙门的黄师爷。”

提到此人，她便想起那晚上他念那首打油诗的狰狞面目；心里像误吞了一枚青蝇似地恶心。原以为他当时一怒而去，从此便会绝迹于望海阁，不想还是不死心！这件事倒有些难以区处了。

“娘，”她沉着地问，“你是怎么回答他的。”

“黄师爷也花得不少了，一口回绝，情面上说不过去。他要的是后天的日子，我说那天有人定下了。”

“他倒没有说改一天？”

“是叫人来定的。后天不空，自然回去请示。说不定明天还会派人来。”

“一定会派人来。”葛如答说，“明天如果再来，让我来跟他说。”

果不其然，第二天又来定席；不是派人来说，而是黄师爷亲自登门。

黄委员不良于行，等他一瘸一拐地踏上楼梯，蔼如已盈盈含笑，一团喜气地迎在房门外。这在黄委员多少有意外之感。想起那夜绝裾而去，口出恶声，一句“睡到天明不要钱”，实在太恶毒也太下流，不由得脸上讪讪地，不甚得劲。

蔼如装作未见，喊得一声：“黄老爷！”随即惊讶地问，“你老的腿怎么了？”

“前两天喝醉酒了，摔了一跤。”

“你看你！”蔼如埋怨着，“知道自己酒量浅，不会少喝些！”

一面说，一面去扶他的胳膊，顺手将他手里那根称为“司的克”的洋拐棍接了过来，交给小王妈，然后亲自搀扶着进屋。

“听说你跟你妈到泰山烧香去了？”

“是呀！回来才不多几天。”蔼如回头关照，“泡六安瓜片来！黄老爷不喝别种茶叶。”

黄委员这个习惯，是望海阁中都知道的，蔼如既有意如此吩咐，小王妈便跟她演双簧，“瓜片不知道在哪里？”她说，“那次小姐说，难得六安瓜片，是黄老爷爱喝的，是不是收起来了？”

“对了！我收在楼下饭厅的锡罐子里。”

这一搭一档，像煞有介事的做作，将黄委员搞得晕头转向，陶陶然地倒又像喝醉了酒。定一定神说：“我昨天派人来说，你妈说明天晚上不空。那么，后天呢？”

蔼如先不答他的话，反问一句：“你老请哪位？”

“请一位同乡，从小的弟兄。”黄委员说，“他指名要看看你。是这么一回事——”

原来黄委员这个总角之交名叫何百瑞，是咸丰十年的进士，点了庶吉士不久，丁忧回籍。如今二十七个月服制已满，进京起复，路过山东，特地来访故人。一则是知交多年不见，再则是翰苑清班，前程无量，黄委员自然格外殷勤接待。遍访烟台名胜古迹之余，何百瑞自己提起：“听说烟台有一株名葩，香巢叫望海阁，黄大哥可知道？”

“你想，我能说不知道？”黄委员向蔼如说，“既然人家慕你的名，我怎好扫人家的兴。所以昨天派人来说定席。后天不行，就大后天；再晚可不成！人家的行期已经定了。”

蔼如静静地听完，主意也就打定了，“那么，黄老爷你还请了哪些陪客呢？”她问。

“日子还没有定，怎好下帖子请陪客。”

“帖子未下，最好！”蔼如欣快地说，“人家捧我，是看黄老爷的面子；我不能不识抬举，也不能不给黄老爷做面子。拣日不如撞日，倘或今天没有应酬，你老就把何老爷请了来，吃个便饭，我是主人，就我们主客三个。何老爷要看我，尽他横看竖看看个够！你老看好不好？”

那还有“不好”之理？红姑娘邀客吃便饭，是极大的面子，足以在何百瑞面前交代过了！

“痛快！痛快！”黄委员笑逐颜开地说，“不过要你请客，太不好意思。”

“这话，黄老爷就见外了！你老照应我们娘俩，哪里少了？吃顿便饭算得了什么？”

“是，是！我错了。”黄委员答说，“今天晚上倒是有两个饭局；不过，不去也不要紧。”

他向蔼如要了笔纸写信，辞去饭局，派跟班用轿子将何百瑞接到望海阁来相叙。

※

※

※

何百瑞三十出头，约莫比黄委员小个十岁。在蔼如看，到底是翰林，一脸的书卷气。相形之下，黄委员就显得俗了。

“曙，人都在这里！”黄委员指着蔼如说：“她自己说的，横看竖看尽你看个够。”

“黄老爷，你也是！”蔼如有些不好意思，“怪不得大家说你‘没遮拦’。”

那轻喷薄怒的神态，为蔼如平添了几分韵致，何百瑞脱口赞道：“林下风范，名不虚传。”

“哪里当得起这个夸奖！”

她还在谦虚，黄委员已抢着说道：“她是名臣之裔。”接着，便谈到蔼如的先世。

“这就无怪其然了！”何百瑞深感兴趣，看着蔼如率直问：“贵族是徐州的大族，如何坐视你们母女飘泊无依？”

这提到她的伤心之处，不愿也不容易解释，“总是命苦的缘故，先父去世得早，又遇到

这样的乱世。”她灵机一动，觉得正好抓住机会作她的打算，“好得有黄老爷这位当我亲生女儿一样的大好人。”说着，她伸手往黄委员肋下一穿，双手抱住他的胳膊，偎依在肩下，看如娇憨的女儿一般。

这就是她的打算，有意弄成这个圈套，好拘束黄委员，绝了他的非份之想。何百瑞不明就里，还欢然称贺，更使得黄委员啼笑皆非，心有未甘了。

无奈玲戏剔透的蔼如，早就估量到他必有这样的心情，偏偏以假当真，放出全副手段，做足了孝顺女儿的体贴柔顺，终于使得黄委员回心转意，觉得客中寂寞，果真有这样一个善伺人意的义女，承欢解颐，也是难得的一件好事。

到开饭的时候，她坐在靠近黄委员的下首做主人。一样的斟酒布菜，而有不同的分寸，对何百瑞是客气恭敬；对黄委员则是亲切周到。彼此虽无名份，却已情如父女了。

闲谈之中，提到泰山之游，何百瑞问道：“你可曾到斗姆宫去随喜？”

蔼如笑笑不答，黄委员不免奇怪，仔细看一看他们的神色，知有踢跷，忍不住问道：“斗姆宫是何所在？”

“是个姑子庵。”蔼如答说。

“姑子庵又如何？”

“黄大哥，你竟连泰山斗姆宫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那可真是孤陋寡闻了！”

“怎么？”黄委员问道：“莫非如鸳鸯湖畔的禅宇，亦效摩登伽女摄阿难的故事？”

蔼如不懂这个佛经上的故事，但鸳鸯湖是知道的，“浙江嘉兴怎么样？”她问。

“在太湖周围，东南最富庶的地方，尼姑庵亦可成为冶游之地。”何百瑞答复她说，“其中以嘉兴为最负盛名。元朝有个慧秀，明朝的娟娘、惠容，都能诗善画，色艺双绝。五百年来，流风未泯；不让泰山的姑子，独擅其美。”

“原来泰山的姑子也是如此！”黄委员笑道：“我倒真是孤陋寡闻了。”

“真正罪过！”蔼如接口说道，“佛门清静之地，她们也不怕下地狱！”

“只要是脂粉地狱，又何惮此行！”

黄委员说罢大笑，神态又涉于轻佻放荡了。蔼如存着戒心，便格外矜持。何百瑞看在眼里，恍然有悟，觉得不宜再谈给情艳屑，便换了话题，谈时局，谈人物，且谈且饮，直到二更天，方始兴尽而散。

※

※

※

第二天下午，黄委员又独自来访。那神态与平时不同，面色庄重，举上沉着，倒像要来谈什么了不起的正事似地。

蔼如有些不安，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惟有抱定宗旨，只当他一位长辈看待。所以敬茶奉烟，礼数虽很周到，却不苟言笑，静静地坐在下首，等他发话。

“蔼如，”黄委员用很清楚的声音说：“我听到一个传说，老早就想问你了。怕你忌讳，或者不愿意说，所以没有问你。”

“喔，”蔼如很谨慎地答道：“黄老爷再明白不过，像我这种身份，最容易惹人议论。不过，我当黄老爷是长辈，就有忌讳，也不敢不听，不敢不老老实实回答。”

“言重！言重！”黄委员开始有了笑意，觉得蔼如的话很中听，“既然如此，我就实说。都说你跟苏州的洪文卿好，有了嫁娶之约。可有这回事？”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黄老爷的话，我不能光拿有或没有这么一两个字回答。我跟洪三爷很谈得来，是有的；嫁娶之约可谈不到。”

“怎么办呢？”黄委员问：“是言之过早，还是别有缘故？”

这话才真的让蔼如难答；既非别有缘故，也不能说言之过早。而踌躇之际，忽然醒悟：若要摆脱黄委员的纠缠，正不妨承认与洪钧有嫁娶之约。因此，她将已出口的话，拉了回来：“也不是谈不到嫁娶之约；只是空口说白话，无济于事。”她一面想，一面说，“而况，吃这碗门户饭，又怎么可以轻易跟客人谈嫁娶。黄老爷是最体谅我的，想来一定明白。”

黄委员如何能明白？她的话支离矛盾，不知所云；尤其令他失望的是，态度显得欠诚恳；不识他的一片好意，未免令人丧气。

转念再想，自觉责人太苛。要他人诚恳相待，自己得先出以诚恳。彼此相识的日子虽不

算短，但割除狎客与姑娘的关系，却还是刚刚开始，相知并不算深，无怪乎她支吾以对了。

于是，他决定先表明态度，“蔼如！”他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今天来，完全是为了关切你，想来谈谈你的终身。你当我干爹，我就不能不问。你是懂文墨的人，‘琵琶行’总念过，纵然‘曲罢长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可是‘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到头来会怎么样呢？”

那还用说吗？自然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蔼如还在默念原诗词，黄委员又开口了。

“以你的性情，自然不肯自己委屈，‘老大嫁作商人妇’。这样，结局就很难说了！蔼如，‘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你要早寻归宿！”

这几句话说得很切实，但也很含蓄，蔼如倒有些感动了。她的心情很复杂，有些自惭于小人之心；也有些惊异于黄委员前后的态度，变化如此之大。因此，双目灼灼望着，久久不能出一语。

“好吧！我们还是把话说回来。你对洪文卿到底怎么样呢？”

蔼如想了一下，反问一句：“你老看他怎么样？”

“我跟他不熟，不敢说。我只劝你一句话：如果你觉得洪文卿可托终身，应该赶快谈嫁娶，不然就抛开，另外择人而事。”

这话使蔼如有种受了屈辱的感觉，“你老看我是嫁不掉？”她很认真地问：“是不是？”

“不是。你误会了！我只劝你不必空等。”黄委员停了一下说，“外面有这么一种传言，说你跟洪文卿已经有了嫁娶之约，不过要等他中了进士才办喜事。洪文卿这一科是脱掉了，明年、后年不会有恩科，至快也得等三年。你今年多大？”

“二十三。”蔼如据实回答。

“二十四番花信风，女人花信年华，就如盛开的花，再下去就要伤春、伤迟暮了。你想，再过三年，你是二十六；洪文卿中了还好，不中呢？你是不是再等他三年？”

这话问得很有力量，可是在蔼如觉得问得多余。因为她与洪钧，根本没有如传言的嫁娶之约，这样，他的话问得再有理，也是无的放矢。

当然，她如这样率直回答，就变成“抬杠”，不是对“长辈”应有的礼貌，因而沉吟未答。

黄委员却以为自己振振有词，将她问得哑口无言，所以越发起劲，“我之劝你不要等，就因为越等越坏。你去想，到那时候你会进退两难；结果是委屈自己，人家还不见情。”

“我不必委屈自己；我也不要人家见情。”蔼如不知不觉地直抒胸臆，略似负气地答说。

“话不是这么说，小姐！”黄委员真有苦口婆心之慨，“我举个粗俗的譬方，举网得鱼，待价而沽；明明已得善价，总觉得意有未足，想等一等再看。等到快落市的时候，减价卖给原来那顾主，还得饶上两句好话。这不是委屈了自己，人家还不见情？”

举这样一件窝囊事来作譬方，蔼如觉得有伤自尊，心里不是味道。她也知道黄委员是好意，然而话不投机。关键在于她与洪钧将来会“好”到如何程度，落得怎样的一个结局，连她自己都还茫然。而黄委员却已认定她与洪钧，眼前纵无嫁娶之约，将来亦必非洪钧不嫁。这就无怪乎谈不拢了。

为了结束这场无谓的谈话，她决定作一个明确的表示，“洪三爷是有太太的，我还能存什么妄想？”接着，她站起身来说，“黄老爷，你请随便坐，我替你去弄点心。”

这其实是一种客气的逐客令。却不知黄委员是没有听懂她的意思，还是真的等着想吃点心，反正并无告辞的意思。既然如此，蔼如就只好关照小王妈弄两碟现成的点心来请他吃。

“蔼如，我细想过了！”黄委员夹了个包子顾不得吃，先忙着重拾中断的话题，“你的意思是不肯给人做偏房？”

“是的。”

“这怕有点难——我说难是，你想嫁到官宦人家做正室夫人，恐怕不容易。洪文卿那里当然不必谈了！如今我倒有个主意，倘或你有意思，倒不妨谈谈。”

“黄老爷的好意，我自然感激。”蔼如将一碟姜丝推到他面前，“包子冷了不好吃了！你先趁热请用，有话回头再说。”

黄委员点点头，很快吃完了一碟包子；胃口、兴致似乎都很好，从蔼如手里接过手巾擦

一擦嘴，随即又开谈了。

“你看那位何翰林怎么样？”

葛如大感意外，而且心头雷轰电掣般，一下子闪过好几个念头，终于弄清楚了他的来意，是为何百瑞作说客！

这件事有些好笑，倒要听听他怎么说。于是，葛如定定神答道：“何老爷一表人才，满腹诗书，当然是好的。”

“你这是真话？”

“我骗黄老爷干什么？”

“好！”黄委员沉吟了一下，很谨慎地说，“话，我先说在前面。这是我刚才方始想到的一个主意，那边还一点都不知道。不过做媒总是一步一步拉拢来的，我先跟你谈谈。何翰林悼亡已经一年多了，做媒人的很多，只是他伉俪情深，一直表示不想续弦。我这位兄弟，人比我古怪，话不会瞎说，往后大概不会再有正室夫人的了。葛如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黄老爷，我不懂。”

“这有什么难懂的？虽无正室夫人，不能没有一个人朝夕相共。这个人也等于正室夫人一样了！”

葛如觉得他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且有种没来由的受辱之感。可是，断然拒绝是不聪明的办法。将黄委员转化成这种态度，可说煞费苦心，得来不易，应该珍视护惜，犯不着为件不相干的事得罪他。

于是，她轻盈地笑道：“黄老爷，你真正热心。这是件大事，让我好好想一想。”

“尽管想，尽管想！”黄委员仍然是通达的，很有自信地说：“终身大事，不宜草率。我自觉为你打算得很实在，你不妨跟你娘商量商量看。”

“是！”葛如试探着问：“你老今天回去，是不是也要跟何老爷谈？”

“那得看你啰！”

听得这样的回答，葛如放心了，知道他不会鲁莽，“依我说，倒是暂时不说的好。”她自问自答地解释：“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决不是立时三刻可以谈得妥当的。你老如果跟何老爷一提，他看不中我，又不好意思当面回绝，当然是敷衍着再说。你老热心，岂不是牵肠挂肚，平空上一桩心事。如果他看中了我呢，我这里还没有确实的回音，又害他上一桩心事，一路上心神不定，那滋味也不是好受的。”

黄委员先是含笑静静听完，脸上表情变了，是爽然若失的神气。“葛如，”他自语似地说：“我真小看你！”

“怎么办呢？”葛如略有些不安，“如果我话说错了，你老千万包涵。”

“我是真心话。你胸中大有丘壑，词令绝妙。我以往把你看低了。这件事，你只当闲谈，听过就算了。”说罢，黄委员站起身，“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葛如自然要挽留，留不住也只好由他。一个人静下心来，回想刚才交谈的经过，又惊奇，又得意——自己劝他在何百瑞面前先不谈此事的话，听来实在像取瑟而歌，婉讽暗喻，回绝得干干净净。然而这是自己事先绝不曾想到的，所谓“大有丘壑，词令绝妙”，实在是不足虞之誉，受之有愧。

※

※

※

看起来雨过天晴，阴霾尽扫；不道那天隔墙有耳，无意中听得的话，却深深印入心中了。

这个有心人就是李婆婆。

她的看法、想法，当然与葛如有别。只是独生娇女，偏又沦落，总觉得做母亲的对不起女儿，因而有许多地方虽不以葛如的见解为然，而到头来总是徇己屈从。当然，最莫奈何的，是她自己拿不出胜过葛如的见解来！

这两天不同了，她觉得黄委员的见解，胜过葛如，真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为葛如“打算得很实在”。她又怕自己看得不够透彻，私底下跟小王妈密密商议过几次。反复考虑，彼此的看法已十分接近，都认为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可以谈一谈的机会。像葛如那样，拿语言僵走了黄委员，决不是可以得意的事。

这天是四月十五，月明如昼，薰风微拂；藹如在画室中沏了一杯好茶，吃着零食在窗下闲坐赏月。李婆婆觉得这是母女深谈的好时刻，便装了满满一袋烟，悄悄走了进去。

“娘怎还不睡？”藹如问。

有她这句话，正好搭了上去，李婆婆叹口气说：“哪里睡得着。一连好几天了，夜夜双眼睁到天亮。”

藹如大惊，“怎么了？”她问：“莫非生病？得要请大夫看才是。”

“我是心病。”李婆婆急转直下地说：“从那天听见黄老爷跟你所说的那番话以后，我就没有睡好过。”

藹如颇感意外，“黄老爷的话，娘，你都听见了？”

“都听见了。到底是读过书的，说得那样子透彻，我心里也有那点意思，就是说不出来。”

藹如的心一沉，顿觉月不明，茶不香，零食也甜得发腻了。

李婆婆看她的脸色不好，怕闹成僵局，赶紧分解，“我早说过，你的终身大事，由你自己作主。不过，”她说，“你将来自己有了儿女，才会知道天下做父母的人的心！”

“将来的事，不必去说它；也许我是孤家寡人一个人，到老，到死。”

是负气的口吻。李婆婆有些气，也有些着急，“你看你，”她微带责备地，“一点都不受商量。”

藹如也知道自己不对，不过口中不肯服输认错；想了一会，平静地说：“娘既然许了我自己作主，又何必为我瞎操心。最好拿黄老爷的话丢开。”

“我倒想丢开，谁知道那些话偏要找上我！你说怎么办？”

这可是无可奈何之事。藹如苦笑着说：“娘真是自寻烦恼。”

“不是为你，我会烦恼？‘阴阳怕懵懂’，一个人最好糊里糊涂，吃饱喝足睡得香，是顶有福气的人。如果前前后后都弄明白了，就有烦恼。”

“娘，你弄明白了什么？”

“还不是你心里的事吗？你又不肯做偏房，又丢不下洪三爷，自己骗自己等在那里，会等出个什么结果来？除非——”李婆婆突然顿住，停了一下又说，“罢了，罢了，我也犯不着好端端地去咒人家。”

藹如懂了，她母亲未说完的那句话是：除非人家洪太太一场病死了，你才有指望。

藹如不是不讲理、不服善的人，心里虽不喜她母亲的这种想法，但却不能不承认她母亲看法很深、很实在。

不仅如此，她自己还有进一步的领悟，即令洪太太下世，洪钧成了鳏夫，衣冠之家是不是容许她这样身份的人着红袄、坐花轿？犹成疑问，眼前的何百瑞，不就说明了一切了吗！

转念到此，心灰意懒，“娘，”她软弱地说，“今天不要谈这个了，好不好？”

李婆婆默然，一方面意有不忍，一方面是着急——今天不谈，明天不谈，要到哪一天才能谈。女儿不小了，再拖两三年，就会跟黄委员所说的，落市的鱼鲜那样，难找“主顾”；而眼前这个“主顾”，不论从哪一点上来说，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放走了实在可惜。

于是，她决定还是要说，“我只说一句话，何老爷我也仔细看过了，人品决不比洪三爷差！你仔细去想一想！”

说完，李婆婆站起身来，一手提着烟袋，一手捶着后背，慢慢地走了出去。那伛偻着腰的影子，落入藹如眼中，不由得一阵心酸。她很清楚地觉察到，就在这几个月之间，特别是泰山烧香回来以后，母亲老得多了！

“只怕我能等，娘也等不及！”她在心中自语，“怎么办，难煞人！”

于是，这一夜的藹如又失眠了。通前彻后一遍又一遍想，总觉得自己多少年来想争口气的志向，不能轻弃。洪钧那面，还有悬崖勒马的机会；何百瑞这面，不妨跟黄委员谈一谈，如果对方肯让步，只算为老母委屈，就认了命吧！

于是，天色微明时，她又去叩李婆婆的房门了。

※

※

※

“黄老爷一直照顾我们苦命的母女，感激的话，我也不必说了。今天请黄老爷来，是要跟黄老爷赔罪；我女儿不懂事，言语不知轻重，伤了人自己还不知道。千言并一句，请黄老爷看她年纪轻，不要放在心上。”

黄委员有些困惑，不知李婆婆这样郑重其事地致歉，是为了什么？因而只好笑笑说：“言重，言重！藹如并没有拿言语伤我。”

“黄老爷真厚道！黄老爷相好的朋友，一定也很不错的。”李婆婆急转直下问道：“那位何老爷进京之后，可有信来？”

一听这话，黄委员精神大振，“怎么？”他问，“是谁在惦念他？”

“这，黄老爷就不必问了。打开天窗说亮话，今天请黄老爷来，是要替黄老爷找个麻烦。不知道黄老爷有没有心思管闲事？”

“李婆婆，你好口才！话都让你说在前面了，有麻烦我也不能怕，没有心思我也得管闲事。是不是谈藹如的亲事？”

“是的。”李婆婆干净俐落地开条件：“我不要男家的聘礼，也不要男家养我；我把女儿白送给他，不过要他拿花轿来抬。”

黄委员愣了愣答说：“照藹如的人品来说，坐花轿的大家闺秀，也没有几个人及得上她。而况你们徐州李家，也不是没有根底的。我马上写信给他，一来一往，快则一个月的功夫，就有回音了。”

“那就重重拜托黄老爷。将来再谢媒。”

“谢媒谈不到，能够做成这头媒，我比什么都高兴。”

这是他的由衷之言，当天晚上就发了信，信写得很切实。又特地将信稿送到望海阁给藹如过目，表示他未负所托。

过了有个把月，李婆婆不见黄委员有回音，有些沉不住气，少不得要跟女儿去谈。

“哪有这么快？”藹如答说，“这又不是买葱买蒜，拣都不用拣；人家总要顾前思后好好想一想。不用催，听其自然好了。”

“你倒不急！”

这无意中的一句话，可惹恼了藹如，“我急什么？”她涨红了脸说，“莫非你老人家真当我落市的鱼鲜，没有人要了？”

做娘的也自知失言。不过辩解虽不必，要谈也无可再谈。憋了一肚子的闷气，唯有找小王妈去诉苦。

“我看这样，明天我去一趟，探探黄老爷的口气。”

“对！”李婆婆的愁怀一宽，“你去一趟！做几样点心送去，借个名儿，可别让她知道！”她指一指藹如的房间。

※

※

※

奉主之命馈食，交代清楚，领了赏钱，就该告辞了。彼此身份不侔，男女有别，没有什么可谈的；小王妈又是身段极俏，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老坐着不走，更不合适。而她偏偏不走，让黄委员倒为难了。

她的来意，入门便知。只为难以交代，所以他硬忍着不开口，希望挨过这片刻，小王妈不能不走，便可解除僵局。见此光景，知道硬拖是拖不过去的了，黄委员不能不有几句话让她带回去。

“费你的心，回去跟李婆婆说：京里的信来了，一半天我去看她，当面细谈。”

“是！”小王妈看着他的脸问道：“想来有喜酒吃了？”

看她一脸殷盼的神色，黄委员不敢说真话，可也不敢全说假话，想了想答道：“俗语说的是：‘好事多磨’！好姻缘哪有一说就成的？”

小王妈亦很知分寸，不便再往下追问，也知道问亦无用，便又假托李婆婆的语气，重重拜托了一番，方始回望海阁复命。

李婆婆自然失望，但未绝望。悬揣了一夜，始终猜不透其中的窒碍何在，因而也就越发盼望黄委员来为她解除疑团。谁知连等两天，不见踪迹，心知事情不妙了。

“你再去一趟！就说我给黄老爷请安，多费他的心，事情无论成与不成，他的好意，我

总是感激的。不过到底那方面怎么说，无论如何请黄老爷给句确确实实的话！”

在李婆婆的估计中，派小王妈这样去一逼，黄委员一定会亲自来访，当面解释，何百瑞的苦衷何在。也许上有老亲，必须禀命而行；也许下有孺子，顾虑继母入门，不能视如己出。反正何百瑞本人一定予肯万肯，只是家人亲族之间，有所牵掣，需要徐徐化解。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便又如何？李婆婆午夜梦回，在枕上也打算过好几遍了。蔼如不是不明事理、不能体谅他人苦衷的人，只要收缘结果，一归于正，眼前便稍稍迁就，也决非不可商量的——她在想，大家世族有妾侍“扶正”的规矩；如照黄委员的原议，等于虚位以待，亦未始不可。转念到此，突然起了一股劲，觉得这时候跟女儿去谈，是最好的时机。等小王妈带回确实消息，迫于事实，再作让步之计，心高气傲的蔼如，一定会觉得过于委屈，说什么也不会点一点头。

※

※

※

“我叫小王妈去问黄老爷了。事情怎么样，还不知道。不过，既然往这条路上走了，总巴望能够成功。爱亲结亲，彼此总要体谅，再说争气也不争在一时，是争在结局上。你说，我的话是不是呢？”

蔼如一时听不明白，只觉得她母亲的意思是还要她迁就。“那么，”她问：“娘，你说要迁就到什么地步？”

“迁就一顶花轿！大红裙子，将来你总有得穿的。那条裙子要你自己挣来穿，面子上才有光采。”

“越说越玄了！”蔼如笑道：“我倒不知道怎么个挣法。”

“全看你自己。到了何家，上上下下说你贤惠，自然就会拿你扶正，前房儿女给你磕头叫娘，这条红裙穿在身上，才有味道。”

蔼如有些好笑，转念又想，母亲用这样的说法来劝自己让步，用心甚苦，不是件好笑的事。默默地将前后对话细想了一遍，知道事已不谐。但此时先不忙作何表示，且等小王妈回来再说。不论如何，当初既是为了安慰亲心，自甘委屈；如今不管事情怎样变化，亦总是以不伤亲心为主。

主意打定，便笑答道：“此刻说亦是白说。等我好好想一想。”

虽无确实的答复，但女儿的态度平和，在李婆婆亦是一种安慰，觉得有了这一个伏笔在，等黄委员一到，三方面开诚相见，不论成与不成，都会有个确确实实的结果。

一直到了晚上，才见小王妈回来，只是她一个人，脸色不恰地说道：“到天黑才见着。他说：他实在不好意思；这件事无法交代。我问：‘是不是何老爷有什么为难的地方’？他说：‘他没有什么好为难的。’这句话是个漏洞，我就钉紧了问，既不是为难，那么，总有个说法；是不是看不中我们家小姐？他让我逼得没法子，说了实话——”

说到要紧的地方，小王妈突然顿住；神气之间，迟疑瞻顾，倒像是自悔失言似地。因而连原来不甚关心的蔼如，也忍不住疑云大起，急着要追问究竟。

“什么实话？”李婆婆的脸色苍白，颤巍巍地问：“莫非黄老爷拿我们当要，根本没这回事？”

“怎么没有这回事？黄老爷还拿信给我看。我就说我不识字，问他，何老爷信上怎么说？他说，信上大骂了他一顿。”

“大骂？”蔼如双眉一扬，仿佛为黄委员不平，“凭什么大骂？骂些什么？”

“骂他，”小王妈知道无法隐瞒，也不知道怎样才能隐瞒，照实答道：“何老爷骂他荒唐，骂他异想天开，骂他——”

不必再说下去了！尽够了！小王妈深深失悔，不管能不能瞒得住，这两句话总是说错了！只见李婆婆的身子发抖，想站起来而双腿发软，手还扶着桌角，身子已经歪着往下缩，瘫倒在地上了。

“娘！娘！”

蔼如急喊着想去扶她，已自不及。小王妈大惊失色，脱口喊道：“别乱来！等我看看！”

走上前去，蹲下身子一看，她忧虑的事情发生了！李婆婆口眼歪斜，手脚抽搐，得病甚重。可是，她不敢说破。

“小姐！”她说，“赶快扶婆婆坐直！”

李婆婆的身材高，身子重，蒿如与小王妈竟抬她不动，只好喊阿翠唤人来。刚拌过嘴的厨子与打杂，合力将病人抬到床上，靠枕而坐，蒿如与阿翠左右夹护，小王妈发号施令，指挥急救。

“快去接大夫！”她望着打杂的说，“接张大夫。”

“哪个张大夫？”

“上个月还在这里请过客！”小王妈呵斥着，“领赏的时候，你倒不问，哪个张大夫！”

“喔，喔。北大街的！”打杂的掉身就走。

“你去煎碗姜汤来！”

“还有啥？”厨子问说。

“拿楼底下、楼梯口的灯都点起来。”小王妈转脸又对阿翠说：“你到松寿堂去敲门，买一服‘通关散’来。再问问那里的司务，急救中风要什么药？叫他们拿给你。”

于是厨子和阿翠亦都下楼而去。小王妈拿灯到床前，照见李婆婆的脸，紫涨成猪肝色，眼闭口噤，喉头“呼噜呼噜”地不住上痰，不由得脸色更沉重了。

“要紧不要紧？”蒿如眼泪汪汪地问。

“不要紧！”小王妈安慰她说，“是受了气，一下子闭住了。”她又不胜悔恨地，“都怪我！黄老爷的话，不说也就好了。”

“不托他更好。”

“不要！”小王妈以指撮唇，然后指一指李婆婆，又摇摇手，意思是，要防着病人仍有知觉，听见女儿的话，心里更为难受。

其实蒿如又哪里再会谈下去？如坐针毡似地只觉等药等医生的辰光难挨。好不容易听见楼下有了人声，抢着迎到楼梯口问道：“阿翠，药买来没有？”

“买来了！”阿翠答道：“松寿堂说，药不好乱吃。我一定要，吵了半天，给了一包，药名写在上面。”

蒿如接到手里，进屋念给小王妈听：“苏合香丸。九闭证、心痛、卒中、厥逆。每股二、三包，开水下。”

小王妈点点头，先用通关散吹入李婆婆鼻孔，一无效应。于是只好撬牙关为病人用温开水灌入药。

李婆婆的牙关甚紧，蒿如又不敢过分用力，撬拨了半天，尚未能开。幸亏张大夫赶到——

这张大夫亦是蒿如裙下的不叛之臣，从睡梦中被唤醒，听说是李婆婆中风，一破深夜不出门，有急病只指点学生代诊的惯例，亲自赶来。当然，诊治得十分尽心，而且医道也相当高明，望闻问切之后，凝神思索了好一会，方始提笔开了一张方子，君臣佐使，斟酌尽善，到松寿堂会配了药来，亲自看着煎好，撬开牙关，灌了下去。

“痰大概会下去。只要痰一下去，就不要紧了！”

“多谢张老爷！”蒿如由衷地感激，而声音却因有抑制而显得平静，“等我娘好了，我到府上给张老爷上匾磕头。”

“上匾不敢当；磕头更不敢当。”张大夫说：“我倒是有件事托你，今天没功夫说，改天详细谈。”

即使张大夫有意谈下去，蒿如亦无心听他。在她，此时一切都不关心，关心的，只是母亲的病。口中与张大夫交谈，双眼却不断瞟向病榻——看是看不到什么，听倒听出名堂来了。

“张老爷，你听！”她兴奋地说：“痰好像下去了些。”

于是张大夫细看静听，点点头说：“有转机了！”

不懂医道的人也看得出来，李婆婆的病，确是有了转机。最明显的自然是喉头不再像抽风箱般那样“呼噜、呼噜”地上痰；眼睛虽还闭着，眼皮却不时跳动；嘴角也一牵一牵地；在在叫人相信，昏迷的李婆婆是在逐渐恢复知觉之中。

“脉也好得多了！”张大夫提出警告：“不过，虽有转机，未脱险境，你们要格外当心。”

“是！”蒿如答说，“我亲自看着。”

“最好轮班看护，这个病最麻烦，不是十天半个月就会好的。”张大夫很关切地，“你可不要累倒了。”

“不会！”藹如强笑着。

“明天中午我再来。如果情形有变，即时打发人通知我，不拘什么时候，无须顾忌。”

“我知道！”藹如感激得要掉眼泪，“什么叫‘医家有割股之心’，我今天算是领悟了。”

“真是！”小王妈也说，“像张老爷这样的热心肠，不知积了多少阴功？少爷大富大贵的日子在后头。”

张大夫矜持地微笑着，别无表示。藹如送客出门，回到楼上与小王妈计议轮班守护，“四更天了！”她说，“你去睡吧！白天非你不可。以后都是这样，你上半夜，我下半夜。”

“这样也好。”小王妈接着问道：“明天、后天都有客人定了地方——”

“这怎么行！”藹如不等她说完，便即抢着打断。

“我也知道，第一，没有人手；第二，病人要清静；第三小姐也没心思应酬。不过，客人不是这么想。”

“不这么想，怎么想？”

受了抢白的小王妈，不再接口，停了一会说道：“明天一早，得我亲自去走一趟；人家帖子都老早发出去了，要趁早请人家改期。”

“改期也不行！不知道哪天才能请客人上门。”

小王妈的脸色越发阴沉了。藹如不免奇怪，家有病人，不能如常待客，暂时闭门息个一两个月，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何以她放出这副嘴脸？倒要问上一问。

“怎么？有什么不对？”

“没有什么？”小王妈避而不答，“等婆婆好点再说。”

听她这一说，藹如也就懒得再问了。等小王妈和阿翠料理茶水，检点灯烛，掩门而去，东海初日，已经冉冉而升了。

但李婆婆卧室中，却仍如深夜。老年人畏风、畏光亮、畏喧耳的涛声；窗户密闭，还遮得厚厚的窗帘；即使是在白昼，如果不点灯，亦必是漆黑一片。

此时的藹如，孤灯独对，守着濒死而未脱险境的老母，那份凄凉忧惧的心情，是她从未经验过的。回想这几年的飘泊沦落，既未能积下一笔大大的缠头资，让母亲得以安享余年；又不能脱籍从良，觅个好好的归宿。抛头露面，忍辱含垢，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样想着，立刻便对眼前的生涯，起了无限的厌倦之感。可是“牌子”一日不除，便一日不能拒绝生张熟魏上门。想起刚才谈到暂时谢客，小王妈那种面有难色，不以为然的表情，她不仅深感委屈，而且有些愤懑。

只等母亲病好，得要好好作个计较，再不能这样子得过且过了！她在想，怎得有个识见高超而又可以肺腑相见的人，促膝深谈，为自己筹划出一条妥善的路子来。

紧接在这个念头之后，脑中随即出现了洪钧的影子。一缕情丝荡漾，倏忽之间延伸萦绕，将她一颗火热的心包得紧紧地，有着抑制不住的思慕；恨不得孤灯的另一面便坐着洪钧，即令不言，只默然相对，便是一种无可代替的安慰。

然而这是空想！怅惘之余，觉得唯有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借纸笔片面倾诉那些不肯为他人道的话。

这也是排愁遣闷的好法子。主意既定，回自己画室去取来纸笔；先到床前看一看母亲，病势似乎又平伏了些，便越发放心，剔亮了灯，伸纸磨墨，咬着笔管想第一段。

第一段构思很顺利，照例的问讯以外，便叙她母亲得病的情形，不提黄委员，更不提何百瑞，只说遭遇意外的拂逆，急怒攻心，因而中风。初步虽已脱险，却仍怕会有变化。接着提到洪老太太的伤寒，说她与洪钧的境遇相似，却故意不用“同病相怜”这句成语，只说由自己此时的心境，体会到洪老太太起病之初，洪钧的忧急痛苦，才知道他的不进京赴会试真是明智的决定。不然，亦一定因为心悬两地，文思窘涩而像吴大澄一样，虚此一行。

由这里便转到洪钧的动向了。目的是劝驾，希望能早日相晤。但话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为洪钧设想，烟台旧游之地，宾主相得，气候宜人，是读书用功，准备下科出人头地的好地方。

再一种是从自己这方面着笔，直截了当地说：如今老母病重，前路茫茫，不知何以为计？自觉可与商议大事的，只有洪钧一个人。倘或堂上已占勿药，盼他早早回烟台。

前一种说法太泛，后一种说法则又太切。藹如握笔踌躇，反复考量，终于发觉，最好的说法，是将两者合而为一。

这样的长信，又有许多事实，无限深情，要委婉地含蓄在内，在蔼如自是件煞费经营的事；而况还要照料病榻，所以断断续续一直到第二天才写完寄出。

幸喜李婆婆大致是转危为安了。举家上下，还有张大夫，无不欣慰。话虽如此，张大夫还是千叮万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中风全靠调养看护，越周到越细心越好。因此，蔼如丝毫不敢疏忽。这样半个月下来，李婆婆已能够开口说话，模模糊糊地大致可晓。左半身虽无知觉，右手右足，总算可以动弹，而蔼如却快累得病倒了。

“小姐！”小王妈不能不提醒她了，“你自己要当心；照照镜子看！”

揽镜自顾，蔼如吓一跳！镜中是自己的影子吗？她忍不住惊疑，脸色黄黄地，两颊和眼眶都凹了下去，双唇没有血色，头发缺少光泽。似乎只有一双黑眼珠和一副白牙齿没有变化；可是相形之下，黑的太黑，白的太白，反而显得有些怕人。

虽知忧能伤人，而。瞧淳一至于此，蔼如也不免心惊肉跳。可是有什么法子能长保艳光呢？“吃不下，睡不好！”她叹口气：“唉！”

“小姐，我有个念头，转了好几天了。我先说出来，你看行不行？不行，我们再商量。”

“你说！”

“我在想，养病要静。现在客人是少得多了，不过三天两头还有人来打茶围，婆婆在床上听见了，难免操心，再说——”小王妈欲言又止，却瞪着蔼如看，希望她能意会。

“怎么不说下去？”

看她确是茫然，一点都摸不到自己的意思，小王妈觉得非直说不可了，“婆婆在这里养病，就不能摆酒。”她说，“支撑一个门户不容易，总不能靠当当过日子！”

这一下，蔼如恍然大悟；连母亲得病的那晚上，提到谢客，小王妈何以在词色之间，表示不对，亦都明白了。想想也难怪她，母亲一倒下来，她就是望海阁的当家人。开门七件事，上下十口人，加上母亲的医药费用，这笔开支不轻；让小王妈一个人去张罗，负担是太沉重了些。

于是蔼如省悟到自己的责任，沉着心神，细想了一会说道：“把我娘放钱的箱子打开来！”

“不用開箱子！没有现钱，我知道。”小王妈说：“当当过日子的话，是说说的。这一阵子的开销，都是我垫着。我不是怕婆婆跟小姐少我的钱，我是想着将来的日子。小姐，我还有几句话想说，就怕你不爱听。”

“你说好了！我们母女又没有拿你当外人。”

“原是这样，我才不能不着急。小姐，吃到这碗饭，没有什么好名声的！不图名，就图利；图利也不是容易的事。趁风头上，眼明心快，多捞几个；风头没有几年，错过了就没有了！不比洪三爷那样，今科不中，还有下科！”

语气未完，而意思是容易明白的。朱颜一逝，白发渐生；填巷华驹，风流云散。到那时纵使降格，无人相求；只怕想过粗茶淡饭的日子亦不可得。

“当然我也不是说，眼前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婆婆买了金子，买了田，我都知道。不过，那是下半辈子的依靠。如果眼前有大把银子好进账，倒说就要吃老本了，那么，将来怎么办？”

“这也是一时不得已。过些日子，当然还是照样，该怎么就怎么。”

显然的，蔼如已经为她说动，有了让步的意思。但对利害得失看得清楚些的小王妈，却不以为就此可以住口。相反地，她觉得难得有畅所欲言的时候，既然已经说出口了，不如索性说它个痛快，说它个透彻。

因此，她立刻接口：“话是不错！不过小姐要替客人想一想。花街柳巷走一走的大爷们，有几个是专心一志的；望海阁不行，会到别家去。再要拿他们拉回来，就吃力了！好比火热的灶，弄得冷冷清清，再要烧热了它，不是一时三刻的事。”

蔼如默然。摸着自己的脸在想，这副憔悴的模样，会有几人相怜？也许会有客人在心里想：这样子也算以色事人？未免太不自量了！

小王妈自然不会猜到她的心事，只觉得她的意思更加活动了！打铁趁热，再结结实实说上两句，必可使她回心转意。而最关她心境的，是洪钧，就从他身上想话来劝她。

“小姐的心事，我也猜得到，一片心都在洪三爷身上。洪三爷感恩图报，一定也会对得起小姐。不过，洪三爷的境况，也是看得出来的，将来只怕还要靠小姐帮忙。如果手里没有

力量，拿什么帮他的忙？”

这两句话很厉害，说服的力量，超过她自己的想象——藹如在这一瞬间，想法完全改变了！“洪三爷的情形，既然你知道，也不必瞒你。他对不对得起我，是另外一回事；我总觉得做人做事要全始全终。既然答应帮他忙，就得帮到底。这话，你暂时不必跟我娘说。我们谈眼前。”藹如想了一会问，“养病要找地方。哪里？”

“只要去找，总有的。”

“要近才好。”

“当然。近了才好照应。”

“那，”藹如断然决然地作了决定，“你去找房子，我找机会跟我娘去说。”

※

※

※

房子找妥当了，又找了个很妥当的中年仆妇，专负照料病人之责。然后，藹如看李婆婆精神较好的时候，在病榻前面，握着母亲的手，谈迁居养病的事。

“张大夫的意思，说娘最好换个地方养病，才好得快！”

“在什么地方？”李婆婆口齿不便，五个字的一句话，费了好大的劲才说出来。

“就在后面街上，近得很。”藹如答说，“早晚我来看娘，几步路就走到了。”

其实李婆婆自己也有迁移的意思。她心里很明白，望海阁不宜病人居住，住了病人就不宜再作飞觞醉月之地。只是她割舍不下女儿；如今听藹如的话，恰好说中她的心事，因而欣然允诺。

“那好！挑日子就搬。”她在枕上微侧着脸，瞟着床脚的箱箱问说：“这几个箱子呢？”

那是母亲这几年的积聚。藹如只知道是细软，却不知其详，也不愿去问。所以很快地答道：“自然一起搬去。”

“不！”李婆婆在枕上摆头，“还是放在这里，比较妥当。”

“这也好！照旧放着，一切不动，连床都不必撤，等娘好了，还搬回来住。”

李婆婆对这样处置，极其满意。伸出枯瘦的手，在枕下摸索。藹如代劳，探手枕下，一摸便摸到了一串钥匙。

“可是要这个？”

“嗯！”李婆婆说，“你仔细收好了！”

“还是娘自己带着。等要取什么，我再跟娘来要钥匙。”

藹如曲体亲心，不让老年人在心里有一点疙瘩。因此，易地养病这件事，非常顺利，上午动手，下午便已一切妥贴。李婆婆的新居闹中取静，清幽凉爽，连藹如都有些恋恋地，舍不得走了。

“小姐，回那面去吧！”小王妈背着李婆婆，扯一扯她的衣襟，悄悄说道：“还有好些事要商量呢！”

藹如微微颌首，到李婆婆床前又说了一会闲话，然后起身说道：“娘，我走了！明天再来看你。”

“你走吧！”

说是这样说，老眼中却有凄惶之色；藹如忽然心酸，改口说道：“我晚上来！”

※

※

※

回到望海阁，小王妈真的有好多事跟藹如谈。她已经看出来，藹如是为她说动了，因而雄心大起，打算着重整旗鼓，好好干上一番。

“有件事，以前我跟婆婆也谈过，”小王妈很谨慎地说：“我怕小姐有时候忙不过来，最好能有个人替替手脚。”

“你的意思是？”藹如迟疑地，“莫非——”

见她这样疑惧畏忌的表情，小王妈倒有些气馁了。但多少天的打算，一旦舍弃，不独自己对自己交代不过去，对他人也难以交代，所以毕竟还是鼓起勇气，说了出来。

“我想替小姐找个帮手。这有几层好处，第一，帮小姐的手脚。忙不过来，或者懒得应

酬，便都可以推托给人家。第二，支持一个门户不容易，如今婆婆又有病痛，更多一份花费。找个人来一起做，可以分担开销。第三，”小王妈神秘地笑一笑，“到那逼得没法子的时候，至少还有块‘挡箭牌’。”

最后一句话，直打入蔼如的心坎，脸上不由得便显出很有兴趣的样子。细看一看小王妈的脸色，知道她还有话，便点着头说：“你说下去！好像你已经有了一个人在手里似地。”

受此鼓励，小王妈便起劲了，“也不敢说，已经捏在手里。不过机会很巧，眼前倒是有个很好的人。”她问，“要不要先带给小姐来看看？”

“你先说说，是怎么个样子。”

“瓜子脸，身材不高，不过长得很苗条。一头头发可真好，墨黑、雪亮，长到膝弯上。”

“这么长的头发倒少见。”

“这不好说瞎话的，小姐一看就知道了。”

“我倒要看看。”蔼如问道：“今年几岁？”

“年纪稍微大一点，今年二十八。”小王妈赶紧又说，“看上去最多只有二十四。”

蔼如有些好笑，故意逗着她说：“就像你一样，看上去最多三十。”

小王妈有些窘，“小姐别拿我耍了。”她说，“真的，就是年纪大一点，此外都好，派头好，谈吐好，手段好！真正一等一的人材。”

“还有呢？姓甚名谁，何方人氏？我一概都还不知。”

“姓尤，小名阿霞，是常熟人。”

“那不是你的小同乡吗？”

“就是因为是小同乡，才有机会结识。”

“如果中意了，怎么办？”

这是最要紧的一问，也是小王妈最难回答的一问。因为从李婆婆一病，她看出自己今后在望海阁的地位，必非昔比；虽无取而代之的可能，至少是个往上窜的机会。蔼如当然无法控制，不妨借望海阁另外培养一两个人在那里。等蔼如从良，自己不就现成接收望海阁，成了老鸨别称的所谓“本家”。

但做本家要有做本家的实力。阿霞的母亲开口要借五千银子，个人的力量，实在有所不及。可是又不愿让李婆婆或者蔼如做本家；如何让她们母女出钱，而使得阿霞只听自己的话，就得好好动一番脑筋了。

“小姐知道我的，力量有限。说实话，我倒也想过，将来小姐有了好人家，不管是嫁洪三爷还是哪位有福气的姑爷，我这个年纪，总不能跟过去当‘陪房’。阿培也不知道哪一年才能成器，我不能不为下半辈子作个打算。”

她的话说得很在情理上，蔼如更觉得应该帮她弄成这件事。想了一会说道：“我跟我娘去说，或者田地，或者细软，找户头变现借给你。不过你得先想个法子，怎么能让我看一看人才好。”

“那容易。”

※

※

※

小王妈作了安排，特意带阿霞到玉皇庙去烧香；约定了时间，蔼如带着阿翠到那里去闲逛，便好暗中偷相那未来的女伴。

刚要出门，潘司事突然来访。这是蔼如最欢迎的一位客人，因为只要他来，就必能得到洪钧的消息，或者是书函，或者是口信，次次不落空，这一次也不例外。

“前天苏州有人来，说洪三爷快要来了。”

“什么时候？”

问到重来的确实日期，潘司事就无以为答了。因为他只是听得一言半语，说洪老太大病已痊愈，洪钧复应潘苇如之聘一事，可望实现。知道蔼如必定乐闻这一消息，顺路经过望海阁，特地相访告知。

这样热心，越使蔼如心感，也越发不能不殷勤接待，陪着很聊了一阵。等潘司事兴尽告辞，方始携带着阿翠，匆匆赶到玉皇庙，偷偷儿看到了阿霞。

小王妈所言不虚。蔼如甚至觉得她形容阿霞之美，还未搔着痒处。如说世上天生有一种

以色列人，那婉转娇柔的体态风貌，仿佛生来就是为了要受男子保护爱惜的妇人，那便是阿霞了。

然而，葛如此行的主要用意，是要亲眼看一看，阿霞可是善类？此刻为阿霞的艳色所眩，竟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因而悄悄问阿翠说：“你看她这个人怎么样？”

阿翠也有些说不上来，双眼一瞟一瞟地看了好一会才回答：“有点可怜兮兮的样子。”

这话出人意料，仔细看一看，又觉得阿翠的看法，似浅而深，说得很玄，实在很妙。

她是怕招来一个女伴，带来一身青楼习气，惹出许多闲是闲非，搅得望海阁上下不宁。看阿霞楚楚可怜的神情，必然谨慎安份，可以成为闺中良伴，更觉满意。

※

※

※

事情谈得很有眉目了。只要筹两千银子，小王妈的愿望，便可实现。她自己有一千，托葛如出面，向银号借一千便都有了。

“谢行小姐！”小王妈又迟疑地说：“还有件事，要跟小姐商量，请小姐跟婆婆说一说。”

看她的神情，便知是个难题；葛如不敢先作承诺，只说：“且说来看！”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把婆婆的房间腾出来...”

“不行！”葛如不待她说完就断然拒绝，“决不行！”

“是。”小王妈也很见机，急忙赔笑说道：“原是商量，我也知道不妥。这不必去谈它了。”

“对！”葛如接口说道：“倒是有件事要谈；阿霞只是单身一个人进来？”

“是的，”小王妈答道，“我借她两千银子，扣下四百两花在她身上，一千五百两给她娘，从此一刀两断。”

“是亲娘吗？”

“亲娘是断不了的。”

葛如明白了，小王妈是花两千银子买一个鸨母做。论她的本性决不坏，不过天下的鸨母跟天下的乌鸦一样，不同的是乌鸦黑在身上，鸨母黑在心里。阿霞成了苏帮堂子里的“讨人”，处处受制，不知何日才得出头？恻隐之念一动，她觉得从此时开始，就应该为阿霞说话。

于是她问：“你说是借阿霞两千银子，总有个还清的限期吧？”

“那个限期怎么好定？”

“照这样说，一辈子还不清，她就苦一辈子？”

小王妈脸一红，“那也不致于。”她说，“我看三、五年总也可以了。如果她命好，遇着个好客人，有心拔她出火坑，也是很容易的事。”

“只要你不是万儿八千的狮子大开口，吓得人不敢沾手，当然就容易。”

“小姐，你看我是不是这样的人？”

有此一语，葛如暗暗为阿霞庆幸。转念又想，这样的话最好不说，既已出口，就索性说得实在些，即令伤了小王妈的感情，至少对阿霞有好处，才不枉自己一番苦心。

“我也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不过这件事没有我，你做不成功，所以我对阿霞也有责任。前世作孽，今生落得这个地步；我要修修来世，今生再不能作孽了。”

这几句话说得很重，小王妈的脸色大变；却非温怒，而是凜然心惊。

“我不会作孽！”她说，“我也不会害小姐作孽！”

※

※

※

画押付银，一切皆妥，阿霞便正式归入小王妈的掌握。这也是她跟葛如正式见面，少不得要叙个礼，照勾栏中的规矩，也是“先进门为大”，应该管葛如叫“姊姊”。可是葛如不愿依从俗套，主张彼此以名字相称；同时替阿霞改名为“霞初”——本来是取唐诗“云霞出海曙”的意思，名为“霞曙”，因为曙字念起来有些拗口，所以改做“霞初”。

“你呢？”葛如问小王妈，“你们怎么称呼？”

“我们早已说好了，她叫我阿姨，我叫她阿霞。”小王妈又指着葛如对霞初说，“年纪是你

大几岁，不过真要跟小姐学学。人好不必说，一肚子的才情；要写就写，要画就画！哪里去找？”

“是。”霞初笑道“我看得出来。”

葛如不喜欢人家随口敷衍，便盯着问了一句：“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刚才中人在笔据上写了个白字，葛如姊姊指了出来，那中人不是很不好意思吗？还有那个笔筒里大大小小的笔，不是会写字的人，要那许多笔做什么？其实这些都不相干，只看葛如姊姊脸上，没有一肚子的墨水，哪里来的一脸秀气？”

这娓娓言来的一篇话，说得葛如心说诚服，激赏不已，只是有一点，“我说过，大家名字相称。”她诘责地说，“你怎么还是左一个姊姊，右一个姊姊？”

“提名道姓的，我不惯。”霞初慢慢地，陪着笑说。

那婉转娇柔的神态，在葛如真是无奈其何，只好叹口气：“随你吧！爱叫什么叫什么！”

※

※

※

不过两天的功夫，霞初在望海阁就仿佛已经根深蒂固了。葛如尤其跟她投缘，第一天就谈到深夜，亲自送她回楼下的房间。第二天亦复如此。第三天夜里疾风暴雨，葛如怕她胆小，索性留她同榻谈心。

提起身世，霞初的眼神就迟滞了。她说她是上海城里人，本姓尤，咸丰三年“小刀会”作乱，一家人只逃出兄妹两个来。哥哥不成材，虽在流离之中，依然抽鸦片、好赌；在常熟，五十两银子将她卖入青楼，那年她十六岁。

以后，随着战局的转移，到过镇江、扬州、安庆，最后又回到上海。六七年工夫，被转卖过四次。

“在上海倒还不错。‘夷场’上的市面很好，捧场的客人很多，那两年我替我娘总挣了万把银子。可是，”霞初黯然摇首：“没有用！”

“怎么叫‘没有用’？”

原来霞初最后的一个、也就是跟小王妈打交道那个假母姓张，本是“三姑六婆”中的道姑出身，只为不守清规，引诱良家妇女与人苟合，被告到当官，吃过官司。刑满出狱，做了鸨儿，养着个汉子，外号“花面狼”，就是霞初叫做“表叔”的那人。

这“花面狼”不务正业，极其下流。霞初所挣的钱，一大半为他送了在骰子骨牌上。有一次跟巡捕房的几个“包打听”赌牌九，在牌上动了手脚，当场“人赃俱获”；他的人缘极坏，抓进捕房，被拷打得死去活来，最后是写了一张“伏辩”，自承诈赌骗了人五千银子，约期三月归还。

“慢点，”葛如打断她的话说，“上海夷场上，巡捕房的‘包打听’，无恶不作，我也听说过。不过俗语说得是，‘不怕讨债的凶，只怕欠债的穷’。‘花面狼’哪里拿得出五千银子，伏辩不是白写？”

“原是看准了货源的，知道我的客人很多，这五千银子自然着落在我身上。可是，进账再好，三个月也弄不到这笔大数目。当时正好有个姓倪的倪二少，要替我赎身，‘花面狼’便出主意；叫我敲二少的竹杠。倪二少是真喜欢我，说五千银子就是五千银子；‘花面狼’悔得要死，道是早知如此，跟他要一万，不也照样到手了？”

“人心不足，都是这样的”葛如问道：“你既然做了倪家的姨太太，怎么倒又跟了他们呢？莫非倪家容不下你？”

“哪里，恰恰相反。”霞初切齿说道：“都是‘花面狼’作的恶。我到倪家去以前，他们悄悄跟我说了个‘忽浴’的法子——”

“你说的什么？”葛如问道：“什么‘玉’？”

葛如不懂上海话。上海人叫洗澡为忽浴，而在长三堂子里，另有一解——姑娘欠了一身的债，无以为计；找个冤大头下一番虚情假义的功夫，因而论到嫁娶，以替她还清债务为条件。及至从良，又复下堂求去，依然故我，但一身债务却是干净了，犹如满身肮脏，洗了个澡一样，所以称为“忽浴”。

听完霞初的解释，葛如问道：“既是人家的人了，也不能随你的高兴，要下堂就下堂啊？”

“所以要有法子。”霞初答道：“他们教我的法子是一两个月之后有意挑剔吵架，越吵越凶，吵得他家六神不安，唯恐我不肯走。说不定还要另外送一笔钱，就好比凶神恶煞进了门，不烧银锭是不会走路的。”

“那么你呢？照他们的话做了？”

“蔼如姊姊，你看我做得出来吗？”

蔼如歉疚地笑道：“当然做不出来。”

“人心都是肉做的，上上下下待我都不错，我怎么好意思无事生非？这样过了四五个月，有一天‘花面狼’上门，愁眉苦脸地说我娘病得快死了，只想临终见我一面，不然死不瞑目。我还没开口，倪二少倒先答应了，说是‘你就去一趟。也可怜，带二十两银子去！’”

听到这里，蔼如开始有些紧张了。显然的，霞初能嫁倪二，除了名份以外，从哪一点来看，都是可令北里姊妹羡慕的一个好归宿。而如今依然飘泊，可知中间必定发生了意外的变化。这个意外的变化又可想而知的，必然起自“花面狼”。这样想着不由得失声说道：“你不能跟他走！”

“我哪里愿意跟他走？”霞初无限委屈地说：“蔼如姊姊，你要体谅我的苦衷！天底下就偏有那种阴错阳差，不巧凑在一起，逼成一个不能不听摆布的僵局。当时我还没有开口，我们那位又补了一句：‘既是最后一面，你不能不去。见了这一面，一了百了。否则倒像是亏欠了人家什么似的，心里嘀嘀咕咕地不舒服，何苦？’一听这话，把我的心扭过来了。当时带了些银子在身上，坐顶小轿，由‘花面狼’带路到了他家。一进门就让捂住了嘴，埋伏在那里的三四个人，七手八脚地把我弄上了停在后门口的车子，从此就没有回过倪家。”

蔼如大惊，“原来你是这样子‘忽’的‘浴’！”她说，“那不成了背夫潜逃了吗？”

霞初不答，愁容满面地看着蔼如，似乎还有许多冤苦，不知从何而诉。

“后来呢？”蔼如定定神问道：“就一直往北边走？”

“南边不能立足，自然只有往北边走。”

“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把你骗出来，是想再卖一次？”

“可不是！不过高不成，低不就；或者有人看出来路不正，不敢搭手。这样一路飘流到了山东，我受的苦——”霞初哽咽着说，“就不能谈了！”即使不言，也可想而知。北道上的流娼生涯，所谓“门前一阵骤车过，灰扬；哪里有踏花归去马蹄香？行云行雨在何方，土坑；哪里有鸳鸯夜宿销金帐？”蔼如虽未身经，却曾见过，想起来都觉得窝囊，不道霞初这样的人，竟亦受此折磨，实在为她痛心。

“总算还有救！”霞初突然将头昂了起来，声音中也显得很有生气，“一到烟台，我就听说有蔼如姊姊你这样一个人，行快仗义，不像女流之辈。我心里就在想，怎么得能结识这一位姊姊，也诉诉我的苦。居然天从人愿，就有阿姨托人来找，一见面就看中了我。蔼如姊姊，你这望海阁，在我看就真正是天堂了！”

“你也说得太好了。”蔼如握着她的手说，“我也很喜欢你！就跟你投缘，也得帮你。不过，一旦出事，只怕我帮不了你的忙。”

“怎么？”霞初吓得脸色都变了。

“你先不要着急！”蔼如发觉自己的话说得过份，赶紧安慰她说：“好在地方隔得远，慢慢可以想办法。你先跟我说说，倪家是怎样的人家？”

“倪家是乡绅，上代一直做官。不过那几年的家运不大好。他家大少爷是安徽的道台，带兵打长毛吃了败仗，拿‘印把子’都丢掉了。”

“你的‘那位’呢？”

“是个举人。”霞初答说，“阔少爷出身，做不来什么正经事。不过，人倒是好的。”

“看你对他还很有意思。”蔼如问道：“我来想个法子，看看能不能破镜重圆？”

“不成功！”霞初连连摇手，“蔼如姊姊，请你不必白费这个心。”

“何以见得不成功？”

“第一，人家未必再肯花几千银子；第二，我也没有这张脸，再回倪家。”

“你自己不愿，可就没法了。”蔼如沉吟着，总觉得霞初对倪家没有个交代，便是留着一个后患，想来想去不放心，便又问道：“‘花面狼’将你骗了出来，一走了之，倪家倒肯善罢干休？”

“‘花面狼’是算计好了的。倪家大少爷是有罪的人，出不得头，谅他家不敢报官。”

“到底报了没有呢？”

“那就知道了。”霞初答说，“想来是没有，不然，早有了麻烦。”
这话说得相当透彻，蔼如放心了。

※

※

※

望海阁中，上上下下兴兴头头的日子，过了两个月，蔼如最初忧虑的事，终于不免。

原来倪家老大因为兵败革职的处分，早在上年金陵克复，普降恩命之中开复。而且由于李鸿章的照应，成了江南官场中的红员。一朝扬眉吐气，少不得报复旧怨，偏偏霞初艳帜复张，声名远播，有倪家曾见过霞初的一个亲戚，识破了她的本来面目，回去一谈，倪家立即进了状子，不分青红皂白，连李婆婆母女一起告了在内。

状子是进在倪家原籍的浙江嘉兴县。由于被告是在烟台，管辖以被告所属地方为准，所以由浙江桌司行文山东桌司，转饬福山县拘提被告到案审理。

福山县知县名叫吴恩荣，倒是通情达理的好官。只是为人懦弱，驾驭不住属下，所以差役狐假虎威，往往拿着鸡毛当令箭。一看被告是烟台的名妓，就更不肯轻易放过门了。

于是，蔼如与霞初被捕到官，吃了许多苦，花了许多钱，另外赔上潘司事与马地保的奔走之劳，官司还是不能了结。蔼如虽准交保，而霞初则交官媒看管。

果真到了官媒那里，就算入了地狱，先挨两天饿，再捱几顿打，白天尽拴在马桶旁边，晚上捆在门板上。受不得这等苦楚，便得拿钱来说话。

这勒索来的是小钱；挣大钱要等结案。因为倪家已有表示，不想讨回这个逃妾，但打算追索身价银子。这一来就必定交官媒价卖，明三暗七，如果霞初值五百两银子，吏役官媒便有二百五十两银子的好处。

这是后话，眼前先须救霞初的急，花了五十两银子，买得三天的宽限。眼看日子已到，而霞初已有暗示，宁死不受辱，送到官媒那里，迟早会自己结果自己的性命。这不但蔼如着急，还有两个人亦是愁肠百结：一个是小王妈心疼投在霞初身上的银子；再有一个是潘司事，因为就在这奔走官司的一段日子里，他跟霞初已经打得火火了。

谁知天无绝人之路，洪钧恰好到了烟台，得信赶到福山。他与吴恩荣有旧，以前在公事上帮过人家的忙，这就一切都好谈了。吴恩荣先将蔼如开脱；霞初则发交保释。如果倪家不追，案子自然可以从轻发落，要追，亦不过赔个百把两银子的事。

于是，蔼如、霞初与潘司事都移住到洪钧所下榻的天发客栈，静等结案。那里共是三间屋子，洪潘合住，蔼如与霞初相共，空出中间堂屋供起坐。

等将行李安顿妥当，只见店伙领着一个穿蓝布大褂，戴红缨帽，一望而知是“跟官的”人进来；后面跟着一个粗汉，挑着两个食盒，原来是吴恩荣送的菜：一个火腿、栗子炖鸡的一品锅，一只烧鸭子，四样点心。

这是很有面子的事，洪钧一向讲究这些过节，所以很高兴地写了“敬领申谢”的回帖，重重地开发了赏钱，立刻便关照店伙摆桌子烫酒，说是正好为蔼如、霞初压惊。

话虽如此，仍是洪钧上座，潘司事居次，蔼如和霞初在主位相陪。灾难将满，又有盛撰，这顿饭当然吃得非常惬意，然而蔼如却又不免感慨。

“‘昨为阶下囚，今为座上客’，虽然不是吴大老爷请我们，叨三爷的光，吃他送的菜可也就是再梦想不到的事。就算世事如棋，这盘棋也变化得太离谱了！”

“真是，三爷！”霞初迫不及待地接口，“总算我命中有救，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她略略想一想，又说：“只有早晚一炉香，求天老爷保佑，三爷下科高中。”

“言重，言重！这样说，倒叫我不安了。”

“三爷，你这也是积阴功。‘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照我看，”蔼如笑道：“你就专门做这种好事好了！功都不必用了，到时候自然会中。”

“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洪钧也笑了。

“三爷也不要这么说，因果报应是有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是不报，时辰未到。’不然，世界上都是恶人，哪里有那么多人！”说到最后一句，霞初的眼睛瞟向潘司事。

潘司事恰好低头在喝酒，不知道她在看他；蔼如与洪钧却都看到了，相视一笑，蔼如更做了个鬼脸。

这一下倒是让潘司事发现了，愕然相问：“什么事？这么好笑！”

“你没有听见我们刚才在谈些什么？”蔼如反问一句。

“听见了！你们在谈因果报应。这种事我不大相信，所以我喝我的酒，吃我的菜。这个一品锅真好，可惜烧鸭子冷了，不好吃！”说着，潘司事又夹了一大块肘子，送入口中。

“潘老爷！”蔼如是正经规劝的神态：“你喜欢火腿、肘子炖鸡，回烟台我好好做了请你，这时候不要只顾吃，听我劝你两句话。”

“喔，”潘司事停着答道：“你请说！我在听。”

“第一别只顾用口，也要用用眼睛；第二，不要不相信因果报应！要相信了，自然有好处。”

潘司事困惑了。明知言外有意，却不知意何所指？愣了一会问道：“什么好处？”

“那要问你自己，做了些什么好事？‘行得春风有夏雨’，到时候你自然知道。”

“我，”潘司事摇摇头，“我也不用去想。这件事玄得很！”

“小潘，”洪钧问道：“我倒想请问你，你为什么不相信因果报应？”

“我不相信鬼，也不相信神道，因果报应，渺茫得很！”

“你这是一概抹煞。报应之说，或者渺茫，因果却不能不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很合道理的事。”

“对！”蔼如接口，“如果不种，瓜也没得，豆也没得。”

“这话说得好！”洪钧欣然举杯，“值得浮一大白。”

他们这样交谈，对霞初来说，未免稍微深奥了些。因为不十分听得懂，便为大家斟酒布菜。用薄饼包烧鸭子，加上葱酱，先敬洪钧，后敬潘司事；而夹饼的筷子已伸了过去，却又忽然缩回。

这就怪了！蔼如忍不住问：“怎么回事？”

“我怕潘老爷不爱吃。”

“何以见得？”

“刚才潘老爷不是说，烧鸭子冷了不好吃。”

这一下，连潘司事都觉察到了。无意中一句不相干的话，她竟只字不遗地记着；而且如此小心地不敢拂意，这份深情就着实可感了。

这样想着，情不自禁定睛看了霞初一眼。虽然她装作不见似地将眼风避了开去，但双颊朱霞微红，益显得皮肤又薄又白，仿佛透明似地。不由得便想：不知道她的颜色，较之蔼如又如何？

于是他移转视线，落在蔼如脸上，立刻感觉到她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就像燕赵悲歌慷慨之士，与江南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不能在一起相比一样。如果勉强要作个比较，只能就感想来分：蔼如可爱；霞初可亲。

※

※

※

饭罢分两处喝茶，蔼如为了促使潘司事与霞初接近，“移樽就教”到了东屋。由于洪钧表示过，有许多话要跟蔼如谈，潘司事当然不能在一旁惹厌，因而就自然而然地将他“撵”到了西屋。

“潘老爷还没有娶亲，是不是？”蔼如向与她并坐在床沿上的洪钧问。

“你真喜欢管闲事。”洪钧笑道：“他亲是没有娶；不过，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倪家说不定愿意重收覆水呢！”

“那当然不谈，如果霞初能恢复自由之身，三爷，你看，潘老爷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他愿意不愿意要霞初？”

“哪有不愿之理。”洪钧想开句玩笑：连我都愿意要。但话到口边，忍住未说。

“光是愿意也不行；要让霞初坐花轿。”

“这也可以谈的。小潘是孤儿，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主。如果堂上有老亲，事情就难办了。”

听到最后一句话，勾起蔼如的心事；脸色不由得就像黄梅天气那样，好好的阳光，倏然

尽敛，阴沉沉，大有雨意了。

不过，她警觉得快，立即转脸站起，不让他发现她的神色不愉；而且一面倒茶，一面问道：“老太太想来已经康复？”

“风瘫在床上，带病延年而已！”洪钧紧接着问道：“你娘呢？昨天一到，我就想去看她的。小潘一来，知道了这场官司，就什么都顾不得了！”

“我娘倒还好，能够起床了。”蔼如又说：“亏得你来，如果这场官司料理不清楚，日子拖长了，我娘一定会知道，那时候就不知道会急出什么乱子来！”

“我知道你的心境，不要烦。”洪钧抚着她的肩说，“像我，今年上半年的日子也不知道怎么过的。到烦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索性抛开，拿样有趣的东西出来看创，日子也就过去了。”

“喔，”蔼如转身问道：“什么有趣的东西？”

“你不知道？”洪钧解开大襟的纽子，探手入怀，将朱红丝绳拴着的小玉兔拉了出来，“喏，你看！”

这一下使得蔼如有心满意足之感。“倒亏你！”她笑着说，“还带着。”

“还记着你的话呢，‘伴我蟾宫折桂’。可惜，折桂而不能折杏。”

“急什么？三年一晃儿就过去了，包你是个探花郎。”

他说“折杏”，她就说“探花”，洪钧真是从心底喜爱她的灵慧，却又偏要呕她：“莫非就不许我中状元？”

“如果你中了状元，我在烟台各庙的菩萨面前，头都要磕到。不过，”蔼如抬眼看着他说：“我想你会中探花。”

洪钧心中一动，莫非她也知道陈銓与李小红的故事，说这话是取瑟而歌？因而追问一句：“何以见得？”

蔼如笑笑不答，只说：“你看看去，霞初他们怎么样？”

※

※

※

霞初对潘司事以礼相待，有着许多周旋的形迹，因而使得潘司事也拘束了。

当洪钧在窗下悄然窥望时，他们已谈过好些话了。洪钧所听到的，恰好是关于他与蔼如的议论。

“也不知听蔼如多少遍提到洪三爷，今天总算让我见到了！”

“你觉得他怎么样？”

“那还有什么说的，郎才女貌！”霞初加重了语气说：“真正是天生的一对。”

“喔！”潘司事放下茶杯，两臂靠在桌上，很关切，也很有兴味地问：“蔼如怎么说？有没有在你面前露过什么口风？是不是要等洪三爷中了进士，才肯嫁他？”

霞初不即回答，只咬着嘴唇，两眼一眨一眨地望着灯火，那副不知何以为答的神情，使得洪钧大为紧张，竖起耳朵连大气都不敢喘。

“我想她是说说的，到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说什么？”潘司事等于替窗外的人问了一句：“她不肯嫁他？”

“那倒也没有说，不过，她要是说的真话，事情可有些麻烦。”霞初答说：“她说她不愿给人做小；又说洪三爷是有太太的。这两句话合在一起，潘老爷你想，不很麻烦吗？”

“其实没有什么麻烦，洪太太最贤惠不过；蔼如果真肯嫁，除了名份上吃亏以外，别的都跟正室夫人一样。”

“她要争的就是名份。”

“那一——”潘司事终于不能不同意她的看法，怅然地说：“那可真的麻烦了！”

听到这里，洪钧心乱如麻，只觉得砖地上的寒气，自两足上升，冷到脊梁，站在那里心灰意懒，一步都动弹不得。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突然发觉有人在他身后拉衣服。情绪消沉的时候，最易受惊，身子一哆嗦，几乎开口发声。急急转身看时，却是蔼如，正在向他摇手，示意不要惊动窗内。

洪钧当然无心再听窗内的絮语，悄悄走回原处；接踵而至的蔼如含笑问道：“他们一定

谈得有趣！”

“不见得。”洪钧摇摇头。

葛如诧异了，“他们谈些什么？”她说，“我以为你听他们谈得有趣，都舍不得走了呢！”

洪钧不作声，走向床前，一歪身倒了下去，叹口无声的气。这样子不能不令人起疑，葛如很快地便跟了过去，摇摇他的身子。

“怎么？”

“这话该我问。你怎么了？闷闷不乐地。”

“是，”洪钧掩饰着，“累了！”

“你自然是累了。不过，你这样子，跟累不累不生关系。”葛如又摇他的身子，“到底听他们说了些什么？”

洪钧迟疑着，想不出话来回答——听到的不能说；能说的没有听到。

在葛如的炯炯双眸逼视之下，洪钧不能不答，而且不能撒谎——撒谎也无用，她会推测查证到谎言败露，她如果再追问一句，就难为情了。

无可奈何，只好这样答说：“我有心事，不过此刻不能跟你说。”

“到什么时候才能说呢？”

“也不是急的事，三个月、五个月，甚至一年半载再说也还不迟。”

“这叫什么心事？”葛如失笑了。

“原就是——”

“是什么？”

洪钧本想说：“原就是杞忧”。但话到口边，觉得“相忧”二字，不太贴切，因而顿住。既然葛如追问，就实说也不妨；不过自己补充声明：“也不能说是杞忧。”

“那么是远忧。”葛如很快地接口，“人无近虑，必有远忧。你此刻忧虑的是什么呢？”

话锋轻轻一绕，又回到他原来就不愿透露的心事上来了。“别来数月，真要刮目相看了。”他笑着说，“你几时学得这么会说话？”

葛如知道他是借此闪避，如果他真的不愿吐露心事，亦就不必勉强，笑笑换了个题目问：“动身之前怎么不先写封信来？”

“也是心血来潮，说动身就动身，只怕人比信先到，又何必多此一举。”

“这话我就不懂了，虽说如今海船方便，到底千里迢迢出一趟远门；而且一来了，起码也得过年才回去。怎么就能跟到舅舅家看姥姥似地，拉一条毛驴，跨上就走？”

“驳得有理！不过我也有我的想法。还有两年多的功夫，何去何从，实在下不了决断。心想不如跟你来谈谈。想到即行，就这么来了。”

来意如此，倒使得葛如有些受宠若惊了！“你的前程是大事。”她说，“问我，我可能替你出什么好主意？”

“你也不一定要出主意，哪怕听听你的意思，亦有助于我拿主意。”洪钧接着便谈入正题：“这两年多的功夫，一方面要养家活口；一方面要为会试打算。我想有三个地方好住，就不知道哪一个最好。”

“你说，哪三个？”葛如加了一句：“第一个当然是苏州？”

“这倒也不尽然。如果为了顾家方便，尤其是上慰亲心，当然以住家乡为宜。倘或为了会试，最好是住在京里。不过，”洪钧摇摇头：“‘长安居，大不易’！”

“且不管容易还是难，你倒先说，住京里对会试有些什么好处？”

“好处太多了。你听我一样一样告诉你。”

洪钧说了两样好处，一是切磋，二是交游。四方名士，集中京师；谈艺论文，不愁没有可以请教的师友。而且中了进士，还要殿试；所谓“金殿射策”，不仅仅读书破万卷，还要胸怀天下事，才能作得出切中时弊的好策论。而要熟悉时务以及朝章典故，当然以住在京里为宜。

谈到交游，更非在京不可。冠盖满京华，只要获得一两位名公钜卿的赏识，将来入闱、出仕就有好多便宜可占。“譬如说吧，”洪钧举例以明，“殿试的大卷子，虽然也是弥封，连皇上事先都不知道姓名；可是卷子跟会试、乡试经过誊录的不一样，还是原来的笔迹。看惯了，一望而知是某人的，有心照应，不愁无处摸索。多少年来军机章京容易中鼎甲，就因为殿试的‘读卷官’往往是军机大臣，看惯了他们的笔迹的缘故。”

“这两样好处，是住在什么地方都得不到的，三爷，”蔼如毅然决然地说：“倘或你真的要我拿主意，我赞成你到京里去。”

“恐怕不那么大易。再说，”洪钧将她搂入怀中，轻轻说道：“我也舍不得远离一个人。”

这句话像蜜一样，甜到蔼如心里。脸一贴着洪钧的胸前，顿有从来未有的恬适之感，而且相信这一分感觉将延续于无穷。安身立命就定于此俄顷了。

于是，万丈情丝倏地化作一片雄心，“你舍不得我，就住在烟台好了！”她不自知地言在意先，“住在烟台有一样别地方没有的好处，就是有一个最能知道你的心的人在这里！”

“蔼如！”洪钧几乎是哽咽的声音，“我，我决不负你！”

“说这个干什么？”蔼如很快地踮起脚，将灼热的红唇凑上去，仿佛是阻住他不得开口似地。

※

※

※

“这可真没有法子了！”潘司事走进门就摇头，“霞初，你就睡这里吧！我——”

是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的语气，霞初当然不忙追问，同时也没有心思去追问。因为有件更使她感兴趣的事盘踞在她心里。

“灯还是黑的？”她问。

“是啊。”

“可有什么响动？”

“你说什么响动？”潘司事楞头楞脑地问，“结结实实的土炕，你以为是我们那里小户人家的竹床，嘎吱嘎吱会响？”

“啐！”霞初嫣然一笑，“你这个人，真是！想到哪里去了？我是说，他们是不是在谈什么？”

“就是谈什么，我也听不见。”潘司事打个呵欠，“不要再去张望了！你睡这里我另外去找地方。”

霞初实在想留他同室，让他睡炕，自己将就打个地铺。因为时近午夜，另找客栈未免麻烦，而且谈得正融洽的当儿，火辣辣地硬生生分开，心里也真不是味道。不过，她有一层最大的顾虑，是怕一说留他的话，潘司事心里或者会想：“毕竟是这样的出身，倒是毫不在乎！”为了不愿招他的轻视，所以一直不松口。此时留与不留，就必得有句很切实的话了。

想是这样想，那层顾虑总是抛不开。欲待咬一咬牙，听其自便，却又于心不忍，左右为难之下，只逼出一个念头：好歹先留住他再说。

于是她问：“潘老爷，你倦不倦？”

“还好。”

“那，那这样，”她用商量的语气说：“我们谈谈说说，谈它一夜的天，好不好？”

这是个听起来近乎荒唐的建议，然而也是很新鲜的经验，潘司事愿意试一试，便欣然点头，表示同意。

“想来你肚子也饿了，等我先来弄点东西吃。”霞初问道：“潘老爷，你喜欢不喜欢吃甜的？”

潘司事不喜甜食，但答语却是“喜欢！”

“好！我来做给你吃。”霞初很高兴地说：“我每天晚上要煮一小锅红枣莲子糯米粥。蔼如先不喜吃甜的，后来也吃上了瘾，每天临睡以前，一定要吃一碗。”

于是，霞初从网篮里取出风炉、砂锅、煮粥的原料；潘司事帮着动手，生火扇风炉，递这个递那个，十分殷勤，倒像一对恩爱夫妻居家过日子的那种味道。

两人一面煮粥，一面说话；潘司事笑道：“蔼如今天晚上大概不会来吃你的粥了。”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今天晚上的粥是烧给你吃。”

“便宜了我。”潘司事问道：“粥要煮多少时候？”

“那可得好一会，你不能心急。”

“我不急，我等你！”

霞初心中一动，低着头想了好半天的心事，突然抬头问道：“潘老爷，我有句话问你，你看我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这就很难回答了。”

“怎么办呢？”霞初说道，“你尽管实说，说我的坏处，我不会生气。”

“正好相反！”潘司事使劲摇着头，显得他跟霞初谈话的态度是很认真的，“我怕我说了你不相信，说我在敷衍。”

“那你倒说说看。”

“你，霞初，你除了苏州话说得不太地道以外，在我看，你是十全十美的一个美人。”

每一字都说得很结实——结结实实地钉在霞初心头。然而她还是不能相信，只为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用这样的话称赞另一个人。

“如今该我问你了。”他捉住她的手，轻轻拍着手背，“你问我那句话有什么意思？”

“哪句话？”

“就是你问我，看你这个人怎么样那句话。”

霞初看了他一眼，望着灯光沉吟；好久，自语似地说了一句：“你猜？”

“我猜不出，还是你自己告诉我吧！”

霞初还是沉吟着；突然间喊道：“不好，粥烧糊了！”说着匆匆奔了出去。

潘司事也闻到了。因为粥中有红枣，烧糊了反有浓郁的香味，不由得被吸引了过去。

“你，连你把粥烧糊了都是好的！”

“啐！”霞初等他刚说得一句，便急急转身，拍着胸说：“吓我一大跳。”

“对不起，对不起！”潘司事歉然地，“我不是有意的。”

“是我自己胆子小。这几年到处躲人，躲倪家见过的熟人躲债主，躲得我风吹草动就会疑神疑鬼。”霞初停了一下问：“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说你连把粥烧糊了都是好的。”

“看你，说这种傻话！”霞初笑了，眼角有两滴晶莹的眼泪。

“你不相信我的话？”

“我相信。”霞初扭过脸去，一面搅粥一面说：“要不然，怎么叫痴呢！”

潘司事知道，“痴”字下面有个字没有说出来。自己想想，不觉困惑！这就是痴情吗？再细想想，恍然有悟；怪不得红楼梦上贾宝玉说的话，那些老婆子说是听不懂。

这样一想，对霞初的感觉顿时不同了。但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却又无法捉摸，只感觉有种冲动，想抱住霞初，好好亲上一回。

“粥没煮好，你将就着吃吧！”霞初说，“刮风了，吃碗热粥暖和暖和身子。”

不但暖和身子，也暖到心头，潘司事觉得从未吃过这样香甜的粥。

吃完粥，潘司事又帮着霞初收碗抹桌子，检点火烛。等一切都妥贴了，剪灯对坐，一面喝着茶一面重拾中断的话头。霞初问道：“潘老爷，你在烟台几年？”

“三年多。”

“蔼如说你一个人在这里，怎么不接家眷来？”

“我是孤家寡人一个，接什么家眷？”

“原来一个人，”霞初问道：“苏州总有亲人吧？”

“最亲的，也不过堂房弟兄。本来倒有一个弟弟带在身边，前年夏天死掉了。”

“那，那为什么不娶亲呢？”

“这话就难说了！”潘司事摇摇头，显得很吃力地说：“第一，在关上混个小差使，不敢弄个家累在身上；第二，我也不愿意找个又粗又蠢，除了烧饭生孩子一无可取的老婆。至于我看得上的，人家又决不会嫁我。想想连口都不必开，开了口是自找烦恼。”

霞初听得很仔细，从他最后一句话中，听出因由，随即问道：“想来你也曾看中过哪家的小姐？”

“也不好算是小姐。”

“总也不会是丫头！”彼此熟了，霞初说话就比较随便，自以为聪明地说：“我知道，大概是哪里的小孤孀。你不妨说说看。”

“也不是什么小孤孀。”潘司事忽然有点不耐烦了，“你不要再问了好不好？”

越是如此，越使霞初好奇；料他不会峻拒，便顽皮地笑道：“问问怕啥！倒偏要做个讨厌人，打破砂锅问到底。”

潘司事偏着头沉吟了好一会问道：“你一定想知道？”

“是啊！”

“那我就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说了这一句，他起身走了开去，仿佛怕看见她的脸色似地。

霞初先当他指葛如，这一躲避，恍然大悟，一颗心立即跳得很厉害了！怔怔地望着他的背影，忘掉应该答话。而在潘司事，这却是难堪的沉寂；明知开了口是自找烦恼，偏偏不能自制，所以心里不胜悔恨。

“我是说着玩的！”他极力想抹掉这段不愉快的记忆。“我没有那么傻！”

这句话，使得霞初暂时解除了必须有所表示的窘迫，微笑着站起身来，取出镜盒，准备卸妆。灯的位置摆得不对，镜中暗沉沉地全不分明，因而回头说道：“潘老爷，劳驾帮个忙，我看不见。”

潘司事欣然应命，捧着灯站在霞初身后看她拔去簪子，解开发髻，披下来一头动人心魄的长发。

看着镜中从容自如，旁若无人的霞初的神态，潘司事蓦地里省悟，心头涌起无比的自信——霞初已将他伺候妆台的差使，视作理所当然了！如果不是已作了付托终身的打算，如何能出以这样受之无愧的态度？

于是，他放下了灯，一把将霞初抱了起来，面对面问道：“你嫁给我做老婆，好不好？”

他的动作和言语，都嫌鲁莽了些；可是霞初并未受惊，只是有些困扰，仿佛他这话说得太早了一点，她还来不及准备答语。

然而，终于还是很快地开了口，是以问为答：“你不嫌我的出身？”

“这话问得多余。我不比洪三爷，我自己可以作自己的主。”

“可惜我作不了自己的主。”霞初答说：“第一，官司没有了——”

“官司不要紧。”

“你听我说完。官司我也知道不要紧了。可是还有，倪家到底怎么样，还不知道。再说，我也还有债务。”

这一番话是当头一棒，打得潘司事啜嚅不知所答。只是倔强地说：“我想，总有办法的，一定有办法的。”

霞初不答，只摸着他的脸，似笑非笑地，神情显得很暧昧。这样的态度倒使得潘司事着急了。

“到底怎么样，你总该有句切切实实的话吧？”

“你要我怎么说？”

“如果，”潘司事很用心地说：“倪家不追，债务又能了结，那时候你怎么样？”

“那时候，”霞初甜甜地笑道：“我不就要做潘太太了？”

“真的？”

“莫非还要我罚咒？”霞初嗔道：“你几时见我跟人说过假话？”

“喔，喔，对不起，对不起！”潘司事赶紧陪着笑说，“凡事太好了，就好像不大容易叫人相信。”说着，眼睛发直，然后突然放开手，往上一跳，再搂着霞初，吻个不住。

“不要，不要！当心有人看见，什么样子？”

“哪会有人看见；除非是洪三爷或者葛如。”

潘司事笑道：“今天真正是奇遇！洪三爷不要得意；明天我要把我们的事告诉了他，包管他要羡慕我！”

※

※

※

一清早在廊下不期而遇。潘司事是从半夜起，笑容就没有消失过，而洪钧却不知他有大大的喜事，只当他在笑他，脸上讪讪地，倒有些不大得劲。

“恭喜，恭喜！”潘司事拱手称贺，“终于定情了。”他忍不住谈自己：“我也有好消息告诉你。”

接下来，潘司事谈他的平生第一得意，也是最大得意之事。话说得既急且乱，而洪钧又无法保持平静的心情倾听，因而直到听完，还不十分弄得清是怎么回事。

“你是说，霞初答应跟你了？”

“不是什么跟我，是嫁我！”

“什么时候？”

“那还早。”潘司事奇怪地问，“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第一是倪家的纠葛要了清楚；第二是她的债务要了清楚。怎么你都没有听见？”

洪钧无法回答他的话，只想到应该表示为他高兴，便即微笑称贺：“恭喜，恭喜！这倒真是奇遇。不过，”他由霞初想到蔼如，心往下一沉，脱口说道：“这一来，我的罪孽可更深重了！”

何出此言？潘司事只当自己听错了，愕然相问：“什么罪孽深重？”

洪钧这时才发觉自己说话欠检点；但既已失言，亦就不必隐瞒，想了想轻声说了句：“蔼如还是处子！”

潘司事的腹笥有限，遽听不知所谓，思索了一会才弄明白什么叫“处子”；惊奇之下，不由得大声问道：

“什么？还是黄花闺女！”

“轻点、轻点！”洪钧着急地埋怨，“你真是草包！这样大呼小叫做什么？”

潘司事睁大双眼，楞了好一会才说：“你说得不错，真是奇遇！同时同地都碰到一起了。”

“麻烦也都碰到一起了！”洪钧苦笑着答说。

“三爷，你这不对，”潘司事的心境与洪钧迥然有别，“这怎么好说是麻烦？天下世界，没有容易到手的好事，不然好事就太多，也不值钱了。我不晓得你说的麻烦是什么？不过，有一点我是晓得的，有麻烦最好找蔼如去商量。”

这话对洪钧是一大鼓舞。想想也不错，蔼如不是会找麻烦的人，就有麻烦也是将来的事，如果眼前的奇遇艳福，轻轻放过，也太辜负蔼如的刻骨之情了。

于是洪钧的神态，顿时不同。“今天不可不置酒相贺。”他问，“你这会儿打算到哪里去？”

“我想去打听听官司。”

“对！你就去吧，中午回来吃饭，我们再商量。”洪钧又特地嘱咐，“回头见了蔼如，不要乱开玩笑！”

潘司事答应着，兴匆匆地出门而去。等他的背影一消失，蔼如立即出现，不理洪钧，直奔霞初那里，进门便笑着叫：“潘太太、潘太太！”

霞初正在梳头，听见她的脚步声，反手握着头发，扭转脸来，含笑目迎。一听她这样称呼，又得意、又惶恐，又有许多顾虑，深怕说错了话，于人于己都无好处，因而只是手足无措地坐在那里。

“怎么？高兴得傻了！”蔼如拉张椅子坐在她旁边，手抚着她的膝盖说：“刚才我听潘老爷哗啦哗啦在那里说，劲道十足，就可以想见他的得意。太好了！我也替你高兴。”

那样亲热恳切，就是同胞姊妹之间，也不过如此。霞初想到自从结识以来，蔼如相待的种种好处，尤其是遭遇了这场官司，她那回护唯恐不周的关切，就是同胞姊妹之间，也很难得。一时激动，无法自制，扑倒蔼如肩上，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室内蔼如、室外洪钧，俱各大惊。不过，蔼如很快地省悟，这是感激涕零；洪钧却狐疑不定，以为潘司事一厢情愿，借故逼婚，霞初受了委屈，才有此一哭。便即悄然移近窗下，要听她跟蔼如说些什么？

“蔼如姊姊，”霞初哭声已经止住，“我做错了一件事。”

“怎么？”

“这件事我应该先跟你商量。现在答应他了，只怕还不成功！”

“我知道。好事多磨，难处是有的，我们一起来想法子。不过，我要先问你句话，”蔼如停了一会，方始接下去说：“你到底是真的喜欢他呢？还是急于想从良？”

“两样都有。也想从良，也——”霞初笑一笑，不说下去了。

窗外的洪钧，到此时方释狐疑。他替潘司事庆幸，也替他发愁；仿佛羡慕，又仿佛觉得潘司事不智。就这心头慌乱，自己都不辨究竟的当儿，一声幽叹，传到耳边，大吃一惊，急忙屏声息气，侧耳静听。

因为叹息的是蔼如！“你倒好了！”她说，“我可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洪三爷怎么说？”霞初用急促的声音问道：“总该有句话吧！”

“能有什么话？他的难处我知道。”

“蔼如姊姊！”霞初忽然停住了，好半天都没有声音，洪钧忍不住就缝隙中去偷看，只见霞初是异常为难的神色。

“你说嘛！”蔼如催促着，“有什么不能说的？”

“有句话，我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蔼如姊姊，你太委屈了。”霞初很吃力地说：“从出娘胎，我们女人一生就这一回，在这种地方！”

“我自己情愿的——”

“蔼如姊姊，”霞初急忙抢她的话，惶恐异常地说，“我说错了！你千万不要生气。”

“我怎么会生气，你也太多心了。你的话是好话，我当然知道。不过，一个人的心，哪怕再亲近的人，也不一定明白。我守了这么好几年，昨天一晚上就会守不住？不是的！我有我的想法，既然喜欢一个人，我就把我所有的都给他。将来是将来的事，眼前我心里总好过些了，不必常常自己在嘀咕，总好像欠了他一点什么似地。”

“蔼如姊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好心的人；好心一定有好报！这话断断乎不会错的。”

听到这里，洪钧忽有自惭形秽之感，而更多的是自恨，恨清寒的家世，恨不能一举成名，恨早有妻室，恨目光不够锐利，看不透蔼如，最恨的是不知何以如此不能稍作克制，定情于这样一个全然与心境、身份不合的地方，实在太褻慢了蔼如。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七

官司终于了结。倪家有了正式表示，当初在霞初身上花的钱不少；如今只追索一千两银子，捐赠当地善堂。吴恩荣帮忙，做了一个复文，由山东桌司转往浙江，说将霞初发交官煤价卖，只值二百两银子；已照倪家的意思，发交“福山县济民所”具领。这二百两银子，是由潘司事去张罗了来的，但却归入洪钧的名下。因为潘司事与霞初已有嫁娶之约，必得先瞒着小王妈；如说他为霞初奔走出力以外，还去筹来二百两银子，相待何以如此之厚？令人生疑就容易露马脚了。

彼此欢天喜地回到烟台，洪钧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由蔼如陪着去看李婆婆。

李婆婆快复原了，不但已能起坐，还能扶着桌椅在屋子里走动走动。只是病中寂寞，跟阿翠与另一个做粗活的老妈子，没有什么好谈的，因此，一见洪钧十分高兴，不等他探问病情，先就接二连三地由他的旅况问到洪老太太的病。

“我家老太太不如你。”洪钧答说，“至今瘫痪在床上，带病延年而已。”

“风瘫了躺在床上一二十年的都有；要享够了子孙的福，才会寿老归天。不过，做小辈的苦一点。”

“就是这话啰！”提到母亲的病，洪钧有些心烦，不愿多谈，因而紧接着说：“蔼如写信给我，说你中风了，我很奇怪，心里在想：李婆婆一向健旺，又不太胖，怎么也得了这个病？”

“都是气出来的！”

“气出来的？”洪钧真的奇怪了。转脸看蔼如没有表示，便问李婆婆：“谁气了你了？”

“唉！”李婆婆叹口气，摇摇头说：“别提了！也怪我自己多事。”

既然她不愿谈，就不宜再追问。洪钧便又谈些旅途见闻，以及关于长毛和捻子的种种传说。李婆婆一直很有兴味地倾听着，毫无倦容，最后是蔼如忍不住打断她的高兴，说洪钧应该吃饭了。

“啊！”李婆婆歉然失笑，“真对不起三爷！我自己从病了以后，吃得极少，也不按顿数吃，竟忘了三爷应该用饭。赶快请到那边去吧！”

“那边”就是望海阁。刚到就有潘苇如派来的听差，接洪钧去商量公事，直到午夜时分，方始归来。

“真是想不到的事，我马上就要进京了。”

“怎么？”蔼如诧异地问。

原来洪钧此来，是应潘苇如之约，想请他到京中去做结交朝士，联络感情的工作。只为洪钧要营救蔼如与霞初，这件事便缓了下来。这天潘苇如接到京信，知道有人参了他一本，亟待铺排，故而要求洪钧，尽快动身。

“那么哪一天动身呢？”

“后天就有船到天津。”

乍逢又别，蔼如不免涌起一片离愁。不过，表面不露，想了一下问说：“这一趟去，关乎潘大人的前程。三爷，你可有把握，能把这件事铺排好？”

“我不过传达一个信息。”洪钧答说，“如今我们苏州的大老是潘尚书潘祖荫，吴清卿在他那里做清客。潘观察这件事，要托吴清卿转求潘尚书设法。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自然最好。倘或劳而无功，咎不在我，潘观察不会怪我的。”

“那好，明天替你饯行。”

不过霞初得到消息，坚持她要作东请洪钧。而且十分至诚，一清早带着阿翠和一个打杂的，亲自到菜场里采办鱼肉蔬果，回来洗剥割切，大部分亲自动手。她跟厨子说：“不是我放着你这么好的手艺不请教，自己要来献丑；只是表表我的心。”

宾主一共四人，洪钧与霞初以外，蔼如是半主半客；潘司事是半客半主，因而他反倒帮着霞初向蔼如劝酒。而敬到蔼如，必定找个说法拉着洪钧同饮。这一来无形中泾渭分明，成了两对。小王妈冷眼旁观，到这时方始恍然大悟，霞初与潘司事的交情已很不浅了。

当然，潘司事这样不避形迹，蔼如亦已觉察到了。她心里在想，他本来不是望海阁中的常客，最近是因为洪钧常来，伴在一起，等于做个“镶边”客人。洪钧一高烟台，他单独来访，便得自己花钱。在海关上所得几何？而况还要积钱为霞初还债，有限的几文薪水，何能浪掷在此？倒要想个妥当的计较才好。

因为如此，在席面上反倒不大注意洪钧的动静；而洪钧却是视线线绕，总不离她的左右，见她神情落寞，不免不安。

“你也动动筷子嘛！”他终于忍不住说了，“这样不言不语，又不吃东西，是为的什么？”

“还不是离思别愁！”潘司事打趣着说，“如今有了海船，信件来往也方便得很。蔼如，你不要难过。”

蔼如笑笑不响，举着夹了一个肉丸子，放在碟子里夹成两半，一半夹给洪钧。

这是什么意思？洪钧在想；他要弄清楚了其中的涵义，才能决定吃还是不吃。

“你也吃啊！”蔼如央求似地说，“我一个吃不下，帮我吃半个。”

于是两人分着吃完一个肉丸，而洪钧心里总有些嘀咕；觉得她神情诡异莫测，非拿它弄明白不可。

蔼如却全然没有觉察到他的心境。她的全副心思都在为潘司事着想，反复思考，总觉得以劝他此后少来为妙。

想定了对潘司事说：“三爷以前在苏州来信，都是由你这里转。我想以后也还是要麻烦你，有信要劳你的驾来一趟。”

“当然、当然！那还用说吗？”

显然的，潘司事没有听懂她的意思，只以为经常来往，顺便带封信，又何劳特地嘱咐？

见此光景，蔼如只好再作暗示，“潘老爷很忙，来一趟不容易。”她看一看小王妈又说：“

我先谢谢你费心。”

这就不但潘司事自己，连洪钧和霞初都知道她的话不是无因而发的了。

席间当然不便细谈，潘司事只唯唯地答应着。席罢闲坐，一碗新沏的茶还未喝完，霞初催着他说：“你不是要替三爷押行李上船吗？可以动身了！”

“船不是要十二点才开吗？这会才八点多钟，早得很。”葛如说道：“再坐一会儿。”

潘司事懂霞初的意思，这三个多钟头，无异千金春宵；自己一走，便好让葛如与洪钧单独在一起盘桓。因而仍旧站起身来答说：“早点弄妥当了，大家心安。”接着又向洪钧说道：“我就在船上等；不回来接你了。”

“好，好！”洪钧拱拱手说：“费心，费心！有话我们在船上再谈。”

于是霞初送潘司事下楼；葛如便招呼洪钧到她卧室中去坐。一灯双影，密不可分，洪钧温存多时，终于忍不住提到她刚才的神情，“吃饭的时候，我看你心不在焉的样子。”他问，“是不是有什么想说不便说的话？”

“没有啊！”葛如想了一会儿笑道，“喔，你误会了。我是在替人家盘算。”

“是替小潘？”

“是的。你一走，这件书就是我义不容辞要管的了。他一个月才拿几两银子的薪水，哪里好经常到这里来充阔佬？如说来了不要他开销，小王妈会摆脸色给他看，他自己也不肯这么做。所以我想还是照从前的样子好，我们有信往来，都请他转；他来了我们不当他客人看待，什么开销都不要，岂不甚好？”

“你的心肠真热，真会替人打算。”洪钧笑道：“既然如此，以后我倒要多给你写信；好让他师出有名多来几趟。”

“对了！”葛如也得意地笑道：“这正就是我逼你多写信的法子。”

“我一定多写，不过你的笔头也不能懒。”

“我不比你。扛笔如鼎，写封信比做什么都吃力。”

“也不一定要写信，填首词、作首诗给我，让我知道你的心境，就是我客中最大的安慰。”

葛如点点头问说：“这一趟要去多少时候？”

“一两个月总要吧！”

结果去了半年，直到岁暮，方始赋归。

※

※

※

回到烟台那天，正是送灶的日子。衙门已经封印，关上清闲无事。同住的僚友，大半都已回家；偌大座洋楼，冰清鬼冷，在洪钧的感觉中，不可以片刻居。放下行李，连脸都顾不得洗，便到了望海阁。

“咦！”葛如又惊又喜地问：“你怎么*来了？不留在京里过年吗？”

“想想还是烟台好。”

这时望海阁中上上下下，闻声毕集，但兴趣是注在阿培身上。首先小王妈便捧着儿子的脸左看右看，说他黑了，但胖了些。阿翠又问他京中如何好玩儿？还傻嘻嘻地问他：“见到了皇帝没有？”

此言一出，无不大笑；霞初很机警地向葛如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这里没有她跟洪钧的事，何妨到里屋去谈心？

“怎么不先写封信回来？我要托你带药。”

“我也是想到就走，来不及写信。你要带的药，无非同仁堂的‘老鼠矢’之类，我都带来了。等明天打开行李，就替你送来。”

“不忙！”葛如执着他的手问道：“潘道台托你的事料理妥了？”

“本来没有什么事。”洪钧答说，“倒是我自己，这一趟真是不虚此行，认识了好些仰慕已久的人，也听了好些稀奇古怪的新闻。”

“好啊！”葛如高兴地说，“年底下没事，细细讲给我听。”

“要讲给你听的事很多。”洪钧问道：“烟台怎么样？你母亲的病，想来又有起色？”

“嗯！”葛如很满意地：“我娘可是大好了。”她停下来想了一下，突然又说：“你可知道，

小潘下关东了！”

“下关东”是渡海到辽东去开垦做苦力，这岂是潘司事所能胜任的？而况又何必出此末路？所以洪钧愣在那里作不得声。

葛如知道他误会了，歉然笑道：“我话没有说清楚，他是上营口做买卖去了。”

“这也很突然。”洪钧困惑地，“从未听他在我面前露过口风。”

“那是机会凑巧，连他自己都说：做梦也想不到会下关东。”

“那么做什么买卖呢？”

“我也不十分搞得清楚。”葛如答说，“事情他倒是跟我详细谈过；不过做买卖的事我不懂，听说是替人去管什么‘炉房’。”

一听这话，洪钧大为惊异。什么叫“炉房”，葛如不懂洪钧懂。所谓“炉房”又叫银炉房，专门替客户将碎杂银两，回炉熔铸成五十两一个的“官宝”。这行买卖全靠信用卓著，筹成的官宝，成色准足，方能取得客户的信任——炉房的客户，包括专收一省钱粮的藩司衙门在内，是很神气的一行生意。而且炉房也跟钱庄一样，非领得户部所发的执照，不能营业。钱庄只要资本收足，领部照不算困难；炉房则设置有定额，视地方大小，市面繁简，规定准设两家或三家，额满就不再发照。所以炉房差不多都是世袭的买卖，只要谨慎安分，不出乱子，可以坐享其成，数世衣食无忧。

一般的炉房已是如此，营口的炉房更自不同。原来营口当辽河入海之处，向来通江南的沙船，是个百货出纳的大码头。三口通商以后，更有海舶出入。但是，山西的票号，江浙的钱庄，与关外向不通汇，市面大宗交易，结账都用现银，以“官宝”为准。官宝只有藩库才有，流入市面不多；关外别成天地，税制与关内不同，官宝更少。为了交易方便，只好用杂色银子结账，而成色高下不等，便由炉房间折算。久而久之炉房无形中负有调剂市面金融盈虚的责任，也就等于兼营了票号钱庄的生意。

如今潘司事替人去管炉房，无异做了票号的掌柜，钱庄的档手，出入钜万，责任甚重。且不说他是否能够胜任？那炉房的主人，何以能信任潘司事，将炉房交给他管？在洪钧的感觉中，先就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

等他率直说明了感想，葛如答复他说：“这也是他做人热心忠厚之报。开炉房的姓牛，在营口很有面子；提起牛八爷，从官场到码头上全都知道。牛八爷的买卖很多，到过烟台几次，潘司事在公事上很照应他，可是从来没有开口跟他要过好处。在你进京之后不久，牛八爷又到烟台来了；跟小潘在一起喝酒，小潘谈起他打算成家，在关上没有什出息，很想改行做买卖，意思是想在牛八爷那里搭点股份，有什么好生意也许一趟就能弄几百银子。谁知道牛八爷问了他一句：你愿意下关东不？”

潘司事也像洪钧初闻葛如提到“下关东”那样，心存疑虑，无以为答。及至牛八爷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是想延聘他到营口去管炉房，潘司事顿有喜出望外之感。不过他很坦率地言明在先，知道营口炉房是怎么回事，对这一行的经营管理，却是外行，自信得过的，只有忠实谨慎四字。

牛八爷回答得很好，他就是看中他忠实谨慎；至于炉房的经营，自有多年的熟手负责，他不懂不要紧。而且相信以他的虚心好学，要成为这一行的内行，亦非难事。

“就这样三言两语说定了。”葛如用欣快的声音说：“牛八爷待他真不错，讲明一年一千二百两银子的薪水；年终花红作十股派，他得一股半。另外送他五百两银子的安家费；小潘分文不用，全数交给我替霞初还账。看样子有两年功夫，他跟霞初的好事就可以成功了。”

“这倒真是件好事。想不到小潘有此意外机缘！”洪钧为潘司事与霞初高兴之余，不免更有愧对葛如之感，因而不自觉地叹了口气。

葛如自然感到奇怪，双目灼灼地望着他问：“好端端地叹什么气？”

“你不知道我心里的事！”洪钧不愿多说，顾而言他地问：“小潘去了以后，可有信来？”

“有的。昨天还有一封信来，在我这里。”

信是写给霞初的。无非杂叙营口的风土人情以及宾主相得的情形；又说年下封银，牛八爷让他回烟台过年。但营口早已封冻，船舶不通，须从营口南行山路三百余里，到金州的貌子窝搭船。预计腊月二十七八，才能到达。最后当然也问到葛如，又问洪钧何时归来？

“貌子窝这个地方我知道；明末毛文龙屯兵之处。海口向南，所以不容易冻。”洪钧就说了这两句，再无别话。将信交还了葛如，只是坐着发愣。

“这趟进京，花费不少吧。”

“还好。”洪钧答说，“潘观察送了我二百两银子的盘缠，我还省下了五十两，寄回苏州去了。”

“喔，”蔼如抬眼说道：“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你苏州府上的住址是不是叫圆峤巷？”

“是啊！”洪钧问道，“你怎么忽然想起这么一句话来问？”

“是这样的。”蔼如从容答道：“十天以前，我在银号里汇了一百两银子到府上。告诉他们的住址：苏州圆峤巷洪举人府上。深怕写错了汇不到，对了就行了。”

洪钧一听这话，大感意外；心里有种无可形容的感觉，不知是感激还是不安，只怔怔地望着她，好半天说不出话。

“也不是我的钱。”蔼如依旧保持着那种若无其事的神态，“小潘的五百两银子存在我这里，暂且挪动一下也不要紧。”

“唉！”洪钧的眼眶润湿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才好？”

“不要说，”蔼如很快地回答，“说了就俗了。”

她是如此超脱，洪钧倒不便再说了；但内心的感触甚深，想起两句诗，便即低声吟道：“也应有泪流知己，只觉无颜对俗人！”

蔼如听第一句即有似曾相识之感；听完第二句，越发可以确定，曾在哪里读过，就是一时想不起出处。因而问说：“是谁的诗？”

“袁香亭。”

“啊！”说“袁”字，她就被提醒了，“在《随园诗话》上读过。那是袁子才的弟弟落第的诗，你怎么好端端想起这两句诗？”

“虽是下第的诗，恰好借来形容我此时的心情。”

这一下，蔼如就得好妹体味他念的这两句诗了。上一句容易懂，下一句呢？莫非他以为接受了她的接济，为俗人所知就会笑他？

这个解释可以成立；而除此解释以外，也没有别的说法能讲得通。于是，蔼如答说：“你拿我当知己看，我很高兴；俗人说些什么，可以不理。而况这件事，连小王妈都不知道，俗人又何由得知？”

“话虽如此，我自己不能不惭愧。”

“那你自已就是俗人！”

“你的词锋真犀利。”洪钧心悦诚服地说。略停一下，不自觉地又说：“就怕我无以酬知己。”

“你不必多想！”蔼如很快地接口，“果然你当我知己，最好春风得意，功成名就。虽然你的荣华富贵，与我无干，能够证明我还有点眼力，我就很安慰了。”

洪钧想说：“我的荣华富贵，怎能说与你无干？”可是话到口边，觉得言之过早，便又缩住了。

“怎么啦？”蔼如问道：“你又上了什么心事？”

他摇摇手示意她勿搅乱他的思绪。他是从擦得雪亮的一对云白铜的烛台上，得到了启示。定神思想了片刻问道：“快过年了，你母亲怎么样，能不能到这里来过年？”

蔼如不解所谓，一双清澈的眸子只盯着他看，好一会儿才问说：“哪里过年都一样。莫非一定要到这里来，才算过年？”

“是这样，年三十晚上，我想弄桌酒请一请你母亲，大家热闹一下。你母亲养病的地方太小了，席面安不下。”

这当然不是一个偶然的举动；但究竟是何用意，蔼如却不甚明白，因而问道：“你怎么忽然想起要请我娘？”

“聊表寸心而已。”

这个回答很含蓄，但也很玄虚；蔼如只好这样问了：“你还预备请些什么人呢？”

“小潘如果能赶回来，他当然是陪客。还有一——”洪钧沉吟着说：“倘或我那位张二哥在这里就好了。”

越说越玄了！蔼如便正色问道：“你到底为了什么要请我母亲？所谓‘聊表寸心’又是表的什么心？”

洪钧想了一下答说：“说实话吧！我觉得太委屈了你，想借除夕的团圆夜饭，权当喜

酒。也要借守岁的一双红烛，表示我方寸之间把你看成我的什么人。再要借过年的赏封，让底下人沾点喜气。”

原来如此！说穿了无非将青楼中“点大蜡烛”的规矩，暗暗移在除夕补行而已。只是他那句话却令人忘不了，守岁的红烛，无异洞房花烛，他是表示愿把她看成他的结发夫妻。但已有发妻在室，故而只能存于方寸之间；这虽是莫大的遗憾，但情份毕竟也可感了。

这样转着念头，蔼如不知道是应拒绝，还是接受，只背转身子答说：“都随你！”

“就这样，也还是太委屈了你。可是，在眼前，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洪钧扳着她的肩问：“你倒想想看，可还有什么更好的，能够表达我对你尊敬的办法？”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你能敬重我娘，我就感激不尽了。”

这话说得洪钧如释重负，不由得就圈紧了手，重重吻在她的脸和颈项。

※

※

※

潘司事毕竟在腊月二十八赶到了。

因为早在海关上辞了差，又因为带着货，更不便再到海关旧同事那里去借宿，所以一下了船，先落客栈，安顿了货物行李，随即提着一个包裹，赶到望海阁去聚会。

霞初已经盼望了两天了，但一见了面，却没有话；其实也还没有容她说话的功夫，因为照礼貌自然要先去看洪钧和蔼如。

蔼如对他的称呼早就改过了。不在海关，便不算“官面上”的人，再叫“老爷”不但潘司事听着难受，叫的人也觉得涩口，所以用官称“二爷”。潘司事并无兄弟，当然不是行二，只是山东因为敬仰武松的缘故，市井之间惯用“二爷”作为尊称。因为如此，潘司事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一个称呼。

“潘二爷，你怎么回事？”蔼如忍着笑说，“弄成这个狼狈的样子！阿翠，你拿镜子来给潘二爷自己照着看。”

不用照镜子，潘司事自己也知道，连头发中都是泥土。“十盆脸水也洗不干净。”他不好意思地笑道：“索性把东西交代了，到澡堂子里去洗。”

要交代的東西都在他随带的包裹中，是三件皮袄的材料，李婆婆母女是两件羊皮——皮却非普通的老羊皮，毛皮又轻又软又长，名为“萝卜丝”；另外一件紫羔是霞初的。

“潘二爷，你可是发了横财了？”蔼如半真半假地责勉：“出手就是皮统子送人！”

此刻不是争辩解释的时候，潘司事只好当她随口一句，不理也不要紧。管自己另外拿起一个棉纸包，一面解，一面说：“这三件皮统子，都不如这条帽檐值钱。”

是一条尺把长、三四寸宽的紫貂帽檐，油光水滑，颜色极纯，一望而知是上品。洪钧脱口赞了句：“真好！”

“如何？”潘司事异常得意，“据说，京里王公大臣的貂帽檐，及得上这个的也很少。”说完，拱一拱手，顺势将那块紫貂塞到洪钧怀里。

“这，怎么说？”

“小意思，小意思，三爷，你要推辞就见外了。”

“不是我推辞。我现在没有用处。”洪钧说道：“这么好一条貂皮，如果做了‘三块瓦’的便帽，未免可惜；这是‘大帽子’上的帽檐，我不知道哪一年才能戴？”

“一点了翰林，不就可以戴了吗？”潘司事很快地接口，“翰林可以穿貂褂，等我真的发了横财，一定孝敬你一件。”

只为潘司事能言善道，使得洪钧有却之不恭之感；蔼如也因为他话中有做官、点翰林的好口采，认为礼物虽贵重了些，却不患没有补情的时候，所以劝洪钧不妨收下。

“还有些东西，等明天打开行李，我再带来。”潘司事大声宣布：“上上下下，统通都有。”

这就八个字，博得望海阁中，个个笑逐颜开。冷眼旁观的洪钧，不由得想起潘司事以前在这里，一言一动总是带着些怕惹人讨厌的拘谨神色；曾几何时，变得这等阔客豪客的派头，莫非真合了本地人的一句谚语：“人是英雄钱是胆”？

※

※

※

一桌上五个人，除却李婆婆母女，都是外人；但这顿“年夜饭”却完全是“家宴”的味道。

最明显的一个迹象是，紫檀大理石面的圆桌周围，面南而坐的是李婆婆——这是预先跟她说好了的，洪钧作东，她跟蔼如反主为客，邀请潘司事和霞初作陪。洪钧亲自跟厨子商量着开的菜单。席中潘司事和霞初分坐东西，而他坐的主位，与蔼如之间，隔着一个霞初。

“这可真不敢当了！”李婆婆很高兴在这一场面中上坐；但口头却不能不有一两句话交代，“有客人在，我坐这个位子，还是第一次。”

“不是什么客人！”新近得意的潘司事，说话比较随便了，“是拿婆婆当长辈看待，所以请你老人家上坐。”

“这话，”李婆婆沉静缓慢地转眼看一看洪钧，然后接着说：“潘二爷，太言重了！我当不起。”

这一来，立刻使洪钧陷入窘境！原是一种含蓄得只可意会不可言表的表示，偏偏潘司事口没遮拦，一语道破。如今李婆婆既有了话，洪钧不能不答，如果承认潘司事的话不错，那就等于认了“岳母”；倘或默无表示，无异否定了潘司事的说法，更为不妥。一时心乱如麻，又窘又急，真有手足无措之感。

幸亏蔼如机警，不等他的窘态露出来，赶紧为他解围，“都不要说客气话了！既然三爷作主人，当然婆婆上坐。”她看着潘司事说，“这不是很明白的道理吗？”

“是啊！”霞初立即附和，并且向潘司事示意，“你也该好妹请一请婆婆。”

潘司事发觉自己嘴快，几乎搞坏了局面，因而以咎歉的口吻，连答道：“是，是！开了年请婆婆挑日子；我也烦大司务好妹做一桌酒，请婆婆、三爷、蔼如。”

“还有呢？”霞初很快地问。

“还有谁？”潘司事愕然。

“傻瓜！”霞初用手绢捂着嘴笑，“我不是人？”

“喔，喔，”潘司事有些不好意思，“你当然是陪客，还用说吗？”

蔼如、洪钧，连一旁的阿翠，都有忍俊不禁的感觉，只有李婆婆与小王妈不笑。但同是不笑，脸上的表情，却又不同。李婆婆是冷眼旁观，声色不动；小王妈则显得困惑、忧虑，甚至还仿佛气恼似地。

当然，在这样的场合之下，没有人会注意到小王妈的脸色有异。甚至平时眼光最锐利的蔼如也忽略了；此时她所关注的是洪钧对她母亲的态度。

洪钧已恢复从容的心境了。这个场面是他自己发起的，如何应付，自是早有成竹在胸。第一改了称呼，像潘司事一样叫“婆婆”；第二，尽主人之礼，敬酒布菜，相当周到；第三，说些海阔天空的闲话，既不谈蔼如，也不谈自己，更不拿他自己跟蔼如相提并论。那样子就像款待一位相熟的长亲，气氛虽不太热烈，却很自然。

倒是李婆婆却关心着洪钧的科名，“三爷这趟进京，想来结识了好些大官儿？”她说：“我也听人说过，有些大官平日里在留意，有那笔下出色、品貌出众的，总想收作门生，或者招作——”

说得口滑，未曾检点，一句不宜说的话，几乎冲口而出；就算这样硬缩回半句去，其实已与说明了无异。而且因为戛然而止，那未说出来的半句，反格外清楚了。

不过，姜到底是老的辣，看看犯了忌讳，一座皆有尴尬之色，李婆婆便装出自己都忍不住好笑的神气说：“看我，真是老悖晦了！三爷是成了家的，哪里还会去做什么相府女婿？将来必是相府的门生。”

“这也不足为奇。”蔼如趁势将这段话扯了开去，“如今的宰相比哪一朝都多，下一科有位宰相，放了会试的总裁；三爷中了，自然就是相府门生。”

“中是一定的。就看名次高下了。”潘司事接口说道：“这一趟回来，同船有位我们苏州同乡，每天在一起闲谈。谈到苏州出状元，这位同乡说得倒有点道理。”

状元的故事，人人爱听，霞初便催促他说：“有道理，你就快说啊！”

“他说：苏州在本朝，第一位状元出在康熙六年，到现在一共十三位。这还是指苏州城内的吴县、长洲、元和三县而言，不包括苏州府属各县。其中隔得最久的，是雍正五年丁未科的彭启丰，一直到乾隆三十一年张书勋，苏州四十年没有出状元。如今道光十二年壬辰科的吴钟骏，到下一科是三十七年，应该要出状元了。如果下一科不出，到同治十年辛未科

满四十年，非出不可。照他的看法，还是下一科出状元的成数要多些。”

“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因为从雍正五年以后虽有四十年不出状元，但宰相出了不少。现在不但宰相没有苏州人，连尚书都找不到苏州人。官儿最大的，也不过像潘祖荫当个左副都御史。苏州的官运、文运，到现在是衰极了；剥极必复，官运、文运都要好了。不过官运之昌，不是三五年之内的事；一定文运先昌，所以下一科必出状元。说不定就应在三爷身上。”

“好口彩！”霞初笑着向蔼如说道：“我敬你一杯！”

“咦！这不是怪事？”蔼如摇手拒绝，“人家中状元，你怎么敬我酒？”

这一问，自是理由十足；不过霞初也是樽前久经酒阵拳仗谈锋的人，机警甚快，一沉吟间便有了解释：“这是大喜事！人人可以敬酒，也人人都要敬到。不过从你开头而已。”

“为什么要从我开头？”

“这好比打通关，不从上家开头，倒从下家开头？何况，三爷今天做主人，你跟婆婆是主客；我们是三爷邀来作陪的，当然要替主人陪你喝酒。”

解释得入情入理，无可驳回。但蔼如还有些不情愿，做母亲的便发话了。

“霞初敬你酒也是好意。你又不是不能喝。”

“听见没有？”霞初得意地说，“婆婆的话不能不听；不听就要罚酒。蔼如姊姊，大年三十，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说着，自己笑了，“咕嘟嘟”地一口气干了她自己那杯酒。

蔼如无奈，只好举杯就唇；视线从杯口射过去，恰好看到洪钧，微微笑着，正要去拿酒杯，似乎准备陪一杯似地。

这就是好事成双了。蔼如心中有一种极微妙的矛盾，又怕人发觉这种情形，又唯恐他人不曾发觉，可是在此一刻，无暇多想，到底还是喝了。

她一咽酒，他亦举杯。霞初与潘司事都已看到，隔桌相视而笑，却未曾说话；怕话说错了，惹蔼如着恼。

“这该你敬婆婆了。”蔼如提醒霞初说，“敬我，你是干了杯的；有例在先，不准偷减，一共要干四杯。”

霞初尚无表示，潘司事急着想替她分辩，不道刚开口说了个“她”字，就为蔼如迎头拦了回去。

“潘二爷，你可别帮霞初。她的酒量我知道。”

潘司事只好不响；霞初也少不得硬着头皮斟满了酒，谁知意外地出现了“救兵”，是李婆婆。

“我随意喝。”她向霞初说，“你也随意。”

“是！”霞初笑逐颜开，响亮地答应：“听婆婆的吩咐！”

“娘，你怎么啦？”蔼如气鼓鼓地说：“今天晚上专门跟我作对。”

“不是跟你作对。”霞初用极乐的声音说，“是婆婆疼我。”

听这一说，李婆婆非常高兴，大大地喝了口酒。一面夹起潘司事替她舀过来的一枚肉丸，放入口中咀嚼，一面从从容容地说：“我待人最公平不过，霞初孝顺我，我就把她看得跟蔼如没有两样。人心都是肉做的，人家怎么待我，我怎么待人家。三爷，你说我这话是不是很公道？”

“当然很公道。婆婆待人，不讲虚假，这是我一向知道的。”

这一问一答的弦外之音，在座的人无不了解，但谁也不敢插嘴相扰。不过李婆婆极有分寸，话已点到，不肯再多说半句。洪钧倒是想有所表明，只以不易措词，也就付诸沉默了。

等吃完这顿年夜饭，已到二更时分。望海阁中的作息时，向来比别家晚，而况除夕通宵守岁，更觉得夜正未央。因而李婆婆、霞初与活司事，都逗留未去；于是洪钧建议，不如到蔼如卧室中去坐。

一进门便觉得气氛异样，颇有了几分酒意的潘司事，脱口说道：“嘿！真像到了新房里。”

这句话并未触犯忌讳。洪钧固然希望大家有此感觉；蔼如亦颇珍惜这番布置——特别是那一对洪钧亲自购办，作为代替岁烛的龙凤花烛，每一入眼，便有一种无可言喻的虚荣的满足。因此听到潘司事的话，不由得便娇羞地笑了。

“你看，”潘司事悄悄对霞初说，“蔼如的脸上，也真像新娘子！”

语声虽轻，偏偏让李婆婆听到了；深看潘司事一眼，想说什么，却终于不曾出口，而且神色间显得有些抑郁了。

霞初急忙推了潘司事一把，示意他语言检点；同时为了扶持那份热闹欢乐的况味，便用兴致勃勃的声音说：“今晚上该‘破戒’了。”

望海阁中有一项李婆婆所立的戒条：自己人，不管上下都不准赌钱。因为刚立起望海阁这个门户不久，厨子跟打杂的为了赌钱打架，几乎闹出命案，因而以此悬为厉禁。但逢年过节，不在此例，所以霞初有这样的提议。

“对！一年只有几天开禁，不可错过机会。”蔼如是想让她母亲高高兴兴玩一夜，便提议掷骰子，因为李婆婆只会玩这个花样。

接着，蔼如取一个大碗、一副骰子摆在圆桌中间；大家团团坐下，唯有洪钧袖手。

“你怎么不来？”

“下人都在吃饭，我代他们伺候茶水。”

“不敢当，不敢当！”霞初笑道，“快请坐下！我们掷‘状元红’，非三爷你来不可！”

“对了！”李婆婆也看着洪钧说：“你也来试适手气。”

“好！”洪钧一看有个空位正在蔼如旁边，便坐了下来。

“是不是掷‘状元红’？”蔼如问道，“那副筹码不知搁在哪里，得要现找。”

原来掷“状元红”又叫掷“状元筹”，另有一副牙筹，以红多为胜；另外有全色、五子、合巧、分相等等名称，计筹得彩；最大的六十四柱，就是状元；其次为榜眼、探花，直到秀才、童生；最小的仅得一柱，与状元相差六十四倍之多。

翻检了半天，不曾找着“状元筹”，却翻出来一张“升官图”。这要熟悉官场职名、升迁制度的人，玩起来才有兴趣。李婆婆于此道不甚了了，那就只好作牧猪奴戏，用六粒骰子“赶老羊”了。

玩了有个把时辰，李婆婆神思困倦，说要去歇一歇，便由蔼如扶着在后屋床上和衣躺下。回到前屋，只见霞初已将一张“升官图”铺在桌上，在分筹码了。

“你也会？”蔼如问说。

“不会也不要紧。”霞初指着洪钧说：“有行家在这里，随时请教。”

“很容易的。”潘司事的兴致也很好，“过年掷‘升官图’最好玩；一会儿封侯拜相，一会儿革职严议，不知道会有什么奇怪的遭遇？玩这个卜一年的运气最灵！”

“有这个说法吗？”洪钧怀疑，“我倒还是第一次听见。”

“信不信由你。来掷！”

于是潘司事和洪钧对坐，一个管名筹，依骰色行官运；一个管出纳，计算输赢。安排停当，掷一粒骰子，以点色分先后；蔼如一掷便是个六，以下就无须再掷了。

“起手最要紧！”潘司事向蔼如说：“最好是‘正途’，按步就班去应考，一中进士，点了翰林，升起官来快得很；而且什么差使都能当，真正无往不利。”

“如果起手掷个全色呢？”

“那要看什么全色。如是全红，便封‘衍圣公’，大贺。”

“什么叫‘大贺’？”

“就是功德圆满，不必再玩了，等着收‘贺钱’好了。”

“那，”蔼如笑道，“我情愿不要当衍圣公；在旁边看你们玩，手痒痒地，多难受。”

说着，脱手一掷，四粒牙骰“呕当”一声，在碗中乱转；停了是一对五，其名为“功”。

“功也不坏。”洪钧说道：“是监生，可望从正途出身。”

接下便该洪钧，巧得很也是一“功”；潘司事便即笑道：“真是，一张床上——”

一语未毕，发觉有人踢了他一脚，将他未完的话踢断了。抬眼一望霞初正在向他使眼色，警告他不可乱开玩笑。

可是潘司事还是把话说了下去：“一张床上两监生！”他看着霞初说：“该你了！”

霞初正要掷骰子，蔼如突然“噗哧”一声笑了出来，然后急急离桌，伏倒自己床上，纵声大笑。

这一下无不诧异，也无不困惑，不知道她为什么好笑。霞初便起身走了过去，也伏倒在她身边问道：“你笑什么？一定是想起了什么笑话。来，告诉我！”

蔼如只是笑而不答，禁不住霞初一再央求，方始笑停了，轻声说道：“傻瓜！你不想想‘一张床上两监生’是在干什么？”说完又不好意思地笑了。

霞初也觉得好笑，而且觉得奇怪，不明白蔼如何会有这种匪夷所思的想法。刚想发问，蔼如翻身而起，不容她开口，便拉着她重新入局；脸上笑容尽敛，与刚才那种近乎放浪形骸的态度相较，益显得一本正经令人凛然。尤使霞初觉得奇怪的，不明白她何以能如此控制自己？好笑有趣的事，说抛开便抛开。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八

这个年过得很热闹，但洪钧总觉得忽忽若有所失，自己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尤其是跟潘司事在一起时，有种说不出的不自在。

不过，他知道，这就是所谓“困境”。玉堂吐气，金屋画眉，都还渺茫得很。这个心理上的“困境”不打破，做什么事都不会起劲。因此，从正月初十以后，他就常常一醒半夜，思前想后，决意摆脱“困境”

这天后半夜睡不着，悄悄起身。凝神静听，楼上楼下，声息全无，大概望海阁中所有的人，除了他以外，都还在好梦之中。掏出怀中的表看，长短针成一直线，恰好是卯正六点，那就无怪其然了。

摸一摸棉巾罩着的磁茶壶，居然很热；有热茶可喝，便不必惊动任何人了。洪钧提着茶壶，轻轻推门走到蔼如的画室，拉开窗帘远眺。大海茫茫，冻云漠漠，一片无尽无涯的灰白色。他忽然觉得心中冷得发抖，急急将视线移了开去，发见地上掉着一张红纸，随手捡起，无意间一瞥，不由得心中一动，急忙持向亮处细看。

是一张账单，上面一行一行写着，某月某日局账多少，总计两百多两银子；然后有一行写明“腊月廿九收银三百两，收支两抵，存银五十二两四钱。”最后抬头写着：“潘二爷台照。”下署：“望海阁账房”。

洪钧不安极了，也烦躁极了；只觉得头上如夏天长了痱子那样，有如针刺；身上一件皮袍子也穿不住了。勉强按捺心神，坐了下来，思索何以在此处有这张账单？若非潘司事无意失落，便是小王妈有意布置在此，希望他发现了，也能结一结账。

仔细想去，小王妈决不敢出此鲁莽的举动。不然，她岂不怕蔼如知道了会责备她？然而就算是潘司事无意失落，落入自己眼中也够难堪的了。

可想而知的，在小王妈、在下人眼中，他如今在望海阁的身份已比不上潘司事了。转念到此，洪钧自觉自尊心已受了极沉重的打击；而更多的是焦急，不知怎样才能挽回已失的面子。

说起来很容易，但也很难。脱手千金，作个豪客，面子一定胜过潘司事，难的就在没有这样一笔短款。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心潮起伏，反反复复盘算了又盘算，终于死心塌地自己承认眼前要作一个豪客，是绝不可能的；要挽回失去的面子，只有期请异日。现在所能做的，也是唯一所应该做的是，面子不能再一寸一寸地撕下去了！

于是，他很快地做了一个决定，就着画桌上现成的笔砚，写了一封信给潘苇如，托辞思念老母的病，夜不能眠；想请假三个月回苏州去侍疾。同时很婉转地要求，借支三个月的薪

水。

※

※

※

“怎么过了年忽动归思？”潘苇如问说，“莫非苏州有信来，催你回去？”

“是！”洪钧硬着头皮说假话：“苏州有信来。”

“令堂不是早已脱离险境了吗？”

“去年冬天以来，情况又不太妙了。”

“怎么办呢？”潘苇如问：“是怎么不妙？”

提到病情上头，洪钧就不敢自作聪明地瞎编了，因为潘苇如懂医，骗不得他，只能含含糊糊地答说：“一半也是想念我的缘故，食不甘味，夜不安眠，叫人很不放心。”

潘苇如点点头，“上了年纪的人，大都如此！”他沉吟了一会说：“你回去一趟也好。如果病势不碍，请你马上回来。我这里少不得你！”

“苇公厚爱，我亦实在不敢旷职太久。不过心挂两头，公私皆废，自觉并非上策。我追随苇公的机会很多，报效之日正长。眼前我想请苇公宽我假期，好好陪一陪家母。等堂上康复了再回烟台，那时后顾无忧，就三年两载不回去也不要紧。”

“要说你我共事，也就是这一两年的功夫。龙非池中物，后年春闱，你一定会得意，那时候我就高攀不上了。”

“苇公太言重了！”洪钧惶恐地说，“就算春闱侥幸，也许落个三甲。那时‘榜下即用’，我一定要想法子分发到山东，来做苇公的属下。”

“文卿，”潘苇如话风一转，忽然提到蔼如，“听说你以望海阁为家。这件事，老弟，我倒要劝劝你，逢场作戏，原自不妨；如说沉湎其中，起码这个名声传出去，于你的前程就大有妨害。”

洪钧脸一红，分辩着说：“苇公或者误听人言，我决不能如此荒唐。而况，李蔼如是风尘中的奇女子，名臣之裔，偶遭沦落，实在是个才女；最难得的是见识很高。说起来，苇公也许不相信，我跟她是金石道义之交。她对我的期许很深，我亦不敢对她存着什么狎侮之心。”

“李蔼如我也见过，气质还不错。”潘苇如趁机劝他：“既然她对你的期许很深，你就该不负她的期许才是。”

“苇公说得是。这趟回苏州，本就打算着侍母之暇，好好用一用功。”洪钧又说：“就是在这里，我自己也订了课程，想来苇公总听人说过，我没有一天不看书，也没有一天不写字。”

“你的字是好的。”潘苇如语气中表示嘉许，“殿试最重书法。你如果肯在大卷子上确实下一番功夫，鼎甲也不是无望的。”

“这，不敢存此奢望！尽力而为而已。”

话到此处，也谈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有句最要紧的话，得找机会说：三月假期，究竟邀准与否？该有个确实着落。而说这句话的机会，一直找不到；就这样到了该告辞的时候，是不问时机是否适合，非说不可了。

“苇公，我想三五天之内就动身。”

“这么急！”潘苇如问：“怎么走法？”

“坐海船比较快。”

潘苇如沉吟了一会说：“现在倒是有个机会，威妥玛今天到旅顺去了，明天就回来。后天一早回上海，你可以坐他的兵船走。”

这未免太匆促了些；但转念一想，有此机会，对蔼如来说，恰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因而欣然答说：“那太好了！不过，得要请苇公托一托才好。”

“那当然。这也用不着跟威妥玛来说，我请洋务委员，跟他们兵船上管事的打个招呼就是了。”

“多谢苇公。”这就又有句要紧话，不能不硬着头皮说了，“苇公，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我知道，我知道！”潘苇如很体谅他，知道他不好意思开口的一句话是什么，“你要借的

薪水，我会关照张庶务。你明天上午去领好了。”

※

※

※

在回到望海阁的路上，洪钧就想好了一套话说；话不难说，要留神的是说话的态度，不可惹起葛如的误会。

因此，一见了葛如的面，他先摆出懊恼的神色，招招手将她唤到一边，用无可奈何的声音说：“真是想不到的事，后天我就要坐英国兵船到上海去了。”

“英国兵船”四个字很有效用，一下子将葛如的思绪笼住了，“怎么？”她问，“是公事吗？”

“当然是公事！去还不能马上回来。”接着，洪钧便解释他的“公事”——当然是一套编造出来的话。说威妥玛来视察了关务以后，认为在上海的江海关，有许多章程不妨借鉴。所以潘苇如派他跟着威妥玛坐来的船回上海，去考查江海关的一切章程和设施，有何长处，可以仿效？

葛如听完，只是发愣。她的心里很乱；这个变化来得太突兀了，使她隐隐然有措手不及之感——平时常想到有这句话要跟他说，有那件事要跟他商量，如今不但觉得不容她说想商量，而且急切之间也想不起要说要商量的是什么。

于是洪钧安慰她说：“不过一两个月，我还回来。”

话一出口，他才发觉，“还”字大有语病；这等于说：本来是不回来的了！幸好，看葛如的表情，似乎并未注意到他这“还”字中所透露的消息，只听她问：“你是不是还要回苏州去看看老太太呢？”

“那当然。不过在家也不会住得太长。”

葛如点点头问：“你刚才说，什么时候上船？”

“后天上午。”

“只有两天不到的功夫了！”葛如爽然若失地说：“想不到你竟比小潘先动身。”

洪钧倒被提醒了；想想果然，此行真是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说什么世事如棋，人生如戏？棋局变化，戏文进展，总都还有脉络可寻；像自己与葛如这样的离合，事先全无因由可言，冥冥中造化的安排，实在是太不可测了。有了这样一份感慨，自觉渺如微尘，在大千世界中一无足道。刹那间，世味淡薄，心灰意懒，颓然倒在椅子上，什么事都打不起兴致。

葛如怎会猜得到他此时有着“看破红尘”的心境，只以为他是割舍不下望海阁，不由得想起一句烂熟的六朝文章：“黯然魂销者，唯别而已矣！”自觉到此刻才知道，什么叫“黯然魂销”。

“日子过得也很快！”她也安慰他说：“两个月不过一晃眼的功夫，不管怎么样，梨花开后，石榴红时，一定可以再见面！”

由于葛如反客为主的安慰，反倒勾起洪钧的无限离情别绪。同时不免怀疑，自己的这一番打算，是不是聪明？但事已到此地步，错了也是铸错如铁，只能硬起心肠，将错就错了。

“今天晚上是小王妈请小潘；她跟我说了，想请你作陪。如今，”葛如笑了，是一种落寞的笑，“想不到竟像替你饯行！”

※

※

※

由于前一晚几乎通宵不曾入梦，加以有意多灌了几杯酒，洪钧在起更时分便已解衣上床，而且很快地就起了鼾声。

葛如却毫无睡意。当洪钧刚上床时，她就打算好了，正好趁这一段清闲的时候，为他整理行李。最要紧的是他的文稿和书籍。她也多少沾染了一些文人积习，凡是文字总不肯轻轻放过，一面收拾，一面少不得翻一翻，看几行。这一来就磨功夫了，直到二更天才算归齐。

“可要我帮忙？”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倒让葛如吓了一跳。定睛看时，是霞初站在门口，脸色带着些阴

郁，倒像受了什么委屈似地。

“都归好了！”蔼如同道：“可有什么事？”

“没有，上来看创你。”霞初指着那些书问：“都要带走？”

“不知道。先拿它归齐了，等明天他自己来看，要带走的再装书箱。”

“这还差不多。”霞初的神色开朗些了，“如说一两个月就回来，用不着把书都带走。”

蔼如心中一动；霞初必有所见，才会说这样的话。“你以为三爷这一去，不会在一两个月里就回来？”她问。

“我没有这样说，”霞初急急分辩，“你没有听清楚我的话。”

“你的话有道理。”

是何道理，连霞初自己都不明白——蔼如的意思是，她得到了一个启示，只看洪钧自己是不是将书都带走，便可以看出他此行的久暂。有些大部头而不经常用的书，搬来搬去，相当费事；如果在上海及苏州只作短期逗留，实在是不必挪动的。

话虽如此，她仍相信不需要向洪钧探问。“三爷大概只带几部常用的书走。”她说：“去一两个月就回来，而且公事在身，也没有多少功夫用功，累累赘赘地带那许多书干什么？”

听得这一说，霞初有话也不敢说了。她是听了潘司事的话，认为洪钧的出差颇成疑问，果真要修改关务章程，也应该另外派人。洪钧只管潘苇如的应酬文字，犹如县衙门的书启师爷，倘或钱谷师爷乏人，或者“上下忙”征收钱粮要添帮手，怎么样也不会找到书启师爷头上。因此，潘司事怀疑洪钧是有托而逃。霞初关心蔼如的终身，很想来探问一番，相机进言，趁洪钧还在这里，彼此确确实实地谈一谈。现在见她是这等有把握的样子，霞初觉得任何谏劝暗示都变成多余的了。

※

※

※

第二天一早起身，洪钧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到海关上去领预借的三个月薪水。潘苇如这次倒很大方，额外送了二十两银子的盘费，总共领了二百六十两银子。

这笔款子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在小王妈面前虽不能挣回满满的一张面子，总算可以交代得过去。不过有一点必须让她知道，这笔钱决不是蔼如私下所赠。

因此，一回望海阁他不即上楼，在楼下便将小王妈找了来，当着她的面打开手巾包，里面是用东海关大公文封装着的两包银子，一包大一包小；拿大的一包，摆在她面前，同时有话交代。

“这是一百五十两，你先收着。局账等我从上海回来再结。”接着，他又从小包中取出二十两银子，“这一点，你们大家分分。”

小王妈相当沉着，也相当机警，“三爷赏的这二十两银子，不敢不领。局账摆在那里再说。第一，现在不是结账的时候，除非得罪了客人，客人不打算再踏进门了，方始结账。第二，”她略一沉吟，做出很诚恳的微笑，“三爷出远门，上海又是繁华地方，应酬一定很多，三爷不能不多带点钱在身上。”

“不，不！在上海我另外有公费可以领。至于局账，我本来就没有说要结，这笔钱，原是年前就该给的，如今已经晚了几天。”

“三爷不要这么说！我们不敢跟三爷说什么生分的话，三爷反倒见外了。”

局面成了僵持之势；而就在这时候，蔼如下楼发现，正好请她作主。而见此光景，她不待小王妈说完，便已了解洪钧的意思——他要面子，她也要面子；在场面上她自然站在洪钧那一边。

“三爷要给，你就收下吧！”

于是小王妈又说了几句客气话，才收去银子。等洪钧上了楼，小王妈跟着也到了，问起洪钧的行李、路菜，要带什么土产去送人，趁早叫人备办等等，殷勤得都显得过份了。

洪钧不免疑心，也就不免感慨，是那一百七十两银子的效验。蔼如体会得到他心里的感觉，怕小王妈过份讨好，反会惹起他的反感，所以要言不烦地一一代答，很快地就将她打发走了。

“今天晚上可有应酬？”

“有的。”洪钧答说，“同事公请，替我饯行。”

“我猜想也一定有的。”葛如告诉他说，“我娘说要替你钱行，我替你回掉了。”

“啊！”洪钧急忙答道，“我该看看你娘去，也跟她说一声。这会儿就去吧！”

“快吃午饭了，索性饭后再去。”葛如换了个话题，“我替你把文稿、书都理过了——”

“费心、费心！”洪钧笑着拱拱手，“我已经看到了，省了我好些功夫。”

“那些书，用不着都带走吧？”

她说得很慢，带些迟疑，也带些要求的意味。洪钧当然被提醒了，立即答说：“都带走干什么？我只带几部经常要用的。”

葛如是很满意的表情，“那么，你现在就去看一看。”她说：“要带走的，归在一边，回头叫阿培来替你装书箱。我到厨房看看去。”说完，下楼而去。

洪钧这两天想的都是自己，直到此时方能为葛如设身处地去多想一想。显然的，她已经有些看出来了，他可能一去不返。而以书做题目作此含蓄的暗示，说明了一些什么，是非常清楚的。相形之下，倒显得自己忒然薄情。

这个了解使得他又感到痛苦了。为了让自己心里好过些，他只能设想葛如是爱面子，怕旁人在背地里笑她，枉为眼高于顶，到底还是抓不住人家！以后如何是另一回事，她只希望他眼前有个明确的表示，先圆住了她的面子。

既然如此，这一点不妨让她大大地满足。这样，书也就不必去理了。倒是有一层不可不预先布置——潘司事虽已离开海关，而关系未断；得知真相，在葛如面前饶舌，那就太煞风景了。

于是他定神细想了一会，决定连潘司事一起都瞒着——巧得很，正当他想下楼去找潘司事时，潘司事却先找他来了。

“三爷，”他说，“我今天也到关上去。”

洪钧微吃一惊，但也很庆幸自己早已想到，此刻不致受窘，“噢！”他刻意装得毫不在乎，用极平静的声音说：“你一定听他们说了，并没有什么修改关务章程这回事。是不是？”

潘司事略停一下，率直答道：“是的。”

“我老实告诉你吧！小潘，”洪钧的神色变得严肃了，“这话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潘观察又惹了点麻烦，托我到上海去替他打听一点消息，说不定还要跑一趟江宁。这是瞒着人的事，所以只说我请假省亲。可是，葛如也许会误会，过年不回去，过了年反倒要请假回家，潘观察的事，我又不便告诉她，怕她万一口头不慎，漏出一句半句去，关系不浅，所以只说到上海修改关务章程。若非如此，我没有理由老待在上海。”

潘司事点点头，换个话题闲谈了一会，忽然冒出来一句：“三爷这趟回南，总是在苏州的日子多？”

这句话很刁，倘或洪钧顺口应声，便露了马脚。幸而他一直保持着警戒，才不曾上当，“哪里，”他说：“总是在上海、在江宁的日子多。”

“在上海，打算住在哪里？”潘司事解释他作此问的原因，“我寄信、寄东西，好有个地方。”

这话看起来不易回答，但也难不倒洪钧，他这样答说：“现在还不知道，大概总是住客栈。等我到上海再写信告诉你。”

到了上海，洪钧只写了信给葛如，先叙海行平安，次叙上海近况，然后谈他自己，说公事甚忙，连想抽个空回苏州去省视老母，都不能如愿。接下来问葛如的别后光阴，也问到李婆婆和霞初，以及潘司事回营口以后，可有信来。最后是告诉葛如，长住客栈的花费甚大，打算借住朋友家；暂时不必来信，因为等她回信寄到现在的客栈，他必已迁离，无法收到。等他搬定了，会再写信告诉她。

于是葛如一直在等他的第二封信。意料中三五天便可收到，谁知一等等了半个月，仍无消息。愁闷之外，还别有一种无法形容的难堪——霞初不断来探问：“三爷来信了没有？”每当此时，葛如总得装出不在乎的神气，而且想些理由来解释洪钧何以未来信。到后来，一想霞初见的面会问，几乎望影而避了。

此外，李婆婆也偶尔问起，这倒比较容易应付，只答一句：“他的公事忙！何况不久就要回来了，写不写信都一样。”

“小姐！”最后小王妈也在问了，“三爷怎么来过一封信，就没有音信了？不是说搬定了就写信来吗？”

“谁知道呢？”藹如摇摇头，是不愿往下谈的表示。

“一定缘故。”小王妈作了个推测，“莫非生病了？”

这句话提醒了藹如。“是啊！”她心里在想，“不然就没有理由不来信！”

“写封信去问问看。”小王妈说：“仍旧寄到客栈里好了，也许收得到。”

这是个不妨一试的办法。可是就算收得到，一来一往，也得十天功夫，而她是恨不得即时就能知道，洪钧到底病了没有？

自她的脸上，小王妈猜到了她的心里，因而又作了一个建议：“关帝庙的签灵得很。小姐倒去求校签，问一问。”

“不必！”藹如又不愿涉于张皇，“我想这两天总该有信来了。”

话虽如此，到底放心不下。她用那副“月老神签”，焚香虔祝，占得第五十签。一看签条，藹如大吃一惊，手脚发冷了——签文是：“虽有善者，亦无如何矣！”明明是说：洪钧病势凶险，虽有名医国手，亦救不得他的命！

怪不得不来信！她这样想着，脑中顿时浮起洪钧逆旅卧病，瘦骨支离，奄奄一息；既无亲人，亦无懂仆，在雨夜三更，一灯如豆之中，等待阎王的催命符到的景象。接着视线模糊了，眼眶一阵发热，涌出很久没有流过的泪水。

就在这时候，仿佛听得叩门的声音。拭一拭泪，定一定神，侧耳听时，果然不错，不但有叩门的声音，还有说话的声音：“藹如姊姊，怎么这么早就睡了？”

是霞初！她惊觉到满脸泪痕，急忙答道：“睡了，睡了！不要进来！”

可是答得嫌晚了；门是虚掩着的，一推就开。藹如急忙背过脸去，而泪痕已落入霞初的眼中。

“来得不巧！”霞初的声音中，含着无限的歉疚，“刚是你不愿人打扰的时候。”

这句话恰好说到藹如心里，立刻便有种知遇之感，同时也撤除了心中的藩篱，“你来得正好！”她转过脸来说，“我心里烦得很！”

霞初历尽坎坷，饱尝辛酸，深知她此时的心境。她所需要的是一个充分同情她的遭遇，能倾听她的申诉，并且全心全力为她分忧的人。自己不见得能替她分忧，但既然她不讨厌，就至少可以让她有个发泄的机会，因而鼓励地说：“藹如姊姊，把你心里的烦闷说出来，说出来就好过了。”

“刚才我求了个签，很不好！”藹如说，“小王妈猜得不错，一定是病了，恐怕病得很重！”接着便将求得的那支签文，解释给霞初听。

霞初听得心惊肉跳；但一开始便定了主意，非推翻她所求的那支签不可！“月下老人只管人婚事，不管人生病。你求的这支签，一定不灵。”她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替你起个牙牌数。”

牙牌现成，“哗啦啦”一声倒在桌上，霞初很熟练地洗了一阵，然后将三十二张牌一字排好，分成几段翻开——是副极烂的牌，除了一个对子，什么名堂都没有。

“对子是三开不是？”

“不要紧！”霞初很轻松地说：“牙牌数要后面好，头一副‘下下’没有什么要紧。”

谁知道第二副也是“下下”！这是霞初怎么样也想不到的。唯其如此，越发紧张，心想再来一个“下下”，万事休矣！因此，洗牌的手都有些发抖了。

“莫非是我欠诚心的缘故？”她先自己引咎，为推翻自己所起的牙牌数作个伏笔。然后眼观鼻、鼻观心地默祷：“天灵灵，地灵灵，菩萨千万保佑！”

祷完翻牌，第一段翻开八张，一开头便是梅花、么五、红九这三张牌连在一起，凑成一副“巧合”；藹如不由得欣慰地说：“有四开了！”

翻齐细数，一共十开是“上中”；霞初笑逐颜开地说：“贵人扶持，危而复安！”

“你怎么知道？”

藹如知道她熟于牙牌数，但她不甚识字，只记得系于每课之下，要言不烦的两三句话，而不知其详。所以自己开抽斗找出一本名为《兰闺清玩》的书来，内中就收有牙牌数，翻到“下下，下下，上中”一课，果然占得“贵人扶持，危而复安”；课文是一首七绝：“一文羞涩阮囊钱，心事还如百沸煎；且喜分金逢鲍叔，教人肝胆足图全。”

这可以猜想得到，没有信的缘故，是阮囊羞涩，心绪不佳。这话不必对霞初说，只告诉她：“三爷没有生病。”

“是啊！我也在这么想。万一病了，上海、苏州那么近，为什么不回苏州去将养？就算在上海，亦总有他家的人在身边照应，用不着替他担心。”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而且是极浅近的道理，蔼如奇怪自己何以见不到此？再想一想，不由得脸上发热。她平日颇以能“提得起、放得下”自负，不想一涉私情，意乱神迷，方寸之间有这样深的蔽塞，不能不感觉惭愧。

※

※

※

第二封信终于来了。接到手里，蔼如并不怎么高兴，甚至可说有些失望。因为薄薄地，已可料定不会超过三张信笺。

打开来一看，比估计还少，只有两张八行字。洪钧说他发了前一封信的第三天，就回苏州了，因为洪老太的“宿疾复发”。所谓“宿疾”不是中风，是哮喘。这就是他久久没有第二封信的缘故。

公事当然延搁下来了。洪钧在信中说，“两月归期已成虚愿”，看样子四个月也回不了烟台。接下来便是问问蔼如的近况，措词很简单。作为一通问候的信来说，是尺牘中的隽品；可是施之于蔼如就不免嫌冷淡了。

看完信，她倒抽一口冷气。但有上次那种近乎自寻烦恼的经验，这一次她比较聪明了，也比较冷静了。

霞初当然关心，但也深具戒心。她知道蔼如是非常好强的性情，如果洪钧的来信是可以公开的，她一定自己会说；倘或不说，最好不问。

这样又过了一个月，才有第三封信来。这封信比较长，说是因为公事忙，无暇写信。又谈他自己的“前程”，说要用功，还应该在苏州，因为“友朋切磋之乐”是烟台所得不到的。又说他知道蔼如对他的期望，所以一定也希望他能住在便于用功的地方。言下之意，似乎不打算回烟台了。

对于这些话，她都从宽处去想，愿意承认洪钧的打算不错。只有一点，她耿耿于怀，丢不下、抛不掉，洪钧竟未提起，她何以不给他回信？

“罢了！”她终于抛却心事，自语着，“缘份尽了，不必强求。”

先还想写封回信，表明怀抱；再想想，既已缘尽，何必多事？连回信都不必写了。

她自己以为很看得开，旁人亦看不出她有何心事。唯独关怀特深的霞初，冷眼旁观，发觉她确实有些与往日不同的变化。变得比较沉默，比较爱一个人想心事——好几次霞初发觉她一个人坐在窗前，遥望着茫茫无际的海水，眉宇间有着无可言喻的淡淡哀怨。也有一两次目光迷茫，定睛仰视，好半天不动，还带着些傻兮兮的微笑，那种神游八方，对眼前的一切仿佛都视若无睹的神情，让霞初着实有些害怕。

这便害得霞初也上了一段解不开的心事。她一个人想过，想到海关上去打听打听洪钧的近况，甚至还想请测字的王铁口代笔写信给洪钧，可是都只是想想而已！因为她太了解蔼如了，这种做法都不是蔼如所喜欢的。

因为同样的理由，她亦不敢跟小王妈谈她对蔼如的忧虑。这样到了榴花照眼的时候，终于来了一个可与深谈的人：潘司事。

※

※

※

潘司事的近况很不错，这一趟回到烟台，越发带点衣锦还乡的意味。捧出来四百两银子，仍旧由霞初交给蔼如，拨还一部分欠款。照潘司事的估计，早则年底，迟则开春，他一定可以积到足够的钱，为霞初恢复自由之身。不过，霞初没有将这话告诉蔼如，怕引起她的感触。

“光是我们好也无味，要大家好才好！”霞初叹口气，将洪钧对蔼如由冷淡而无形中断了交情的经过，尽她所知道的，所能想象得到的，都说了给潘司事听。最后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我实在想不通，蔼如这样的人品，对他又是那样子情深义重，不知道洪三爷是怎么鬼迷心窍，竟会这个样子！”

“或者真是缘份尽了！”潘司事无可奈何地答说：“如果蔼如抛得开，就抛开吧！”

“哪里抛得开？我说件事你听，有一天下午忽然发现她不见了，四处找找不着，大家都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到了黄昏，她回来了，问她去了哪里？她说到什么地方去看梨花去了。后来我悄悄埋怨她，怎么忽发雅兴去看梨花，也不跟家里的人说一声。她告诉我说，那里是洪三爷第一次看到她的地方。你想，她嘴上不说，心里何尝有一时片刻抛得开姓洪的？”

“孽缘！”潘司事咬一咬牙说：“只有狠心不管。管不下来的。”

“怎么办呢？”

“还不是那个死结！洪三爷大概也看透了，将来决没有圆满的结果，倒不如趁早撒手。俗语说的‘长痛不如短痛’，就是这个道理。”

“果然是这样的心思，倒也不是不能摆在台面上说的。二爷，”霞初急切地说：“你今天就写封信到苏州，问一问洪三爷，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忙！”潘司事答说：“明天我先到海关上去打听清楚，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洪三爷的境况我很知道，他是不会赋闲的。这里的差使虽不好，也不坏，如今人浮于事，要觅这样一个差使，还真不大容易呢！”

“说得不错。不过，何必明天呢？”霞初呢声推着他说：“去嘛！譬如去看朋友，今天就走一趟！”

潘司事实在懒得动，经不住柔情笼络，只有乖乖地离了望海阁。这一去直到很晚才回来，满脸通红，酒气熏人，快到醉的地步了。

“信也不要写了，我亲自去一趟。当面锣、对面鼓问个一明二白，你总可以交代了吧？”

霞初不知他说的什么？“醉话连篇！”她绞了一把手巾让他擦脸，又去冲了一碗酱汤让他醒酒，然后一句一句细细问他，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原来牛八爷从天津到了烟台，是要转道上海，去办货收账。不想旅途感受风寒，虽以痊愈，而体力未复，不胜跋涉。货可以不办，账不能不收，只好委托潘司事代他去一趟。有此机会，自不妨绕到苏州，专访洪钧，去为葛如作一次“殷勤探望”的“青鸟”。

“这倒巧！”霞初问道：“什么时候动身？”

“后天。”

“几时回来？”“总得半个月到二十天的功夫。”潘司事说：“你去问葛如，要不要写封信？我替她带去。”

霞初答应着，很高兴地去了。再回到潘司事身边时，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却是只字全无。

“怎么回事？”潘司事问道：“为什么不开信面？”

“她不肯写信，说没有什么好写的。我劝了半天，她说前些日子做了两首诗，要嘛拿给他看看！”

“真妙！”潘司事笑着说了这一句，脸色又转为不以为然，“他们做的事是很风雅，就是牵丝攀藤，不大干脆。”

“你少批评人家。快拿这两首诗讲给我听听。我问她，她不肯告诉我，只说你看得懂，请你讲给我听。”

“这就是牵丝攀藤不干脆！我说得一点不错。”

潘司事一面说，一面抽出诗篇来看。只见题目叫做“遣怀”，下面有一行小注：“集玉谿生句”。集的两首七绝。第一首是东韵：

二年歌哭处还同，来是空言去绝踪。

刚默念得两句，潘司事蓦地里一拍大腿，失声赞叹：“妙极了！天造地设有这么一句。”

“吓我一跳！”霞初白了他一眼，“讲嘛！什么意思？”

“第一句是说，两年相处，哀乐相共。第二句是说洪三爷说了回来不回来，一去就此不归，岂不是‘来是空言去绝踪’？”

“还有呢？”

下面两句，对霞初来说，亦嫌触犯忌讳，潘司事只好不讲而念：

神女生涯原是梦，自今歧路更西东。

十四个字，霞初只听懂了三个。因而问道：“什么‘原是梦’？”

她没有听懂“神女”二字，潘司事正好不提。他的解释是：“葛如的意思是，眼前过的日子，今天不知道明天会遇到些什么人，就像做梦一样。可是自己喜欢的人，倒是各自西东，

明明白白地分手了。”

“喔，”霞初很感兴趣地问道：“诗中是说她喜欢洪三爷？”

潘司事为她一语问倒了，想了一下才能回答：“有那么一点意思，不过不太明显。”

“有那么一点意思就行了！”霞初很高兴地，“再讲第二首给我听。”

第二首集的是尤韵。潘司事默念了一下，觉得音节比第一首来得流亮，忍不住便念响了：

朱栏画阁几人游，更醉谁家白玉钩。眼道相思了无益，他生未卜此生休！

“这首诗很决绝！”潘司事很有把握地说，“藹如决定不理洪三爷了！”

霞初一惊，急急问道：“怎么办呢？”

“你看后面两句，‘眼道相思了无益’，是说想念也是白想，一点好处都没有。最后一句，更加明显，‘他生未卜此生休’，‘他生’就是来生；来生怎么样不知道，今生今世是到此为止，姻缘没有希望了。这个‘休’字下得很重，那种意味好比一个人豁出去了，顿一顿脚，说一声：‘算了’！”

“真是这样说？”

“我骗你干什么？”

霞初的脸色越发阴郁了。怔怔地想了半天，忽然如梦初醒似地说：“你刚才讲的是后面两句；前面还有两句，怎么不讲？”

这一下又将潘司事难倒了。他不是不讲，而是不甚明白词意，讲不出来。此时霞初逼着一问，无可闪避，只好抓着头皮，用心参详。

“我有点懂了！”他说：“‘朱栏画阁几人游，更醉谁家白玉钩？’是揣测洪三爷现在的情形，好像有点怪他在什么繁华地方跟朋友吃花酒；而且另外结了相好，有点吃醋的味道。”

“那就对了！”霞初双手一拍，眉目顿时舒展，“如果她真的拿洪三爷从心上抛开了，还吃什么醋？譬如你，倘或说在营口另结了相好，我能不吃醋吗？”

“这倒也是一个说法。”潘司事不能不表同意。

“就是这个说法，只有这个说法！”霞初显得异常有信心地，“过几天你见了洪三爷，问他，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好了，算你有理。”潘司事忽然问道：“明天空不空？”

“什么空不空？”霞初答说，“我一天什么时候空闲，什么时候忙，你还不知道？”

“不是问你人，是问地方。”潘司事说，“如果明天晚上地方有空，我想请牛八爷来玩玩。”

”

“请客不行。明天晚上，楼上楼下都早定出去了。”

“那一——”潘司事踌躇着拿不定主意。

“你们到别处去玩好了。”霞初很体贴地说，“你来叫我就是。”

※

※

※

潘司事听霞初的话，挑了一家梨香院请牛八爷吃花酒。入席先“叫条子”，他毫不迟疑地提笔在局票上写明“望海阁霞初”。

望海阁离梨香院很远，所以别人的“条子”都到了，唯独不见霞初的影子。潘司事知道路远，霞初或者有客绊住了身子，一时来不得。处处体谅，心便不急。反而是牛八爷望眼欲穿；因为他已听潘司事说过，与霞初有嫁娶之约，渴望一见，只不断地问：“怎么还不来？”

问到第五遍，只见门帘一掀，影绰绰一条人影，便有人大声说道：“那不是来了！”

潘司事做主人，背门而坐，扭回头去，只眼风扫了一下，看到阿翠，她有时也伴霞初一起出门，有她就不错了，便对牛八爷笑道：“你好好看吧！”

牛八爷便瞪大了眼张望，脸上现出十分惊异的神色。潘司事方在奇怪，有人喊了起来：“那不是李藹如？”

潘司事急急回头去看，可不是藹如？她正含着笑，袅袅行来，秋波到处如春风拂面。潘司事又惊又喜又不安；在他的记忆中，藹如肯这样委人以词色，似乎不曾有过。

“你怎么来了？”

“我替霞初出局。”藹如答说，“她有点头痛，我怕她吹了风不好，不让她来。可是二爷招

呼，又是做主人，怎么能不来？想一想，只有我替她。二爷，几位都没有见过，请你替我引见。”

牛八爷是直性子，听她一说完，便翘起拇指，大声嚷道：“潘二哥，你真不含糊！花街柳巷玩儿到你这个地步，可真够了火候了！”

听得这几句话，潘司事脸上像飞了金一般。想想蔼如是何等人物？达官巨贾，虽撒千金，难博一笑，如今是这样地替自己做面子，不由得满怀感激，只不断地笑着说：“谢谢！”

蔼如知道他是谢她，但不宜承认，否则就会害他惹人笑话，因而看着牛八爷说：“谢谢夸奖！不敢当。”然后转脸问潘司事：“二爷，这位想来就是你常提起的，极义气、极爱朋友的牛八爷？”

“是啊！正是牛八爷。”

于是蔼如衿衽为礼，殷殷致问，又逐一请教了座客的姓氏，然后敬了一巡酒。应尽的规矩一一做到，再坐片刻，方始告罪辞席。

就这一面之识，牛八爷对她已赞赏不绝。席散之后，跟潘司事商量，打算借望海阁请客，问潘司事的意见如何？

“那是个有钱就可以去的地方，她绝不会不欢迎。不过，”潘司事很含蓄地提醒他，勿作奢望，“名花有主了。”

“喔，跟谁相好？”

“是我们苏州的一位才子，姓洪，是替潘观察办文墨的。”

“佳人应该配才子。”牛八爷说，“这没有什么！我心里有数就是。”

“好！你哪天请客？我回去先代你关照一声。或者今天就去开个盘子。”

“今天太晚了，而且你明天要上船，不必再陪我了。明天下午我自己去吧！”

言讫分手。潘司事一回望海阁，自是直奔霞初的房间。只见她正在替他收拾随身要带的行李，行动俐落，丝毫不像身体不适的样子。

“你不是不舒服吗？”

“没有，蔼如特意那样说的。”她拉着他的手并排坐下，“蔼如说，我们将来是结发夫妻；所以，在你的朋友面前，我最好不要抛头露面，免得留下一个话柄。”

“原来她替你出局是这么一个道理！”

“她说的话实在不错，不能不叫人佩服。”

“岂止佩服，应该感激！”潘司事是由衷之言，“我这趟去，非要拿她的大事办出一个结果来不可！”

※

※

※

结果是带回来一句话，一封信。洪钧的一句话是：“我决不负蔼如！”一封信密封固，只有蔼如才看得到。拆开来方知是投桃报李的四首七绝，一般是集的李商隐诗。

看第一首便觉触目惊心：

上尽重城更上楼，天河迢递笑牵牛。未容言语还分散，埋骨成灰恨未休！

这是为了答复她的“直道相思了无益，他生未卜此生休”而发的怨苦之词。上两句是说他一样也在害相思；下两句表示蔼如不容他解释误会，遽而决绝，在他是死也不甘心的。

就这一首诗，便使得蔼如化恨为怜了。按捺住鼓荡不定的一颗心，再看第二首：

雾晓春多风舞迟，佳辰长短是参差。悠扬归梦惟灯见，来信河梁是别离。

第一句不甚了了，但合第二句一起看，大致可以意会，是说彼此之间，机缘不巧，好事多磨。第三句的“归梦”当然是指梦回烟台而言；唯其夜夜在梦中相聚，所以不信已经别离，或者反疑醒时是梦。那种疑幻、迷离惛惛、全不分明的感觉，可真是为情颠倒了。

蔼如反复念着“悠扬归梦惟灯见”这句诗，不由得便在脑中浮现了洪钧“一千遍捣枕、一万遍捣床”，辗转反侧，为情所苦的景象，心酸酸地只是想哭。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脑海中忽然冒出一个想法：既然如此，何以不回烟台？想到他怨忽于“未容言语还分散”，料定下面的诗，必是他解释的“言语”，急急又看下去：

未知何路到龙津？浪迹江湖白发新！空记大罗天上事，枉缘书札损文鳞。

途看之下，蔼如只懂得两句。“浪迹江湖白发新”有着感叹于岁月蹉跎，时不我待的意

味。“文鳞”是用的尺鲤传书的典故。这句诗就字面解释，是说白白写了一封信，引伸其意便是不如不写；或者所以不写。

写信无用的原因是在第一句和第三句上。蔼如不知“龙津”作何解？查了好些书，才知道龙津就是龙门。这一下，豁然尽解了。

科举得意，犹如“鲤鱼跳龙门”，所以说“一登龙门，身价十倍”。而且试院的正门，就叫“龙门”，这也是蔼如听洪钧谈过的。所谓“未知何路到龙津”，与下句合看，自是一种“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警觉。至于“大罗天上事”，在这里当然是指殿试以后的风光而言。想到上一科的乡试同年，金殿胪唱，春风得意徒然羡慕而已。此所以为“空记”。

想到这里，她完全了解了洪钧“来是空言去绝踪”的原因，只为两榜未曾及第，一切无从谈起，故而远远避去，连信都不写，写亦无用。

到此算是彻底谅解了，同时也心平气和了！只有为洪钧感到委屈的一种难宣的抑郁，叹口无声的气，再看最后一首：

彩服何由得尽同？雪霜多后始青葱。

念到这一句，大受鼓舞，她不自觉地伸一伸腰，扬一扬眉，再看下去：

天涯海角同荣谢，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二十八个字，在蔼如是无比的安慰。前两句是为洪钧想，可以放心了。虽有牢骚，并未颓废；而且他也想通了，人世科名，穷通富贵，各有迟早，何得尽同？唯有不堕志气，不废所业，经得起风霜雨雪的磨练，则自有青葱发皇之日。

后两句是为自己想，可以放心了。“天涯海角同荣谢”，无异海誓山盟，哪怕在天之涯海之角，终归要在一起共患难，同甘苦。她记得洪钧乡试那一年，从江宁寄来的四首诗，最后一句集的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那不过是指两情相感，而这相通的一点灵犀，是说她应有彼此祸福，乃至生死相共的默契。

“难怪他不写信！原来他是这样想。”蔼如不自觉地自语着，将那张涛笺细心折好，放在紫檀嵌螺甸的首饰箱里。

就这时听得“呀”然一响；心无旁骛，已忘却身在何处的蔼如，不觉一惊。转脸看时，原来是霞初在推门。

“我在外面等了好半天了！”霞初满面含笑，显得异常快慰地。

“怎么不进来呢？”

“我怕打扰你，不敢进来！”霞初带些顽皮的神态，“这下可放心了吧？我在外面张望，只看你一会儿叹气，一会儿发楞，到最后可是又抹眼泪又笑，也不知怎么回事？反正只有你自己知道就是了！”

蔼如脸一红，羞涩地笑着问：“怎么说我抹眼泪，我自己都不知道。”

“谁知道你自己知道不知道？”霞初一眼瞥见桌上一块湖色杭纺手绢，赶紧捡起来捏一捏，振振有词地说：“喏，证据在这里！看你用的这块手绢儿，可不是湿的？”

这可赖不掉了。蔼如笑一笑不再多说，只问：“潘二爷还没有回来？”

潘司事一下船，就为特地去迎接的牛八爷截住了。他先派人拿行李和洪钧的信送了回来，又写张便条附上，也就是转告洪钧所说的不负蔼如的那句话。他自己还跟牛八爷在谈事，可能今夜不会回望海阁。

“他不回来最好。”霞初笑道，“今晚上我们一床睡，聊它一个通宵。”

“发疯了！有什么聊不完的，要聊一夜？”

“聊你的三爷啊！”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九

转眼到了十月里。潘司事寄了信来，决定明年此时，迎娶霞初。

这一下倒勾起了蔼如的心事。她默默在想，明年此时，洪钧就该打点从苏州起程北上了，这笔盘缠一定不在少数。她听洪钧谈过，进京会试，各人的情形不同。有一种是寒士，一路搭便车、搭便船，甚至靠两条腿走到天子脚下。在京里当然是住不须房钱的会馆，三餐在同乡家轮流就食，或者一处处“告帮”，能凑个数十两银子，便可捱过试期。

另一种略略好些，在家乡由亲友资助盘缠，精打细算，极其俭省。大致要到二月下旬，保和殿举人复试之时，方始赶到。四月初会试发榜，倘或名落孙山，没有资格参与殿试，立即出京，多一天都不敢住，为的是怕盘缠不够。

再有一种便纯然是纨绔的味道了。怒马鲜衣，仆从簇拥，早在年前就到了京。逛“胡同”，捧“相公”，敞开来先大玩一阵。盘缠是再也不用愁的，早有几千两银子从原籍汇来，存在银号里陆续支用。如果不够，一封信去，必有接济。

洪钧当然不能，也不会学纨绔的派头。可是像寒士那样萧索艰窘，在蔼如也觉得太委屈了他。总要不丰不俭，有个排场，像个样子才好！

她决定写封信给洪钧。他们的书函往还，一向都是洪钧先施，蔼如后报，谈什么、接什么，问什么、答什么，不生困难。有时两函一复，更不愁没话可说。而这一次是她主动，便不知从何说起了。

就这样临笔躊躇，不知不觉到了午夜，房门上又剥啄作响，开门一看，是小王妈。

“有事吗？”她问。

小王妈不即答话，望着桌上的笔砚笺纸说：“小姐又在作诗了。”

“不是！是要写信。”

“给三爷写信？”

“嗯。”蔼如无心跟她闲话，又问一句：“有事吗？”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明天谈也不要紧。”小王妈笑一笑，“我不打扰小姐跟三爷谈心了。”

这一下点醒了蔼如，心想：写信不就是谈心吗？所不同的是以笔代口而已！自己只当与洪钧靛面相对，想说什么就写什么，有何难处？

于是，等小王妈一走，随即在“三爷大鉴”之下，信笔而书。自我的拘束一解，文思便很活泼了；先从天气谈起，接着用“凉风起天末，君子意何如”的诗意，说到思念远人的情怀，这样，便很自然地问到洪钧和他一家的近况。

问完别人，少不得就要谈到自己；旁及望海阁中的上上下下，便顺理成章地透露了霞初的喜讯。

信写到这里，就像谈得投机那样，话题随心所欲，无须顾忌。但她仍旧用了一句假托之词，说有人在筵前谈到明年的试事，秋闱之后，便是后年的春闱，因而想到洪钧在明年此时，或者已经北上，不知可有便中一聚的机会？

有这样情深意殷的几句话在前面，以下的话便更好谈了。不过她还是很谨慎、含蓄地说，长途跋涉，其事至艰，劝洪钧及早绸缪。如果有她可以为力之处，决不敢辞，不过希望他早早告诉她，以便从容措手。

※

※

※

信到洪钧手里，正是冬至那天。“冬至大如年”，南北皆然。洪家这天祭祖，家祭祝告，乏善可陈，所以清清冷冷，绝少过节的情趣。

祭毕“散福”，洪钧意兴阑珊，酒不多吃，话不多说。而就在这时候，民信局的差役来叩门了。

“哪来的信？”他听他家的老仆洪福在问。

“山东来的！”

听得这一句，洪钧的精神一振。全家亦都知道，山东的来信，寄自何人；以及洪钧对山东的来信，如何重视。所以任他中途离席到书房或是卧室中去看信，没有人说一句留他吃完了饭的话。

信是很快地就看完了，可是想却尽有得想。因此，洪钧在书房中一坐一个钟头，不曾动过地方。

“唷！炉子都快灭了，也不续炭。”

洪钧一惊，定神看时，才发觉是洪太太在说话。同时，也发觉自己手足冻得发痛，一个取暖用的炭炉，只剩下白灰中的星星之火，真的快将灭了。

他没有答话，起身捻亮了美孚油灯，将信放入抽斗，还上了锁。清脆的“卡答”一响，在洪太太的感觉，仿佛洪钧锁上了心扉，而自己是被摒拒在门外了。

“冬至大如年！”洪钧的声音中有着掩抑不住的感慨，“一年又快糊里糊涂地过去了，明年不知道怎么样？”

“明年这一年顶要紧，熬过明年就好了。”

洪钧懂她的意思，她也是指望着后年春闱丈夫会升腾飞化，一举成名。可是，明年这一年又如何熬得过？

洪太太在等他答话，而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能够安慰妻子而又能自慰的话好说。见此光景，洪太太的心又冷了半截。可是，她始终不曾忘记她的责任，境遇不论如何拂逆，做妻子的必得体谅丈夫。

“你也不要烦！船到桥门自会直。凭你的本事，凭你的人缘，不会有什么过不去的事。现在要守，‘守得云开见月明’，日子也快了！”

这样的话，也不知说过多少遍！而且，每一次说这话的态度和语气都很认真，是确知必然如此的神情；丝毫看不出她是有意安慰，更不是随意敷衍。

因此，洪钧起初觉得好笑，渐渐感动，明知她是捡好的说，亦装做受了鼓舞，摆出愁怀一放的样子。可是现在不同了，试期渐近，该有个切实打算，不能你骗我，我骗你，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

“守也得有个守的办法。”他抑郁地说，“不光是一日三餐糊口糊得过去，就守得出名堂来的。明年这一年，我要好好用一用功。”

他没有再说下去。因为如何用功，用不着跟妻子谈，跟她谈了她也不懂。这样转着念头，神魂飞越，又到了望海阁上。晴窗雨夜，红袖添香，读书有何心得？“大卷子”写得可有进境？便都有可谈的人了！

“我知道！”洪太太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至多让你苦到端午，明年下半年，你就可以什么都不管。”

“谁管？”洪钧脱口相问，听来完全是诘责的意味。

洪太太不答，走到床后摸索了一会，捧出来一个描金的红漆小皮箱，伛偻着腰，而且脚步蹒跚，一望而知箱子很重，捧它不动。

洪钧急忙上前，为妻子接力。箱子入手，果如所料，不由得便问：“是什么东西？”

洪太太依然不答，从梳妆台的抽斗中取出钥匙开了锁。箱盖一掀，便有一只银光灿烂的大元宝，耀眼生花。此外还有四五个“元丝”，好些散碎银子。再有一张红纸，上面歪歪扭扭地标着一些不知什么文字还有符录。

“这是什么？”洪钧拿起那张纸问。

“是我的账。”

“原来是‘码子’！”洪钧定神看了一下，递还给妻子，“只怕你自己都看不懂。”

“看不懂我记它做什么？”洪太太看一看账说，“一共一百十五两多，半年的家用够了。”

怪不得说他只须“苦到端午”，原来已有准备。可是，“这是哪里来的呢？”他问。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洪太太也掉了句文，“是我平常省下来的。其中，其中——”她终于说了出来：“有一笔是八月初从山东汇来的。”

“什么？”洪钧既惊且怒地问：“你怎么不跟我说？”

洪太太不怕丈夫发脾气，只怕丈夫连脾气都懒得发，此时平静地反问：“你为什么不问

我？”

“奇了！”洪钧火气益大，“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问什么？”

这一下，是洪太太大出意外，急急问说：“中秋之前，她不是来了信，没有告诉你？”

“没有！”

“这才真的是奇了！我以为她一定会在信里要提到，可是你没有问！我想，一定是你不愿意提这件事，我为什么要开口惹你心里不舒服？”

细想想去，妻子的话，理由十足，竟无法驳她一个字。洪钧前前后后想了一遍，觉得这件事错得没有道理，既不知应该怪谁，亦不知如何补救。无可奈何之下，唯有付之抑郁难宣的一叹。

“你也不必叹气，钱还在这里！”洪太太取出十两一个的元丝四个，放在桌上，“我没有动过。要寄还她也不迟。”

“这件事窝囊透顶了！”洪钧答非所问地说：“她是度量很宽的人，或者不致于不高兴。不过，我们自己想想，未免对不起人。”

“她的度量很宽，我的也不狭！”洪太太针锋相对地回答，可是词锋虽利，却并无负气的意味。

洪钧心中一动，试探着说：“若从内助论功勋，合使夫人让诰封，你的度量不见得会那样宽吧？”

他念的是袁子才的两句诗。乾隆年间的状元毕秋帆，早年与京中名伶李桂官结为“赋友”，曾多方激励毕秋帆上进。后来毕秋帆点了状元，李桂官便被戏呼为“状元嫂”。袁子才的诗，便是描写的这一段佳话。洪钧一时想到，遽尔引用，洪太太却听不懂他念的什么？少不得要追问一句：“你说什么？是什么我度量不宽？”

洪钧无法为她细作解释，“我是说笑话。”他顾而言他地说：“你把银子收起来吧！既然够了半年的浇裹，我也可以松一口气，但愿明年老太太身子健旺，平平安安，无事为福。”

“这一层，你尽管放心好了。老太太自有我照应。”

由这句话想到妻子平日的贤惠，洪钧感激之念，油然而生。于是望海阁的一切，也就不再去谈，不再去想了。

※

※

※

洪太太却与他不同。有一点使她很感动，也很佩服。几十两银子，数目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送了人提都不提。而且对方并无一语道及，居然也不问一声。这在洪太太自问，是件做不到的事。

因此，她一连几天，闲下来就在想葛如；也想到洪钧那天所念的两句诗。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些道理来了。

“喂，我倒问你。那天你说什么诰封不诰封，是怎么回事？”

洪钧一楞，细想一想记起袁子才的那两句诗。但事过境迁，心情不同，不愿多谈，便索性抵赖：“我想不起来了！哪里念过什么诗？”

“不是诗是什么？有板有眼的七字句，不是诗？”洪太太又提他一句，“就是我们谈山东寄银子来的时候，你说我怎么度量不宽！”

这下无可逃遁了！但洪钧不愿轻易谈到葛如的终身，先虚晃一枪，闪避开去，“这件事，说来话长！”他说，“我们晚上再谈。”

以前也常谈起葛如，而且常是洪钧自己在有意无意之间谈到。可是谈到望海阁中的风光，他总是出以一种行云流水，春梦无痕的态度，仿佛逢场作戏，了不在意似地。因此，对于葛如有无迎入洪家的可能，反倒是洪老太太和她的儿媳，比较关心。这就是洪钧的手腕，也就是潘司事跟霞初说过的，洪钧在母妻面前的所谓“活动”。

活动已经有了效验，如今由于中秋馈银这件事感动了洪太太，特为问到葛如，正是作进一步表示的好时机。可是洪钧却深感为难，因为葛如的所欲太高，毫无通融折衷的余地，如果策划未善，贸然地揭开底蕴，倘或不成，交情就一定中断了。

这一下午，洪钧不断在盘算这件事；直到二更过后，洪太太服侍婆婆安睡，回到自己卧室中时，洪钧仍在访惶，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跟妻子谈葛如。

洪太太倒也不急，收拾完了睡前的一切琐屑细务，在炭炉上续上两块炭，然后泡了两杯茶，递一杯到丈夫手里。这不用说，是打算好了的，要从容细谈蔼如。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那一刻，洪钧方始认清了鹄的：只谈蔼如，不谈自己。这一来，心情就比较轻松了，悠闲地喝着茶，静等妻子开口。

“蔼如跟你的交情很不浅吧？”

不想第一句话就难回答。洪钧不能承认，也不能不承认，闪避似地反问一句：“你以为她跟我交情很不浅？”

“我老早就知道了。”洪太太答说：“那次潘司事来，老太太找他问了好些话，我也听见的。再说，如果她跟你交情不深，不会老远地寄银子来；你跟她交情不深，也不会平白地去欠她一个情。”

后面的这几句话，表示她看得很深。洪钧觉得此时承认是最好的时机，便点泮头，却又叹口气：“交情虽深，有什么用？”

“怎么办呢？”洪太太说，“我又不是会吃醋的人。而且我以前也跟你谈过，倘或人品好，娶了来也是我的一个帮手。”

“娶了来？”洪钧使劲摇着头，“谈何容易？”

洪太太哑然。青楼名妹，量珠聘来，莫说此刻的境况，力所未逮；只怕丈夫就是中了进士做了官，一时也还不能享这样的艳福。自己的话确是不免说得太没有分寸了。

夫妇俩各自低头沉默了好一会，洪太太问出一句话来：“照这样说，你们就白好了一阵子？”

“不是白好了一阵子，又怎么样？即使你贤惠度量宽，她的人品也好，能娶了来决不会让你生闲气，无奈事情很难，决不会成功！”

“那也不见得。”洪太太说，“无非是她身价——”

“不是，不是！”洪钧乱摇着手，打断了妻子的话，“你这样说，就是小看她了！”

想想果然，决不是钱上的事。蔼如能寄几十两银子来为他过年，自是深知他的境况。倘或倾心相许，当然就不会要什么身价银两。

“那么，她是为什么呢？”洪太太的思路，一下子豁然贯通，脱口说道：“莫非她要争一副诰封？”

话一完，脸色也开始变得苍白异常，一双眼睛睁得好大，流露出遭遇到强烈的威胁而自觉无力抗拒的惊惶。

这使洪钧不能不害怕，也觉得好生不忍。“诰封是你的！”他说，声音由高而低，由快而慢，“难处就在这里。”

洪太太的脸上重新有了血色。透了口气问道：“这是你心里的话？”

“当然。”

“那么，她知道不知道你心里的这句话呢？”

“我想她知道。”

“既然知道，依旧对你那么好，她是为什么？”

“这就是她的好处；很少人能及得上她的好处！”洪钧突然激动了，“她也是名门之后，知书识字，不是没有见识的人。对我好就是好，一心想帮我上进。将来怎么样将来再说，看大家缘份了！”

洪太太默然，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真是冷静得出奇。洪钧本来还有些话，见此光景，也就不敢多说，只一会儿扬脸嘘气，一会儿低头沉思，显得万般无奈的样子。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洪太太的声音打破了僵持的局面，“我想，你总前前后后想过，有什么主意倒说出来商量商量看。”

“没有主意！什么主意也没有！”洪钧使劲摇着头，“是个解不开的结。”

※

※

※

这样一直过了一个多月，洪太太没有跟她丈夫再谈过蔼如。可是千里迢迢一纸书，迫得她似乎非谈不可了。

因为蔼如的信中，附着一张为洪老太太贺年的红柬帖。而洪钧为了探测妻子的意向，故

意关照洪太太去送这张柬帖。这样，她就少不得要问一问了。

“见了老太太怎么说？”

“什么叫怎么说？”洪钧问道：“把这件事讲给老太太听就是了。”

“老太太也许会问，人家是什么意思？”

“这，”洪钧谦和地笑道，“这我可不敢作你的主，你自己看好了。”

果然，洪老太太得知此事，十分诧异，但也有同样多的欣喜与好奇。“这可真是不敢当了！”她说，“平白无故地受她这个帖子，虽说是一张纸，到底也欠了一笔人情债。”

洪太太心想，欠她又何止干一笔人情债。不过，她知道受蔼如的馈赠，说出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即令是在洪老太太面前，亦总说是洪钧以前在东海关的同事所寄，此刻当然也不肯多作透露。

因为她的沉默，不免引起洪老太太的注意。想到一个疑问，便说了出来：“这个帖子，是老三叫你拿来的？”

“是的。”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话中有责备之意，洪太太急忙赔笑答道：“娘这句话拿我问住了。”

“我不是说你。”洪老太太觉得情势很微妙，儿媳的态度亦有些莫测高深，处理不善，易生是非，好好一个年会过得很不痛快，因而很有决断地说：“这也不是了不起的事。你拿帖子收起来，只当没有这回事。不必让大房、二房知道。”

洪太太驯顺地答应着，心里很佩服婆婆的见识。像这样的事，淡然处之是最高明的办法。不然会当作一件有趣的新闻，在背地谈论不休，加油添酱，不知会将洪钧与蔼如之间的关系，渲染得如何离奇。

可是洪老太太心里另有想法，找了一个机会，悄悄问洪钧：“烟台的那个姑娘，怎么想起来写张贺年帖子给我？”

“这无非敬重老人家的意思。没有什么不对。”

“我不是说她不对，你先不必护着她。”洪老太太故意问说：“受了人家的帖子，大小是个人情，该怎么还法？”

“这算不了什么！我在信上提一笔就是。”

“你打算怎么说？”

“说老太太很高兴，谢谢她。”

看儿子是一种毫不在乎的态度，洪老太太不免奇怪，“你跟她到底怎么样？”她问，“你是怎么许她的？”

心事为老母说中，洪钧不免有些忸怩，“我没有许她什么！”他还加了一句：“真的。”

“我不信。”洪老太太停了一下说：“上次潘司事来，我问他好些话，他说那姑娘待你怎么怎么好，她的人品又是怎么怎么好！既然这样子，莫非你就跟她白好了一阵？现在看样子又不是白好一阵；不然不会常常写信给你。老三，你倒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洪钧只是噤着嘴唇不作声，因为他觉得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比较聪明——越是不承认，越容易引起母亲和妻子的关切。到了相当的时候，装出被逼不过，不能不说的样子，话便越有分量，自己所占的地位也越有利。

打定主意，便避开了母亲的视线答说：“娘，你最好不要问，更不要管！”

“你是我的儿子，又是洪家最要紧的一个人。你的事，我怎么能不管？”

“我又何尝不想娘来管一管我的事？不过也要管得了才行啊！”

“莫非你就看准了我一点用处都没有？什么事都管不了？”

是有点生气的模样了，洪钧不能不低声下气的解释：“不是这话，娘你不要自己生闲气。”他说：“我是怕娘听了心烦，所以劝娘不要问。”

“不问就不心烦了吗？”洪老太太这样质问，“而且我看也没有什么叫人心烦的事，常常有信往来，客客气气，既不吵，又不闹，烦的什么？”

“娘，烦人的就是这一点。用条软索子拿人拴住，比大吵大闹更厉害。”

这多少是透露了一点消息。洪老太太饱经世故，由这一点透露中，参悟出许多情由。默默地细想了一会，问出一句话来：“她自己是怎么一个打算呢？”

“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莫非她自己的终身没有跟你谈过？”

谈终身当然是论嫁娶；如果葛如没有跟他谈过，那便表示交情有限，也就谈不到什么“用条软索子”拴住了！洪钧心想，老娘这一问，图穷而匕首见，自己再也无法闪避了。

就在他这考虑答语的当儿，洪老太太又开口了：“你说她软索子拴住你，是不是你不想再她，她非缠住你不可呢？”

这话问得更厉害了，“不是，不是！”洪钧自觉如果唐突葛如，于心不安，“她没有纠缠。”

“既然没有纠缠，你又心烦什么？”

话竟一句比一句紧，洪钧有些招架不住了，因而口不择言，不知不觉吐露了本心：“是我想，”他说，“不娶她，对不起人；想娶她又办不到。”

洪老太太点点头，满意于儿子言语坦诚，“眼前自然力量不够，办不到。”她很有信心地说：“三两年之后，境况好了，一定可以如愿。”

“境况好了也不行！”

洪老太太大为诧异，“说，”她通视着儿子问：“到底有什么难处，你为什么老是要吞吞吐吐，不肯实说？”

“说了无用，不如不说。她，”洪钧很吃力地说：“不肯做偏房。”

这个回答，大出洪老太太意外，而且也震动了，望着洪钧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见此光景，洪钧深为失惨。这样一句千钧之重的话，不该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之下，轻易出口。而且这句话也说得太过直率，易生反感。作为一家之主的老母，如果板起脸来说一句：“那是万万做不到的事！”岂非再无挽回的余地？

这样转着念头，心中随即浮起浓重的不安和关切，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好久，才能确定，母亲的脸色像春冰解冻般，逐渐地在缓和了。

“她倒是志气。论她的人品，再是她的家世，不肯做偏房，也不能说她妄想。至于到我们家，不肯做偏房，当然有点难处。不过，也不是一定办不到的事！”

听得这话，洪钧喜出望外，转而怀疑自己是听错了，便即问道：“娘，你说不是办不到的事？”

“你先不要高兴。事情没有那么容易。”洪老太太有意泼他一盆冷水，“难，难——”连连说了好几个“难”字。

想想真是难！既不能停妻再娶，而葛如又是那样的出身，洪钧真想不出何以“不是一定办不到的事”？一颗刚昂扬的心，倏忽又低沉了。

“这件事要好好想，好好商量。”洪老太太慢条斯理地又说：“办不办得到是一回事；值得值不得这么办又是一回事！”

“怎么值不得？”洪钧很快地接口，“她人很贤慧，也帮过我许多忙。”

“莫非你少奶奶不贤慧，没有帮你许多忙？”

洪钧语塞，勉强辩道：“话不是这么说。”

“应该怎么说？”

做母亲的是不希望儿子的心太热，怕万一不成，所受的打击更重，所以这样咄咄逼人地质问。而洪钧在情急之下，反倒挤出一片道理来了。

“夫妻跟外人不同，同甘共苦，休戚相关，既然称为内助，帮我是应该的。人家不同，非亲非故，只为情分，这样帮我，更加难得。如果能娶了来，当然也是一个贤内助。”

洪老太太笑了，“我看你的福气比哪个都好。”她开玩笑地说：“有两个贤内助。”

虽是玩笑，无形中等于默许葛如可以成为他的正室。洪钧当然高兴。至于如何能够让葛如成为他的正室，他却不敢去想。一想，连这点点虚幻的喜悦也不存在了。

※

※

※

过了元宵，年就算过完了。正月十八收起祖宗的“喜容”，撤去条桌。洪钧立即开始按照预定的课程，开始用功，准备明年春闱一献身手。

闲下来当然会想葛如，同时也会想到母亲的话，却苦于没有机会能够细细叩问，老人家究竟是怎么一个打算？

倒是从妻子口中，偶尔可以听到一言半语。但洪钧自从表明了蔼如的愿望以后，便常有隐隐的内愧，觉得自己大有“灭妻”之嫌，所以不能跟妻子谈蔼如的事——纳妾可以谈；另娶一房正室不便谈。不然，又置洪太太于何地？

就这样光听洪太太在谈，一鳞半爪凑起来，也能看得出一点名堂来了。洪老太太的意思是，蔼如总该有件什么事，使洪家觉得值得去干这件惊世骇俗的举动，这也是为了对亲友宗党有所交代。

“那应该是件什么事呢？”洪钧不断地在想，终于想通了，那应该是件对他帮助极大的事。

这种想法使得洪钧颇感困惑，更感羞惭。希望从蔼如那里取得极大的恩惠，而以“正室”的名位相报，这哪里是须眉男子的作为？不过，这种想法出于亲心，不便公开表示异议。好在时候还早，既然母亲的本意，不反对用花轿将蔼如抬进门，“条件”尽可慢慢谈。顶要紧的是，自己是以什么身份来办这件喜事！倘若明年春闱榜发，仍旧是一名举人，那就什么也无从谈起了！

这是一个最彻底的省悟！一念转移，尽扫杂念，锐意进取。连蔼如的来信，都能看过丢开，不作答复。

※

※

※

四月中旬，洪钧同时接到两封信，却是无论如何不能不写回信了。

一封是蔼如的。说是连寄过两封信，都不曾收到回信，当然很惦念。不过她能想象得到，必是下帷苦读，没有功夫细作书札，而又不愿草草作复的缘故。因此，对这封信她仍然不期望会得到复信。

另一封是潘司事的，也是在烟台所发。谈到他在牛八爷那里的情形，已有了变动，不再司理炉房，而是专为牛八爷奔走南北，从事贸易。买卖做得很发达，估计年下分的花红不会少；慨然表示，洪钧会试北上所需的资斧，由他独力担任。此外，另由钱庄汇出五十两银子，“孝敬”洪老太太，“以备添制夏衣之需”。

这封信为洪钧带来无比的喜悦，真有满身通泰，草木有情之感。当时喜孜孜地拿着信去禀告堂上，洪老太太听儿子念完了信，高兴得掉眼泪。

“这可了却我一桩大大的心事。”洪老太太说：“今天晚上可有一觉舒服觉睡了。”

“娘多少晚上睡不着！”洪太太为丈夫解释，“算一算到京里的盘缠，顶少也要三百两银子。算来算去连一半都凑不到。这一向闹捻乱，市面不好，出了大利息也借不到。这一下可好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洪钧这才知道，潘司事的这封信，是解除了全家的困境。踌躇满志之余，设想如果没有这封信，老母为他会试的川资无着而日夜焦忧，心力交瘁，那是怎么样的一种苦况！倘或因而致疾，必非小恙。转念到此，不寒而栗；对潘司事的感激之心，亦就非言可喻了。于是，当天便写了回信，毫不掩饰他内心的感激，说潘司事的情谊，在同胞手足中，亦为罕见，愿意“约为兄弟”。

写到这里，突然有了很好的打算。他告诉潘司事说：决定中秋之前，赶到烟台去喝他跟霞初的喜酒，同时“换帖”。然后便由山东北上，从容准备明年的会试——到时候潘司事须践重诺，为他先期筹措资助，自是尽在不言中。

对蔼如的信，当然也要复。他说他许久不曾写回信的原因，全如她的意料。“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正此之谓。在自道近况，以及问候李婆婆之外，用很兴奋的语气，将潘司事慨允相助，以及九月初到烟台的决定，告诉蔼如。

发信之后不久，接到烟台汇来的银子，却不只潘司事的五十两，还有蔼如的二十两。是洪太太经手，这一次她可不敢疏忽了，当时便将七十两银子捧到书房，听候洪钧发落。

“这二十两要退回去！”洪钧毫不思索地说。

“照说该退回去。不过，”洪太太问道，“以前的该怎么说呢？”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现在有潘老二接济，再收这二十两，道理上就说不过去了。”

“这话也不错。不过要跟她说明白，不然会起误会。”洪太太又说：“前两次都是四十两，

这次只寄二十两。看起来，她的境况恐怕也不见得好！”

“那就更应该退还给她。”洪钧答说：“我马上写信。”

信中很委婉地解释了退银的原因，也很含蓄地问起葛如的近况。信不长而情意重，最后特别提到，希望很快地得到葛如的回信。

※

※

※

葛如的回信久久不至，而有关山东的消息，却不断可以听到。是很令人担心的坏消息：东捻回窜山东，将运河的长墙冲破了。

原来洪杨甫平，捻军继起，分为东捻、西捻两大股，窜扰河南、山东、湖北、陕西各地。朝廷先调曾国藩专责剿捻，畀予的头衔是“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接着又起用曾国荃为湖北巡抚，仍旧希望他们兄弟协力，能如平洪杨一般，克奏平捻的全功。

曾国藩拜此重命，大非所愿。而朝廷期望他在短时期内，就能成功，更是奢望。他的打仗，本来就讲究“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看捻军飘忽往来，一日千里，以僧王所带的黑龙江马队之矫捷，尚且疲于奔命，最后僧王竟致中伏阵亡，便越发相信“以静制动”的道理，决定先求不败，再图进取。

他的方略是师明末杨嗣昌打张献忠“四柱八镇”之法的遗意，以河南的周家口、山东的济宁、江苏的徐州、安徽的临淮为“四柱”，称为“老营”，各驻重兵，多储粮械，用淮军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与周盛波，以及湘军的刘松山与易开俊，各当一面。一处有急，三处往援，首尾呼应，以逸待劳，果然将捻军狼奔豕突的活动范围，渐渐缩小了。

不久，又沿山东境内的运河两岸，筑起一道长墙，限制捻军不得东进。这些部署，很快地见了功效。不过局势只是稳了下来，要想肃清敌氛，却还得好些日子。朝廷急于求功，嫌曾国藩的行动太缓；同时指挥淮军亦很吃力，因而决定将曾国藩、李鸿章师弟来个对调，李鸿章负剿捻全责，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这是上年十一月间的事。

曾国藩设老营、筑运墙，以静制动的计策，原都是跟李鸿章商量过的。所以统帅虽有异动，战略并无变化。而东捻自这年二月间，徘徊在曹州、徐州一带，想趁机会渡运河而东。历时两月有余，积众十万以上，淮军狠狠打了几仗，却总是打不退东捻。不幸地，这年大旱，运河水浅，涉足可渡；东捻终于在五月十二日，由郛城突破运墙，干扰东平府一带。

这一下，京里有清议之责的朝士，大起议论，说是沿河筑墙制敌，形同儿戏。可是李鸿章不为浮议所动，将计就计，想了一条“倒守运河”的策略——原来是拒捻于运河以西，现在是拒捻于运河以东，打算步步进逼，将捻军驱入东海。

于是捻军只好东进，登州、蓬莱一带，大受干扰。洪钧得知这些消息，大为着急；常常深夜不寐，徘徊中庭，望着迢迢银汉，不知葛如全家，安危如何？

※

※

※

这样一直到了七月底，得到一个确实的消息，捻军由登莱反扑，李鸿章设于胶莱河的防线崩溃，东捻沿海南下，直扑江苏海州一带。

“烟台不要紧了！”洪钧总算能将心上一块石头移开。

“那么，”洪太太问道，“你烟台还去不去呢？”

原定中秋之后，复回烟台。如果照旧践约，便得赶紧动身，由上海搭海轮北上。洪钧对于这件事，踌躇不决已经好久了，到此刻仍然莫衷一是。

“只怕去不成了。”他说：“烟台也不知是什么样子？一直没有信来，不知是怎么回事？”

他心里在想潘司事的婚期，也许已经更改；倘未更改，应该有喜帖来。如今没有一个确实的消息，自宜慎重。但错过了这个相聚的机会，又未免可惜。

“我实在很想去。”洪钧又说：“一去见了面，当然要谈我会试的事。他能替我凑多少钱，说不定当时就给了我。不然，也一定有句确实的话，就可以放心了。”

“说了半天，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呢？”

“你得替我拿个主意看。”

“我看，”洪太太很吃力地说：“去一趟也好。”

“好！那就去一趟。”

就在作了这个决定的第二天，蔼如的信来了。拆开一看，洪钧倒抽一口冷气，颓然倒在椅子上，心乱如麻，好半天作声不得。

洪太太走来一见，大惊失色，“怎么？”她问，“你的脸色好难看！是不是发痧？”

“不是！”洪钧有气无力地答说，“事情坏了。”

“什么事？”

“烟台喜酒吃不成了。”

“怎么呢？”

“新娘子死了！”洪钧将信重重一甩，“急症不救。”

洪太太亦觉惻然，不过她对霞初毫无印象，自然不会像洪钧那样难过。她关心的是潘司事。

“新郎官呢？”

“糟就糟糕在这里。”洪钧顿着足说：“新郎官失踪了！”

洪太太这一惊非同小可，脸色白里发青，比她丈夫更难看。因为潘司事已是洪家一家希望之所寄，这个靠山一倒，关系太重大了。

“怎么会？”她急急问说，“怎么失踪的？”

“信上说得不详细。说是小潘押了一批货趁早到济南，中途遇着突围的捻子，拿他们冲散了。小潘的下落不明，看上去是凶多吉少了！”

洪太太像瘫痪了一样，连路都走不动，只扶着椅背喘气。见此光景，洪钧越发心如刀绞。但是他很清楚，他不能不振作精神，否则，一家就没有人能撑得住了。

“你不要急！”他极力装出起劲的语气，“我原来就没有完全指望他。好在时候还早，慢慢想法子，也还来得及！”

“哪里还早，转眼就是八月半；一到年下，家家要钱用，想借更难了。”

“我有办法！”洪钧拍拍她的背，“你要挺得住！你主内，我主外，一定可以安排妥当。最要紧的是，这件事不必让娘知道。”

洪太太点点头，用失神的眼色望着他问：“你有什么办法？”

“我明天去打听打听消息。或者，”洪钧突然下了决心，“我到烟台去一趟。”

洪太太不作声，扶着墙壁，慢慢走向窗前；仰脸望着窗外，西下的余晖斜照，照出她一张蜡黄的脸，两滴明亮的泪珠。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十

在烟台上了岸，洪钧茫然不知所措。在船上就三翻四覆地想过，始终不知道该先投何处？到望海阁，还是东海关？此刻依然如此。

“也罢！”他自语着，“先下客栈再说。”

投一家客栈，字号叫做“茂发”。他记得以前看朋友来过，是生意很热闹的一家客栈。如今冷清了，大不如前了。

“市面怎么样？”他问店伙。

“你老看得出来，市面不好。不过。”店伙的语气兴奋了，“恢复也快。”

“何以见得？”

“沾洋人的光啊！”店伙答说，“只为烟台有洋人，又有上海派来的兵舰，驻扎海口，所以捻子不敢来。如今捻子一走，水路、陆路都通了，等做买卖的一来，市面马上就好了。”

原来烟台未受骚扰，洪钧大感宽慰，因为这可以断定，葛如全家无恙。一路上他最忐忑不安的是，怕葛如已奉母避难，此刻不知身在何乡？蓬莱无路，青鸟难通，这就不但徒劳跋涉，而且进退失据；势必硬着头皮，老一老脸，重投潘苇如不可！

现在当然是先投望海阁。不过，纵然心急如焚，渴望着与葛如相见，却还不能立即出门。因为他一向讲究仪容修饰，此时风尘憔悴，照一照镜子，自觉是一副倒霉相，绝不愿为葛如所见。

于是，先唤店伙打水，大洗大抹了一番；又叫剃头匠来理发修面；最后才换一身干净衣服出门，其时已是日落黄昏了。

※

※

※

望海阁也不知来过多少遍，如说有异样的感觉，不过兴奋喜悦。唯独这一次心里很不得劲，默念着“近乡情更怯”那句唐诗，连举手叩门都有些不敢了。

“三爷！”

这发自身后的突如其来一喊，惊得洪钧一哆嗦。回身看去，是阿翠站在他面前，手里托着一大包切面，又惊又喜地望着他。

“我刚到。”洪钧尽力保持从容的神态，“一家都好吧？”

“好什么？”阿翠的脸色立刻变得阴郁了，一言不发地推开了虚掩的大门，侧身站在一边，让洪钧先走。

“我来关门。”他说。

意思是让阿翠先去通报；她就站在院子里大喊一声：“三爷来了！”

于是楼上楼下都有了响动。首先出现的是小王妈，苍茫的暮蔼中，看不清她的脸色，洪钧只觉得她的背有些驼了。

“三爷！”她问，“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下午。”

“行李呢？”

“在客栈里——”

刚说得一句，只见葛如从楼梯上走下来。洪钧目迎继以趋接，还未走到她身边，葛如已站住脚，两泪交流了！

洪钧从未见她哭过。因此，除了怜痛以外，还有种无名的惊惶；相对而立，手足无措。

“上楼吧！”小王妈说：“三爷刚到，别惹得他也伤心。”

葛如点点头，用手背抹去眼泪，看了洪钧一眼，首先登楼。

等洪钧跟着到了楼上，葛如的第一句话是：“我的信接到了没有？”

“接到了。就是接到了你的信，我才赶来的。”洪钧问道：“怎么样，有消息没有？”

他问的是潘司事的消息。葛如望着他发了一会愣才答：“我的第二封信你没有接到？”说着，又掉下眼泪来。

洪钧恍然大悟，另有一封他还不曾接到的信，是报潘司事的噩耗。感念旧交，亦伤自己的命途多舛，刚有个可资倚恃的好朋友，谁知镜花水月，转眼成空，因而也就忍不住热泪夺眶而出了。

就这样“流泪眼观流泪眼”，一楼沉寂。彼此都觉得有相拥痛哭的需要，但却都钉在那里未动。好久，洪钧才长长地嘘口气：“唉！真是万想不到的事。”他强自振作着问：“你母亲还好吧？”

“她老人家再有个三长两短，我可真是不能活了。三爷，”葛如喘着气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累过！真是心力交瘁。”

“换了谁都受不了！”洪钧扶着她的手说，“你坐下来，息一息。”

“这会儿好多了。”

葛如伸一伸腰，打起精神来接待初归的远人，一面替他张罗茶水点心，一面询问旅况，东一句、西一句地不着边际，直到饭菜上桌，坐定了下来，才能从头细谈。

潘司事的不幸遭遇，只得诸于传闻，但遇害已经证实，尸首已在海阳与即墨之间的金家口地方发现——潘司事是押运一批李鸿章大营采购的军需到徐州。其时东捻盘踞在莱阳一带，道路艰难；只以军用紧急，限期迫促，牛八爷与潘司事商量，决定冒险由东面绕过莱阳，取捷径沿黄海南下。哪知东捻勾结两名外国流氓，偷运一批枪炮来华，定在峻山海口交货。潘司事欲速则不达，恰好碰上。

“潘二爷倒霉，赔上一条性命。牛八爷也搞得很惨，那批军需要值九万多银子，货色不到，李大人的大营自然不给钱。”葛如愤愤地说：“不但不给钱，还要加几倍罚他先收的定洋。又说误了军用，要用军法办他。你想想，这哪里还有老百姓过的日子？”

洪钧唯有停杯叹息，勉强吃完这顿食不下咽的晚饭，起身说道：“我看看你母亲去。”

“今天晚了，明天再去吧。”葛如问说：“你的行李在哪家客栈？我叫人去取。”

“也没有什么行李。”洪钧心里有许多说不出的顾忌，觉得一动不如一静，假造一个借口说：“我约了朋友在客栈相会，暂时还不能搬来。”

“那么今天呢？”葛如问说，“你还得回客栈？”

“不！今天只怕要谈个通宵了。”

说着，洪钧离开饭桌，直向葛如的画室走了去。这天是八月十三，月色已经很好了，清辉流泻，室内虽未点灯，亦能看得很清楚。画桌上堆着什物，椅子上没有坐垫，地上堆着些箱笼，完全失去了洪钧所熟悉的那种雅清恬适的气氛。

“这一阵子乱糟糟地，也懒得收拾。”葛如在他身后说，“到我卧室房里去坐吧！”

“这里就好！”洪钧在窗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遥望银光闪烁的大海，若有所思地说：“在苏州，遇到月亮好的时候，我总这样在想：你一定坐在这里回想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是不是这样？”

“你猜对了一半。我坐在这里只是想你在苏州干什么？是看书、玩月，还是跟朋友在一起？”停了一下，葛如低低吟了两句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总算又在一起了！”洪钧透口气，似有余悸地说：“你不知道我端午以后这两个月的日子。捻军冲破运墙，我还不担心。后来听说倒守运河，打算拿捻军圈在山东这三面环海的一块地方，聚而歼之，我可真的着急了！你又没有信——”

“我何尝不是天天想写信？”葛如抢着说：“无奈一想起写信就犯愁，不知打哪里说起。我常常在想，生在乱世，倒是无情的好，免得牵肠挂肚受罪。”

洪钧不作声，尽量回忆过去柔美在握的感觉。与眼前相较，她的手似乎硬了些，当然是消瘦了的缘故。

“现在，谈谈你的事。”葛如问道，“你打算几时进京？”

“还没有打算。”洪钧摇摇头，“无从打算起！捻子真害苦了我。”

这是说，潘司事为捻军所害，洪钧会试的资斧便完全落空了。葛如想问，莫非他苏州的亲友，一无资助？但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默然地盘算着。

“我们苏州的俗语：‘船到桥门自会直’。你也不必替我发愁。”

“我真是在发愁。以前天大的事都难不倒我。从霞初一死，我的心情不同了，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葛如突然问道：“你进京会试，要花多少盘缠？”

听得这句话，洪钧的心乱了。他知道她问这句话的用意；只是自己始终还不能决定，应该不应该再接受她的帮助？而此刻却必须作这个为难的决定了。

“三爷，”葛如催问着，“你平时总计算过吧？”

“光计算过有什么用？”

“谈谈也不要紧。”葛如问道，“总得五百两银子吧？”

“省一点，不用这么多。”洪钧不知不觉地作了决定，“有三百两银子，也可以敷衍了。”

“我来想法子！”葛如低声地，仿佛自语似地说。

洪钧无以为答。他的心里很复杂，也很矛盾。对于她的慷慨，实在不愿接受；却又挺不起胸来说一句辞谢的话。惭感交并，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得体！

葛如也保持着沉默。她并不期待着洪钧作任何表示，因为她拿这件事当作自己的难题，只是在思索，如何才能找出那几百两银子来？

洪钧终于开口了，恰好问到她的心事：“你打算怎么想法子？”

“还没有想出来。不过，”葛如有意加强语气，“一定有办法。”

洪钧本想说一句：“不必勉强！”意念刚动，立生警惕：这样的说法太虚伪、太无味，多少日子积累的感情，也许就断送在这句话上了！

于是，他只能吐口气：“唉！‘最难消受美人恩’。”

“你不要这么想！不要——”她没有再说下去。

不要什么？有何碍口之处？洪钧无法猜测，因而用询问的眼光看着她。

在明亮的月光下，她觉得他眼中所显示的要求，是那样的殷切，使她真不忍实说了。

“你也不要太存你我之见。”

这就是说，他的困难即等于她的困难。他不知道这是她安慰他的话，还是她真的有此想法。但不论如何，他觉得听她这句话，心里好过得多了。

“事情是一定做得成功的。”葛如又回到正题上，“不过，这一阵子让捻子闹得市面萧条，只怕要等些日子。”

“不要紧！”洪钧毫不思索地回答，“现在是八月，哪怕年底凑齐都来得及。”

“也不致于到年底。”葛如想一想说：“总得一个多月的功夫。”

这天是八月十三，等一个多月的功夫，也不过才九月底，尽可从容安排旅程。只是在烟台坐等，不仅一个多月宝贵的光阴，虚耗可惜而且，终日盘桓在望海阁，于人于己，诸多不便，不如先回苏州。

主意一定，随即说了出来：“这趟来我本是这么打算，第一是打听小潘的生死存亡；第二是，找潘观察商量，看他能不能帮我的忙。现在千斤重担，既然你一肩扛了去，我就不必再去找潘观察了。玩两天我就走，虽说临阵磨枪，磨一磨总比不磨好。”

“嗯，嗯！”葛如深深点头，“别的都好办，只有你入闱以后的那枝笔，别人怎么替也替不得。你早早请回去，安心用功。不过，”她幽幽地说，“身子也要紧，自己保重！”

“我知道，你放心好了。”洪钧握着她的手说。

这一双手握在一起，便不再放开；一直握到葛如的卧室，还是并肩相携，诉不尽的别后相思。

“啊呀！”葛如突然松开手，皱着眉说：“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前几天听人谈起，这一向汇兑不通，那可怎么办？”

“汇兑不通？”洪钧也愣住了。

“那也是因为捻子闹的。”葛如看一看洪钧的脸色说：“现在着急也无用。明天到银号里打听再说。”

※

※

※

“啊！洪三爷！”大源银号的吴掌柜，还认识洪钧，很殷勤地寒暄，“是哪一天回烟台的？”

“来了两三天了！”洪钧问道：“这一阵子买卖怎么样？”

“不好！不好！”吴掌柜指一指店中伙计，“你老看，闲得都在拿唱本儿解闷了。”

果然，一共四个伙计，倒有三个在手里捏一本书，低着头在看。他不由得也苦笑了。

“洪三爷难得请过来，必有指教！”

“我来打听一下，南边的汇兑通不通？”

“要看怎么汇法？信汇没有把握，票汇可以效劳。”

“哦！”洪钧问说：“此道我是外行。请问，信汇与票汇，莫非不同？”

“有区别。信汇是由小号出信，汇款直接送到指定的地方；票汇是由小号出票，自己到指定的地方去提款。”

“这，这不是差不多吗？”

“在客户是差不多的，在小号就不同了。信汇，我们要负责，说什么时候汇到，一定要汇到；这个责任现在负不起。”

“那么——”洪钧还想问票汇；话到口边，蓦然顿悟，银号出票，自己提取，迟早皆与银号无关。

“就因为捻军闹得路上不安静，信局没有把握，也许两三个月才到，岂不误了客户的用途？所以宁可暂停。”吴掌柜又问，“洪三爷可是有款子要汇到苏州？”

“是的。”

“那何不用票汇？关上常有人到上海，托他们带去就是。”

这句话提醒洪钧，“是，是！”他拱拱手说，“承教，承教。”

“洪三爷太客气了。”吴掌柜扬手向外吩咐：“到源聚德去叫菜，有贵客在这里便饭。”

这是他拉大生意的手法。洪钧不由得心里着急，吃了人家一顿，抹抹嘴说，到九月底再来汇款，岂非笑话。

因此，他连声辞谢：“不，不！我中午有约。”说着站起身子，打算告辞。

“洪三爷的事，小号应该当差。汇税免了。请洪三爷说个数目，我好起票。”

这一下，洪钧越发着急，只能装出从容的神色推托：“数目还没有定。我先到关上问一问再说。”

这样支吾着脱了身，想起信局也办汇兑，随即绕道去打听——“信局”又称“民局”，是民间书邮往来的媒介。这一行是宁波人的专业，雄厚的资本加上长期的经营，才能建立极好的信用。如果信内附有银票或者其他贵重契据物品，可以加纳费用保险；遗失照赔，从不抵赖。由于信局与银钱业关系密切，所以亦兼办信汇。

其实，洪钧是多此一行。银号之不办信汇，就因为信局对函件的传递，以道路艰难之故，到达之期，无法预定。而洪钧是要等着这笔汇款上京的，非得及时收到不可。这样，即使信局愿意接受这笔汇款，但如不能作限期汇到的承诺，依然无济于事。

想来想去，可行之道只有照吴掌柜的建议，预托海关旧友。这倒不必亟亟，洪钧决定先回望海阁与葛如商议以后再说。

※

※

※

听洪钧谈了经过，葛如只有这样一句话：“只要靠得住。”

“不会靠不住的。第一，要托，当然托可靠的人；第二，只说带一封信。人家不知道内中有汇票，自然就谈不到见财起意。”

“那好！”葛如问说：“到时候我找什么人去接头？”

洪钧想一想答说：“找海关上的张庶务好了。我会重重托他。”

“张庶务我也认得。这件事就这么说了。”葛如问道：“你不原想去看我娘？是去了回来吃饭；还是吃了饭再去？”

“去了回来再吃饭。”

于是葛如陪着他到后街去看李婆婆。相见之下，都有悲喜交集之感。李婆婆白发纷披，老得多了，不过精神却很不坏，絮絮然问洪钧的境况；谈捻军干扰登莱，如何风声鹤唳，一日数惊。以后提到霞初，却为葛如拦住了。

“娘！你不要去想这件事了。人死不可复生，多谈多想，徒然难过，何必？”

“对了！世乱年荒，凡事要想得开。最要紧的是，保重身子。你息息吧！明天再来看你。”洪钧说完，人也站了起来，就此告辞。

回到望海阁，只见楼下霞初原来住的那间屋子，双扉深锁。洪钧要求进去看一看，作为凭吊。等开门一望，大感意外；室内一切如旧，只是桌椅上都蒙着薄薄的一层灰而已。

“我本来想替她安一个灵位，有人说，老娘还在，供一座灵位，嫌忌讳。所以，我特意留着原来的样子；等过了霞初的周年再收拾。”葛如的眼圈红了，“姊妹一场，想起来像做了一场梦。”

她的厚道多情，在这件事上便看得出来。洪钧口头没有表示，心里却着实感动。

“也不必伤心！”洪钧劝慰她说，“在我看，她倒是大解脱。鸳鸯同命，缘结来生，想得超脱些，倒是好事。倘或她跟小潘一死一生，则死者已矣，生者何堪？那以泪洗面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

“是啊！‘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她倒是跟潘二爷泉台团聚了，只是让我们还活在这里的

人，替她掉眼泪。”

“算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你一向豁达，怎么也看不开？走！”洪钧强拉她出门，“上楼去吧！”

※

※

※

由于洪钧所念的那两句东坡词，提醒了蔼如，这天是中秋前夕，特意关照小王妈，多备几样菜；将晚饭开在画室东窗下，好延月光于书案之间。

把酒话旧，相识四年，倒有三个中秋，是在一起盘桓的。彼此都觉得难忘的是前年的中秋，正当洪钧复回烟台，及时脱霞初于螺继，并且恢复了她的自由之身；而又在他跟蔼如定情于福山旅舍之后。追忆前情，无不感慨，但感慨的由来不同。

“你看，两年功夫，生离死别！”蔼如黯然说道：“谁会想得到，霞初跟潘二爷都不在人世了！”

洪钧不作声。他想的是自己，两年功夫，困境如旧；如今连会试的资斧，依然还要乞援于蔼如，想起来真不是滋味。

“你怎么不说话？”

“我在想，”洪钧尽力抛却过去，望着海面初升的明月说道：“想明年的中秋，是何光景？”

”

“明年的中秋？”蔼如用断然的语气说：“我们一定不会在一起！”

洪钧微吃一惊，“怎么？”他问，“何出此言？”

“你想，那时候你在京里；我在烟台，怎么能在一起？”

这是说，明年的春闱，洪钧一定得意，而且会点翰林；这样，自然是在京中供职。但是，蔼如是不是一定会在烟台呢？他心里在想：她这句话是不是一种试探？如果是试探，自己又该怎么回答？

这样转着念头，便不自觉地抬眼去看蔼如。明亮的月光映照之下，只见她也正双目灼灼地望着他，仿佛急待他答复似地。

“我的话说得不对？”她追问一句。

“也许是，也许不是。”

蔼如撇一撇嘴，“这种囫圄吞枣的话，”她说，“我不爱听。”

“不是我说话不着实，只为你那句话要分两截来说。前半截‘也许是’；后半截‘也许不是’！”

蔼如笑了，“谁知道你说话那么转弯抹角！”她说，“前半截一定是！”

她没有说“后半截”，也就是不谈她自己。而在洪钧却觉得是非谈不可，至少是非有个交代不可。

而且，这个交代还不能迟疑。很流畅的交谈，稍一噤嘴，便显得有了机心，令人生言不由衷的反感。如果是信口回答的神态，即或说错了，也是无心之失，容易邀得谅解，也容易想法子挽回。

念头闪电般在心头转过，答语也不假思索地出了口：“‘天涯海角同荣谢’，如说明年此时，我一定在京里，又为什么不可以接你们母女作京华之游？”

这一篇“急就章”，他自己觉得做得很不坏。而从蔼如的明爽如此夕秋光的笑容中，证实了他的自信不虚——蔼如的笑容变得神秘了，双目灼灼，睫毛闪动。洪钧细细分辨，知道他的话在她看是一个很好的提议，她已经神思飞越，在向往软红十丈的冠盖京华了。

“京里是所谓‘天子脚下’！我娘常说，走南到北，地方也不少，只可惜没有进过京，这么大一把年纪，只怕——”

这不是李婆婆的话没有说完，而是转述的蔼如觉得忌讳碍口。洪钧当然明白，欣然许诺：“只要明年春闱侥幸，不管是点翰林，或者分发到部里当司员，能在京供职的话，我一定让你母亲能了这个心愿。”

※

※

※

这个无意之间订的约，给了蔼如一个很好的进言之阶。当洪钧向李婆婆道别时，她顺理成章地提到了这件事，而且以非常兴奋乐观的语气，提出保证，母亲的一瞻帝阙的平生之愿，必能达到。因为，洪钧明年会试，定会高中，留在京里做官。

等洪钧在八月二十动身回乡，蔼如立即着手为他筹措公车北上的盘缠。主意是早就打定了的，如今第一步先要取得母亲的允许，措词便从洪钧的诺言说起。

“娘！你老人家要想进京玩一趟，先得答应我一件事。”她侃侃然地说：“那所市房，我想把它押出去，或者卖掉，去放利息。”

“放利息？”李婆婆困惑了，“你是怎么想来的？卖掉了再去放利息，还有可说；押出去得付利息，拿利息放利息，两手空空，白忙一阵；倘或放倒了，血本无归！你这是打的什么算盘？”

“这有个道理，”蔼如这时才说明白：“只为有个人，我非借钱给他不可，洪三爷。”

李婆婆一愣，但旋即恢复了原来的神色，“他跟你开口了？”她问。

“没有！我知道他的情形以后，自己愿意借给他的。”蔼如说道：“这笔款子绝不会倒；利息也一定很厚。”

“什么利息很厚？”李婆婆似笑非笑地：“说不定我还赔上一个女儿。”

这话在蔼如既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只好撒娇了，“娘，你别胡扯嘛！”她钉紧了问：“到底怎么样嘛？”

“我要想一想！”李婆婆很快地回答。

蔼如心宽了一半；因为母亲这话等于已允许了一半。于是她以体贴细致的动作，从整理梳头匣子开始，为她母亲料理身边的琐屑。一面动手，一面说些她母亲爱听的闲话，丝毫不显催促等待的窘迫之色。

李婆婆对女儿的爱心，如大海潮汹涌奔腾，不可稍抑。她心里在想，将来洪钧的京寓，大致也就是眼前的样子：一家三口，“女婿”主外，女儿主内，自己受她们的供养，哪怕粗茶淡饭，能这样安安闲闲过日子，不也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名份，实在也不必争；大妇贤惠，又不住在一起，毫无妨碍。世上哪里有十全十美的事？留着点缺憾，反倒是惜福之道。

主意很快地打定了。不过老年人求稳当的心最重，她还不肯马上就松口；觉得有几句活，至少要跟女儿说明白。

“你知道的，我们娘儿俩就靠这幢房子了！防饥防老，都在这上头。”

“我怎么不知道？”蔼如答说：“他将会加利还我们的。”

“还不出呢？”

“娘要这么想，我就没话好说了。”

“不是我有意挑剔，这个年头儿，意想不到的事多着呢！譬如说，霞初、潘二爷，谁会想得到他们是今天这么一个结局？”李婆婆略停一下又说：“我的意思是，做事就要做得切实。既然这幢房子是我们娘儿俩的命根子，那么，你把这幢房子结交了人家，就应该拿我们的命根子也付给人家！”

“这，”蔼如愕然，“这怎么托付？人家又何能挑起这一副千斤重担？”

“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李婆婆的声音提高了，“我说句干脆的话吧！这幢房子我要做你的嫁妆。”

蔼如完全明白了。但如说要洪钧作一个必娶蔼如的承诺，倒不如说李婆婆是要女儿保证必嫁洪钧；哪怕委屈，也得认命。

她还未到肯认命的地步；而对洪钧的诺言，却决不容成为寡信的轻诺。这就难了！

“你说呀！”李婆婆趁她心神不定时，加意催促，也等于是诱惑：“只要你点个头，我就把箱子钥匙交给你。随便你怎么办，我还不多一句嘴！”

看来没有调和折衷的余地，蔼如只得走偏锋，不从正面去谈正经，“我说什么？”她故意嘟起嘴，半发怒、半撒娇地，“我要说：谁娶了我，不但陪嫁一幢房子，还陪嫁个老岳母！”

李婆婆笑了。知女莫若母，料定蔼如将来不会违逆自己的意愿。便颤巍巍地站起身来，从枕头下摸出一串红头绳拴着的钥匙，轻轻放在桌上。

“喏！我都交给你了！”她说，“将来阿翠会跟着去，小王妈未必见得，我就算陪嫁的老妈子。”

蔼如装作没有听见，慢条斯理地替李婆婆收拾了床铺，问道：“要不要躺一躺？我可要

出去了。”

“你上哪里去？”李婆婆问。

“去找户头啊！”

李婆婆便将钥匙往前推了推，撅撅嘴说：“就在顶上头那口箱子里。”

于是葛如搬张骨牌凳垫脚，开了箱子看，上面是李婆婆的几件皮衣，伸手往下一探，没有摸着习惯用来置放契约文件的“拜匣”，却掏出来一本书，签条上印着六个字：“铜山李氏族谱”。

“娘还带着这个！”葛如倏忽而起的感慨，很快地化成负气，“我们又不想回去拜祠堂，认同族，要这本族谱何用？”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说不定有一天回徐州，或者在哪里遇着同宗，就用得着它了。”

李婆婆又说：“房契就夹在那里面。”

信手一翻，果然发现一张桑皮纸写的契纸，年月日上盖着福山县的大印，是张税过的“红契”。葛如取到手中，将族谱依旧塞回原处，锁好箱子，拿钥匙仍旧交回母亲。

“我说过什么都交给你，钥匙不用给我了。”

“娘替我收着。要用再拿。”说完，葛如将那串钥匙塞回母亲枕头下，随即走了。

※

※

※

葛如也找的是大源银号，开门见山地表示来意，想拿那张红契押借三百两银子。原以为手到擒来的事，谁知吴掌柜面有难色。

“李姑娘的事，没有不帮忙的。实在是这一向市面不好，银根太紧，调度不过来。”

“大源是烟台一块金字招牌；生意进出，上千论万，几百两银子调度不过来，这话，”葛如微微冷笑：“骗谁？”

“李姑娘你说这话，可叫我有冤难诉了。不错，大源的信用还不坏，钱也有，就是不在这里。营口的联号，压了五六万银子在那里，调不过来。如果有汇款，上海、汉口的联号都有头寸可以拨。苦的是信汇没有准日子，不敢办；票汇又没有人请教

“我请教！”葛如抓住他的话，毫不放松，“你借三百两银子，出上海的汇票给我好了。”

吴掌柜没有想到，她的钱不是在烟台用；这下弄巧成拙，无可推托，只得很勉强地说：“好，好，我来筹划一下。李姑娘，借你的契看一看。”

葛如欣然交付，神色十分得意，自觉办交涉的手腕还不坏。心想，洪钧不会料到这么快就会收到汇款，必有意外的惊喜。

一个念头还没有转完，吴掌柜已去而复回，“李姑娘，”他问：“二百两银子行不行？”

一听这话，高如便觉冒火，“怎么？”她问：“你们在上海的联号，只能付得出二百两银子？”

这一问，言如刀刺，吴掌柜摸摸发烧的脸，赔笑说道：“李姑娘，你最明白不过，家有家法，行有行规，契价是二百四十两，照七折抵押，只得一百六十八两，现在算个整数，完全是因为李姑娘的面子。”

这话在葛如听来，就仿佛在说：钱有，可惜你的房子不值钱！因而越发生气，沉下脸来答道：“不错，我的产业是二百四十两银子置的。你看看契上的年月，那是洋人没有开大马路以前的话。如今市价值多少，难道你不知道？去年有人出过我六百两银子，我没有卖。眼下市面虽不好，至少也值五百两；打七折抵押，你算该多少。”

“李姑娘，李姑娘，你别生气。实在是我只有二百两银子的权。如果你一定要用三百两，我得跟东主商量。能不能请李姑娘明天再劳步一趟。”

“算了！”葛如一口拒绝，“烟台的银号不止你们大源一家，我就不相信押不到这个数。”

说完，收契起身。吴掌柜不断地表示歉意，葛如爱理不理地，只是鼻子里哼了两下，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出门就遇见马地保，叫应了殷殷问好，执礼甚恭。看葛如面有不愉之色，少不得很关切地动问缘故。

葛如灵机一动，踌躇着说：“话很长，这里——”

“噢！”马地保会意了，抢着说道：“前面不远，有个点心铺子，是我把兄弟开的。我请李

姑娘到那边坐一坐，好说话。”

葛如点点头，随着他走不多远，进了一家点心铺子。买卖很好，顾客很多，一见葛如都转过脸来看。马地保怕她受窘，引入柜房中去歇足。掌柜亲自来招呼，盛了一碗酪，装了一盘“小八件”款待葛如，又陪着说话，有点舍不得走的神气。

“老三，”马地保发话了，“你张罗你的买卖去吧！我跟李姑娘谈点事。”

等马地保撵走了他的把兄弟，葛如方始将在大源所受的气，原原本本地从头细说。不过，她对马地保的希望，却并未透露；她希望他为她设法，而又希望他自告奋勇。

果然，马地保问道：“那么，李姑娘，你是不是再换一家试试呢？”

“都差不多的。除非有熟的地方。”她说：“私人也可以，你有没有路子？”

“那得去找。”马地保沉吟了一会又问：“李姑娘，这笔款子要用多少时候？”

这就让葛如答不上来了。期待洪钧来还，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自己何时才能积蓄到这笔矩数，似乎也无把握。

见此光景，马地保就不再等她答复，径自建议：“李姑娘，我看押不如卖。为啥呢？为的是多背利息划不来。到期不赎，房子归别人；人家占了便宜还不见情，冤枉不冤枉？”

葛如心想：这话倒很实在。烟台看来也住不长了，何须留一笔有名无实的产业在这里，倒不如干脆脱手还来得痛快些。

不过，她也不能不顾虑母亲的想法。老年人的打算，常是许进不许出，不动产就要不动，传子传孙，世适守成。虽然母亲的态度很豁达，一切皆能放手，但如真的变卖，内心难免抑郁，自己又何能心安？

马地保很有耐心，见她犹豫不决，只静静地等待。葛如想了半天，委决不下，只好实说：“老马，我也觉得与其押出去，不如卖掉。不过，老年人的心思，你是知道的。我不愿意伤我娘的心。”

“那，”马地保说，“就到大源去押二百两银子。借得少，赎起来也容易。”

“二百两银子不够用。”

“先用二百两；等市面好了，银根松了，再跟大源加借一百两。我想，总可以商量得通的。”

这不失为一个办法。但葛如觉得对洪钧许下的诺言，必得实现。明知道他最少得要三百两银子才够用，不足此数就不够意思了。

看看这个建议，不蒙采纳，马地保又替她出主意，“还有个办法，典出去！”他说，“不过，典实在不如卖，房子让人白住，人家不会爱惜，三五年下来，房子搞得不成样子。”

出典是他所划之策中的下策，而葛如却以为是唯一可行之道，“房子给人住坏，是以后的事。说起来总还有房子在，我娘心里也好过些！”她将红契递了过去，“老马，这件事我重重拜托你了！我要净用三百两银子，能多典自然最好。此外一切，都请你斟酌。事成之后，我会好好谢你。”

“李姑娘哪里少照应了我？说什么讲不谢！红契你请先收着，事情我自会上紧去办。找到了户头马上通知你。”

“事情要快才好！”

“最快也得半个月。”马地保问：“来得及吗？”

“来得及。”葛如答说，“九月底以前办妥就行。”

※

※

※

回到她母亲那里，李婆婆问起此事；葛如将在大源的交涉，马地保的建议，以及她自己的顾虑，只字不隐地都告诉了母亲。

“难为你还有孝心！”李婆婆带点凄凉地笑，“其实又何用自己骗自己？事情要嘛不做，要做就要做得干净。我看，倒不如卖掉！”

这番话说得葛如大出意料。当然，她不会想到李婆婆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做法；变产等于弃家，明年秋天果得能遂进京之愿，就算跟定了洪钧了。

于是，葛如将马地保找了来，说知李婆婆的意思，同时催促快办。马地保十分尽心，整日在外奔走，无奈市面还欠兴旺，买主很不容易找；找到了出的价又不高，不容易谈得拢。

这样过了满城风雨的重阳，跟着西风一阵紧似一阵，树叶尽脱，序入初冬，离雨雪载途的日子，已经不远，葛如不免着急。

其实，马地保比她更着急，钻头觅缝，日夜奔走，毕竟找到了一个户头。房价五百五十两银子，也不算吃亏；葛如欣然许诺，写契成交，除了例定的佣金以外，另外谢了马地保十两银子。

这个数目比预期的要多出一半，葛如决定再多寄一些。洪钧说过，进京的资斧，多则五百，少则三百；她折衷寄四百两银子，托马地保到烟台唯一能通汇，也就是她押借未成、不欢而散的大源银号，去买了一张“见票即付”，在上海兑现的汇票。由于烟台的银根甚紧，所以“汇水”上占了便宜，不费分文。

汇票到手，葛如方始写信。不说钱的来路，只惦念着他的行程，劝他及早上路，年内到京，比较从容些。

写好信，封缄完固，亲自到海关上去托张庶务。恰好关上有洋务委员回浦东去奔丧，张庶务便转托了他，将信带到上海，由民局转递苏州。预计至多十天，洪钧便可收到这封信了。

去十天，来十天，得该二十天左右，便可收到洪钧的复信，谁知一个月过去，依然消息沉沉。葛如有些沉不住气了，又写了一封信，仍旧托张庶务觅人转递。

第二封信刚刚发出，非常意想不到的，洪钧又到了烟台。登门相会，葛如一看他的气色，心便往下一沉。强自镇静着，照常周旋招呼，等安顿下来，眼前无人，方始悄悄问道：“我的信，你收到了没有？”

“从九月初收到一封信之后，再没有别的信。”

“没有？”葛如大惊，“我十月半托海关张庶务带出一封信，里面有一张四百两银子的汇票，没有收到？”

一听这话，洪钧神色大变，“没有没有！”他连连摇手，“张庶务托谁带去的？”

“一个洋务委员。什么浦东人，是回去奔丧。”

“糟了！”洪钧顿足搓手，急得不知如何是好，“那家伙是出了名的‘脱底棺材’，怎么托他呢？”

葛如虽不懂什么叫“脱底棺材”，但也听得出来，是所托非人。一时目瞪口呆，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你托张庶务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是，是照我们商量好的办法，只说有封信，拜托他找便人带到上海，转寄苏州。”

“没有说明，内有汇票？”

“没有。”

“汇票上呢？”洪钧问道：“是认人还是认票？”

“是——”葛如想了一下，记起来了，“是‘见票即付’。”

洪钧颓然倒在椅子上，身体像瘫痪了一样，说得一声：“完了！”两行眼泪，汨汨而出。

这副眼泪，使葛如真有惊心动魄之感。说什么英雄末路，名士潦倒，美人薄命，都不抵这副眼泪的哀痛！不过，尽管她悔恨怜痛，一颗心被撕得快要碎裂，恨不得与洪钧抱头痛哭一场，却奇怪地，居然能撑得住，能冷静地思索补救的办法。

说补救，实在是查证，“真相还没有弄清楚，你先不用着急！”她说，“我们分头去查，你到海关问一问张庶务，托的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到大源去看一看，也许款子没有领走。人家是回去奔丧，心境不好，说不定拿这件事忘掉了，也是有的。”

听她说得有理，洪钧又生了万一之想。点头拭一拭眼泪，葛如又绞一把热手巾给他擦脸，直待从镜子里看清楚，流过泪的痕迹确已消失，方始开口说道：“我这会儿就去看张庶务。事情不管是好是坏，我都得回去，多留无益。我住在茂发客栈，你回头来吧？”

“当然。”葛如神色凛然地思索了一会，用极认真的语气又说：“我一定来。不过，怕要晚一点。你在茂发等我，别出去！”

※

※

※

白去了一趟海关，不但一无所得，反倒泄露了受葛如接济的这个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

洪钧既悔且恨，一筹莫展，简直生趣索然了。

怎么办呢？他心里不断在自问。绕室彷徨，想得很多也很深，如果当初不是专恃葛如，也还有许多路子好走，譬如远在云南当知府的张仲襄，异姓手足，定会援手。而如今是什么都嫌迟了。

这样一直等到晚上九点钟，才见店伙神色诡秘地来通报：“洪老爷，有位堂客要看你老。可又不肯进来，等你老去迎接。”

这是谁？应该是葛如，却又何以如此？洪钧只是存疑，无心思索，匆匆奔了出去，果然是葛如，神情静穆地站着等候。

洪钧迟疑了一下才说：“我住在西跨院。你请进来吧！”

“好！”葛如一直跟到洪钧屋子里，等店伙走了，方又说道：“对不起！不是我端架子，我要为我留点身分。”

洪钧这才明白，葛如对进出这些地方，格外慎重，不由得肃然起敬，“是的！是的！”他说：“我倒疏忽了，不应该让你到这里来的。”

“在这里，也有在这里的好处。什么事只有我们两个知道。”葛如问道：“张庶务怎么说？”

“他承认处置不当。不过，也不能怪他。他说，”洪钧停了一下，终于说了出来：“如果他知道里边有汇票，就不会托付给那个荒唐鬼了。”

“这是我的错——”

“不是，不是！”洪钧急忙抢着说：“我决不是怪你。”

“你不必解释。怪我、怪你都无用。要紧的是能够不误你的试期。”

洪钧报以苦笑：“我看只有一个办法，”他说：“赶回去办交涉，把那四百两银子弄回来。”

“你跟张庶务商量过了？”

他的确是跟张庶务商量过了，但无结果。张庶务表示，交涉当然可以办，甚至等那人回到烟台，他亦愿意代办交涉。只是试期紧迫，万一索讨不成，误了公车北上之期，岂非两头落空？因为如此，所以对于葛如的询问，无以为答。

“那是件很渺茫的事，我看趁早死了心吧！”说着，她将捏在手里的手巾包，放在桌上，慢慢解开。

那是一方洋纱的手巾，轻飘飘地，一阵风过，能吹得老远。可是包着的东西极重，是一张二百两银子的银票。而这张银票上所附着的情义更重；重得洪钧竟不敢接它了。

“这是京里‘四大恒’的票子，南北到处通用。”葛如忍不住加了一句：“我可只能凑这么多了。”

“你，葛如，”洪钧强自保持平静，“这笔款子是怎么来的？”

“那你就不必问了。”

“不！”他固执地，“你不说，我不要。”

“告诉你也没有什么。我把我的首饰卖了两百银子。”

洪钧不言语了。心中万感交集，不知是悲是喜，是难题解消以后所必有的轻松，还是觉得受恩深重，怕难报答的恐惧。

“有句话，我可得先关照。为人吞没那四百两银子，你千万不能提起。不然，我对我娘不好交代。”

“这，这当然，我知道。”

“两百银子怕不够，你先省着用。到了年下，如果市面转好，我再想法子给你寄点钱去。”

此时她的每一个字，他都深印入心版。而言者无意，听者辨一辨她的话，却如芒刺在背，大为不安——市面转好，望海阁中就会大大地热闹；葛如的收益增加，才能再度接济。想一想她的钱的来路，洪钧恨不得说一句：你马上就“摘牌子”，不必再吃这行饭了！

“我在想，”葛如却未体察到他的心境，只提出她的建议：“或者你直接进京，不省事吗？”

“那怕不行。有许多必带的东西，都在家里。非先回去一趟不可。”

“那也好。”葛如问说：“打算哪天动身？”她又补了一句，“如今不必太匆促了吧？”

当然，说“明天就走”，是铩羽而归，急待养息创伤。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很可以与蔼如盘桓几天，从容赋归。

“是的！”他点点头，“我们要好好谈一谈。”说着，起身走到院子里，找店伙吩咐备晚饭。

厨房里已经封了炉子，没有热食可吃。蔼如便劝他，不如回望海阁。洪钧欣然同意，冒着严紧的风霜，相偕步月而归。

深夜行人稀少，即有亲昵的神态，不致惹人注目，所以洪钧用手扶着蔼如的右臂，不断提醒她当心路上的坎坷。他的右手从大襟插入口袋，有汗的手心中，紧紧捏着那张银票，不断地提醒自己当心，别失落了！失落这张银票，除了跳海，只怕没有别的路好走了。

一路上，两个人都在想心事。一直快到望海阁，蔼如方始开口，“三爷，”她悄悄叮嘱，“如果小王妈问起，你这趟到烟台来干什么？你就说：潘道台有公事托你，别的什么话都不用说。语言态度上留神点，不要露马脚。”

“我知道。”

洪钧心里有句没有说出来的话：我也很要面子，就你不关照，我也会留神。不过，另有句话，他觉得还是说出来的好。

“蔼如，你呢？”他问，“小王妈倘或问到，你一个人晚上出门为什么？跟我又是怎么遇见的？你怎么说？”

蔼如默然不答。这当然是因为想不出什么说得过去的托词，可以瞒得住小王妈。而洪钧由她的沉默中，亦可以明白：她跟他之间的秘密，也就是他此番受她的援手，至少会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小王妈。

这看来像是矛盾，既不许他露马脚，她自己却又会在小王妈面前透露真相。然而仔细想想，也是人情之常，她不过极力想保住他的虚面子，或者怕他在小王妈面前不好意思而已——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洪钧直上青云，得力于一位风尘知己的倾力相助，这一事实一定瞒不过天下人，亦不足为耻。如果知恩而报，真个挣一副诰封，双手相赠，如陈銮之报李小红，岂非又是一段人所艳传的佳话？

※

※

※

这一夜谈得很好，上床之前，洪钧笑道：“今天我们同床，可不能共枕。”

这话惹得蔼如很不高兴，而且绝无仅有地现诸词色，“谁要跟你共枕！”她冷冷地答说，同时拾起一只绣花枕头，抛向脚后。

“对不起，我不会说话。”洪钧急忙赔笑说道：“我应该这么说，你就明白了：明天我要去烧香，今天应该斋戒。”

“斋戒烧香？”蔼如的脸色缓和了，一面叠被，一面问道：“你要到哪里去烧香？”

“你看到哪里去烧？”

听得这话，蔼如“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怎么啦？你说话颠三倒四的！是你烧香，怎么问我？”她说。

“自然要问你。我们一块儿去烧香。”

这一下，蔼如的笑容收敛了，眨着眼想了一会儿才问：“这是何意思？你先说给我听听看！”

“我们盟个誓。对了，”洪钧突然想到了，“应该到关帝庙。”

蔼如心头一震！与兴奋一样多的不安，挤得她心里一阵一阵发紧。缘何盟誓，她可以猜想得到，无非誓不相负。但已有借用唐诗“天涯海角同荣谢”的诺言，何必又多此一举？这样看来，另有誓约，自然是天长地久的终身之盟。

但是，她不能无疑——如果是婚姻之约，他对她如何处置？她在想：他应该知道自己的志向，宁愿一辈子不嫁，决不愿屈居偏房。然而洪太太健在，他难道停妻再娶？或者另有其他的两全之道？这一点如果没有弄清楚，就决无什么誓约可盟。

为难的是，这层意思不知怎样表达？面对着灼灼双目逼视，急待答复的洪钧，她不免有窘迫之感，因而便找一句话搪塞：“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何必闹那些虚文？”

“这话当然不错。不过，没有这番虚文，我好像心里不大踏实。”

“莫非，”蔼如终于把她的感想说了出来，“莫非你还不相信我？”

“话不是这么说——”

“该怎么说？”蔼如发觉自己刚才那句话不妥。如果洪钧觉得她已表示心甘情愿做小星，那可是莫大的误会，所以硬抢过他的话来，以便解释：“我说过，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你能知道我的心，说什么都行；你不知道我的心，说什么也不行！”

这两句话爽脆非凡，洪钧倒愣住了；定一定神，想明白了她的意思，才点点头说：“我怎么不知道你的心？你宁肯吃亏，不肯委屈。你这样子待我，而我竟忍心委屈你，何可为人？”

听得这话，蔼如放了一半心，趁机问道：“那么，你是怎么样的不委屈我呢？”

“这说来话长了！我在我家老太面前下的是水磨功夫，如今总算商量出一个结果。”洪钧停了一下问道：“你懂不懂什么叫兼桃？”

“怎么不懂？人丁单薄的人家，两房合一子，三房合一子，这个人兼桃叔伯，生下儿子就得承继叔伯之后，是不是这样？”

“是的。”洪钧又问，“生于承继叔伯之后，要多子才行；如果只有一个儿子怎么样？”

那还不容易，照一般的习惯，另纳宜男之妾就是。不过蔼如明明知道而不愿这么说，答他一句：“我不知道。”

“那，等我告诉你。”洪钧显得很起劲地，“可以为兼桃的那一房，另娶一房妻室。我们弟兄只有我一个人有儿子，我大伯又无后，所以我家老太太决定让我兼桃，为我大伯娶一房儿媳，花轿鼓吹，抬到洪家。你道如何？”

说着，洪钧用食指在鼻下一揩，作出得意洋洋的神态，是学的昆腔中小生的“身段”。

蔼如却无心欣赏他的这份潇洒。或者说，他的那种近乎得意忘形的神情，在她根本就是视而不见。因为，他的话说到一半，她便已完全了解。但随之而生的是一大疑问，既有此安排，何以早不透露。

照蔼如想，洪家人丁单薄，是早就存在的事实；是故要作这样的安排，亦应该早就可成。而洪钧直到此时方始出口，是不是意有所待，倘或此行失望，便作罢论？果尔如此，等于自己花钱买来一个正室的身份，那也太无味了！

她不愿意这样想，这样想法是将洪钧贬得分文不值了。可是事实俱在，竟无以自解。而且那种难以言宣的抑郁，亦竟无法自制，差不多都摆在了脸上。

这使得洪钧惊诧莫名，同时也非常失望，并有些气愤。以他的意料，吐露了这几句真言，她必然会既惊且喜，谁知竟是这样快快不乐的表情，莫非她还嫌他多着一个元配。

于是，他的脸色也阴沉了；颓然倒向椅子，双手交叉，放在小腹上，低着头生闷气的样子。

反而是他这副形态，倒让蔼如生出信心和勇气，心想：他一定有解释，不妨问一问。

“三爷，”她平静地问：“你是什么时候打定的主意？”

“你指的什么？”

“不就是兼桃那回事吗？”

“我早就这样想了。不过事情没有把握。”洪钧答说：“先要我家老太太点头，这就花了我年把的功夫，才说动了老人家。可是这又不是我一家的事，要族众至亲肯承认，我家老太太为此也很费了一番心血。一直到最近，才疏通成功。”

“喔，原来是这样！”蔼如的心境豁然开朗，歉疚地说：“你一到就告诉我，那——”她笑笑没有再说下去。

“我怎么能一到就告诉你？自己前途茫茫，不知是何了局，凭什么向你求婚？”

“求婚！”蔼如默默地、重复地念着这两个字，有如咀嚼甘蔗，越咬越甜，以致于忘掉说话。

“话都说清楚了。”洪钧问道：“你的意思到底怎么样呢？”

虽然满心喜悦，千肯万肯，到底也还不好意思亲口许婚。蔼如略有些忸怩地答说：“老太太为我费那么一番心血，我不能不识抬举。不过，你总也得跟我娘说一声。”

“那当然。虽无媒之言，应有父母之命。我先要看你的意思，再跟你母亲去说。”

“我，我不是说过了吗？”

※

※

※

第二天日中时分，两乘轿子由望海阁抬到关帝庙。等阿翠将蔼如扶出轿时，路人纷纷驻足，因为堂客到关帝庙来烧香，是件稀罕的事。

见此光景，蔼如大为踌躇。她倒不怕路人指指点点，怕的是为洪钧招致飞短流长的传言。且不说洪钧在烟台亦是知名人物，任何一男一女在关帝庙拈香盟誓，亦会被人当作新闻传说。看起来，此事断不可行。

念头转到这里，瞥见洪钧亦将下轿，便急急叮嘱阿翠：“你跟三爷去说：不必在这里烧香了！原轿回去。”

语气紧迫，阿翠连应声都顾不得，掉头奔向后面一乘轿子，匆创传话。洪钧亦已发觉路人注目，省得蔼如的用意，自然照办。

原来说停当的，关帝庙烧罢香，回程便到李婆婆那里。此刻自是照原定的行程，双双来报喜讯。这一次是洪钧先到，轿子等在门口；待蔼如下轿，迎上去问道：“是不是你先跟老太太说了，我再进去？”

这是洪钧第一次称李婆婆为“老太太”。这三个字入耳，蔼如有异样的感觉，当然也觉得安慰与得意。想到母亲听洪钧改口，以尊称相呼时，不知会如何高兴，不由得便展开了极甜的微笑。

“怎么样？”洪钧在催问了，“我看是你先说的好。”

“嗯，嗯！”蔼如连连点头，“那你就在堂屋中坐一会。”

于是蔼如满面春风地揭开李婆婆卧室的门帘，只见她母亲安闲地坐在一张铺了棉垫子的藤圈椅上，望着蔼如问道：“听说洪三爷又来了。是不是进京，路过这里？”

“不是！是特为来看娘的。”

“待为来看我？”李婆婆睁大了眼，困惑地问。

“娘！”蔼如的脚步与笑容同样地轻盈。她穿的是一件玄色软缎绣绿叶红花的灰鼠皮袄，仿佛彩蝶似地飞到她母亲身边，蹲下来扶着圈椅的靠手，用一双亮得出奇的眼睛，仰望着李婆婆却是久久无语。

“怎么回事？”李婆婆有些看出来了，“看你高兴得这个样子。”

“娘！”蔼如柔声说道：“他答应我了！”

这一下，李婆婆的眼睛也发亮了，“他怎么说？”她的语声很匀

“是——”蔼如想了一会，才能长话短说，“他早就有了打算。兼桃可以娶两房，不过，要他家老太太点头。她家老太太又顾忌族众至亲说闲话。到最近，才算都弄妥当。”

“噢——”李婆婆长长地舒了口气，两眼乱眨着，终于还是挡不住眼泪。

“娘怎么伤心了呢？”

“不是伤心！我是高兴得过了头。”李婆婆破涕为笑，抚摸着女儿的头说：“终于熬出头了！真不容易。但愿，但愿菩萨保佑，让你走一步帮夫运。”

蔼如笑着回面，顺势起身；依然是踩着轻盈的步子，出了李婆婆的卧室。门外在悄悄偷听的阿翠，迎上来笑道：“小姐，以后管三爷叫什么？是叫姑爷不是？”

“别多嘴！”蔼如故意呵斥着问：“三爷呢？”

“那不是！”

顺着阿翠的手指看去，洪钧已经踱着四方步子，很矜持地走了过来，与蔼如交换了一个眼色，彼此点一点头。机警的阿翠立即高高掀起门帘，里外无阻，只见李婆婆正颤巍巍站了起来，似乎亦是在迎洪钧。

“姑爷！”阿翠俏皮地，叫得很响亮，“请！”

洪钧警觉到，这是不容有丝毫踌躇的时刻；加快脚步，堆满笑容，进门便喊：“婆婆！”

这是改了称呼，跟着晚辈这么叫，等于自居于家属之列。李婆婆倒很大方，从从容容地答一句：“不敢当！三爷请坐。”

于是互道寒温，平添一番周旋的形迹。等阿翠倒了茶来，只听蔼如在门外喊道：“阿翠，你回去一趟，告诉小王妈，在这里开饭。”

阿翠答应着出门，顺手将门帘放下。洪钧知道蔼如在门外等待动静，便咳嗽一声，俯身

向前，用很清楚的声音问道：“我这趟的来意，想来葛如已经跟婆婆说过了？”

“是的。刚告诉我。”李婆婆毫不含糊地说：“她说得不清楚，我想请三爷亲口说一遍。”

“说得不清楚”是借口，用意是要洪钧正式求婚。他感受到这句话的份量，不敢轻忽，恭恭敬敬地答道：“奉家母之命，求娶令媛。请婆婆成全。”

“喔！”李婆婆问：“说三爷是兼桃？”

“是”

“可以娶两房家小？”

“是的。”洪钧答道：“都是正室。”

“可有大小？”

“没有大小。”

“那么，将来跟你现在这位夫人，是怎样个称呼？”

“算起来是妯娌。口头当然是姊妹称呼。”

“嗯嗯！”李婆婆深表满意，笑容满面地说：“这可真是高攀了。”

“多谢婆婆！”洪钧站起身来，一揖到地。

照规矩应该改口，更应该行大礼，但洪钧没有这么做。门内门外的一双母女，都不免感到不足；也都有同样的想法：不必挑剔了！

因为洪钧不曾改口，李婆婆也不便改口叫“姑爷”，仍用旧称：“三爷的庚帖呢？”

洪钧不便说：犹未准备；只说：“不曾带在身边，回头我到客栈里去取。”

“不忙不忙！葛如的庚帖也得托人去写。”李婆婆换个话题问：“三爷什么时候进京？”

“总在年前年后。”

“哦！”李婆婆又问：“什么时候可以听喜信儿呢？”

洪钧楞了一下方始明白，这“喜信”是指金榜题名，而非洞房花烛。于是答道：“倘或侥幸，在明年四月里就有信息了。”

“是报喜的来报？”

“是的。”

“报到苏州，还是报到这里？”

洪钧蓦然意会，李婆婆看去是个乡里老妪，其实胸有丘壑，极其厉害。那些听来平淡无奇的家常闲谈，却是绵里藏针，一不当心，就会扎手。这“报到苏州，还是报到这里”的一问，等于在探问洪钧以何身份视葛如？如果只报苏州，不报烟台，便显有轩轻，不以为烟台是他的“岳家”。

有此警觉，就不会失言，洪钧从容答道：“也报苏州，也要报这里。”

这下，李婆婆才不作矜持之态，喜孜孜地说：“我们母女，明年四月里专等好音。”

“这，”洪钧顿觉双肩沉重，有不胜负荷之感，“只怕会——”

“不会的！”李婆婆抢着说，“只要心好，菩萨一定保佑。万一，万一有什么，三爷，你也不要灰心。你迟早要发达的。”

由此开始，便谈些不相干的闲话了。葛如亦就不须躲开，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脸上装得没事人似地，仿佛根本不知道洪钧跟她母亲在谈些什么。

见她表情如此，李婆婆和洪钧都体谅她，怕她受窘，亦都刻意不提亲事。可是，别人就不同了。只听脚步杂沓，领头的是小王妈，后面跟着阿翠和打杂的，个个面带笑容，一望而知是来贺喜的。

“恭喜婆婆，恭喜三爷，小姐！”小王妈回首喊道：“拿红毡条来！”

“干什么？”葛如大声嚷道：“别闹，别闹！”

“是呀！”洪钧也含笑谦辞，“不敢当。”

“这个头一定要磕的。快拿红毡条来。”

其实根本就未曾携红毡条来，小王妈亦不过口头客气而已。闹过一阵，终于是李婆婆出言劝阻，方始作罢，只行常礼道贺。

接着，便开饭了。小王妈一面安置席面，一面又说客气话，不曾备得什么好菜，委屈“姑爷”之类。倒使得一向熟不拘礼的洪钧，大感局促。

“你别闹这些虚文了！”李婆婆向小王妈说，“倒是有句很正经的话，你听着：打今天起，小姐不在望海阁住了。你看是挪到这里来住，还是另外找房子呢？”

听得这话，洪钧和葛如不约而同地发一声：“哦！”是被提醒了，这是最要紧的一件事。否则还不算从良。

“哦！”小王妈却不怎么起劲，反问一句：“婆婆看呢？”

原来小王妈在望海阁无当家人之名，有当家人之实，她不能不打打算盘。局账向例三节结算，而年节尤关重要。如果葛如此时“摘牌子”，禀报县衙门“脱籍从良”，上千银子的局账就很难收得到了。而平时凭折子所取的柴米油盐、鸡鱼鸭肉，这一大笔伙食，却少不得人家分文。倘是王孙巨贾，量珠来聘，上千银子也吃亏得起；甚至报些虚账，亦不愁没有着落。如今看洪钧与葛如的这段姻缘，颇有鼓儿词上所描画的“落难公子与千金小姐后花园私订终身”的味道，往后的荣华富贵是另一回事，眼前不能先落个债主盈门，无以搪塞的结局。所以她淡档地敷衍着李婆婆，而心里却另有打算。

其实，李婆婆又何尝不知道？只是当着洪钧，特意这样说法，表示从今以后，葛如就是洪家未过门的媳妇了。因此，当饭罢洪钧告辞，她叮嘱葛如陪他回望海阁，用意即在便于与小王妈密谈。

“我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李婆婆问道：“你看这头亲事怎么样？”

小王妈当然挑好听的说：“真正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小姐上花轿的时候，凤冠霞帔打扮起来，不知道怎么样漂亮呢？”

“就是为了一顶花轿。有这样的收缘结果，将来还可以回得去徐州老家。”李婆婆皱眉说：“不过，往后这年把的日子，怕不大好过。”

“就是这话啰。”小王妈趁势接口，“婆婆，摘牌子容易，不过

“我知道！”李婆婆有力地挥一挥手，“你不用往下说了。只说该怎么办？客人当然是不能接了。”

这一点，小王妈也知道，是决不能迁就更改的。刚才听阿翠来报喜之后，就已细舷想过，筹得了一个自以为可行的办法，此时从容答道：“事情是办得早了一点。还有一个多月过年，那时摘牌子就好了。现在对外只有先瞒着。”

“这瞒得过去吗？”

“当然瞒得过去，只要大家嘴上当心些就是了。”小王妈说：“也不必另找房子，让小姐今天就搬了来陪婆婆。有客人上门，只说小姐病了。这样混到年底，能把局账收到八成，今年这个年，就可以过得去了。”

“这是你的如意算盘，我看不那么容易。你倒再想想看。”

“不用想！”我还有一步棋。婆婆不说，我不必说；婆婆说了，可见我这步棋想得不错。”小王妈忽然叹口气：“当时照我的意思，多弄两个人就好了。”

李婆婆立即省悟，“你是说哪里借个人代为应酬？”她问。

“是的。”小王妈说：“望海阁这块牌子很响，索性把地方顶了出去。不过，暂时不必说破，有人要请客，要打牌，原班人马伺候，只是小姐再不露面就是。”

“这好！”李婆婆欣然同意，而且很夸奖小王妈，“你这一步棋很高。这一来大家仍旧有口饭吃，再好不过。”

“而且望海阁顶出去，也可以收一笔钱。不过，当初‘铺房间’装修，是花了大钱，如今到底旧了，不好跟人家多要价。婆婆倒说个数目看。”

李婆婆想了一下，慨然答说：“数目你去斟酌接手的人，只要肯留下咱们原来的人，我就少要点也算了。”

“婆婆这么厚道，老天保佑，姑爷一定高中。婆婆真着实还有一步老运呢！”

※

※

※

于是，葛如当天就搬来陪母亲，真的做“养在深闺”的“小姐”了。洪钧当然不能独宿望海阁，仍回客栈去住。每天来陪葛如和李婆婆闲话，直到吃了晚饭才回去。做了三天江南人所说的“毛脚女婿”，第四天要动身了。

“明天要走了。”洪钧悄悄跟葛如说：“今天晚上你在客栈里陪我，作个长夜之谈。如何？”

“长夜之谈”是托词，洪钧所希望的，无非“被翻红浪”的一夜缱绻。葛如峻然拒绝，只有

两个字：“不行！”

洪钧知道她的性情，是这样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就一定不行；不由得面现怏怏之色。

“你也真是！”蔼如有些心软了，柔声说道：“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就不能为我委屈一夜？”

“好了！好了！你不用看得那么认真。”洪钧的心情一变，只想到蔼如的好处，也佩服她真能出淤泥而不染，小节上亦一丝不苟，便由衷地说了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蔼如！洪钧绝不相负。”

这是极好的好话，而蔼如听来却有些刺耳；觉得此刻并不是盟誓的时候，何以好端端地有此表白？

一个念头未曾转完，洪钧又开口了，“昨天我到关帝庙去求了一支签。签词很奇，令人不敢相信。”

“怎么说法？”

“似乎说我有鼎甲之望，这，这太奢望了。”

“那也不见得。莫非你就不配点状元？”蔼如激励他说：“三爷，你切不可妄自菲薄。从前有人不作第二人想，到头来果然大魁天下。你也要有此抱负才好。”

“你可千万不要存这样的想法。”洪钧很认真地说：“不然，你会失望。”

“对你，我不会失望的。”

“这，”洪钧不安地，“我可真得好妹巴结一番了。”

“对！只要你肯巴结上进，我就心满意足了。穷通富贵有命，我看得开的。”

“这才是！”洪钧转为欣慰，“你要让我心境轻松些，心境轻松，文思才会如不竭之泉，源源不绝。”

“身子也要紧！精神好，文思才会源源不绝。”

蔼如怜惜地捏一捏他的手臂，“你比上一回来，又瘦了些。”

洪钧心想，南北奔波，忧劳交加，如何不瘦？但这话他不肯明白道破，换了个说法：“俗语说：‘心广体胖’，以后就好了。”

这表示他眼前没有什么忧烦，蔼如自觉得安慰。不自觉将头一侧，偎依在他胸前，听他的心跳，与自己的脉搏，若合符节。夫妇一体，呼吸相通；这一转念间，才确切体认到自己与洪钧的关系，自今以后祸福相共，密不可分。

“吃了宵夜，你早点回去吧！”蔼如觉得来日方长，很容易地抛开了离愁别绪，“明天上船，我就不送你了。”

“明天不必你送，今晚我可要多待会儿。你可别撵我！”

蔼如笑笑不作声，掀帘出了内室，直到厨房。只见小王妈正在忙着——这顿宵夜，当作别宴，整治得格外丰盛，但只有蔼如陪着洪钧享用。

吃到一半，李婆婆命阿翠来唤蔼如。见了面，却无别话，只说：“你在这里坐一会，别出去！”

“娘”，蔼如问道，“这是什么花样？”

“有好些话，都得问问清楚。你不肯开口，我也不便追根究底，让小王妈去跟他谈。”

※

※

※

“姑爷打算什么时候办喜事？”

这开门见山的一问，就让洪钧难以回答。想一想，很吃力地说：“我想，总要明年秋天。”

“日子随姑爷定。”小王妈说，“婆婆的意思，是越早越好。”

“我又何尝不想早。不过，这是件大事，不可以马马虎虎。”

“正是这话！”小王妈紧接着他的话问：“不知道三爷想请哪位做大媒老爷？”

庚帖是当面交换过了，洪钧用随身所携的一块汉玉，聊当聘礼。女家回了一方家藏的端砚，作为信物。但照规矩男女两家都该请一位衣冠中人做大媒，洪钧还不曾思考及此，所以听得这话，又是一愣。

“总是海关上的老爷？”小王妈似猜测、似暗示地说。

洪钧在海关上没有什么知交；而且他受葛如接济这件事，海关旧友，多少有些知道，亦正中他的忌讳，自然不愿意他们做媒人。不过由她的话，他倒想到了一个人，可用来搪塞。

“你还记得张二老爷吗？”

“怎么不记得？不是姑爷的拜把弟兄？”小王妈问：“张二老爷如今在哪里？”

“在外省做官。”洪钧摆出极有把握的表情，“我们的交情够；到时候，他一定很高兴来做这个现成媒人。”

“喔！”小王妈很高兴地说，“能请张二老爷来做大媒，是太好了。”

洪钧心里像被针刺了一下；言不由衷，自觉惭愧，不过迫于情势，也只好这样说假话敷衍。

“姑爷！”一直言词畅利的小王妈，忽然有些难于出口了，“我是瞎说的话，姑爷可别嫌忌讳。明年金榜出来，高高中了，自然是秋天办喜事。倘或一时运气还不到，喜事是不是也照办呢？”

这自是大成疑问的事；简直可说是决办不到的事！首先办喜事的花费便无着落。就算有着落，办这样一件喜事，在旁人看，便作恕词，亦是不急之务。刻薄些的，更不知如何菲薄。但是，这又是无法实说的话，洪钧只有避开正面，从侧面去回答。

“这你们可以放心，我一定会中。”

“是的。大家都这样在想。看起来明年秋天，一定要办喜事。我们小姐的嫁妆，倒要早早预备。”小王妈紧接着说：“办喜事当然不容易；不过只要姑爷拿定了主意，就有难处，也难不倒婆婆。”

这是很明显的暗示，倘若洪钧落第，一时无法筹措办喜事的费用，李婆婆亦愿资助。了解到这一层，洪钧算是放了一半心，点点头说：“我的主意是早拿定了。到时候若有难处，大家商量着办。”

“正是。就这么说了！”小王妈拿起酒壶为洪钧斟满，“人逢喜事精神爽，姑爷宽用一杯。”然后，微笑着退了出去，去向李婆婆复命。

当着葛如的面，小王妈细说了经过，李婆婆长长地舒了口气：“这一下，才真的可以放心了！”

而葛如却不这么想。首先，请张仲襄路远迢迢地回来做大媒，就是件很渺茫的事。不过，念头一转到此，立刻自责不应该不信任洪钧，因而也就不愿再往下想。

“你去吧！”李婆婆对女儿说：“我看，该下饺子了。”

这意思是不让洪钧多喝酒，葛如也是这样想。“骑马行船三分险”，带着宿醉坐上小舢舨，接驳到停泊在港湾中间的海船，是件很危险的事。

“酒够了吧？”葛如温柔地按着洪钧的手说：“我替你去下饺子，羊肉西葫芦的馅儿。”

这是洪钧最喜爱的饺子。感于柔情，洪钧虽然还想借酒来冲淡由小王妈所挑起来的心事，毕竟还是依从了。

吃完宵夜又喝茶；先闲聊，后话别，磨到曙色将露，葛如可真忍不住了，“你该动身了吧？”她说，“回客栈只怕睡不到两个时辰。”

“哦！真得走了。”洪钧矍然而起，“我跟婆婆去辞行。”

“不必了！都睡得正沉。我送你出门。”

唤起阿翠点灯笼，葛如亲自送洪钧出门，只见凉月在天，霜风凄紧，不由得便一哆嗦。

“外面冷。”洪钧劝阻着，“就送到这里吧！”

“你一路保重。”葛如将身子转过去，背着月光，不愿让他看到她的脸，“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得失不必看得太重。”

“我知道！”洪钧点点头，想说什么，却又记不起想说什么，只握住葛如的手不放。

葛如亦是如此。彼此沉默着，都觉得相聚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不夜以继日地谈个痛快？如今失悔嫌迟了。

“有话都在信里说吧！”终于是葛如抽回了她的手，“饮食冷暖，自己当心。别忘了常来信，哪怕三言两语，只要让我知道平安就好。”

“我一定会写。”洪钧停了一下，用很清楚的声音念道：“天涯海角同荣谢，心有灵犀一

点通’。”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十一

从这天起，蔼如几乎步门不出，整日只在母亲卧室中盘桓，兴致勃勃地重理针线，准备嫁时衣裳。李婆婆的心境也与前大不相同，不断地在盘算：奇山之南还有一片山坡，约有两顷地，遍种葡萄、梨子，五年之前花了四百两银子置的，每年可以收五六十两银子的租息。她决定在明年初夏，等果子收成以后，卖掉这一笔不动产，作为洪钧万一落第，无法筹措喜事费用的准备。

日子过得非常恬静。唯一令蔼如不能释怀的是，洪钧的音信甚稀，只在他刚回苏州不久，接过一封，说是行期尚未决定，可能在开年北上。以后一直到过年，都不曾再接到他的信。

“想来正在路上。”李婆婆也惦念洪钧的行踪，“不然怎么不来信呢？”

“是的。一定是在路上。”蔼如只好附和母亲的想法，“托人带信不方便。”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到了京里，住在什么地方？”

“说过。住在会馆里。”蔼如答说，“举子进京考试，都住会馆。”

“那么。”李婆婆说：“你倒写封信，寄去看看。”

这是个很好的主意，但有难处，“不知道他住在哪个会馆？”她说。

“怎么？苏州人不住苏州会馆？”

“苏州会馆不止一个。洪三爷说过，要到京里看，哪里空住哪里。”

李婆婆想了一会，觉得不能每一个苏州举子可住的会馆，都写信去试投，只得叹口气作罢。

这样到了二月初，信局中送来一封信，是洪钧从京里寄来的。厚甸甸地，蔼如接到手中，便喜在心头。拆开一看，惊喜莫名，却又有些不信其为真，只是乱眨着眼睛。李婆婆不由得大为诧异。

“怎么回事？”

“喏！你看！”蔼如将信往母亲面前一递。

“你这个孩子，越来越不成样子了！知道我不识字，叫我看什么？”

蔼如只是憨笑，却不开口；眼珠一转，视线又落在信上，聚精会神地看着，笑容时放时敛。到最后将三张信叠抱在胸前，两眼望空；那份浓得化不开的笑意，连李婆婆亦觉得二十年来，难得一见。

因为如此，越发心急，“到底说些什么呀？”李婆婆皱着眉催问：“什么事让你乐得这个样子？”

“娘，”蔼如指着信中最后一行字说：“你知道三爷称你什么？”

“称我什么？”李婆婆更忍不得了，“我的小祖宗，你倒是快说呀！”

“他，”蔼如凑到母亲面前，未语先笑，以致语不成声，“他管你叫‘岳母大人’！”

“真的？”李婆婆的两眼睁得好大，“我不信！”

“你看你！请你自己看，你说不识字；我说了，你又不信。”蔼如嘟起了嘴，仿佛生气了

似地。

“我信，我信！我怎么不信。”李婆婆想起她一开头看信就笑，必是对女儿的称呼也改了，因而又问：“那么，他叫你什么？”

“这问它干什么？”

“奇了！我怎么能不问？”

葛如仍然不答。李婆婆看女儿双颊染上红晕的脸，知道她害羞不肯出口。然而这是从离开家乡逃难以来，第一件开心的事，不亲耳听个明白，何能甘心？

于是她固执地，用命令的语气说：“你把开头的称呼，念给我听！一个字，一个字，不准打马虎眼。”

葛如实在想告诉母亲，也实在觉得碍口。想了一会，终于鼓起了勇气说：“娘，你先闭上眼睛。”

李婆婆笑了：“偏有这些鬼花样！”她毕竟还是闭上了双眼。

“我念给你听，称呼比以前多了两个字。”葛如在她耳际轻轻念道：“‘葛如贤妹夫人妆次’。”

这次多了“夫人”两字，加上最后附笔为“岳母大人”请安，可以确信“夫人”的称呼，绝非一时下笔不检点。李婆婆这一下，真个称心如意，笑得合不拢口了。

“好了！这是再不会变卦的了！”李婆婆踌躇满志之余，想起多少天来，担心洪钧会反悔婚约而中夜惊醒，辗转反侧的苦况，不由得感慨万端，而归结于短短两字：“好难！”

葛如却茫然不解，“什么‘好难’？”她问。

李婆婆不愿解释，“你好好收着这封信！”她说：“这封信比庚帖还管用。”

说的是看得很深的实话，而葛如却觉得有些逆耳。但亦不便多说，只照母亲的话，将洪钧的那封信收入已经空了的首饰盒中。

“信上说些什么？”

“是年前到北京的。住在鲤鱼胡同的‘考寓’。”

“你说住在哪里？”

“‘考寓’大概是专门收容赶考的——”

“喔，我懂了，我懂了。”李婆婆反转解释给女儿听：“各省都有贡院。贡院左右前后的住家，每隔三年有一笔买卖好做：拿空出来的房子，赁给举子们住，还有代管伙食的。从前你有个姊姊嫁在济南，每到乡试那年秋天，总要回娘家来住。就为的你那姐夫贪心，连夫妇俩自己住的那间屋子都赁出去了，不能不把你姊姊送回娘家来。”

正谈到这里，听得阿翠跟人在外面说话。母女俩侧耳细听，辨出是小王妈的声音，葛如便即笑道：“稀客来了！”

原来小王妈在葛如迁出不久，包了二百两银子一个红包送到李婆婆手里，算作贴补装修、折买家具的费用，就此接管了望海阁，当了鸨儿的别称所谓“本家”。说动了烟台极红的两个姑娘，移筑香巢，补了葛如与霞初的缺。地灵人杰加上小王妈多方拉客的手段，所以淫业鼎盛，忙得不可开交，很少来探望李婆婆了。

掀门帘探头进来，葛如觉得好生刺眼。小王妈抹了极浓的脂粉，时样新髻上插一根黄澄澄极粗的金簪；两手上套了四五个戒指，有黄、有白、有红，金玉宝石，一应俱全。当然，春风满脸，得意非凡的神情，不消说得。

“天天想来看婆婆跟小姐，就是抽不出空。今天一早发个狠，心里在说：哪怕天塌下来也不管，说什么要来一趟。哪知道到底拖到这个时候才能脱得了身。”小王妈停睛看了一会，说：“婆婆的气色可太好了，一脸的喜气。”

“倒是有个喜信儿，回头跟你说。”李婆婆拿她上下打量了一遍说道：“看样子你混得很不错。”

“托婆婆跟小姐的福，市面好得多了。”李婆婆转脸问葛如，“三爷那封信呢？”

小王妈除了简单的数码以外，就只认得一个“王”字，所以葛如笑道：“要那封信干什么？莫非让小王妈念给你听？”

“我忘了小王妈跟我一样，是睁眼瞎子。”

李婆婆一句话未曾完，葛如已翩然移步；为的知道要谈洪钧信中的称呼，特意避了开去。

“三爷到京了。这一趟千真万确一点不假了。信上管我叫‘岳母’；管她，”李婆婆向外指一指，“叫‘夫人’。”

小王妈显然动容，“三爷真的是有良心的！”她说，“必中无疑的了！”

“怎么办呢？”

“存心厚道啊！这样的人不中，老天爷不长眼睛了。”

“这话倒也是。”李婆婆停了一下说，“你来得正好，有件事托你。奇山那两顷果子地，我想把它卖掉。你有户头没有？”

“婆婆有什么大用场要卖地？”小王妈答说，“如果眼前要用钱，百儿八十的，在我那里先拿就是了。”

李婆婆还不曾答言，只听蒿如在间壁卧室中高喊：“娘！”

“干什么？”李婆婆问。

间壁再无声息。这单摆浮搁的一声“娘”，显得极其突兀，李婆婆还不曾会过意来，小王妈却明白了。蒿如是深怕李婆婆会用她的钱，特意出声拦阻——多年相处，知道蒿如狷介好强，而且一离望海阁，便算跳出火坑，再也不肯用那种来路不清白的钱。这种测度而得的意思，当然使小王妈深感没趣，然而亦只有隐忍。

李婆婆终于也猜想到了；呶一呶嘴示意离蒿如远些。于是小王妈扶着她由西首走到东壁下，促膝对坐，低声交谈。

“为什么卖地，你不知道的吗？”

“不对，不对！”小王妈愕然，“婆婆你自己弄糊涂了。当时的意思是，如果三爷不曾考上，秋天办喜事，倘或筹不出款来，婆婆卖地帮一帮他。现在看来一定可以中了，又何用你老卖地？”

“就取中了，还不是有许多花费？不说别的，报喜的从京里报到这里，没有三、五十两银子，人家肯答应吗？”

“怎么？报喜还要报到这里？”

“怎么不报到这里？”李婆婆的声音不由得高了，“他许了我的，也报苏州，也报烟台。”

“这样说，倒要预备预备。不过，也用不着卖地。”小王妈很恳切地说，“三爷中了进士，自有人放账给他，不用你老费心。至于报喜的要开销，到底也有限。如果，如果小姐不愿意用我的钱，我替婆婆到银号去借一两银子，将来由三爷来还，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话倒也是！”李婆婆想了一下问道：“可是留着那块地干什么？”

“给小姐陪嫁呀！”

“就陪嫁一块地？床帐被褥，动用家具，别的嫁妆都不要了？”

“动用家具，就不必陪嫁了。将来也不知道是在京里住，还是在苏州安家，反正决不会在烟台住。那些笨重家具，莫非还花好大一笔水脚，运到别地方去？照我看，眼前办嫁妆，只是针线上的事。别的都看在哪里安家，就地现办，岂不干净俐落？”

“这个算计倒也不错。可是这里做衣服、打首饰要钱；到哪里安家，一草一木都要新置，更加要钱。与其跟人伸手，不如自己掏腰包。小王妈，”李婆婆是打定主意了，“你不必管，你只替我找户头卖地就是了。或者，索性就你自己买了；便宜不落外方，岂不更好？”

小王妈心里一动，但随即警觉，这个便宜贪不得！不然，不只受人批评，落了褒贬，也许还是一笔有瓜葛、了不断的“烦恼产”。

于是她作一个惶恐的笑容，“婆婆是好意，我可不敢！”她说，“就算我有力量，也不能买这块地。不然，会有人说闲话，说我图谋老东家的产业。这个名声我可担不起。”

“这有什么？你是帮我的忙。”李婆婆极力想劝她买，故意从反面说：“为了你自己避嫌疑，眼看我为难，你就对得起我了？”

“婆婆用不着为难，我借钱给婆婆就是。”

两人交谈的声音，越说越高；蒿如耳朵尖，虽隔着一层板壁，听得还是很清楚。她觉得小王妈的居心倒还正派，而母亲的强人所难，却大可不必。现在听到小王妈作此表示，深怕母亲会贸然接受，不能不出面了。

“娘！”话在人先，她隔着门帘便已开口，“这不是什么急的事！”

“是呀！”小王妈迎着蒿如的面接口，“钱上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何必急着卖地？”

“那，那就搁一搁。”李婆婆拗不过女儿的意思，只好暂作罢论，但仍旧加了一句：“户头

还是要找。”

“慢慢找，慢慢找！”小王妈说，“或者托马地保也可以。”

卖地之事就不再谈了。小王妈又坐了一会，辞回望海阁；将李家的喜讯也带到了望海阁，众口相传，都知道藹如要做“夫人”了。

是李家的旧人，当然都为李婆婆母女高兴，而且自觉脸上亦有光采。但新来的一班人，就不是那么想了；尤其是住在楼上的燕春，出语尖酸，拿这件事当作天大的一个笑话。

“窑姐儿坐花轿、做夫人，你们听说过没有？还好，没有说要替她造贞节牌坊。王三婶也是。”燕春口中的“王三婶”，是小王妈主政望海阁以后所挣得的“官称”。她说，“得着风，便是雨。人家想做官太太想得入迷了，平空瞎编说有那么一封信，王三婶居然就信了。真正‘笑话年年有，今年格外多’。”

于是真有好事的人去问小王妈：“王三婶，你看见了洪三爷的信没有？”

小王妈不知就里，老实答说：“没有！我又不识字，人家拿信给我看什么？”

这一来便像证实了燕春的判断无误，李家母女在骗人。“本来嘛！”原来将信将疑的人，也同意燕春的看法了，“人家洪三爷到底是衙门里的老爷，讲身份、讲面子；凭什么管一张条子便唤了来陪酒的姑娘叫‘夫人’？而况洪三爷本就有太太在苏州的！”

这些话少不得有李家的旧人去告诉“老东家”，藹如听了当然很不是味道，而表面还能淡然处之。李婆婆却气得发抖，夜半不曾睡着，辗转反侧，终于忍不住呻吟了。

藹如中夜惊醒，急披衣起床，到母亲卧室中来探视。擎灯揭帐，拿手按在李婆婆额上，幸喜并未发烧。只要不是有病，做女儿的便放心了。

“娘！”藹如劝慰她说，“理那些冷言冷语干什么？气坏了身子，不正如了那一班人的意？”

“我不是气，我是急。”

“急？”藹如诧异，“急什么？”

“也不是急，是担心。”李婆婆说，“倘或真的让他们说中了，我们娘儿俩怎么再见人？”

“不会的！”藹如极有信心地答说：“三爷不是那种人。如果他要骗娘跟我，早就骗了，何必等到现在？”

“是呀！我想三爷是读书人；而况你待他总算不错的了！人心是肉做的，将心比心，想来决不会恩将仇报。不过，唉！”李婆婆叹口气，没有再说下去。

这一下将藹如搞得烦躁了，“娘，”她是微感不耐的语气，“你又想到哪里去了？有话不说出来，闷在心里，自己不舒服，惹得人家也不痛快。”

“我是这么想，人总不可贪非份之福。凡事来得太容易，大顺利了，每每是靠不住的。”

“说来说去，还是自己瞎疑心。”藹如突然发觉自己的话欠柔和，因而停了一会，平心静气地说：“娘！你的想法不大对。第一，这也不算非份之福。我们李家的家世，莫非就比不过他们洪家？第二，来得也不是很容易、很顺利。他是老早就在筹划这件事了，经过多少波折，才能成功。若说好事多磨，照我看，也磨够了！娘，有许多情形你不知道。”她想起多少个漫漫长夜，辗转反侧，为相思独受煎熬的苦楚，不由得声音哽咽了，“娘，你知道我吞了多少泪水，才有今天这一天？”

见此光景，李婆婆大为心疼，“好女儿，好女儿！你不要伤心。”她颤巍巍地伸出枯干的手，按在她腿上说：“怪我不好，真是瞎疑心。”

“也难怪他们妒忌。”藹如轻轻将她母亲的手，塞入被窝，“只有不理他们是最聪明的办法。”

李婆婆点点头，“有件事，我忘了问你。”她说，“你给三爷回了信没有？”

“没有。”

“怎么不回信呢？”

听母亲有嗔怪之意，藹如便不作解释，只是将顺：“我明天就写。”

李婆婆想了想问道：“你这会儿倦不倦？”

“还好。”

“那就索性此刻就写。”李婆婆挣扎着坐起身子，“我有些话，要告诉三爷。”

藹如料知这封信如果不写，母亲亦不会睡得着。因而如言照办，将笔砚取了出来，剔亮

了灯，又倒两杯热茶，一杯奉母，一杯自饮，听她母亲要跟洪钧说些什么？

“由我出面，算是我的信。话比较好说些。”

葛如微感意外，脱口说了一句：“用娘的名义写？”

“怎么？”李婆婆愕然，“我不能写给他？”

“不是，不是！”葛如急忙答说：“没有什么不能。可是，怎么称呼呢？莫非也称‘三爷’？”

“‘三爷’是口头的称呼，怎么能写在纸上？”李婆婆很快地说：“亏你还是读书识字的呢！这就把你难倒了？当然是称‘贤婿’。”

想想不错。现成的称呼，何以竟会成为难题？葛如自己也好笑了。提起笔来，先写下一句：“文卿贤婿如晤”，然后说道：“娘，你说吧！”

“你说：来信收到了，高兴得很。一直盼望他的信，没有消息，眼睛都望酸了，所以现在得他这封信，格外觉得宝贵。”

葛如一面听，一面打腹稿；暗中不免惊奇，母亲虽说不识字，谁知口述的这番意思，居然颇有章法，只要照实而书，便是很好的一段文字。

等她写完这一段，李婆婆的第二段话也有了：“婚事是有点高攀，不过彼此认识也快四年了，不比凭媒婆一张嘴两面传话的婚事，两下都只往好的里头去想，到后来看创不是这么回事，只好委屈屈地迁就——”

“娘！”葛如插嘴说道：“这些话，是不是要说呢？”

“你当是废话？不是！这些话一定要说给他听，让他知道，四年下来，我们的情形他当然完全清楚，觉得可以结这一门婚事，才来求婚的。”

“也好。”葛如答说：“娘的意思我懂了。不过，这段话疙里疙瘩，不大好写，等我弄完了你再说。”

这段话的措词要有力量，但也要含蓄，不宜有怕他抵赖，特意先拿话堵他的嘴的意味。因而葛如字斟句酌，好半天方始写完，轻松地舒口气说：“行了。”

“下面要谈他的事了。”李婆婆说：“你把小王妈的话写在上头，他这样子有良心，暗中自有神灵保佑，今科一定高中。你说，我们母女也会天天在菩萨面前烧香——”

“这话，”葛如忍不住要说：“不是骗他吗？”

“谁说骗他？从明天起，我就要请一尊观世音菩萨的像回来，早晚一炉香，求菩萨保佑他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那还差不多。”葛如问道：“还有呢？”

“还有？”李婆婆想一想说：“中了进士就不同了，场面要摆出来，不能显得太寒酸。你说我们这里正在想法子凑钱，能凑成一笔整数，就会给他寄了去。”

“这一——”

葛如还在考虑，李婆婆却断然决然地说：“一定要这么办！你写上没错。”

这固执加重的语气，很明白的透露了李婆婆的想法。诚如小王妈所说，洪钧只要中了进士，就不愁没有人放债给他——进士与举人不同。中举人不过身份高一等，并不具备出仕的资格。必须会试之三科落第，愿意做地方官，方得申请参与“大挑”，十取其五，取中的五个人中，两个派任知县，三个派任州县的学官。而进士则殿试过后立即授职，有官俸可享。所以自有一班称为“放京债”的人登门就教。这些情形，李婆婆也约略知道；而所以作此表示，无非是加意笼络“贤婿”而已。

在葛如看，这是不必要的。但母亲的用心甚苦，她实在不忍违拗，因而如言照写。一封信写了五张八行整，搁笔之时，已经大天白亮了。

“娘，”葛如问道：“要不要我念一遍给你听听？”

“要！”

于是葛如一面看，一面讲。李婆婆很留心听完，认为满意。“你呢？”她问，“你不另外写一通吗？”

“该说的都说了。我不必再写。”

“至少，你也要附一笔，才是道理。”

葛如点点头，沉吟了一会，写了八个字：“春寒犹劲，千祈珍摄”。下面缀了一个“啊”字。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寄到？”

“今天是花朝。”蔼如答说，“月底总可以到京；在他入闱之前，就可以看到了。”
“那好。”李婆婆打个呵欠，“你快去睡吧！睡一觉起来，别忘了叫人去寄信。”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十二

信到之日在三月初六，洪钧不在鲤鱼胡同考寓，与吴大澄打听消息去了。

是打听考官的消息。举人会试照例三月初八进场，而考官则在三月初六“传宣”。预先由军机处咨行礼部衙门，索取合于派充考官人员的名单，经过初步审核，开成一张单子，在三月初六一早与皇帝“见面”时，由领班军机大臣当面呈递，皇帝御笔圈出，即时“传宣”。

派充考官称为“试差”，若是会试及顺天乡试的考官，“传宣”派充试差，即时入闱。而考官的亲属，包括族人、亲家、翁婿、郎舅皆须回避。因此传宣试差时，不但自问有资格充任考官的京官都要派人去听传宣，就是合乎回避之例的举人，亦很关心，倘或同族或至亲被派为会试总裁或房官，那就只好眼看他人兴冲冲入闱了。

洪钧与吴大澄并无可能需要回避的顾虑，他们去打听消息，无非想早早知道，有哪些熟人入闱。在潘祖荫家等到九点钟，潘家的听差递进来一张单子，是潘祖荫由南书房送出来的。上面写着主考、房考的姓名——会试主考官，称为“总裁”，一正三副；正总裁是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朱凤标。

三位副总裁是：军机大臣支部尚书文祥、兵部尚书董恂、左副都御史继格。董恂是扬州人，久在总理衙门，办洋务另有一套笼络洋人的办法，很得恭王的信任；继格是旗人，两榜进士出身，碌碌无足道哉，得着这个试差，无非运气，没有人会注意他。只有文祥亦蒙钦点，令人不解。因为文祥是当朝拿大主意的重臣；而入春以来，寇匪数十万，蔓延河北，扰及京畿，各路勤王之师十余万，星夜赴援，但云集畿辅，却都意存观望。调兵筹饷，督军进剿，局势正在吃紧的当儿，何以能容文祥在闱中匝月安坐，从容衡文？

当然，洪钧与吴大澄不会关心到这一层。他们所感觉欣慰的是，朱凤标久掌文衡，老眼无花；文祥公忠体国，留意人才，有此两位总裁手持玉尺，决不致埋没了才俊。

※

※

※

回到考寓，方始能够拆阅蔼如代笔，李婆婆出面的那封信。洪钧只觉得词意深远，似乎字里行间，另有言语；但入闱在即，无暇细细参详。眼前最要紧的一件事是，抛弃一切杂念，好好睡一觉，养精蓄锐，到闱中去争一日的短长。

于是，他将那封信塞入考篮，早早吃了饭，趁着三分酒意，埋头大睡。一觉睡醒，只见吴大澄兄弟已经扎束停当，不由得吃惊问道：“什么时候了？误了卯没有？”

“误卯也不要紧。”吴大澄答说，“照例卯正点名，要到下午才点完；早进去也没用，尽请从容。”

“那么，你们昆仲何以是整装待发的样子？”

“有位长亲来送考，不能不穿得整齐些。”

尽管吴大澄劝洪钧从容，他自己的模样也装得很从容，可是神色和行动，总有些心思不

属，颠三倒四似的。洪钧不敢笑他，读书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十年寒窗，所争的就是这一场，且紧忙自己的正经去。

匆匆漱洗过了，连早饭都顾不得吃，洪钧要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将考具作一番最后的检点。琉璃厂专有一家卖考具的铺子，招牌叫做“喜三元”。洪钧这份簇新的考具，即是从“喜三元”买来的，凡是闺中所需的用具，从钉锤到白泥小风炉，一应俱全，总计不下五十件之多，一时也数不清楚，只好挑最要紧的检点：文具、烛火、食物。就这样，也费了有半个时辰。为吴大澄兄弟送考的亲戚已经到了，带来两名听差；洪钧沾光，那份沉重的考具不用自己携带了。

鲤鱼胡同在贡院之东，相去不远，片刻走到。但见人头攒动，人声如沸，抬眼望去，五开间的大门，竖着三方直匾，中间是“天开文运”四个泥金大字；东西两方题的是“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进了大门是二门；二门之内，才是“龙门”，送考的人到此止步了。

经过照例的搜检，洪钧与吴大澄兄弟便分路了。他的号舍在东面，是有名的“龙”字号——龙字号的出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乾隆九年，高宗临幸贡院，看到举子们在那一间站起来挺不直腰，躺下去伸不直脚的号舍中，“代圣人立言”的苦况，大为感动，御制七律四章，刻碑树立于贡院正厅的“至公堂”中。诗中有词臣歌颂，说是“添得青袍多少泪，百年雨露万年心”的“名句”是：“从今不薄读书人”，“言孔言孟大是难”。

另一个原因是，龙字三号有一株古槐，蜿蜒而西，夭矫如龙，横过市道，盖覆于西面的号舍。这株古槐名为“文昌槐”，据说有关文运：如果乡会试的年分，枝叶茂盛，得士必多。又说：闺中举子如果有病，在文昌槐前虔诚祷告，摘槐角煎汤服下，立刻痊愈，灵验非常。洪钧经过那里时，就看到两个面有病容的人在那里焚香默祷。

找到了号舍，洪钧招手唤来一名号军，未语先笑；接着，将早捏在手里的、一块约莫二两重的碎银子塞到他手里。这是很重的赏赐，号军立刻满脸堆欢地先请了一个安，然后问道：“老爷贵姓？”

“我姓洪。”

“听口音是苏州人？”

“是的。”

“好地方，好地方！”那号军高伸拇指，“苏州的文风最盛，专出状元，说不定就是洪老爷！”说着又恭恭敬敬请了个安，仿佛是在预贺他大魁天下。

洪钧矜持地笑着：“劳你驾——”

他一句话没有完，号军抢着接口：“是，是！都交给我。洪老爷先逛逛去吧。‘至公堂’这块匾，明朝留到如今，是严阁老写的。也算贡院一景，你老不可不看。”

于是洪钧听他的话，钻出号舍栅栏，漫步闲逛了一番。到得日色将西，只见跟他一样在闲逛的举子，急步匆匆，各归号舍，知道要封号了，不敢耽搁，也回到了龙字号。那号军已将他的那间号舍收拾干净，并且替他煮好了一罐粥在那里，正好饱餐。

吃完晚饭，不过暮霭初合；同舍的举子们往来奔走，胡乱搭讪，打发辰光。洪钧是早就打定了主意的，放下号帘，靠着包裹打盹。外面人声鼎沸倒不足以扰乱他的心境，却不知怎么想起了烟台，心湖中激起一阵又一阵的涟漪，再也不能平静。点起蜡烛，翻检考篮，谁知再也找不着蔼如写的那封信，怏怏然地只好作罢。

这一来，越觉得心上有件事放不下。勉强克制自己，尽力抛除杂念，也只得半睡半醒地挨过半夜。人声静了不多片刻，忽又纷乱；隐隐听得传言：“发题纸了，发题纸了！”

于是洪钧也不能再睡了。起身想伸个懒腰，不道一头撞在号舍顶上，火辣辣地痛。可是也就是这一撞，倒把他的残余的睡意，驱逐无余。揉一揉头顶心，钻出号板，大大地挺一挺胸，直一直腰，双腿在地上交替颠顿了一番，觉得舒服了好多，方始唤号军去要了一张题纸来。

会试与乡试相同，第一场照例在四书中出三个题目，作三篇八股文；另作五言八韵诗一首。所不同的是会试及顺天乡试的第一场，文题及诗题，皆由皇帝所出——三月初八一早，尚未放举子入场时，便由皇帝交下密封的论语、中庸、孟子各一本，以及诗题一纸。由礼部堂官资送到贡院，先由“知贡举”的大员在贡院门口跪接。然后捧着“钦命四书题”供奉在至公堂中，传鼓通知。四总裁肃具衣冠，在内帘门口跪接。自此而始，关防特别严密，只准进，不准出。因为那三本书中，有朱笔圈出的题目，总裁请善于书法的房考官写好题目，监督工

匠刻板、印刷、点清题纸数目，一张不准漏出。这样从早忙起，总要忙到午夜，方始就绪。所以发题纸总在三月初九的子、丑之间。

洪钧看那三道四书题，论语是“畏大人之言”两句；中庸是“君子未有不如此”两句；孟子是“以予观于夫子至远矣”两句。诗题向例用七言诗一句；这次很特别，只有六个字，“千林嫩叶始藏”。

看完题纸，洪钧亦喜亦忧，喜的是四书文的三个题目，倒有两个在文社中模拟过的；其中得意的片段，都还记得，正好用上。忧的是“千林嫩叶始藏”仿佛是一句赋，却不知它的出处。

不过，这也不要紧，慢慢可以向人请教。且先把三篇文章做起来再说。打定主意，便归号舍。先点上灯，铺好笔砚，唤号军沏了一壶茶来，拿考寓房东所送的“状元糕”之类的干点心，闲嚼果腹，静静构思。

半夜辛苦，做好了两篇文章。回忆旧稿，着意修改，自觉精彩纷呈，十分得意。吃完早饭，趁着兴头，做第三个题目。直到过午，方始脱稿。号口已在“放饭”了，照例一瓦缶的白米饭，一大碗宽汤的红烧肉，名为“红肉五花汤”。洪钧吃得一饱，倚墙假寐。三篇文章就绪，而时间还很宽裕，心情自然轻松，闭上眼就有浓重的睡意，虽然睡得并不舒服，但也直到上灯时分方醒。

醒来就想到那首试帖诗，照原来的打算，不妨找人去问问出处。钻出号板，沿着永巷往东走去。一号七十间，直走到底，始终不曾发觉可以请教者，有的攒眉苦思，不忍打搅；有的振笔疾书，不便打搅；还有的一见洪钧走近，赶紧拿双手覆在卷面上，两眼直瞪，满含敌意，是防他偷看的样子，那又不愿打搅了。

“管他呢！”洪钧在心中自语：“试帖诗总是试帖诗，望文生义，只扣住题目白描，在对仗、音节上多下些功夫，也可以敷衍得过去了。”

打定主意，重回号舍，很快地将一首五言八韵的试帖诗做好，暂且丢在一旁。调墨选笔，开始誊正，他那一笔小楷又快又好，不过午夜时分，三文一诗，尽皆杀青。唤号军打水来洗了把脸，续上一支蜡烛，重新再看一遍。按规定，誊正的卷子亦可添注涂改，但以不超过百字为限。洪钧只点窜了七八个字，便即罢手。略歇一歇，便即交卷领签，赶着“放头排”出场，却不回考寓，径出崇文门，在大栅栏找一家“金鸡未唱汤先热；红日东升客满堂”的澡塘子，痛痛快快地“水包皮”一番，然后唤跑堂的沽酒叫菜，吃饱喝足，呼呼大睡。

※

※

※

举子出场，就该闹中忙了。举子所交的原卷是墨卷，编号弥封以后，送誊录所用朱笔照抄一份，称为朱卷。朱卷须经过校对，名之为“对读”；一个看墨卷，一个看朱卷，倘或誊录错误，随即用黄笔改正。

到此为止，举子是不是还能进第二场，可以确定了。凡是不合程式，或者因故曳白的卷子，检出来交监试黜落；用紫笔判明“贴出”——贴出去的榜就称为紫榜，又称蓝榜。紫榜有名，就没有再进场的资格了。

这时的考官，却还不到忙的时候，只是四总裁会商出第二场五经，和第三场策问的题目。选读房官写题，监督刻印。要到第二场出场，才开始进卷。十八房官，公服上堂，相互一揖；抽签分卷，各自带回本房评阅。出色的卷子，送请总裁取中，名为“荐卷”。不荐的卷子，叫做“不出房”，虽荐而未为主考官取中，称为“荐而不售”。纵或如此，落第的举子，感于文字知己，一样亦认这位房考官为师，甚至师弟的感情格外深厚。

荐卷多在看了第一场的卷子以后；而三场考试，亦以第一场的关系为重。如果第一场的文章出色，房官举荐；第二、第三两场平平而过，亦自不妨。不然，二、三两场胜于第一场，虽亦可以“补荐”，但往往因为中额已满，主考爱莫能助，即令房官力争，亦未必就能如愿。

洪钧的卷子被荐了。其时他还在号舍中应第三场试，大做策论——这不比金殿对策，泛泛申论，便可敷衍。到了午间，便已完卷，但仍须第二天上午，方可出场。

※

※

※

三场试毕，洪钧迁出考寓，搬到会馆去住。苏州人文荟萃，府下属邑，各有会馆，大都在宣武门外。洪钧住在苏州附郭的三县长洲、元和、吴县的会馆。

这会试候榜的二十多天，向来是举子们放浪形骸，纸醉金迷的日子。有些是三年辛苦，到此解脱，心里总觉得必须醇酒妇人补偿一番，才对得起自己；有些是一旦发榜，荣枯立判，那种患得患失之情，唯有看花饮酒，才能排遣；有的是千里迢迢，上京一趟，自觉如果不好好领略领略“八大胡同”的风光，未免虚此一行；也有的是早就打算好了，要在京里大逛一逛，开“花榜”、记风月，玩出来一个名堂，夸耀于人的。而洪钧什么都不是，只想高拔巍科，让李婆婆母女和他自己扬眉吐气。

无奈一起来赴试的同乡，不容他独善其身，每天都有人来邀约“吃喝”。在未发榜以前相约大吃大喝，暂时记账，等揭晓以后，谁榜上有名，作东付账，落第的白吃。这个来自唐朝“打鼾”的习俗，由于不必先惠钞，所以人人欢迎；倘或坚辞，便好像自度必中，吝于作东似地，会遭致讥评。洪钧无奈，也只好每天酒食征逐了。

但到夜半酒醒，想想不免烦恼。大小馆子，账记下不少，如果经常在一起“吃梦”的人，只有自己美梦成真，那笔酒食账不下两三百银子之多，从何而出？

于是他又想到烟台的那封信。几次细觅，不得下落，不死心还得找一找。找了想，想了找，终于在了一件小夹袄的口袋中找到了。

细细看完，洪钧很佩服李婆婆的善体人情，但也感到话中的分量，事到如今，说什么也不能说了不算。

不过，也就因为信中的话，分量很重，他觉得不宜再受李家的接济。凡事要留个余地，如果不幸落第，至少也还留着条可以周转的路子。至于吃梦作东，不妨另想别法。

打定了主意，先为烟台写回信。是写给蔼如，称呼如旧，开头先叙闺中景况，自道文字还过得去，中与不中，付诸命运。接着就谈到李婆婆在凑款子的话，表示受惠已多，不敢再劳他们母女费心。最后当然有一段缠绵相思的话，那倒不是违心之论，心随笔飞，蔼如的一章一笑，仿佛如见，真巴不得即时就能将她接到京里来，朝夕厮守。

信刚写完，正在开信封，吴大澄突然闯了进来。洪钧一惊，急忙随手拖一本书覆在信面上，起身迎了上去招呼，“这么好的天气，”他说，“怎么倒不出去逛了？”

“就是这话啰！走，走，先到琉璃厂看看，有什么便宜货可捡，晚上到胡同里去闯席。”

“琉璃厂我陪你去，我也想买几套舆地书。闯席就不必了。”洪钧略停一下，“这又不是吃梦，随便闯席，似乎冒昧。再说，吃了人家要还情，胡同里是销金窝，我还不起席。”

“谁要你还席！萍水相逢，吃了就算。一到榜发，风流云散，你想还情，人家也领不了你的情。”

说到发榜，洪钧想起心事，正好跟吴大澄商量，“清卿，”他说，“一发了榜，名落孙山，当然不必说；居然侥幸，花费甚大。譬如吃梦做东，我算算就得两三百银子，如果只是我跟你两个人分担，也不是一笔小数目，怎么办？”

“你真是门缝里看人！”吴大澄笑道：“我们一起在玩的八九个人，你都看得他们都是草包？只有我们俩有希望？”

“这是我跟你私下说的话。凡事也不可只往好的里头去打算。”

“你不必愁！两三百银子，在我们看成不得了的一件事，有钱的根本不在眼里。一到金榜题名，心里一高兴，那笔账还不是问都不问就付了？”

“有这样一个人吗？”

“怎么没有？”吴大澄说，“今天就是他在胡同里捧姑娘，虽未请我们，我们要闯了去助他的兴，他还是高兴的。”

“到底不好意思。我们聊聊吧！”洪钧问道：“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叫赵继元，笔下不怎么样，不过来头不小。他的曾祖就是嘉庆元年的状元赵文楷——”

“喔，我知道。是安徽太湖人。官做得不大，是山西的道员。”

“他有个至亲，官可大了。不但官大，而且位高，而且权重，眼前正统率数十万大军，驻扎直鲁边境，力剿捻匪，拱卫京畿”

这一说，洪钧自然明白，原来赵继元是李鸿章的至亲。可是，“亲到什么程度呢？”他

问。

“他是李少荃的舅老爷，郎舅至亲。李少荃在两江的时候，他就奉委了好几个极肥的差使。听说他这趟进京会试以前，就有三万银子汇到，存在票号里，尽他敞开来花。”

洪钧不觉咋舌，却也不无疑问：“北上会试，往还不过半年功夫，哪里花得了三万银子？”

“当然也有广结欢喜缘的意味在内。”吴大澄说，“你常在山东，对于本省的物议，或者不甚了了。李少荃在我们江苏刮得不少，同乡京官对他都无好评。他则自以为江苏是他克复的，我们江苏人对他的态度，是恩将仇报，所以常发牢骚，说‘吴儿无良’。不过，他到底是会做官的，嘘寒送暖，别有一套人所不知而受者知感的高明手法。赵继元的那三万银子，照我想，至少有一半花在结交用得着的人身上！”

“哪些是用得着的人？”洪钧很有兴味地问，“有权有势的王公大臣，只怕赵继元未见得结交得上。”

“当然不是指王公大臣。”吴大澄答说：“我是指所谓‘朝士’。朝士中用得着的人，有四种：第一是小军机；第二是都老爷；第三是红司官；第四——”他没有说下去，微微一笑，带点皮里阳秋的意味。

洪钧知道“小军机”是指军机章京；此辈参与密勿，遇事照应，作用极大，外省督抚是必得买账。“都老爷”是都察院御史的专称；闻风言事，无所避忌，官越大对他们越畏惮。司官指六部及内务府等等衙门的郎中、员外、主事而言；红司官熟谙例规，深知公事诀窍，尤其是吏部、户部、兵部的红司官，对外省陈清的案子，或准或驳，出入关系极大，督抚自亦不敢得罪他们。

除此之外第四种人是什么人呢？洪钧想不出只有问，吴大澄答道：“第四种是翰林；当然要红翰林，尤其是兼日讲起居注官，可以专折上奏的，更加吃香。”

这原是洪钧所了解，只为吴大澄欲言又止，那一笑又显得诡秘莫测，因而被蒙住了。这时便即笑道：“这也是相沿已久的事，无足为奇。不懂你何以故作神秘？”

“我是想起一件事好笑。赵继元的笔底下，实在不怎么样；而居然大言不惭，自道不但今科必中，而且必在二甲，必入翰林。天底下竟有这等人，你想好笑不好笑？”

洪钧为人深沉，并不觉得好笑。想了一会问出一句话来：“会试可也有关节吗？”

“会试要打通关节，谈何容易？倒是殿试，有走门路的法子。”

“且不谈殿试。”洪钧问道：“莫非会试就一无弊端？”

看他很认真的神气，吴大澄不由得起了疑心，“文卿，”他谨慎地探问：“你打听这些干什么？莫非你怀疑赵继元——”

“不是，不是！你完全误会了。”洪钧抢着否认，“此何等事？戊午的大狱可鉴，我管这些闲是非，惹出大麻烦来，于我有什么好处？而况，我又凭什么疑心人家？无非闲谈而已。”

话虽如此，其实洪钧确是在怀疑赵继元，身挟巨资，别有图谋。不过他的话说得毫含糊，吴大澄当然没有再猜疑之理。看看时候还早，他既对此有兴趣，闲谈一番，自无不可。

“会试的弊端，在前明不一而足。除了关节以外，多从誊房下手，或者将甲的卷面换给乙，张冠李戴，称为‘换卷’；或者誊录的时候，两卷互易，而被换的原卷，暗中毁弃，称为‘割卷’。不过这些损人利己的法子太狠毒，受害的人不会甘心，诉诸监临，一调落卷，立刻原形毕露，所以早就没有人敢用这种法子。不过传递的弊病，至今未绝。只是会试不比乡试，凡是能应春闱的，至少文章可以做得通，所以明知某人在闱中有毛病，只是没有作弊的证据，亦就无奈其何。”

“原来如此！”洪钧心想，赵继元所以有必中的把握，说不定就是场外有人接应，将草稿递了进来，照抄一遍，亦未可知。但吴大澄既已疑心，不便再加细究，换个话题问道：“清卿，你说殿试有门路可走，倒要请教，是怎么一个走法。”

“这也是近一两年才兴起来的风气，前天刚有人传授给我。”说到这里，吴大澄起身张望，看清了没有人，方始走回来低声说道：“这个法子，倒不妨一试。”

原来殿试卷子虽弥封而不誊录，所以看字可以辨人。历来军机章京在殿试中或中鼎甲，或点翰林，总比别人要占便宜，就因为军机大臣往往派充殿试读卷官，看熟了他们的书法，暗中照应之故。

如今要走门路，就是在书法上打主意。先看朝中凡够资格派充读卷官，也就是评阅殿试卷子的大老，设法送上一纸“字样”，让他们熟识字体。然后等殿试一完，立刻写下策问开头的四句，想法子送给读卷官，名为“送诗片”。这一来就等于送到了关节。当然，那些读卷的大老，肯不肯援手，又是另一回事。

“这个法子很可以一试。”洪钧这样答说，心里却另有主意，仅送“字样”，不送“诗片”，因为他自信他的一笔“馆阁体”，人见人爱，也就人见人识，不须另送那“四句开头”了。

※

※

※

四月初八夜里，四总裁十八房官半夜起身正当子时，“外龙门”传鼓叫门，“铃榜大臣”已到，要“开榜”了。

开榜先开“内龙门”，门内便是四总裁手持工尺衡量天下士的“聚魁堂”。内外帘官，相互一揖，在满堂红烛之中，分四面落座。正中南向，朱凤标居中，文祥、董恂、继格分坐左右。四总裁的左面是铃榜大臣礼部侍郎殷兆镛；右面是综理阁务的知贡举工部左侍郎魁龄和礼部左侍郎庞钟璐。对面北向而坐的是，内外监试御史与提调。东西两面，十八房考官相向分坐。这样团团围住，在一张写榜大案，方始传唤，抬取卷箱上堂。

名次是前一天就定好了的，名为“草榜”。七千四百六十九名应会试的举人中，奉旨分省取中二百七十二名。卷分朱、墨两种，除了“五魁”以外，每十卷一束，早就排得整整齐齐。打开卷箱，书吏先呈上第一束五魁的卷子，正考官朱凤标放在手边不动；等第二束送到，他才将墨卷移向左首的文祥，唤着他的别号说：“博川，动手吧！”

于是书吏拆开弥封，高声唱道：“第六名赵林——”

朱凤标与文祥，使沿照多年的规矩，一个在朱卷上标明“第六名”；一个在墨卷上大书姓名。另一名书吏，对照名册，写下一张“第六名赵林江苏”的纸条，传到写榜大案上，在名次下面填明姓名；自有人将纸条接到手中，由“内龙门”的门缝中塞了出去，让报喜的人抢“头报”、邀厚赏。

※

※

※

在长元吴会馆，洪钧和吴大澄的消息沉沉。到了正午，名次已揭晓到一百名，犹不知中也与否，洪钧可有些沉不住气了。

“我到琉璃厂去走走！”他关照苏州带来的老仆洪义，“如果有头报，赏十二两银子。”

“是！”洪义问道：“有了好消息，我到哪里去给三少爷报喜？”

“总在琉璃厂那一带，你找一找就是了。”

洪钧到琉璃厂的目的，亦是去打听消息。每到大比之年，放榜之日，卖考具的“喜三浴”可以做一笔好生意，就是将揭晓的名次，用红纸印刷成名单出卖，称为“红录”。名次不断揭晓，“红录”不断刊印。到黄昏，揭晓的名次已在二百开外，“红录”上仍然没有洪钧的名字，他的心乱得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才好。

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怕看“红录”了！因此，他从“喜三浴”的人丛中挤出来，漫无目的地徜徉着，一路走，一路在思索，找个什么地方先好好歇一歇再说。

踏出“喜三浴”，在万家灯火、书香浓郁的街上走得不多几步，只听后面有人似乎在喊：“三少爷，三少爷！”声音很熟，不由得站住了脚。

等他转脸看时，洪义亦已到了身边。看他气喘得说不出话，而却张大了嘴，挤紧了眼的神色，心中便是一喜，扯住他的手臂说道：“有话慢慢说！可是中了？”

洪义重重地点头，极力挣扎出一句话来：“恭喜三少爷。”

“喔，第几名？”

“二百、二十、五，”洪义断断续续地回答。

有明确的名次，可知喜信丝毫不假。洪钧暗叫一声“侥幸”，心头随即浮起一种非常不得劲的感觉，就像呵欠没有能打得出来似地——多少辛酸巴结到这个“两榜及第”，真要好好痛哭一场才快意。而此时此地不容如此发泄，以致于感觉到很不得劲。

“赏钱打发了。马上还有二报、三报来，一定也有同乡来道喜的。三少爷，快请回去

吧！”

洪钧点点头，心里在想：李婆婆母女得到了消息，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一念未毕，一念旋生：答应了李婆婆，报喜分报苏州、烟台。苏州这方面，不消自己费心，报房早就打听好了地址，会专程赶去讨赏；烟台的喜报，却得费一番安排。

于是他说：“洪义，报房在哪里？”

“不知道。”洪义紧接着说：“回头问一问好了。”

“好！你问一问。”

“三少爷，是不是还有地方，要报房去报？”

洪钧不答，因为他的主意还没有拿定。报条上一定要写明被报人家与新贵的关系，如“贵府老爷”、“少爷”，或者“姑爷”。“外甥少爷”之类。报到烟台李婆婆家，公然用“姑爷”的字样，是否合适，还需要考虑。

“洪义，”他顾而言他地问：“吴家两位少爷呢？”

“没有中！”洪义摇摇头，“我来的时候，听说已经报到底，一共两百七十二名。”

“不！还有希望。”洪钧纠正他说，“不能说报到底，还有‘五经魁’没有揭晓。”

※

※

※

填榜照例自第六名写至最后一名，大致自破晓至黄昏，告一段落；考官及一应执事进餐休息，到戌亥之际，再拆“五魁”的弥封。

这天是定在戌正，也就是晚上十点钟，揭晓前五名的名次。九点刚过，“聚魁堂”前已络绎有人聚集。闱内的执事、杂役，以及内外帘官的听差等等，人手一枝红烛，甚至有带两枝、三枝的，到时候一齐点燃，堂上堂下，一片绛红的光焰，灿若云霞。这有个名堂，叫做“闹五魁”。“五魁”揭晓，红烛吹熄，带出闱去送人，是一样很好的礼物——传说中，“闹五魁”点过的蜡烛，可以催生；又说，儿童启蒙以后读夜书，第一夜点这支残蜡，有益智之功。

“五魁”的弥封，是从第五名拆起。书吏唱名，第五名是浙江的举人郑训承。朱凤标随即在朱卷上标明名次，顺手将贴在卷角、写着一个“明”字的浮签揭去——四总裁复阅各房呈上的卷子，以“正大光明”四字作标记。副总裁中意的，批一“取”字；再送正总裁认可，落笔批“中”，方算定局。至于“五魁”，除了会元由四总裁公议以外，第二名到第五名，依照正副总裁的序列，亦就是按照“正大光明”四字先后，各占一名。郑训承的文章很不坏，但因为是四总裁最后一名继格所取中的，就不能不委屈他殿五名之末了。

第四名是江西的徐兆澜，第三名便是吴大澄。朱凤标揭去“大”字浮签，向坐在他左面、别号博川的文祥笑道：“博翁，恭喜###！吴清卿三吴名士；老兄的法眼无虚，实在佩服之至！”

“中堂过奖。”文祥欣然答说：“此生的首两艺平平，策论气象发皇，颇有见地。看来是经世干济之才。”

“诚然，诚然！”朱凤标又说：“吴清卿乡榜第三；会试又是第三；如果中了探花，可真是一段熙朝佳话了！”

“那要看殿试读卷诸公是什么人了？倘然好事的多，就会如中堂所说，成为一段佳话。”

谈到这里，书吏又在唱名了。第二名是广东的陆芝祥，会元是浙江的蔡以仁。一榜二百七十二人，称为“贡士”，要等殿试传胪，金榜高悬，方算进士出身。

这一夜，凡是大邑的会馆，无不喧哗通宵。洪钧到天色微明时，反觉精神一振，唤洪义点上灯笼，到琉璃厂去觅报房。

很快地找到了。这家报房的门板贴着簇新的梅红纸，浓墨大书着字号：“联捷报房”。里面灯火辉煌，墙上贴满了红纸条，第几名某某人；依地域区分，省下是县，分得极细。红纸条下一排排的长凳，坐着好些扎束得很利落的彪形大汉，正七嘴八舌地在谈论，你报哪里，我报哪里。

洪钧踌躇了一下，走到挤满了报子的柜房问道：“哪位是掌柜？”

“不敢！”有个短小精悍的中年汉子迎了上来，将洪钧主仆打量了一下，谦恭地问道：“洪老爷有什么吩咐？”

洪钧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我姓洪？”

“喏，管家的灯笼，不写着贵姓。”

“喔，你的眼睛真尖。”洪钧笑道：“我姓洪不错。”

“洪老爷带苏州口音，想来是新贵人。”那掌柜说道：“苏常两府不归我们报喜。不过榜上的名字，我们都知道，一科姓洪的新贵人，只有两位，一位是湖北，一位就是洪老爷了！##！##！”说着，便就地蹲下去请了个安。

“多谢，多谢！”洪钧略略闪身子问道：“掌柜，你贵姓。”

“贱姓吴。”

“吴掌柜，我想烦你报个信。”

“是，是！”吴掌柜眉花眼笑地抢着说：“洪老爷，你老请柜房里坐。”

洪钧点点头，正好将洪义留在外面；做个示意等待的手势，踱进柜房，坐下来，说：“吴掌柜，烦你取枝笔给我。”

“是。”吴掌柜一面取纸笔奉上，一面问道：“洪老爷的喜信，还要报到哪里？”

“报到烟台——”

一语未毕，吴掌柜蓦地里回过身去，大声喊道：“快、快！拿刘秃子追回来。”

等他说完，立即有人奔了出去。吴掌柜随即为洪钧解释，刘秃子是报子，专走山东。今科第七名贡士，名叫慕荣干，籍隶山东登州府蓬莱县。洪钧要向烟台报喜，恰是刘秃子的顺路。

于是，洪钧提笔写了烟台“李府”的地址，自然是李婆婆母女现在的住处。写完却未搁笔，煞费考虑的事来了。

“洪老爷，”吴掌柜问到他为难之处：“报条上怎么写法？”

“这个——”

“是亲戚？”

“是的。”

“那，”吴掌柜很快地说，“洪老爷只告诉我，跟李府上是什么亲戚，我们自然会写。”

洪钧就是不愿说一句，那是我岳家，故而踌躇。但众目睽睽以及吴掌柜双眼灼灼之下，其势不容他迟疑，不然就是笑话了。

意会到此，心里十分着急。一急倒急出一个计较来了。“是这样的。”他放得很从容地说：“我兼住我伯父名下，所以有两房妻室。烟台李府，实在也就是我的岳家。”

“原来李府是老爷老泰山家，当然是报姑爷的喜。”

“不！”洪钧的主意拿定了，“报条上只写‘洪府三少爷’就可以了。”

“是，是！报到至亲好友家，也有这样写法的。”

洪钧点点头，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封套——是老早包好备用的赏封，共有大小两个。送吴掌柜的这个是大封，内有一张十两银子的银票。

※

※

※

联捷报房走山东的报子，一共两拨。一拨沿陆路南下，由德州入山东省界。一路从天津大沽口上海船，本是先报蓬莱慕荣干家，但因蓬莱不靠巨舶，是由烟台登岸，所以先到李家报喜。

刘秃子到过烟台。当报子是临时的职司，平时他在信局当信差，烟台在他并不陌生。带了一名伙计上岸，不投客栈，直投招远信局。

“咦！”招远的掌柜奇怪，“刘秃子，今年会试，你怎么不去挣外快？依旧来送信？”

“谁说不是挣外快？这笔外快还挣得真不费事，既不绕路，又不多花盘缠，顺带公文一角。”

“不对吧？今年烟台根本没有举人老爷进京会试，你报的什么喜？”

“是一位洪老爷。”刘秃子将地址取了出来，“拜托哪位哥们领一领路。”

葛如与洪钧的信件往还，多由招远投递，所以招远的掌柜接过字条来看了一下，完全明白了。“真是！”他又感叹、又兴奋地说：“世界上真有这种事。”

“什么事？”

“这李家你道是啥人家？”

“说是洪老爷的老丈人家。”

“老丈人家？你别弄错了吧！这李家母女两个，姑娘是从前烟台窑子里第一块红牌。她跟洪老爷很好，不过洪老爷在苏州是有太太的。他的家信，我们不知道送过多少回，怎么又跑出个老丈人家来了？”

这番谈论，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招远信局的一个半大不小的小徒弟，诨名“油流鬼”，最机警不过，他到李家送过信，认识蔼如。此时听了刘秃子所透露的消息，灵机一动心里在说：要捡便宜大家捡，为什么不去抢他一个“头报”？

念头刚转，脚下已经移动。溜出招远信局后门，撒腿飞奔，到得李家，擂门如鼓，大声喊道：“李姑娘，李姑娘！”

门敲得急，喊声又高，将在院子里扫地的阿翠，吓得手足无措，心“蓬蓬”地跳。蔼如听见了，当然也有些吃惊，急急走出来问道：“谁呀？”

“报喜的！”

听得这话，阿翠立即变得灵活了，回头向蔼如一笑，抢上去拨开了门闩，放“油流鬼”进门。

“李姑娘，大喜，大喜！”“油流鬼”高声喊着，“洪老爷中了进士了！”

蔼如一愣，“你不是信局子的伙计吗？”她问：“你怎么知道洪老爷中了进士？”

“李姑娘，你别问！消息千真万确，你老放赏吧！”

一语未毕，只听锣声当当，自远而近。蔼如与阿翠便先不顾“油流鬼”，一齐急步出门，只见一群人敲着锣，如一阵风似地卷到。当头一个，举着牌相指，正是自己家门；第二个头戴红缨凉帽，身穿元青布褂，手里拿着一卷纸，隐隐透着红色。这可以确定，真的是报喜的来了。

“进去！”蔼如一面退回来，一面关照阿翠：“开大门。”

等大门开直，戴红缨帽的报子已经到了，进门便暴喝一声：“捷报！”接着，单腿下跪，展开手中的报条，字面冲着对方，扯开一条宏亮的嗓子喊道：“捷报：洪府三少爷印钧，应本科会试，高中第二百二十五名进士。报喜人居殿元叩贺。”

居殿元就是刘秃子，这也不是他的本名，反正临事现取，能示吉兆就好——会试以后殿试，殿试居元，就是状元，是个极好的口采。

当时刘秃子又连说几声“恭喜”，方始起身。他的伙计已在李家大门门框上刷好浆糊，从刘秃子手中取来那张浓墨大字的梅红笺报条，高高贴起，顿时吸引了所有经过的路人，无不驻足翘首，要看个明白。

大门里面也有许多人，有招远信局的人，有左邻右舍，还有不相识来凑热闹的人。蔼如虽然能干，却不曾经过这样的场面，正在窘迫的当儿，一眼瞥见马地保赶到，如逢救星，急忙喊道：“老马，老马！快请过来。”

马地保是帮人家料理过这种喜事的，从人堆里挤到前面，看刘秃子戴着红缨帽，便知是报子，含笑为主家招呼：“辛苦了！请里面坐。”

刘秃子还不曾开口，突然有人大喊：“老马，你别弄错了！我是‘头报’。”

此言一出，群相顾视，招远的掌柜首先发现，“‘油流鬼’！”他呵斥着，“怪不得找你不到！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我来报喜啊！”“油流鬼”冲着蔼如大声问说：“李姑娘，是我‘头报’不是？”

蔼如很为难，迟疑未答，马地保便问：“真是他的‘头报’？”

“哪会是他？”刘秃子生气地说，“这不是胡扯！”

“慢点！”马地保见有机可乘，不肯放松——原来报房的需索骚扰是有名的，厚赏以外，还得招待住宿；大鱼大肉，甚至鸦片款待，奉为上宾。最可恶的是，呼朋引类，认作一伙，盘踞在主家，三、五天不去。不过，这是指“头报”而言；“二报”就没有这些优待了。马地保是为李家设想，能将刘秃子打成一个“二报”，可省许多花费，所以盯紧了问：“李姑娘，到底是不是招远的伙计‘头报’？”

蔼如仍在犹豫，阿翠可忍不住了，“是的！”她指着“油流鬼”说：“是他头一个来报喜。”

“那就没话说了。”马地保跟刘秃子说话的声音，便不似先前那样亲热：“可惜你来晚了一步！”

这一下，可把刘秃子的脸都气白了。千里迢迢赶了来，让人“偷”了个“头报”去，这口气

可真咽不下。不过，既不能跟主家理论，也争不过“油流鬼”，只能找招远的掌柜发话。

“好啊，掌柜的！”他冷笑着说：“我当你好朋友，大老远的先投到你那儿，指望着得点儿什么照应。哪知道你来了这么一手儿，可真是阴损到家了！你指使小把戏偷我的‘头报’不要紧，我让江湖朋友，知道你招远掌柜够朋友就是了。”

招远的掌柜讲义气，爱面子，听得这几句话，又气又急。想想也不能怪人家，是“油流鬼”太混帐。为了出气，更为了表明心迹，不动声色地招招手：“‘油流鬼’，你过来，我有话问你。”

“油流鬼”知道不妙了，嗫嚅着说：“你老有话，就在那儿说好了。”

“我问你，”招远的掌柜，一个箭步窜了过去，捞住“油流鬼”的脸一掌，飞起一脚，将他踢翻在地，赶上去拳脚交加，一面打，一面凸出眼珠骂：“揍死你个小杂种！好样不学学做贼，偷人家的‘头报’，害我对不住朋友。”

于是，骂的骂，哭的哭，拉架的拉架，相劝的相劝，议论的议论，乱成一片。蒿如大为不忍，着急地高喊：“好了，好了！都算‘头报’，别闹了！”

招远的掌柜还在不依不饶，马地保喝道：“住手！人家大喜事，你来搅局，好意思吗？”

这句话很有效，招远的掌柜住了手，向蒿如道歉：“李姑娘，我不该这时候在府上管教孩子。回头再来跟你道贺赔罪。”说完，揪着“油流鬼”的耳朵走了。

“好了！”马地保扬一扬手，大声说道：“各位散一散吧！”又关照蒿如：“赶紧叫菜打酒！外面有我。”

真亏得马地保料理，跟刘秃子好说歹说，送了二十两银子，另外替他雇一乘直达蓬莱的骡车，即时上路，好让他到慕荣干家去报喜。赏银虽然不少，一切供应，尽皆豁免，省钱省事，已算难得。蒿如为人忠厚慷慨，又是喜事，谈起“油流鬼”讨赏不成，反挨了一顿揍，惻然不忍，特地又包了四两银子一个红包，托马地保转送。

诸事粗定，已将黄昏，李婆婆母女留马地保吃饭，少不得还是谈这件喜事。马地保心里梗着一句话，早就想问了；此时别无外人，正是开口的机会。

“婆婆，”他很谨慎地问，“有人说，洪三爷是你家女婿？”

听得这话，蒿如便起身避了开去。李婆婆目送她的背影，响亮地喊道：“你把三爷的庚帖取来！”

蒿如只略停得一停，依然头亦不回地往里走。不一会，阿翠捧出来一个拜匣。蒿如比她母亲想得周到，除了庚帖以外，还有洪钧的亲笔信为证。

“老马，”李婆婆将洪钧最近从京中的来信递给他，“你看。”

马地保一看“蒿如贤妹夫人”六字，倏然动容，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朝上作了个揖，口中说道：“恭喜、恭喜！差点失礼了！”

揖罢又移自己的座位，从上位移至末座。这表示已将李婆婆看作官眷，自顾身份，不敢僭越。李婆婆理会得他的意思，口中连连说道：“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心里却是着实得意。

“婆婆。”马地保的称呼未改，语气却格外谦恭，“这报条的写法不对了，该写‘贵府姑爷’。”

李婆婆还不曾答话，蒿如在隔壁接口：“写法不错！”

“是吗，”李婆婆茫然地问，“现在是怎么写的？”

“写的是‘洪府三少爷’。”

李婆婆想一想说：“是不错！三爷兼住他伯伯这一房。现在他们弟兄四个，除了老四还小以外，老大、老二都没有儿子，只有三爷有一个。为此，洪家老太太许他再娶一房妻室，将来要分开来住的。拿眼前来说，苏州他有个家，烟台他也有个家，就是这里。”

“这一说就对了。不过，”马地保略停一下，终于说出口来：“照这样子，是不是要‘开贺’呢？”

李婆婆母女都还未想到这件事，但也都不假思索地作了决定，“当然要‘开贺’。”李婆婆紧接着说：“老马，这可又要靠你了！”

“那还用说。不过，我只能跑腿办事，上不得台盘；得要另外请有头有脸的老爷出面接待宾客。好在还早，慢慢商量。”

“怎说还早？”

“还有一报。要等还有一报来了，才能定日子‘开贺’。”

“怎么？”李婆婆有些着慌了，“这一次考中的还不作数。”

“不是不作数。照规矩，要两报；还有一报。”

马地保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李婆婆又不明会试的程序，两人缠夹不清，迫得葛如不能不出面解释了。

“娘！”她一面掀门帘，一面说：“老马的话没有说清楚。照规矩还有殿试，算是皇上亲自主考。要殿试过了，才知道谁是状元，谁是榜眼。”

“啊！”李婆婆惊喜交集地，“原来状元还不知道是谁？我以为已经给人抢了去了呢！照这样子说，不也还有咱们的份儿吗？”

看她的语气是如此乐观自信，马地保便一半凑趣、一半打趣地说：“是啊！再有一报就是报三爷中状元。那时候，李姑娘，喔，不！”他赶紧改口：“三少奶奶就是状元娘子了！”

“三少奶奶！三少奶奶！”葛如默默地念了两遍，不由得认真地意识到这一身份改变所带来的种种切切：洞房花烛、待晓堂前、三日入厨；所感所觉，俨然是个新娘子，脸上自然而然地发烧。及至想到自己是在想些什么，更觉羞惭，又慌又急地夺门而出。

一掀门帘，与人撞个满怀，相扶细看，才知是小王妈。她已听见了马地保的话，笑嘻嘻地说道：“状元娘子，大喜###！”

“你也来胡扯！”

葛如微带娇嗔地说了这一句，便待躲回自己卧室。无奈小王妈拖住不放，拉拉扯扯地，终于又回到了原处。

“婆婆！”小王妈的声音格外响亮，“真正菩萨保佑，到底让三爷高中了！”她又埋怨地说：“怎的不叫阿翠来给我一个信？害得我这么晚才知道这个喜信儿。”

“哪里还想得起？报喜的一来，就像造了反一样。信局子的人抢‘头报’，几乎还打一架，多亏老马料理。”李婆婆又说，“你不来帮忙，反倒埋怨我，说得过去吗？”

“谁说我不来帮忙？家里有三桌客，我都撇下了。我跟他们说，婆婆家有这件大喜事，不知道怎么忙法？今天我怕不能回去了。婆婆，”小王妈问道：“菩萨面前烧了香没有？”

“啊！”李婆婆矍然警悟，颤巍巍地站起身来，不安地说：“这么件大事，竟忘记了！赶快，阿翠，开佛堂门，我得好妹在菩萨面前烧一柱香，磕几个头。叩谢菩萨的保佑。”

“心到神知，也不必急在这一刻。”小王妈又说：“明天开出单子来，我陪婆婆、小姐要把烟台寺庙里的香都烧到。”

“对！”李婆婆说，“我还要许愿。”

于是从第二天起，由小王妈与马地保陪着，李婆婆母女遍叩烟台寺庙尼庵，许下心愿，倘能保佑洪钧得大魁天下，定当重塑金身，以答神佛。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十三

殿试照例在四月廿一。前一天，礼部将在朝进士出身的一二品大员，开列名单，奏请圈派读卷官——通称读卷大臣。因为殿试是皇帝临轩策士，亲自主考，所以实际阅卷的大臣，只能称为读卷官。

读卷官定制八员。十三岁的皇帝，已在学习政事，秉承两宫大后的意旨，朱笔圈出文渊阁大学士倭仁、吏部尚书单懋谦、礼部尚书全庆、署礼部右侍郎鲍源深、工部左侍郎魁龄、右侍郎潘祖荫、内阁学士王祖培，以及本科会试四总裁之一的左副都御史继格，共四满四汉八员读卷官。

倭仁是驻防开封的蒙古旗人，上承汤斌、张伯行的余绪，是极其方正的道学先生，也是皇帝的师傅，听得传宣，即时退出皇帝读书所在的弘德殿，径赴南书房，这就等于入闱了。

等读卷八大臣到齐，由倭仁主持，先拟策问的题目，就时政大端，归约成四个字的标题，共拟八个，用大白折子正楷写好，即时交内奏事处呈递。不过一盏茶的功夫，便已发回，八题选四，圈出来的策题是：“圣学传心、去奢崇俭、练兵讲武、弼教明刑”。

于是，倭、单、全、鲍四人，各拟一道策问，每道两百字左右。开头和煞尾照例还有一段制式文字，由久充南书房翰林的潘祖荫执笔。诸事齐备，例由后辈的读卷大臣缮折，扣准字数，分开誊正，然后联合成折，密封进呈。

原折发回时，不过午初时分。由于已经御览，便成了钦定的试题，所以黄纸固封，封缄之处，钤着御章，是朱文的“海涵春育”四字。倭仁便亲自捧着，率领同官，出中左门到内阁大堂。都察院派来的监试御史，早已到达，彼此见过了礼，倭仁居中坐下，先有一番话说。

“历来策问，都由内阁中书写好发刻。为防泄漏，必得严密监视。纵或如此，仍旧不免疏虞。抡才大典，不可不慎；今年我想改个章程，我们自己辛苦一点。如何？”

这就是说，书写策问，不必假手内阁中书，由读卷大臣自己动手。坐在倭仁左手方的单懋谦，在顺序上应该代表同官发言。不过，他自己不愿任劳，亦不便强人所难，因而环视一周，用征求的语气问道：“哪位自告奋勇？”

这当然是居末位的继格所义不容辞的事，他欠身答道：“只怕我的字太丑。”

“有劳、有劳，不必过谦。”倭仁又转脸对工部左侍郎魁龄说：“逢到殿试之期，刻字匠总是来得最晚。时间局促，难免出错，挖版补正，麻烦多多。今番要请老兄严催！”

“是！”魁龄起身答说：“遵中堂的吩咐。”

魁龄兼着内务府大臣的差使。内务府有个“造办处”，管的事很杂，养着各式各样的工匠，其中也有十来名刻字匠。一面传唤，一面催大兴、宛平两县，派出差役到琉璃厂去“抓”刻字匠来当差。两下一凑，很快地够了三十名的定额。

这一来，就可以提早封门了。由护军统领监视，内阁的前后门都上了封条。大堂上倭仁坐镇，亲自看着继格写策题。写好一张，校对一张；接着照式刻版，刷印成题纸。印一张数一张，一共印了两百八十张。然后连版与印坏作废的余纸，一起收集到堂上，倭仁眼看着包封严密，钤上印章，确信题纸并无走漏，方始拱拱手，道声：“辛苦！”请大家休息。

※

※

※

黎明时分，新进士陆续到达宫门。到得卯正，一群翎顶辉煌的王公亲贵，连翩而来，在中左门前站的站，坐的坐。坐在最前面的一位，头戴宝石顶，插一支极大的双眼花翎，天青缎四开长袍，上罩一件黄马褂，约莫三十五六年纪，浓眉大眼，显得极其威武，正是皇帝的胞叔，行五的宁亲王。要等他点了头，才开始点名。

点一名，放一名。领了大卷子跨过高门槛的中左门，便是矗立于两丈高的殿基上，广十一间，高十一丈的太和殿，居“三大殿”之首，亦是皇帝的正衙，龙墀丹陛，气象宏伟。但洪钧却顾不得细细瞻仰，蹒跚举步，随众越过太和殿、中和殿，爬上三层石阶，数十级踏步，来到了殿试所在地的保和殿，已累得汗出如浆，气喘不止了。

正当放下考具，由鸿胪寺官员在为他们排班时，读卷大臣已经朝服上殿。殿中东面设一列长桌，整整齐齐地摆着十张一束的题纸。倭仁规行矩步地走上前去，捧起所有的题纸，走到中间的黄案前面，朗然说道：“恭接钦命策题！”

早站在黄案前的礼部尚书万青藜，随即双膝着地，双手高举，跪接了题纸，置于黄案正中。然后由鸿胪寺官员鸣赞，殿内殿外的王公大臣、执事官员以及二百七十多名新进士，一齐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读卷大臣退回文华殿去休息；礼部官员开始散发题纸。

洪钧接题到手，暂且放入卷袋。先将木板蒙布，下装活腿的考桌，在殿前廊上背风之处支了起来。笔墨稿纸一一摆齐，方始坐在黄藤考箱上，取出题纸来，默着：

制曰：朕以冲龄，诞膺冥眷，寅绍丕基，荷列圣之贻谋，承两宫之训迪，兢兢业业，夙夜不敢怠忽。深维典学传心之要；去奢崇俭之方；练兵讲武之要；弼教明刑之用，冀与中外臣民，致上理于大同，臻郅岂之盛轨。兹值临轩发策，虚衷博采，广集嘉谟，尔多士其敬听朕命。

念到这里，洪钧又惊又喜。策论会出些什么题目，他早就下过一番揣摩的功夫，“典学传心”是前两科就有的，因为皇帝方在读书，这一科当然不会例外。京畿的捻子盐梟闹得很凶，统兵大员叠奉严旨，上紧剿灭，则“练兵讲武”，自在意中。“弼教明刑”为讲求治理的根本，最近常有此类上谕，洪钧认为很可能有这样的题目，如今果然猜到了。唯一不曾猜到的一题是“去奢崇俭”，不过他在潘祖荫的书斋中，看过一本专为两宫太后进讲而编纂的书，名为“治平宝鉴”，其中特多历代贤君节用爱民的故事，用来发挥题义，一定允当贴切。

这样一想，自觉已有七成把握；聚精会神地往下看钦命的策题。眼中看，心中想，文思泉涌，处处逢源。但金殿对策，程式甚严，字数是有限制的，还须涵咏锻炼，由博而约，求其精简。等有了草稿，更要细心检点，引用“圣训”要“抬头”，若逢御名须“缺笔”——某一个字缺末笔不写。

等将草稿检点妥当，不过正午刚过。洪钧吃下两块颁赐的，名为“克食”的满洲点心，站起身来舒一舒筋骨，从卷袋中取出卷子来，开始誊卷——殿试卷子，用七层宣纸裱成，正反六折，除底面外，共计十页，称为十开；每一开高一尺四寸，宽三寸七分，比一般的奏卷大得多，所以叫做大卷子。

卷子上是用银朱画好了直行的，每开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写大卷子的功力，就在每行由上到下二十四个字，排列得匀称圆整。不过这也有个取巧的方法，自己先照样画好直行的稿纸，拿草稿先誊一遍，然后比照抄在大卷子上。洪钧在这上面已花了好几年的功夫，加以这天的一壶墨浆调得格外好，不浓不淡，下笔不滞不濡，写出字来，乌黑光亮，配上白庭朱丝栏，色彩鲜艳之至。

殿试照例不给烛，不过夏至已过，白昼甚长。洪钧写完卷子，重新细看，只字不错，无须挖补，心中十分得意。于是欣然地交了卷，背负着紫禁城的斜阳，回到会馆去想象金殿牖唱的滋味。

※

※

※

读卷是在文华殿，殿上设西向的案桌八张。等读卷大臣席地坐定，收掌官开始分卷。依照交卷先后次序，一份一份地分，周而复始，分至三十四次，还多五本，归前五名的读卷大臣看。

卷子后面，已经标好了读卷大臣的姓氏。评定高下，有五种记号，第一等是圈；第二等是三角，称为尖；第三等是点；第四等是直线；第五等是叉。不过通常只用圈、尖、点三种记号。

从卯初看起，大概至午初时分，每位读卷大臣都可以将本人分到的三十多本卷子看完。然后轮看他人所分得的卷子；一桌一桌地看，名为“转桌”。七桌转完，大概总在第二天中午，然后共同商定“前十本”。

三鼎甲必出于前十本中，因此，这是极其慎重的一件事。有时各持己见，反复争辩，好久都不能定夺。但这天却很顺利，因为八个圈的只有一本，当然是第一；七个圈的也只有一本，便是第二；六个圈的有三本，依照读卷官的次序，全庆的一本为第三；潘祖荫的一本定为第四；王祖培的一本定为第五。后面的几本，关系较轻，就容易商量了。

接下来是定二甲与三甲的名次。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这一字之差，与能不能点为庶吉士，入翰林院“读书”，有些关系。如果是三甲最后二三十名，可以断定绝无成翰林的希望。因此，倭仁对榜末的名次，格外认真。

※

※

※

第二天一早，八位读卷官由倭仁领头，奉召到乾清宫东暖阁，进呈殿试前十本卷子，听候御裁。

东暖阁的御位，安置的方向与正殿不同，是坐东朝西。御案前的地位有限，倭仁居前，依次跪下，到得潘祖荫已很局促，便走向御案北面，在倭仁左首并排而跪。等成双行跪好，一起行礼，然后只有倭仁起立，将前十本卷子呈上御案，仍旧跪回原处。

“你们当考官的时候，弥封从第几名拆起？”小皇帝问。

“向例从第六名拆起，第一名至第五名，俗称‘五经魁’，是留在最后拆。”

“‘五经魁’正好对上‘三鼎甲’，咱们照样，也从第四名拆起好了。”小皇帝笑容满面地说。

第四名即是二甲第一名，与“三鼎甲”一样，有个专称，名为“传胪”。拆开弥封来看，是杭州的许有麟；第五名是苏州的吴宝恕；第六名是顺天府大兴县的王鹏寿；第七名是蒙古镶黄旗的锡珍；第八名是吴大澄；第九名宝廷；第十名是安徽桐城的孙慧基。

接下来拆“三鼎甲”的弥封。写作俱佳，独得八圈的第一本，恰是李婆婆母女为之遍叩烟台庙宇，许下宏愿，祈求大魁天下而果然如愿的洪钧。

榜眼黄自元，湖南安化人；探花出在山西绛州府稷山县，名叫王文在。“三鼎甲”及二甲前七名的名次既定，读卷大臣退出乾清宫，就近借南书房缮具名单，用黄匣进呈。小皇帝亲手用朱笔在“洪钧”的名字上标一个“元”字，正式确定了他的“天子门生”的身份。

※

※

※

中左门外，新进士差不多都到齐了。除了因病不能起床，事先具呈礼部请假的以外，谁也不敢，或者说的不愿放弃这个“听宣”的机会。

事先已有一个不知来源的消息，悄悄的传布：前十本中，有三个苏州人。既然如此，“三鼎甲”中苏州人至少会占一席，应是合理的推测。而这三个苏州人中，大家又都认为两吴必居其一——一吴是风头很健的吴大澄，另一吴是吴宝恕。他的祖父叫吴廷琛，嘉庆七年壬戌的会元，殿试又独占鳌头，几乎先陈继昌而三元及第。如果吴宝恕也点了元，祖孙继武，自是三吴盛事。不然，吴大澄中了探花，乡试、会试、殿试皆是第三，亦足成为科名中难得的佳话。

因此，凡是苏常两府的新进士，此时都围着两吴谈笑，却从未有人推测，洪钧或许亦会在这三个人之中。吴宝恕已近中年，沉着谦虚，吴大澄却俨然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模样。洪钧冷眼旁观，心里当然不是味道。

因为如此，洪钧不免兴起赌气的念头，故意走向后面，远远地站在中左门的门楼角落中心。心里在想，如果不在前十名之列，不须引见，就大可不必在这里凑热闹，扭头就走，找个地方去野他一场，倒也痛快。

正这样在打算着，只见前面人潮涌动，随即便有侍卫连连挥手，作禁止喧哗的弹压之状。于是人群比较安静了，一个个翘首仰望，显然是到了宣示前十名的时候。

果然，八员读卷官鱼贯出临。领头的倭仁，将手中捧着的一张纸片，高举遮面，也不知他念的是什麼名字。只见前面的人纷纷后顾；这就可以猜想得到，状元，乃至榜眼、探花，决不是为人簇拥在前的吴大澄，否则无须向后面来寻觅。

也就不过他这么转一个念头的功夫，倭仁和所有的读卷官，已经转身向后。两百多新进士，如鸟兽星散；散而复聚，必是找着名列前茅的同年在道贺。洪钧此时急于想知道新科状元是谁；却又不肯开口去打听，只四处张望，要看哪一堆的人多，便知端倪。

“文卿兄，”突然有人失声而喊，“你怎么在这里？”

那人出现得太突兀，洪钧不由得吓了一跳。正待定睛看时，又有人大喊：“新科状元在这里！新科状元在这里！”接着，便有洪钧的好些同年，直奔而来。

“文卿！文卿！真亏你沉得住气；大魁天下，竟似没事人儿似地！走，走，别让皇上多等。”

洪钧听得这话，像为人抽了筋似地，浑身索索发抖，竟有些站立不住。茫然莫辨，只仿佛记得跟他说话的人，是在礼部当差的一门远亲，却再也想不起名字。

其实，又何能容他去想这些不相干的事？人头环绕，你一句、我一句除了“恭喜”二字以

外，再听不清别的话。他所能感觉到的，只是身不由己地往前移动，一直进了内右门，望见巍峨的乾清宫，才蓦地里惊觉，自己中了状元，马上就要面对天颜了。

这下才算是神魂守舍，定睛细看，除了吴大澄、吴宝恕以外，就只有一个落拓不羁的宝廷，曾在潘祖荫的“滂喜斋”中见过一次，此外都叫不出名字。

“恭喜，恭喜！”吴大澄很热心地来招呼，“文卿，你可真是扬眉吐气了！”

“侥幸，侥幸！”洪钧抱拳作了个罗圈揖，“实在惭愧之至！”然后向吴大澄低声说了句：“恕我眼拙。”

“好！好！这位是——”吴大澄为他一乙引见。

“这不是叙客套的时候。”有个三品服色的乾清门侍卫说：“回头别连祖宗三代都忘了！”

话说得很粗鲁，然而却是好意。从洪钧开始，都不响了；各人都低着头，默地将自己的履历想了又想，以防引见之时，遗漏出错。

不多一会，殿中出来一名太监，遥遥扬一扬手。那侍卫便说：“叫起了！上去吧。”

于是侍卫带领，上了丹墀；交给引见带班的礼部尚书万青藜，导引入殿。十个人成一排跪，九叩的大礼既毕，万青藜依序报名，由洪钧引头，一个个朗然背诵履历。小皇帝始终不曾开口，不过一盏茶的功夫，便即“跪安”退出，而洪钧却已汗流浹背了。

出得宫会，洪钧在东华门外，遇见许多熟人。平日罕见人面的亲友，这时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都赶了来道喜照料。长元吴会馆值年的张司事，是国子监的一名典籍，比未入流差胜一筹的从九品小官儿，平时在这些地方是没有人理睬的。此时却出人头地了，只见他高高举着一顶簇新的大帽子，上面衔水晶的素金顶，一面从人丛里往前挤，一面大声吆喝：“借光！借光！新科状元的吉服冠来了！”

等他挤到前面，自有人帮着将洪钧原戴的、属于新贡士专用的三枝九叶朝冠取了下来，换戴张司事手中的状元吉服冠。接着，就该回会馆了。

“车子备下了，请赶快上车吧。”张司事左手虚虚地拢着洪钧的背，右手前伸，作个驱散众人的姿势，而口中也还不止：“马上本省本府的前辈都会来道喜。应酬完了，得赶快去拜老师，从倭中堂起，都要拜到。执帖的长随、拜匣、红毡条，我都备下了；赘敬要看殿撰公的意思再办。”

“费心，费心！”洪钧满口道谢，“一切都请老兄作主劳神。”

张司事却真的劳了神，照应状元以外，还要照应吴宝恕与吴大澄。安排上车，出宣武门直到长元吴会馆。刚进街口，只听见爆竹大响，接连不断；人声喧哗，都在嚷着：“看状元、看状元！”

听这一说，跨辕的张司事脸上像飞了金一样；回身将车帷使劲往上一掀，搭上车篷。洪钧眼前一亮，随即觉得眼花缭乱，看出去一片黑压压的人头，想作个笑容作为报答，却发现嘴角发酸——这才意会到自己原不曾合过笑口，所以嘴角的肌肉被拉得酸了。

车子到门，鼓乐大作，爆竹愈响。洪钧从车厢中跨下来，发现会馆大门，与一早出门时大不相同，张灯结彩以外，最触目的新贴一副红纸的楹联，五言对句：“禹门三激浪，平地一声雷”。

“这副对联从道光十二年壬辰贴过以后，一直到今朝三十八年了！”张司事说。

原来凡是会馆，若遇本地有新贡士大魁天下，照例都贴这样一副楹联。苏州的状元在洪钧之前，是道光十二年的吴钟骏，算起来相隔了三十八年，所以张司事有此说法。

此时的洪钧，却没有功夫去细究他话中的道理，因为贺客已经济济一堂。除了熟人以外，更多是不相识的同乡。三年一度，青钱万选，独一无二的状元出在苏州，凡是乡党，无不同沾殊荣，自然要来分享这一番热闹兴奋的欢乐。

接着，一拨一拨的车马到门，苏常两府的达官，殷兆镛、庞钟璐、翁同龢都亲来致贺。还有潘苇如的一位“老太爷”——潘观保，年高德劭，居于乡长的地位，商量第二天金殿胪唱，顺天府尹送状元到会馆以后，即时开贺，定哪家饭庄子的席；邀哪家班子的戏；该请哪些人；出帖具名的是谁；分金如何分配？计议未定，只听会馆中侍应宾客的长班，高声唱道：“潘大人到！”

不用说，该“大人”称呼而姓潘的，只有换了红顶子不多时候的潘祖荫，也就是新科状元的老师。所以洪钧急急忙忙赶了出去，从大门口将潘祖荫迎了进来。张司事已铺好了红毡条，准备洪钧大礼参拜。

“不敢当，不敢当！”潘祖荫一定不肯受礼。

“应该的，应该的！”同乡纷纷代劝，而潘祖荫执意不从，理由是他的胞叔潘观保在，不敢僭越。

扰攘久久，洪钧到底还是跪了一跪。潘祖荫被人强捺在东面太师椅上受了礼，少不得有一番赞扬的话。

“平心而论，文卿这本卷子，写作俱佳，如有神助；众论所归，绝无半点侥幸。”他说：“我是早就从字上看出来了，有人问我，我不肯说，说了就可能害了文卿了！”

“是！老师栽培，真不知道怎么报答？”洪钧当然也要谦虚，“其实，清卿的文章，比我高明。”

“清卿也好，可惜长了些。”潘祖荫起身说道：“文卿该去拜一拜其他几位老师，我不多坐了。”

“回头我去给太老师、老师、师母请安。”

“不必，不必！有空就来，没有空明天再说。”潘祖荫放低了声音说：“倭中堂为人方正，你去的时候不要穿得太华丽。”

“是！多谢老师关照。”

因为潘祖荫有此叮嘱，所以洪钧特意换一身朴实无华的旧衣服去谒见倭仁。到门先送贽敬与红包，升堂以大礼参拜。倭仁受了礼，却不受他的贽敬；从袖子里将一个包着一百两银票的红包，亲手递还门生，说是：“我知道你境况不怎么好，无须有此。你收了回去吧！”

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若非倭仁的道学出了名，一定会令人疑心，是不是老师嫌贽敬菲薄，在发脾气？不过，谁知倭仁此举是出于体谅门生的厚意，洪钧仍然恳挚地一再请求“赏收”。无奈师命不可违，只好在“长者赐，不敢辞”的道理之下，不安地收回红包。

“你的老亲都在堂？”倭仁亲切地开始跟状元门生叙家常。

“先父见背了；老母在堂。”

“你们昆仲几位？”

“四个。”洪钧答说，“门生行三。”

“想来早已娶亲了？”

“是！”

“世居苏州？”

“门生原籍安徽歙县。先父手里迁到苏州的。”

“苏州我也住过，财赋之区不免奢靡。当年汤文正的遗爱，如今不大看得见了。”

一代理学名臣的汤斌，康熙初年当江苏巡抚，在苏州留下的遗爱甚多。洪钧不知倭仁指的是哪一点，无从置答，只好含含糊糊地答应着。

“为人总要看重名教二字。尤其是读书人，如果连这两个字都可以不顾，则编氓之民，无父无君，岂不是不足怪了？”倭仁很起劲地说：“你如今独占鳌头，一言一行，为天下观瞻所系；更当敦品励行，作士林的表率。”

“是！”洪钧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答说：“老师的训诲，门生不敢忘记。”

“你请坐！”倭仁的谈兴很好，问起洪钧平日读些什么书，又大谈“朱陆异同”，留客坐了个把钟头，方始端茶送客。

门生拜老师，名为“软进硬出”——进门走边门，出门走正门。倭仁齿德俱尊，洪钧当然要辞谢，一再请老师留步。但倭仁为人真个方正，坚持礼不可废，命人开了中门，一直送到门外方罢。

师弟俩揖让了好一会，直待倭仁回身入内，洪钧方始登车。照路程远近排定的顺序，去拜谒文祥。

文祥是他会试的座师。不巧的是，两次登门，文祥都不在家。而这位隶属正红旗，出身满洲八大世家之一瓜尔佳氏的军机大臣，是当朝除亲贵以外的第一重臣，所以洪钧非得去见一见这位老师不可。

门生拜老师，照例亲自投帖；门上见是状元，礼数又自不同，不待通报，便自作主张将洪钧延入大厅。不多一会跑上房的听差，出来传话：“请洪老爷书房坐。”

曲曲折折引入书斋，只见一位长髯老翁，身材不高，而一脸蔼然之气，正在廊上散步。抬头看到洪钧，脸上立刻浮起喜见佳子弟的那种笑容，“恭喜，恭喜！”说着，加快脚步迎了

上来。

这就是文祥。洪钧看到他的那种欢欣的表情，心头充满了温暖感激；顾不得要红毡条，便在青砖地上跪了下去，口中说道：“给老师请安！”

“何必，何必！当不起大礼。”文祥亲手扶起他，执住他的手便不放了，一面牵着他进屋，一面说道：“承你枉驾两次，我都失迎了。我也很想找你谈谈，要跟你讨教。”

“老师言重了！”

“我不是假客气。你请坐！”文祥自己先坐了下来，顺手一拉，将洪钧拉得在他下首坐下，先问一句：“还有几处客要拜？”

这是想留久坐之意，洪钧心想，如说还有七处要拜，等于表示急着想走，自是不妥。因而打个折扣说：“还有三四家。”

“那还早。”文祥说道，“你的殿试策论，我已请人抄来，细读过了，确非等闲。”

“老师过奖。”

“我听说你对西北舆地之学，很下过一番功夫。可有这话？”

“是！”洪钧想了一下答说：“门生早年涉猎元史，自觉不明西北舆地，不知元朝源流。所以曾发奋用功。只是资质愚鲁，一无成就可言。”

“不必客气！这是一门绝学。你能有志于此，足见抱负不凡。”文祥换了个话题问：“你对洋务持何看法？”

这一问，洪钧不敢随便回答。因为咸丰末年，英法联军内犯，文宗仓皇出狩，留下恭王在京办理抚局，其实就是文祥一手在主持。出入敌营，与洋人多方周旋，颇知“夷情”。事定以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置三口通商大臣，开办同文馆，亦都是出于他的细心策划。洪钧在东海关所了解的一些洋务，如果拿来唬那些不知天下之大的达官，绰绰有余；在文祥面前就显得不够了。是故他出言不能不慎重。

略想一下，记起文祥当年论国势的奏折，便借题发挥：“记得老师论前几年的情势：‘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如今心腹之害已除，肘腋之患将滋，居安思危，不可不早图之！”

文祥频频点头，虽未有赞许之词，但神色间深有所思，见得对洪钧的见解，相当重视。

“如果肘腋之患，演变为心腹之患；倒要请教，如何及早绸缪？”

这是问到对付俄国的策略。以文祥主持洋务的地位，这一问既非论学，更非闲谈；而洪钧的意见，亦就很可能成为对俄策略的张本。这使得他惊喜地发现，一夕之间，已由布衣而参与庙堂大计，顿有顾盼自豪之感。但想起古人垂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亦不免戒慎恐惧，不敢率尔陈词。

于是，他先应一声：“是！”然后凝神细想了片刻，徐徐答道：“汉初西域三十六国，大部分在今新疆。其东北为匈奴，西北为乌孙。乌孙地当伊犁河一带，不在三十六国之内。前汉书‘西域传’颜注：‘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口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所谓‘青眼赤须’，就是碧眼黄发。又史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中，其人皆深眼多须髯’，都是形容洋人的相貌。足见当时的乌孙，就是现在的俄国。国初称俄国为‘罗刹’，今称‘罗来’。门生疑心，或者即由‘乌孙’一名相沿而来，古音与今音不同，尚待细考。”

“嗯，嗯！”文祥欣然接口，“老弟台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汉武谋断匈奴右臂，遣张骞三次出使西域，第三次结好乌孙。至宣帝时，乌孙果然助汉大破匈奴。看来‘以夷制夷’，自古皆然。”

“是的。”洪钧本想自抒所见，话未出口，发觉不妥，又咽了回去。

“怎么？”文祥已经看出来了，鼓励他说，“尽说不妨。”

“是！”洪钧考虑了一下，认为确是“尽说不妨”，胆便大了，“回老师的话，‘以夷制夷’须我能制夷之夷，不然恐有反受其制之虞。汉宣帝本始三年，汉兵大发，五道并出；乌孙发骑兵五万，助汉大破匈奴，获‘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乌孙皆自取所虏获’。由此以观，说乌孙趁火打劫可也。乌孙出兵，不过为图一己之利，初无助汉之心，是不可不辨！”

文祥惊然动容，“诚然，诚然！高论极是。‘须我能制夷之夷’这句话，更当记取。”他谦诚的问道：“然则以老弟台看，计将安出？”

由于文祥的态度，洪钧顿有感激知遇的心情，自觉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为报

答，所以不计一己看法的得失，很快地答道：“远交近攻，古有明训。俄国虽与我接壤，亦应在远交之列。因为用兵西陲，劳民伤财，自古所戒。门生的愚见，老师既已洞察俄国有‘蚕食上国之志’，则应付之道，唯有杜其蚕食的借口。中俄边境，犬牙相错，迄无明确的国界，此不特长其蚕食的借口，亦启其觊觎的野心。是故今日对俄的要着，莫先于划清疆界。疆界清，争端息；纵有争端，亦不难明其是非，交涉亦有凭借。”

“高明、高明，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文祥踌躇着说，“极想留老弟台在这里便饭，从容请教。只是，”他忽然笑了，“你的老师还有好几位，今天理当去道谢。如果强留，不但害你失礼，也叫别人骂我霸道，想一个人独占好门生。”

这几句话中的师生情份，使得洪钧激动了，急急起身，又是一跪：“老师如此垂青，真叫门生不知何以为报了！”

“请起、请起！等你‘释褐’以后，我再约你长谈。”说到这里，文祥转脸喊一声：“来啊！”

廊下的听差，应声而进；文祥挥一挥手让他站在原处，自己迎上前去，轻声说了几句。然后又回到原处落座。

“你去见了倭中堂没有？”

“门生就是从倭老师那里来的。”

“倭中堂是方正君子！学有本拟，真叫人佩服。不过，你总也知道，如今时异势迁，‘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櫓’，是办不通的。”

洪钧知道，倭仁是守旧派的领袖。前几年为设立同文馆一事，倭仁与恭王、文祥闹得势如水火。如今听文祥的话，对倭仁仍表推崇，只是在昧于大势这一点上，微致不满，亦可说是不失温柔敦厚，益发钦佩文祥的为人。只是两位都是老师，他不便妄作雌黄，唯有微笑。

“方今世变日亟，国家最需通达中外的人才，方能振衰起敝，力图自强。如今有一种见解，以师法西人为耻，我最不敢恭维。天下之耻，莫耻于我不如人。师夷之长，使夷人不敢轻我，有何不可？”文祥停一下又说：“你如今独占鳌头，天下读书人都想步你的后尘，你就有领导士风的责任。盼你多讲有用之学，不仅为将来一己大用之计，亦所以振刷风气，关系不浅。勉之，勉之！”

“是。”洪钧垂手肃立，“门生必遵老师的训海。”

“我不留你了，请吧。”

“是。”洪钧抢上数步，打起帘子，让文祥先走。

走到廊上，只见刚才奉召的那名听差，手里托一个朱漆圆盘，盘中放着一个红封套，看见主人送客，便侧身站在一边，将托盘往前一递。

“你不许跟我客气，”文祥一只手抓住洪钧，一只手取起红封套，塞在他手里，“我知道你境况不佳；在京里也没有阔亲戚照应。状元虽好，开销很大，我借你二百两银子，你将来放了考差再还我。”

洪钧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觉眼眶一阵发热，赶紧低下头去。为了掩饰，不能不马上开口，轻轻说了句：“门生唯有竭尽驽骀；报国即所以报师。”

“好一个‘报国即所以报师’！你本是‘天子门生’，报国、报君、报师原是一回事。”

走遍九城，回到会馆已经入夜，厅上灯火辉煌，张司事已备下一桌酒席相贺，客人都在枵腹等候。

“得罪，得罪！”洪钧连连拱手道歉，接着又推让首座，扰攘久久，方始坐定。他的左首是吴宝恕，右首是吴大澄，此外即依殿试的名次，依序而坐。

席间当然以众星拱月的洪钧为酬酢的中心；最殷勤的亦可想而知，必是张司事。他很起劲地告诉洪钧说，明日金殿传胪，顺天府府尹将状元送回会馆，随即开贺，定的隆福堂的席，约的“三庆徽班”的戏班子，请帖已经发出去了。

“这是同乡京官公请，由潘星老具名。以前各科的鼎甲都要请到，真正文曲星都聚一堂了！”张司事得意异常地说，“除非我们长元吴会馆；哪个会馆都没有我们出的鼎甲多。”

“侥幸，侥幸！”洪钧想起一件事，有些不安，“刚才我在潘府上，没有见着星老。早知是星老出面发帖，无论如何要当面道个谢。”

“星老”就是潘祖荫的二伯父，潘祖同的父亲潘曾莹。已无官位而流寓在京的苏州同乡，就数他齿德最尊，所以由他具名出面。不过，他本人的心境并不好，因为杨鼎来居然亦在金

殿庐唱之列，这口气实在有些咽不下。

座中颇有人了解潘曾莹深居简出，即令洪钧请见，亦未必就能会面。不过，这些话说来煞风景，所以大多不答腔，只有吴大澄说了句：“星老情怀落寞，倒是不去打搅他的好。”

得此一说，洪钧心里明白。由潘曾莹想到杨鼎来，由杨鼎来想到倭仁的话，心中深有警惕：将来要想在宦途上扶摇直上，一帆风顺，第一件要当心的事，就是不能落个品行不佳的批评。

※

※

※

传胪是在天子正衙的太和殿。寅时刚过，天色微明，王公大臣，已经陆续到达，在本衙门朝房待命。殿上已陈设了全副卤簿，殿内东面设一张黄案，上置“金榜”，礼部官员细心检点妥当，通知鸿胪寺的官员，可以排班就位了。

首先是引新进士入殿。一榜二百七十二名，都在金水桥北。太和门外待命。入殿之前，分为两行，单数进昭德门，双数进贞度门，跪在丹墀后面——前面是铜制的品级山，自正一品至从九品，东西各两行，百官各依品级就位。唯有八员读卷官，不论品级，一律跪在品级山之前。

及至皇帝御殿，三跪九叩，行礼已毕。新升的体仁阁大学士朱凤标，上殿直趋黄案，双手捧起金榜，走向丹墀，交付跪受的礼部尚书万青藜。万青藜起立转身，将金榜放在预先陈设在那里的、铺着黄缎的小案上，然后连案举起，由左阶下丹墀，将榜案置于御道正中的龙亭中。

于是，鸿胪寺官员高声慢唱：“传胪！”

余音袅袅声中，礼部司官出班宣读谕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钦此！”

接下来仍是鸿胪寺官员唱名——这就是所谓“传胪”。首唱：“一甲一名洪钧！”末字未终，乐声大作。跪在后面的洪钧，随即起身，急步而趋，越过所有的品级山，跪在读卷官后面。榜眼、探花，亦复如此，唱名出班，跪在状元左右。到二甲、三甲就只唱一个总数，也无须出班，即在原地随众行礼。

传胪大典，到此告一段落。但皇帝并不退朝，在宝座上遥望，目送“三鼎甲”由御道出正门。鼓乐前导，礼官捧榜，“三鼎甲”后随，由御道正中出太和门、午门以及作为紫禁城正门的端门。再笔直往南，便是天安门、大清门——这五道禁宫正门，平时关闭，遇到太上皇、太后、皇帝皇后的大驾出入，方始开启。此外只有两种情形之下才会开启，一是大婚，八旗名媛，由大清门抬入，便成皇后；一是传胪，草庐寒士，能由大清门出来，必为鼎甲。

出大清门折而往左，东安门前已挤得水泄不通，有的看榜，有的看状元，有的什么也不看，只为挤热闹。顺天府和宛平、大兴的差役挥舞着皮鞭，不断在吆喝，才能从人丛中开出一条路来，容礼部官员和“三鼎甲”通过。

到得东安门前，差役更多，四下尽力拦阻，围成一大片空地。只见东面用芦席搭了一个彩棚，棚前陈列着长长的仪仗，簇新的红罗伞和高脚牌，牌上金字，写的是“钦赐状元及第”；榜眼、探花亦各有一块。洪钧来不及细看，只凭礼部官员的指引，先到东安门下行礼挂榜；然后在细吹细打的鼓乐声中，被迎入彩棚。

棚中只有一张大桌，桌上置着金花醴酒，照例由光禄寺准备。顺天府府尹胡肇智含笑相待，一见“三鼎甲”，先道声：“恭喜！”随即为他们簪上映日耀眼的金花；递过酒来，宾主对饮过三杯，随即听得有条宏亮的嗓子，在外面大喊：“送状元回府！”

胡肇智亲自引导洪钧出棚，只见“导子”已经摆好，前面是顺天府府尹的仪从，后面是“三鼎甲”的衔牌。榜眼和探花都只一块，状元却是一对，“钦赐状元及第”一块以外，另一块是“授职修撰”。

到得此时，洪钧却有些胆怯了。衔牌之后，一并排三匹马，居中那匹，一色纯白；马脖子下挂一个红绸鸾铃，不断地喷鼻踢蹄，昂首长嘶，显得很英俊，也很不安分。洪钧频年奔波，惯于舟车，唯独骑马的机会极少，此时心气浮动，更觉难于控驭。倘或上不得马，或者上了马骑不住，被马屁股颠了下来，岂非大大的笑话！

但如状元不敢上马，笑话更甚；众目睽睽之下，唯有硬着头皮，撩袍上前。幸好马伕很得力，在他认蹬攀鞍时，处处扶持；而那匹白马由于马伕的抚慰，亦变得驯顺服贴，才让一个忐忑的心，平静下来。

京官不许鸣炮喝道，前导的差役只用系着长绳的软鞭，一下一下往前抽击地面，在喧哗的人声中，发出极清脆的音响，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看“状元游街”。

九陌红尘，马蹄得得，从东安门折往王府井大街，出崇文门折而往西，经珠市口由宣武门大街到长元吴会馆，这一个大圈子兜完，已近午时。顺天府尹胡肇智，与榜眼黄自元、探花王文在，将状元送到，长揖而别，转往湖广会馆，送榜眼“回府”。

长元吴会馆冠盖云集，喜气洋洋，门鼓一遍一遍响，贺客一拨一拨到，清音“堂名”吹创打打，接连不断。洪钧头昏眼花，只知道一个接一个地作揖，却很少知道贺客姓甚名谁。

到得午正开席，自然是状元坐正中一席，四位陪客，亦是四位状元。第一位叫章鋈，浙江宁波人，咸丰二年壬子恩科状元，现任国子监祭酒，入值上书房，教少年王公读书。第二位是翁同龢（龢）；他的胞侄翁曾源亦是状元，本来亦在被邀陪新贵之列，只为生来就有羊角疯，时发时愈，这两天正好又发病，困顿床褥，只好失陪。

第三位是孙家鼐，字文臣，安徽寿州人，咸丰己未正科的状元，刚由湖南学政任满回京。第四位便是洪钧前一科的状元，是蒙古正蓝旗人，名叫崇绮，字文山。他是咸丰初年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的儿子，早就出仕；后来因为赛尚阿奉命领兵平洪杨，师出无功，虚糜钜饷，为文宗革职遣戍，崇绮亦连坐夺职。不想同治四年，竟得大魁天下；旗人中状元，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之事，两宫太后不敢破例，交军机大臣核议，领班的恭王亦觉得为难。最后是有人说了一句话：“只问文章，不问籍隶”，方始定夺。四位陪客中数他的年龄最大，平日又好程朱理学，所以看上去道貌岸然，与其他贺客的春风满面，显得很不调和。

开席同时开戏，先跳加官，后上正戏。开锣戏无非取吉祥如意、加冠晋爵的口彩，郭子仪“七子八婿”，姜太公“八百八年”之类。

在洪钧，哪怕戏再好，也无心欣赏。因为此日盛会，自己虽说是首席的上宾，其实是真正的主人；而况科名之中，最重先后，在座的除了极少数的同年以外，都是前辈，不可失礼，更不可以状元骄人。有了这样的了解，视线光顾，语言应对，十分用心，哪里还有功夫去看红氍毹上，如何出将入相？

他的这种心情，性情平和忠厚的翁同龢（龢）自然了解。既是同乡，又是同样的出身，对这位后辈，自然要格外照应。找个空隙，悄悄问道：“文卿，你去拜过文山没有？”

“还没有。”洪钧答说，“昨天听宣以后拜老师，直到晚上才回会馆。”

“回头散了席，你先去拜他。”

“是！”洪钧答应着，但语声中有不解所谓的意味。

“有个规矩，莫非你没有听说过，你的谢恩表须有来历。”

来历！是何来历？洪钧确是不知道；俯身向前，很恭敬地说：“请瓶公指教！”翁同龢（龢）别号“瓶斋”，所以洪钧称他“瓶公”。

“有这样一个规矩，不知起于何时——”

这个规矩虽不知起于何时，但相沿已久，决不能不守。状元蒙御笔亲点，恩泽深重，自然得上表谢恩。这道谢恩表的格式，与一般奏折不同。照例：新科状元要向前一科的状元请教，却又不是登门拜访，说几句客气话所能了事的；应该递门生帖子，送上一份丰富的敬。

听翁同龢（龢）解说明白，洪钧才知道问他拜过崇绮没有，意思是问他可曾做到了这一套礼节。当时心里很不安，连说道：“这是失礼了！能不能请瓶公先为致意？回头一散了席，我就去拜。”

“那倒不必！你回头去一趟就是。”

于是等到日色偏西收戏散席，洪钧立刻驱车去拜崇绮的门。既然自居于门生，当然要行大礼；崇绮还了半礼，留洪钧吃点心，很说了一些“不欺暗室”、“不二色”之类的道学话头。又说：当今皇帝冲龄典学，两宫太后极其认真。君上固为臣下的楷模，臣下的品德，亦可启沃圣心。因此，居官总以品行为第一。否则，就是言官不上弹章，两宫太后亦会派人访查，倘或私德不修，必遭贬黜。

这番话表明了崇绮是为做官而讲道学；洪钧心里虽有些鄙薄这位新任的老师，却也未尝

没有警惕，很诚恳地表示接受训诲。

“老弟早点回去息着吧！我不留你便饭了。”崇绮很体贴地说，“我是尝过这个滋味的，一旦得意，能把人累得精疲力竭，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过几天还要朝考，虽然对你的关系不大，但如文字不出色，到底也惹人闲话。”

洪钧觉得这两句话，才算是令人心说诚服，连称是。而且回会馆以后，除了必须要拜的客以外，总是尽量找时间休息，好歹过了朝考再说。

※

※

※

从听宣召见那天起，就想给蔼如写信。但这样一件快心惬意的大喜事，他不愿草草落笔，一心一意写一封尽吐心曲，细味酸辛的长信，博得蔼如一个展眉开怀，魂梦俱适，稍稍作为报答。却苦于找不出半日之闲，可以让他从容笔谈。因此，一直延到朝考完毕，才能了此心愿。

然而写这封信，却似乎比金殿射策更不易。提笔只写下“蔼如贤妹夫人妆次”八个字，便即踌躇了。因为他蓄意要作惊人之笔，却找不出一句话可以包括苦尽甘来的慰藉；平步青云的得意；以及梦想不到的独占鳌头而至今犹不免疑真疑幻的感觉。

反复思量，终无好句，自己有些好笑，真是钻入牛角尖了！俗语说：“家信无文”，只要平铺直叙，娓娓道来，在蔼如看，便是一篇情文并茂的好文章。

这样一想，下笔就快了。从会试得中，嘱咐报房到烟台报喜谈起，接叙殿试的情形，洋洋洒洒，一直谈到传胪已毕，随礼官捧金榜出天安门，顺天府尹亲送回会馆的盛况。一面写，一面想，洪钧不由得又激动了。想起蔼如平日好强，此番应该是踌躇满志，再无余憾，忍不住添了两句：“卿诚厚我，我亦不负卿之期许；此时恨不能亲耳听人呼卿‘状元娘子’，一睹卿如何扬眉吐气！”

那么，“状元娘子”的家在哪里呢？他一直存在心里的想法是，苏州的家不动，迎蔼如到京寓来主持中馈。这当然先要办喜事；而这场喜事如何办法，不想则已，想起来处处棘手：喜事是在哪里办？如回苏州成礼，能不能请假？迎亲到京孰为主婚？而况兼桃双娶，先要请老母出面，征得族中长辈的认可；然后物色媒人正式提亲。看来不是三五个月之内可以如愿的。

念头转到这里，洪钧不由得废然兴叹；而在信中亦只好先略而不提，等稍为闲一闲，费功夫彻底筹划停当，再告诉蔼如。

※

※

※

烟台的回信，来得出乎意外地快。拆开一看，才知道蔼如的这封信，专为贺喜，封缄时还没有接到他的信。

大魁天下的喜讯，是由报房报去的；锣声到门，轰动四邻；不久更轰动了整个烟台，新任的登莱青道刘达善，福山知县吴恩荣，都鸣锣喝道，专程到李家道贺。蔼如自道慌了手脚，亏得海关上的黄委员赶来，代为接待，才不致于失礼。如今就请黄委员主持，挑定五月初八黄道吉日“开贺”。接着还要到各处庙宇酬神演戏，只怕一个月还忙不了。她用词若有憾的语气说：所到之处，无不注目；指指点点说是“状元娘子”来了！十目所视，实在令人受窘。

这使得洪钧又兴奋、又有意外之感，想不到烟台的官场，如此礼重蔼如。但深一层去想，不是礼重蔼如，是礼重“状元娘子”。有此一日，足以报答了。

这比韩信的千金报德，更令人爽心快意。洪钧在想象开贺之日，蔼如盛妆吉服，殷勤答礼的那种不逊于任何世家名媛的娴雅仪态，直要从心里笑出来！

※

※

※

“文翁，”张司事的神色，在诡秘中带着些忍俊不禁的意味，“说个笑话你听，烟台出了一位‘状元娘子’！”

这哪里是笑话？但当笑话来说，就不能不让洪钧提高警觉了，“何以见得是笑话？”他说。

这句话问得张司事一愣，“状元娘子不是在苏州？”他振振有词地，“哪里从烟台又跑出一个状元娘子来！”

越是如此，越使洪钧觉得难以启齿，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来：“你听谁说的？”

张司事突然从洪钧的脸色中发现，事出有因；于是态度语气都变过了，“文翁就不必打听了！”他说，“闲言闲语，认不得真；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付之一笑可也！”

言语越发暧昧，似乎张司事装了一肚子关于“状元娘子”的笑话，只为已识忌讳，不肯明言似地。洪钧既纳闷、又不安，还有些气愤，心中一乱，便有些沉不住气了。

正待说一两句重话诘责时，窗外有会馆的长班在喊：“洪老爷有信！”

张司事抢着去开门，洪钧从里望出去，只见除长班以外，另有一个穿蓝布大褂的中年人，识得是潘家的听差。这就不问可知，是“老师”潘祖荫有信。

拆开来信，才知道猜错了。一纸花笺，只有两行字：“乞即顾我一谈。此问文卿世兄午安。”下面署名“蝶园”。这是潘祖荫的父亲潘曾绶的别号。

洪钧不知太老师忽而见召，为了何事，便将潘家的听差唤来见面，却问不出什么？只好立刻套上马褂，坐着潘家派来的后档车，直趋米市胡同下了车，不须通报，由来接的那名听差径自领入花厅。

花厅中的人不少，一见洪钧，不约而同地闭了口，面无人色地将视线投在他身上。接着潘观保首先起身，由角门入内。然后是吴大澄以及殷兆镛、庞钟璐等等一班苏常籍的达官，一个接一个，悄然离座。

片刻之间，走得只剩下洪钧和潘曾绶宾主二人。洪钧见此光景，有如芒刺在背，一面请安，一面问道：“太老师是有事吩咐？”

“文卿，你坐下来！我们细谈。”

等洪钧坐定，听差捧来盖碗茶，随即一语不发地退了出去，顺手关上了门。而潘曾绶却只是“噗噜噜、噗噜噜”地抽水烟，直到洪钧快忍不住催问时，他才开口。

“文卿，你在烟台结识了一个红倌人，是不是？”

“红倌人”是苏州话，名妓的别称。洪钧因为有张司事的先入之言，对此一问，并不太感到意外，沉着地答说：“回太老师的话，此姝是小门生的一位风尘知己。”

“我也听说了，她待你很不错。可惜，为德不卒，说不定你会毁在她手里！”

洪钧大吃一惊，急急问道：“太老师，这话从哪里说起？”

“莫非你还不知道？”潘曾绶拿纸媒遥乙一指，“你那位相好，在烟台荒唐得不成体统了！自称是‘状元娘子’，所至之处，路人侧目。打着你的旗号，开贺收礼，酬神演戏。这样子招摇法，真正是海外奇谈！”

“荒唐”犹可辩解，“招摇”二字如一拳打在洪钧胸口上，不由得心里慌慌地，仿佛像要呕血——噤如！噤如！他在心里说：谁替你出的主意？这件事做得错尽错绝了！

他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地好一会，方始答出话来：“小门生有下情上禀。”

“你要说实话。”

“是！”

于是洪钧先谈噤如的身世，再谈噤如的品貌，如何知书识字，如何亢爽仁厚，如何坚贞自守，如何仪容娴雅，以及如何情深义重。一面谈，一面自然而然地又回忆到噤如的一切，结语是：“她的好处实在说不尽！”

潘曾绶原是俗语所说的“少年公子老封君”，只为生来有个好父亲，又有个好儿子，上叨余荫，下受供养，是一般人最艳羡的福气人。官做得不大，潘世恩在日就告了“终养”，平时饮酒看花，也“逛胡同”，也做“老斗”，垂老风流，去年还纳妾生子。因此，对于洪钧所谈，不但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动容了。

“看来倒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一朵水中莲。既然如此，何不早早纳诸金屋。”他又加了一句：“想来你们总有啮臂之盟吧？”

“回太老师的话，难处就在这里。”洪钧很吃力地说，“她决不肯屈居侧室。”

潘曾绶一听这话，愣住了！将传闻与洪钧亲口所说的话，合在一起细想一想，失惊的说：“怎么？你骗了她了？”

这一下洪钧也愣住了，结结巴巴地说：“小门生没有骗她。”

“你没有骗她，她何以敢这样胆大妄为？公然开贺，自称状元娘子，不是以正室自居吗？”

这几句话封住了洪钧的嘴，急得满头大汗；但又不能不开口，涨红了脸，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答道：“太老师明鉴，我没有骗她，她是洪家的——”

“洪家的什么？”潘曾绶厉声问道：“洪家的媳妇？”

这是问罪的语气。师道尊严，何况太老师？洪钧不由得下跪了。

“小门生荒唐！”最难出口的一句话不必再说，他觉得话容易说了，“不过，小门生是奉的老母之命！”

潘曾绶越发诧异，“你先起来。”他说，“令堂何以有此乱命？”

这是连洪老太太亦责备在内，洪钧益感到事态严重，着实要大费一番口舌。有此想法，他反倒沉着了。定一定神，尽量用从容的语气，解释他有兼桃的身份，照习俗可以娶两房妻室。而蔼如于己有恩，亦即是于洪家有恩，迎娶庙见，应可邀得宗族的谅解。而况蔼如德言容工，四德俱备，足可做个贤妻良母。

潘曾绶听这番话，就不是开头听他赞蔼如的那种神情了，不时将头摆一摆，作出不以为然的樣子。等他说完，益发大大地摇头。

“四德俱备，还要加上一尘不染才好！”

“白璧之瑕，也就是沦落风尘这一点。这是造化弄人，绝非她的本心。”

“风尘中有几个是自甘下贱的？文卿，”潘曾绶神态缓和了些，“你不要跟我争！我先请问你，你是不是要用花轿抬她进你们洪府的門。”

洪钧略一迟疑，旋即加重了语气答一声：“是！”

“在哪里办喜事？”

“这，还没有定。”

“总是在苏州啰？”

“大概是。”

“好！这是归娶。”潘曾绶放下水烟袋，很起劲地说，“状元归娶，是百年难遇的美谈，势必轰动四海。文卿，你想过没有，人家要打听你这位状元娘子的出身，打听清楚了，人家会怎么想？”

这一问将洪钧问住了，强自辩道：“她亦是名臣之后。”

“皇帝之后也没有用，明太祖的子孙还讨饭呢！这且不谈，我再请问，归娶是不是要请假？”

“那当然。”

“然则，你请假的折子上如何措词？你别忘了，殿试的大卷子上，有你亲笔写的履历，有妻有子；发妻在室，不是续弦，怎又归娶？至于你所说的兼桃得娶两房妻室，我还没有翻过‘会典’，不知道是何说法？不过，一定要事先奏准，是可想而知的。”潘曾绶略停一下，提高了声音说：“准不准，事在未定之天；就算准了，能不能容你娶妓为妻，又是一回事！”

“娶妓为妻”四字，刺耳痛心；洪钧默然半晌，不自觉地吐出一句话来：“照太老师的意思，莫非让小门生唱一出‘海神庙’？”

“海神庙”是元朝的杂剧，明朝王玉峰曾加改编，题名“焚香记”，描写的是王魁负桂英的故事。苏州人熟悉昆腔，潘曾绶当然知道“海神庙”的内容，不由得勃然大怒，“你这叫什么话？”他气得吹胡子：“为你好，你倒说我陷你于不义！真正岂有此理！”

洪钧悔之莫及！实在想不到这一句话会得罪了长者，唯有赶紧请罪，“太老师，小门生失言了！”他请个安自责：“小门生荒唐，该死！”

这时在窗外屏后偷听的人，少不得现身排解。其中吴大澄最热心，一再为洪钧解释，请大老师消气。费了好些功夫，才将一场纷扰，平息下来。

“我没法子再说了！”潘曾绶说：“文卿执迷不悟，非搞出大乱子来不可！清卿，”

“是。”吴大澄很恭敬地答应。

“你们谈谈。有些话，我亦不便说。”

“是！大老师先请进去；我跟文卿来细谈。”

于是洪钧起身肃立，目送潘曾绶的背影消失以后，颓然倒在椅上，不住用手捶头。

接着，吴大澄将洪钧邀入他的卧室——潘祖荫最好金石碑版，而吴大澄对此道很下过一番功夫，所以特地为他布置一间卧室，以便朝夕切磋。那间卧室中，到处是三代铜器、汉魏残碑，以及各式各样的拓片，在潘家是一处不准等闲婢仆接近的禁地，所以正宜于密谈。

私下相处，吴大澄无须掩饰顾忌，忧容满面的问道：“文卿，听说你有亲笔书信在李蔼如手里，称她‘夫人’，称她母亲‘岳母’。这，不会是真的吧？”

从反面相问，表示他希望并无其事；洪钧意会到此，不由得有些着慌，“这是谁说的？”他问。

“潘苇如。”

“喔，是他！他来了，我怎么不知道？”洪钧恍然大悟，所有关于烟台的消息，都是潘苇如带来的。

“他住了一夜就赶回天津去了，过两天还来。”吴大澄又问一句：“有没有那样的信？”

这是不容抵赖，也是洪钧不便抵赖的，他很吃力地答说：“有的。”

“坏了坏了！”吴大澄顿足埋怨，“文卿，你也太轻率了，怎么能用这样的称呼，而且还形之于笔墨？”

见他这副神情，洪钧的心也就乱了；强自克制，定定神细想：事到如今，错也只有错了！如果说些失悔的话，反倒惹人耻笑。

这一念之转，态度便变得比较从容沉着了，“清卿，这件事我只错在事先没有告诉大家，做可没有做错。”他说，“我有今天，蔼如之功不可没；闺阁知己，义不可负。王道不外乎人情，哪怕奉旨诘责，我只要说明经过，皇上也会体恤我不得已的苦衷。”

“你还提皇上呢！”吴大澄再一次跺脚！“坏就坏在你是皇上亲笔点的‘天子门生’！”

听得这句话，洪钧如当胸着了一拳！知道吴大澄不是故作惊惶，这个状元真是当“坏了”！

“皇上学习政事，这是第一次亲阅进呈的前十本，你是皇上的第一个门生。如果闹出事来，你想皇上心里会怎么想？”

会怎么想呢？洪钧不敢多想。总之，皇帝绝不会无动于衷。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敦品重于励学；如说皇上亲笔点中的状元，行止有亏，这就让皇上也失面子。你想想，皇上这样的年纪，岂有个不争强好胜的？失了面子，一定震怒；那一来，会兴大狱。”

“兴大狱？”洪钧失惊地问，“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倒想想，状元虽说皇上朱笔亲点，进呈的十本，是读卷大臣公拟的。那一来，从倭中堂起，不都会获严谴？”

提到倭仁，洪钧不由得想起当日初谒师门，所受的一番训诲。看起来，倭仁知道了这件事，首先会将自己逐出门墙。

“文卿，你要知道，尽管你自己问心无愧，振振有词，士论不会宽容你的。名器不可假借，‘停妻再娶’是何处分，律有明文。倘或士林公论，安上你一个‘宠妾灭妻’的罪名，那就更不得了！”

“‘停妻再娶’？‘宠妾灭妻’？”洪钧一面摇头，一面喘气，“全不是那回事！”

“唉！”吴大澄有些不耐烦了，“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莫非真要‘都老爷’上了弹章，你才知道厉害？”

“什么？”洪钧惊问：“谁要参我？”

“现在还没有！”吴大澄很清楚地说明，“如果你一意孤行，就一定会有人参你。而且参你的人，决不止一个。你信不信？你不信，我跟你打赌。”

洪钧如何不信？言官“闻风言事”，说错了也不碍。何况事本不假，而这又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一件事。且不说有言责的都御史、给事中，只怕兼“日讲起注官”，可以专折奏事的翰林，就不会轻易放弃这样一个好题目。

愣了好一会，洪钧总觉得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不公平，因而愤愤地说：“且不谈毕秋帆之于李桂官；陈芝楣之于李小红，不有先例可援。清卿，你莫非就忘了当年同赴乡闾，白门旧院，寻小红艳迹的往事？”

“提起这件事，我倒真有些懊悔。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有此一段佳话，才会异想天开，尊李蔼如为夫人？”吴大澄紧接着又说：“文卿，果然如此，你可是欠深思了！要知道，你不

能比陈芝楣；李蔼如更不能比李小红。至于李桂官的‘状元夫人’，不过袁子才的诗：‘若叫内助论勋绩，合使夫人让法封’。无非戏谑而已！”

想想果然，洪钧自己不能与陈銓相比的是，已娶未娶；未娶就谈不到“停妻再娶”，更无所谓“宠妾灭妻”。而李小红则虽出身风尘，但嫁陈銓时，乃是盐商之女的身份，这又是蔼如所不及的。

看他怔怔不语，吴大澄知道快说服他了；话风一转，谈到弥补之道，“文卿，”他说，“为今之计，你得赶紧写信到烟台，第一。绝不可再招摇；第二、收回‘夫人’那个称呼——”

不等他说完，洪钧脱口打断他的话：“那怎么可以？”

“有何不可？”吴大澄的声音比他更快、更高：“如果李蔼如真如你所说的那么好，一定会体谅你情非得已，自甘退步？”

“怎么个退步？”

“居于侧室。”

“决不可能！”洪钧斩钉截铁地说。

那就谈不下去了！不仅一场无结果，且是不欢而散。

※

※

※

这一夜洪钧绕室访惶，深宵不寐；心里不知是忧、是急、是愤？

自己细辨一辨，一颗心揪得紧紧地，还是恐惧多于一切，设想着严旨诘责，祸在不测，那时一家大小，李氏母女，还有许多至亲好友，一起跟着忧心忡忡。无端到此地步，岂得不惧？

如果真有这样的严旨，到底会得一个什么罪名？当然不致于下狱；也许会革职；至少是降级调用——倘或降级外调，状元去当县官；携着如花美眷上任，倒也是一段佳话。

这样怔怔地向往了好半天，忽然醒悟，自觉匪夷所思，无聊得可笑！且不说不会有此结果；即令有了这样一个结果，前程也就有限了！天恩祖德，诸般机缘凑泊而能大魁天下，极士林罕有之荣，就这样糟蹋了，怎么对得起自己。

然则，真照吴大澄的建议，跟蔼如坦率直言如何？此念甫动，立即又浮起蔼如那种长眉微掀，凛然不可侵犯的刚烈神态，顿觉不寒而栗，不敢再往下想了。

蹀躞终宵，心中的郁闷依旧不解，只有出去走走。会馆后面有座小园，叠石为山，杂蒔花木，此时都归他一个人管领了。在晓风残月之中，饱吸了平旦清明之气，洪钧自觉头脑比较清楚了，觉得张司事人虽俗气，但有些见解，着实可取，在他认为最堪重视的一种看法是：为了一个女人，得罪了所有的人，是不是值得？应该好妹考虑。

这不是片刻之间，所能作得下决定的。然则眼前的应付办法，无非一个拖字。

“就这样！”他不自觉地自语：“静以观变。”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十四

从定居烟台以来，蔼如觉得哪一年的夏天，都没有这一年热。

烟台的夏天，其实并不热。往年，葛如悟得“心静自然凉”的道理，三伏中闲豫自适，由榴花照眼到金风送爽，仿佛只是一晃眼的功夫。而今年不同，一颗心怎么样也静不下来；尤其在有人问起，“洪老爷什么时候派人来接你进京”时，她会热得汗流浹背。

不但没有派人来接，两个月了，再无第二封信。李婆婆倒比较沉着，“中了状元应酬多，这个请，那个请。”她说：“在家乡，中了举人都有好一阵忙，何况中了状元？”

葛如亦只有相信母亲的看法不错，借以自宽自慰。但毕竟只是写封信，再忙也不能说抽不出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的功夫作一番笔谈。除非不愿谈，无法谈，视此为苦事，望而生畏，才会蹉跎下来。

一个人若是乐于做某一件事，怎么样也会匀得出功夫。这是人人都有过的经验。想到这一点，葛如觉得更热了，常常通宵挥扇不停。

“状元娘子”憔悴了，自道是“疰夏”。旁人将信将疑，而李婆婆与小王妈却完全不信，因为从未见她疰过夏。

“婆婆，”小王妈终于忍不住了，话出口以前，想了又想，尽量用随便的语气，“我看，得要派个人到京里去看看吧？”

这句话，惹来李婆婆一声长叹。“唉！”她说：“我们母女怕是做错了一件事！”

“错是决不会出错的！三爷心不好，不会中状元。”小王妈将话拉回正题，“婆婆看，怎么得请个妥当的人去走一趟。”

“去了怎么说呢？”

“这要什么说法？自己亲人，派个人去探望，还非得要说出个道理来吗？”

“去一趟好些盘缠。”李婆婆没有再说下去。

小王妈自能喻得其意。开贺虽说受礼，其实有限，酒筵之费贴出去不少，酬神演戏更是大手笔。算起来，李婆婆卖地的钱，已是十去其九了。

既然出于自己的建议，当然要慷慨一下，“盘缠，婆婆不必管！”她说，“我来想法子。”

盘缠有了着落，可是谁来用这笔盘缠，却成了难题。不是心腹，不能托以这样的重任；不是能干的人，又不能担负这样的重任。两个人想了半天，小王妈想到一个人。

“这回办事，都请黄委员出面；一客不烦二主，我看只好仍旧求黄委员辛苦一趟。”

“不知道他肯不肯？如果肯，那是再合适不过。黄委员有头有脸的人，而且，”李婆婆说，“他跟三爷老同事，见了面也容易说话。”

一语未毕，门外有人接口：“不好！”是葛如的声音。门帘一掀，她踏进来说：“我都听见了。不必请黄委员，他不合适。”

“怎么办呢？”李婆婆有些困惑，“你倒说个道理我听！”

葛如脸上一丝笑容都没有，面色显得苍白，坐下来喘一喘气，手按着胸口，仿佛心痛似地。李婆婆与小王妈无不大惊，不约而同地问道：“怎么回事？”

葛如摇摇头，把手放了下来，低档地说了句：“家丑何必外扬！”

“唉！”李婆婆重重地叹口气，“你就是死好面子；情愿眼泪往肚子里吞。”

“不往肚子里吞，莫非跟不相干的人去哭？”

小王妈不愿听这些话，也不愿她们母女为此口角，所以提高了声音问道：“小姐，那么你看请谁去呢？要不，我去走一趟。”

“你又没有进过京，妇道人家，诸多不便。”葛如答说，“你去，不如请老马去。”

马地保已为她们母女视作“自己人”，不必顾虑“家丑”会外扬。可是，李婆婆却有疑问：“老马恐怕也没有进过京；再说样子也不大上台盘。”

“只要他能办事就行。老马人很能干，又识字。还有，我家的事都在他肚子里，他知道该怎么说。”

想想也不错，李婆婆同意了。小王妈却认为还该问一问马地保本人的意思。

“那当然。”

于是唤阿翠即刻去请来马地保；由李婆婆先开口，说要请他进京一行。

“好啊！”不待李婆婆把话说清楚，马地保就兴奋了，“我老早就想进京玩一趟了！”

“慢点，老马！”小王妈立即提醒他，“可不是请你去玩的。”

“我知道，我知道！当然是有事。可是去送信？”

“信是要送的。要紧的是，请你去看看情形。”葛如很吃力地说：“洪三爷从点了状元以后

来过一封信，到现在两个多月，再没有第二封信。不知道他是不是公事太忙？想请你去跟他见个面。”

“嗯，嗯！”马地保问：“见了面怎么说？”

见了面该怎么说呢？说李家母女惦念他？这样的话，不说也不要紧；而要紧话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葛如想了好一会才回答：“你听他怎么说。”

马地保将这句话，揉合在他有关洪钧与葛如之间的所见所闻之中，细细体味下来，领悟到她的难言之痛，便点泮头说：“你要跟洪三爷说什么，请你自己写在信上。我只看他的神气，听他的话。”

这个回答，李婆婆和小王妈都未能领略涵蓄在内的意思，葛如却欣然称许，“对了！老马，”她说，“你就这样最好。”

“那么，”马地保问：“哪天动身呢？”

这次是小王妈作了答复，“越快越好，请你今天就去打听船期，有船就走，到天津起旱。”她问：“老马，你看要多少盘缠？”

“这，这我可不知道。”

“我知道。”葛如接口，“请你去打听了船期再回来。”

“好！”

“喔！”马地保已快出门了，葛如又将他唤了回来，有句话叮嘱：“这件事，请你不要跟人说起。连马大嫂面前都不必提。”

马地保想了一下，点泮头说：“我懂。你放心好了。”

※

※

※

马地保的行李很简单，铺盖以外，一只藤箱，旧衣服中裹着棉纸包裹的四样文玩：一具竹根雕花的笔筒，一只白玉水盂，一方水晶镇纸，一柄象牙裁纸刀。是葛如平日所用，特地托他捎给洪钧，名为“伴画”，其实是打算着逗起洪钧的睹物怀人之思。

一路省吃俭用，到了京师崇文门外，马地保不敢进城。因为他听说过，崇文门的税官，吃人不吐骨头，仗着“崇文门监督”一直是王公亲贵充当，靠山极硬，有恃无恐，连外省的督抚都不卖账，他一个小小的地保，怎敢去持虎须？因此，沿着东河沿往东，在北小市找了家极小的客栈住了下来。

巧的是这家小客栈的掌柜，正是山东人，姓佟。佟掌柜很照顾这个初次到京的同乡，将他安置在靠近柜房的屋子，然后问起来意。

“我是替人送一封信。”马地保答道：“长元吴会馆在哪儿？”

“在西边。”佟掌柜问说：“你要找谁？”

“洪状元。”

“洪状元？”佟掌柜不觉诧异，“是苏州的洪状元吗？”

“对！一点不错。”

“老乡，”佟掌柜不由得关切，“你跟洪状元认识？”

“认识。洪状元从前一直在烟台东海关当差。我——”

“怎么？”

马地保想说：我跟他还一起在福山县替人打过官司。但话到口边，觉得无须说此，所以又咽了回去。如今佟掌柜追问，不能不答，便含含糊糊地答说：“我见过几面。”

“那么，老乡，你是给谁送信呢？”

这就见得马地保老练可靠了，他不提葛如的名字，只说：“是东海关上的一位老爷。”

“嗯、嗯！”佟掌柜说：“京里的规矩，官越大起得越早，都是天不亮上朝。像翰林院的老爷们，上午到衙门里打个转，没事就吃酒做诗去了，不定什么时候才回家。我想，你专程来报信，当然要面见本人；最好明天一早去，就一定见得着。”

“是，是！”马地保欣然答说：“你老哥替我想得很周到。准定明天一早，劳驾你派个伙计领一领路。”

※

※

※

“喏！”佟掌柜的伙计，指着那副已经褪色的“禹门三激浪，平地一声雷”的对联说：“这就是长元吴会馆。你老自己去问吧！我这里还有活，可不能陪你了。”

“多谢，多谢！”马地保道个劳，提着手里的蓝布包裹，踏进会馆，向门房问道：“请问，苏州的洪老爷，洪状元住哪间屋？”

正在看唱本的门房，拿老花眼镜往额上一推，定睛将马地保打量了一遍，慢吞吞地问道：“你是哪里来的？”

“我打烟台来，来给洪老爷送信、送礼。”马地保将包裹，往上提一提，表示不是撒谎。

“你请等一等。”

马地保很高兴，心想听佟掌柜的话不错，果然是一早来的好。于是在门房外面专供轿班歇脚的长凳上坐了下来，将预先想好要跟洪钧说的话，又默忆了一遍。

过不多久，门房入而复出，后面跟着个穿马褂的中年人，一直走到马地保面前问道：“贵姓？”

马地保急忙起身答道：“我姓马。”

“敝姓张，是这里的司事。”张司事自我介绍过了，将手一摆，“请里面坐。”

两人在门房中坐下，马地保仍旧是那句话，要面见洪钧，送信送礼，却未说信和礼物出自何人。

“喔，这可巧了。”张司事搔搔头皮说，“洪状元不在京里。”

马地保一听这话，心往下一沉，急急问道：“到哪里去了？”

“到保定去了。听说是直隶总督李大人邀了去看文章；得要个把月才能回来。”

马地保愣住了，好半天才说了句：“那我只好等他！”

这句话大出张司事意料——他是受了同乡大老的关照，早有准备的。如果有烟台来人，绝不让他跟洪钧见面。原以为有这番托词，姓马的一定会将信和礼物留给他转交，不想他非面见本人不可。

越是如此，越不能让他跟洪钧见面。不过，逼他回去也不能操之过急。张司事便装出事不关己，毫无成见的神情说：“那也随你。请你留个地址在这里，等洪状元一回来，我好派人通知你。”

“是，是！多谢张老爷！”马地保说，“我住在北小市佟家小店，只问佟掌柜，就可以找到我。”

说完，马地保携着原物离去。张司事亦就跟着出门，直奔米市胡同潘宅去看吴大澄。

“烟台有人来了！姓马，带着信，还有一个蓝布包裹，说是送的礼，不知道什么东西？”

“姓马的我知道，是个地保。当然是李蔼如派来的。”吴大澄问道：“你怎么跟他说？”

“我照清翁关照我的话回答他。姓马的愣了半天，说要在京里等。这，这可有点麻烦！”

“不要紧！谅他盘缠不见得充裕，等得等不下去，乖乖会走的。”

“那么，要不要告诉文翁呢？”

吴大澄想了一下说：“这你不必管了！你听我的话。这件事很费你的心，文卿将来会谢你。”

“哪里话！”张司事说，“为我们苏州人的面子，理当效劳。”

于是，吴大澄立即托潘家的听差到上房去通知，要见“两老”——潘曾莹、潘曾绶。两者恰好都在家；听吴大澄说明经过，面面相觑，好半天开不得口。

毕竟潘曾莹当过侍郎，一句话抓住了关键，他说：“为今之计，总得先把那封信弄来看创，才谈得到其他。”

“这话说得是！”潘曾绶望着吴大澄说，“能想个什么法子，把信弄来。”

“法子倒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让我去试试看。”

他的办法是托张司事去看马地保，只说有便人要到保定，可以把他的信捎给洪钧。张司事很会办事，加了一句话，把马地保说动了。

“洪状元不知道哪一天回来；你老等着也不是回事。不如先把信寄去，洪状元看过了自然有回音，也许提前回来，或者邀你到保定去面谈都说不定的。”

马地保怎么样也想不到，他是蓄意来骗信的；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毫不考虑地将信交给了张司事。不过问了一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回信？”

“那不过三、五天的事。一有回信，我就派人送来。”说完，张司事离了佟家小店，直接到米市胡同去复命报功。

这封信接到吴大澄手里，便觉意外；原以为洋洋洒洒，必有诉不尽的缠绵之意，岂知信封极薄。当着潘家二老的面拆开一看，越发诧异，失声说道：“只是一句诗！”

潘曾莹接来看，果然！花笺上端端正正七个字：“天涯海角同荣谢。”

“这好像是成句。”他说，“一时想不起来是谁的诗。”

“像是唐诗。”潘曾绶说。

吴大澄没有开口，到书架上取下一部诗集，翻了一会，轻快地说：“找到出处了！我记得是玉谿生的诗，果然不错。”

“不管是谁的诗；理文生义，知其本心。”潘曾莹说：“这件事看起来麻烦！”

“是！看来所望甚奢。”吴大澄皱着眉说。

“很明白的事，”潘曾莹接口说道：“文卿是状元，她就要当状元娘子。只是有件事值得推敲，这到底是李蔼如的一厢情愿呢？还是文卿的轻诺？”

“听说文卿常跟她集句唱和，这句诗，多半是文卿的轻诺。”

“那就更麻烦了！”潘曾绶的神色益发不，冶，“轻诺则寡信；寡信则——”

刚说到这里，窗外有人接了一句：“寡信则不义；不义则不祥！”

人随声至，正是潘祖荫从宫中散值归来。吴大澄赶紧起身，恭恭敬敬叫一声：“老师！”

两者自然不动，脸上亦都毫无表情。因为听潘祖荫的语气，与他们的想法大有距离，自然不快。但是份属尊亲，只为潘祖荫如今是撑持门户的一家之主，不便出言驳他，只好出以这样的神态，表示不满。

“怎么样？”潘祖荫问吴大澄，“信取来了？”

“是！在这里。”

“拆开了？”潘祖荫微觉诧异，“文卿没有见过？”

“给他看干什么？”潘曾绶终于忍不住了，大声对他儿子说：“你如今是有身份的人，出言吐语，很有关系。”

一句告诫的话不曾说出来：说话务必慎重。潘祖荫笑一笑答道：“爹爹，我看这件事听其自然最好。”

“何能听其自然！惹出乱子来，你当读卷官的第一个脱不了干系。你好糊涂！”

世家大族规矩重，潘祖荫看父亲有发怒的模样，不敢再多说什么。吴大澄看他们父子话不投机，将成僵局，无法商量正事，便找个借口，说左宗棠寄来一批关中新出土的碑版拓片，其中颇有珍品，不妨看看。就这样将潘祖荫调了开去，才能重拾话题。

“伯寅书呆子的味道越来越重了！”潘曾莹跟他老弟说，“有人告诉我，说他在南书房也随便说话，而且措词不甚检点。有时提到皇上，竟说是‘小因’。万一有懂苏州话的太监听见了，到宫里去搬弄是非，那不要闯大祸？”

“是啊！”潘曾绶答说：“我也说过他好几次了。文卿这件事，不要他管。”

“可是有人会问他。你关照他如果有人问到他，只推说不知道好了！”

“我会关照他。”潘曾绶转脸问吴大澄：“你看这件事怎么办？”

吴大澄由潘祖荫的话得到启示，“状元娘子”这桩公案，站在蔼如这边的人，可能并不少。为了慎重起见，不妨邀集同乡来谈一谈。

这个建议为潘家二老一致接纳；不过潘曾绶又提出很重要的一点：“是不是先要告诉文卿呢？”他说，“本主都还不知其事，旁人瞎起劲，似乎不合情理。”

“这哪里是瞎起劲？”潘曾莹大不以为然，“要说‘天涯海角同荣谢’，我们三吴同乡，不也一样吗？总之，此事决非文卿家务，更非文卿私事；所以亦不能听文卿自作主张。”

“既然如此，就不必先告诉他。”吴大澄说，“等办妥当了再跟他说也一样。”

就这样，获致了一个初步的结果。由吴大澄用两老的名义，出了一份“知单”，邀约同乡大老宴叙。另外又托一位同乡将潘祖荫邀去赏荷饮酒，为的是不让他参与其事。

※

※

※

一共请了六位客，来了五位；翁同和约略知悉此事，因为请假回原籍常熟葬亲，已经奉

准，长行在即，不愿介入纠纷，所以托病辞谢了。

应邀的五位客中，自然有庞钟璐和殷兆镛。因为是熟客而天气又热得厉害，所以都宽了长衫，科头葛衣，露坐聚饮。主人由时局闲闲说起，谈到三吴的人才；潘曾莹很快地一转，话锋及于苏州府的功名富贵。

“实在说，先公状元宰相，是本朝苏州极盛之时。彭文敬为其后劲，当年在军机，亦颇有赫赫之名。文敬下世，至今不过十五年，苏州人可真是太寂寞了！你看，”他指着庞、殷二人说，“就靠你们两位撑苏州人的面子了！”

“什么面子？且不说入阁拜相，苏州人做京官，还巴结不上一个尚书；做外官，哪一省的督抚是苏州人？”殷兆镛说，“倒是伯寅，有南书房的差使，总算‘内廷行走’还有人，这才是替苏州人挣回一点面子。”

“我在想，苏州的文运与仕途的得意，关乎时世盛衰。盛世的状元、宰相，常出在苏州；自从长毛造反，一成气候，天下大乱，苏州人就倒霉了！如今，”殷兆镛很起劲地说：“东南底定，将逢盛世，果然状元又出在苏州！这不是信而有征的事吗？”

“着啊，”潘曾莹很兴奋地接口，“正因为如此，我们非保全洪文卿不可！”

就这一句话，洪钧成了苏州人的希望之所寄。于是敬陪末座的吴大澄说道：“文卿也很烦恼。”

“慢点！”庞钟璐忽然插进来说，“洪文卿不是由会馆搬到北半截胡同了？近在咫尺，怎么今天不约他来？”

“怕他不便说话。”潘曾莹说，“也怕有他在座，我们不便说话，所以没有约他。”

“喔，那么伯寅呢？”

“他另有不能不赴的约。”

“嗯，嗯！”殷兆镛看着吴大澄问：“文卿自己是怎么个意思？”

“这很难说。不过，我想文卿不是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人。”

于是渐渐专注于正题，一面饮啖，一面听吴大澄细说前因后果。宾主之间，对于洪钧绝不能做这件娶藹如为妻的惊世骇俗之事，态度是一致的，但如何打消其事，却有不同的意见。

有人说：既然是洪钧自己惹出来的麻烦，就应该由洪钧自己来料理。然而马上有人质疑：洪钧如何能够料理得开这场麻烦？或者，洪钧根本不以此事为麻烦，要坚守他对藹如的承诺，又如之奈何？

“果然如此，是他自作孽！”殷兆镛说：“我们当然要劝他，但是不可以瞒他。否则，做对了他没话说；万一别生枝节，事情压不下去，闹开了来，他反而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是我自己的事，我当然知道怎么做才妥当。大家越俎代庖，弄成这个样子，其谁之过？大家请想，哪一位担得起这份责任？”

这一问，问在要害上。潘曾绶首先觉得犯不着做此傻事，便向他老兄说道：“我看，还是得告诉洪文卿。”

潘曾莹还在沉吟，庞钟璐已表示附议，“告诉本主是正办；照正办而办不通，可以无憾。”他说：“瞒着他办，是走偏锋的办法。倘或吃力不讨好，不但受本主的埋怨，而且亦不容于公议，说我们霸道、多事。那时有口难辩，落个灰头上脸，岂非笑话？”

这期于无憾的一种看法，说服了潘曾绶，“那么，”他问，“是此刻就请洪文卿来呢？还是托清卿跟他去谈？”

照常情来说，应该是吴大澄私下跟洪钧去谈，婉转劝喻，比较理想。但吴大澄怕辩不过洪钧，觉得利用同乡大老，施以压力，就不怕洪钧不就范。因而很快地接口：“事不宜迟，就此刻把洪文卿去请来；看他有何难处，大家帮着他出出主意。”

座客都无可无不可地同意了。于是吴大澄即席写了一张便条，说有“要事奉闻，即请命驾”；派潘家的听差，套着车去专迎洪钧。

※

※

※

洪钧一到就觉得气氛异样，心里当然也意会到多半是谈藹如的事，不由得便有怯意，因而寒暄谈吐，都显得有些不大自然了。

这是件很尴尬的事，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问他。当然，如果仅是潘家二老，就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吴大澄为了打开僵局，用眼色征得了主人的同意，将洪钧悄悄拉了一把；两人挪开座椅，促膝对面，避客交谈。

“马地保来了！”

就这一句话，洪钧便变色了，“人在哪里？”他问。

“说来话长。先告诉你最要紧的一句话，他带来一封李蔼如的信，还有四样文玩。信，我们已经拿到手了。”吴大澄停了一下又说：“潘家二老作主拆开来看了，里面是一句诗：‘天涯海角同荣谢’。文卿，这是怎么回事？”

洪钧瞠目不知所对，心里空落落地，只是反复响着这七个字：“天涯海角同荣谢，天涯海角同荣谢！”

见此光景，吴大澄心里雪亮，用略带讥刺的意味说：“这就是你对她的千金一诺？”

这下才惊醒了洪钧，眼前还有个人在等自己的回话，茫然地问道：“你说什么？”

“我说，李义山的那句诗，可是你借来赠李蔼如的？”

“嗯！”洪钧点点头。

“如今呢？仍旧记着这句诗？”

“义不可负！”洪钧答得很快。

话有些接不下去了。吴大澄想了一下问道：“这会搞成一个怎样的局面，你想过没有？”

洪钧默然。他自然想过，但想起来便揪心，根本不敢往下想，亦就无从回答。

这情势就很明白了，虽然义不可负，而不负又何可得？吴大澄觉得事情有点把握了，便好整以暇地剥着指甲，连眼都不看地催问一句：“怎么样？”

“我亦不知道该怎么办？”洪钧忽然问道：“马地保住在哪里？”

“你想找他？”

“不！”洪钧答说，“我也许托人去找他。”

“既然如此，眼前你就不必问了。”吴大澄向高谈阔论的庞。殷等人呶一呶嘴，“这几位都想先听你一句话，好助你应付难题。”

“听我一句话！”洪钧愕然，“什么话？”

“咦！这你还不明白？你是顾大局，还是顾私情；得要听你一句话，大家才有着手之处。”

“这一——”洪钧觉得凳子如针毡，再也坐不住了。起身透了口气，脚步不自觉地往另一头踱了过去。

这是紧要关头，吴大澄丝毫不肯放松。跟过去在他身边说道：“文卿！你不可自误一生！提得起，放得下，才是男子汉的作为。”

“这，”洪钧吸口气说，“最好能兼顾。”

这一答复不能让吴大澄满意，但也并不失望，因为由“义不可负”的只顾私情，到希望“兼顾”，口气已经松动了。

吴大澄沉吟了一会，想出一句很有力量的抵制他的话：“若要兼顾，除非李蔼如肯委屈。”

“你是说，要她委屈作小星？”洪钧使劲地摇着头：“断断乎不肯！”

“那就断断乎不能兼顾了。”

“让我再想想。”洪钧用告饶的语气说：“清卿，请你不要逼我！”

“你失言了！文卿，”吴大澄将脸沉了下来，“我为什么要逼你，于我有什么好处？”

“是，是，我失言。”洪钧苦笑着赔不是，“你别动气。”

“罢，罢！你不用赔礼，我也不生你的气。不过，”吴大澄往后面指一指，“群贤毕至，你总得有个交代啊！”

这又是令人作难的事！能交代些什么呢？洪钧心想，在前辈面前谈青楼艳迹，实在难以启齿；说曾受蔼如资助，亦不是什么有面子的事。至于自己对蔼如的态度，至今犹在未定。或者说，始终想践宿诺，这又与大家的期待不符，势必发生争议。而自己孤立无援，在众口一词的围剿之下，订立城下之盟，事情便再难挽回了。

念头还没有转完，已有满怀怯意，唯有赔笑告饶：“清卿，你救我一救，悄悄放我走了吧！我实在没法子再回席了。”

吴大澄设身处地想一想，自己是洪钧，遇到这样的场面亦只有一溜了之。不过同情归同情，难题还是难题，洪钧到底作何打算，至少他自己该有一句话，大家才有着力之处。

于是他问：“你就这么白来一次？”

“那有什么办法？”

一听这话，吴大澄大为摇头，“你这不是处事的态度。”他说，“有些麻烦躲得过，有些麻烦躲不过；你这是躲不过的麻烦，越早处置越好。今天是个机会，你有什么难处要大家帮忙，不妨实说。”

洪钧体味他后半段的话，觉得是一个暗示：如果自己决定悔盟，在蔼如那面自然有麻烦；而这一麻烦大家可以帮忙料理。倘使坚持原意，以为对蔼如“义不可负”，则不言可知，因此而引起的麻烦，就不必指望同乡大老会予以任何助力。

意思是弄清楚了，可是洪钧觉得不能接受他的暗示，自亦不宜公然拒绝，很婉转地答道：“同乡前辈的感情，铭感五中。将来少不得有奉求之处。我们再谈吧！”说完，转身就想溜。

吴大澄哪肯如此轻易地放他走，拉住他的手臂问道：“马地保那里怎么说？骗了信来，该有交代；至多三天必得给他一个确实的答复。”

“让我再想一想。”

洪钧是一味闪避，而吴大澄则偏不容他闪避，故意逼进一步问：“或者，我把你的寓处通知马地保，让他自己来找你。”

“不，不！不要让他来找我。”

弱点一露，吴大澄更不肯放松，“那么，”他说，“早点打发他回去？”

洪钧不响。这依然是需要想一想才能定夺的表示；而在吴大澄看，便是默许。

“好吧，”他略略提高声音，带着询问的语气说：“这件事交给我了。”

洪钧仍旧不响。好一会，才用极低的声音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

※

※

入夜在会馆的庭院中，仰望银汉迢迢，洪钧忽然记起这天是七夕。

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想起艳传千古，不知多少诗人词客咏叹过的牛郎织女的故事。试着背一段“荆楚岁时记”的文章，居然琅琅上口：“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纤，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其一年一度相会。”

一面念、一面想，想的是天孙与牛郎的身份不配，却能结为夫妇；而人间的婚姻，偏要讲门当户对。世俗的礼法，可笑亦复可鄙！安得豪杰之士，将虚伪陈腐的俗套烂调，一扫而空，特立独行地做一两件不悖天理人情、醒豁耳目的快举，为人一吐肮脏之气。

兴念及此，百脉如沸，恨不能即时上奏乞假归娶，拿“状元及第”的衔牌，亲迎蔼如的花轿，为天下才德容貌皆胜，而身世坎坷的弱女子，作一番有力的鼓舞。那是何等快心之事！

可是万丈心潮，升得太遽，落得也快。一想起潘曾绶声色俱厉的神态；吴大澄愁眉苦脸的表情；以及想象中随处都会遇到的冷漠而含有敌意的眼色，洪钧立刻就气馁了！

于是脑中浮起的，尽是可怕的想象，奉旨革职，递解回籍，债主盈门，亲朋绝迹，老母垂涕，兄弟无言，妻子饮泣，做人做到这个地步，哪里还有生趣？

这样想着，洪钧只觉得一颗心不断地往下沉。挺一挺胸，定一定神，将那些杂念尽力驱除，他冷静地自问：有没有杨鼎来那种不恤人言的胆量？没有！能不能学到唐伯虎那种卖画自给的本事？不能！这就不能不迁就现实了！

然则，如何向李家母女交代？他不敢想，也不会想了！怔怔地望着疏星淡月，无端记起李义山的一首七绝：“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渡来！”

他在想：织女牛郎，犹得一年一会；自己跟蔼如，莫非真的会成为“无期永别”？

※

※

※

在潘家，老弟兄俩与吴大澄也还在纳凉；口中所谈，少不得还是洪钧的“孽缘”——这两个字是潘曾绶提出来的。

“平心而论，洪文卿这段孽缘，也叫身不由己。我只是有一点想不通，”他说：“如果李蔼如真的如洪文卿所讲的，如何知书识礼、通达大体、亢爽宽厚，那她怎么不仔细想一想，她想做状元娘子，是希冀非份之荣？”

吴大澄心想，蔼如不是要做状元娘子，只是不愿做人的偏房。如今不是她希冀非份之荣，而是洪钧的许诺，自然而然地加重了份量。不过，这些话不便直说，免得蒙上为蔼如辩护的嫌疑。

“是啊！”他只附和着，“再聪明的人，总也有糊涂的时候。”

“我倒有个计较，”潘曾莹说：“既然李蔼如是一时想不透，得要有人指点她一番。我想，不妨请一位说客去疏通，动之以利害，或者为了洪文卿的前程着想，自愿退让，亦未可知。”

“这一策高！”潘曾绶也很兴奋，“当然，这位说客要擅于词令，同时要带一笔钱去。所谓‘卑词厚币’者是。”

“这笔钱，数目怕不少。在洪文卿说，就是千金报德。”潘曾莹停了一下又说：“而况洪文卿用她的钱，怕也不少。”

“不知道用了她多少钱？”潘曾绶问吴大澄。

“前后总有千金之谱。”吴大澄答说：“细数只有洪文卿自己才清楚。”

“就算它一千两，加一倍是二千两。”潘曾绶的语声慢了下来：“二千两银子，不是一个小数目。不知道洪文卿自己能凑多少。”

“他，”吴大澄说，“一身的债。”两者都不言语了，只听得两管水烟袋，“噗噜噜”、“噗噜噜”，此起彼落地响个不停。

“事情是可以看得出来了！”吴大澄概括这天晚上的所闻所谈，作个总结：“洪文卿虽想兼顾私情，毕竟也知道此事关系不轻；到顾不住私情的时候，也只好撒手。我们可以朝此途径去做，要他明白表示是办不到的，也无此必要。至于怎么做法，只有走一步、算一步。倘或赔几个钱可以了事，当然要设法筹措。是由洪文卿出笔据去借，还是大家凑一凑，帮他过关，也只有到时候再说。至于眼前，最要紧的一件事，当然是如何拿那个送信的人打发回去。”

“不错，不错！”潘曾莹连连点头，“你说得很透彻。眼前这件事，自然要请你指挥张司事去办；要送他几两银子做盘缠，先由会馆里垫了再说。”

“是！”吴大澄慨然允承，“我照二太爷的吩咐去办。”

“还有件事。”潘曾莹又说，“你最好跟那送信的人多谈谈，套套他的口气，看看李蔼如究竟是什么意思？”

“是！”

※

※

※

虽然已定了初步处置的办法，但却不能马上动手。因为要装得像煞有介事，就得到了由京里到保定来回所需的日子，方能去看马地保。

这一来回也不过三天的日子，而在马地保的感觉中，真比三年还长。这一天午后，正坐在屋子里发愣，佟掌柜亲自来通知，说长元吴会馆的张司事来了；顿觉精神大振，三步并作两步地迎了出来，脸上不自觉地堆足了笑容，而“费心，多谢”的客套，也似乎已涌到了喉头，迫不及待地要出口。

见了面不待他动问，张司事先开口说道：“信替你转到了。”

“喔，多谢！”马地保脱口而出，接着将手伸了出来。

张司事倒是一楞，不知道他要什么？马地保亦随即发觉自己失态，马上将手缩了回去，脸上讪讪地颇不得劲。

“想来你是要回信？”

“正是，正是！”马地保连连点头。

“回信没有，只有口信。洪状元说是信看到了，这几天一早给直隶总督李大人请了去，要到深更半夜才放他走，实在忙得一点功夫都抽不出来。过几天，他会直接复信到烟台，请你先回去。”说到这里，将一个手巾包解了开来，“这是洪状元送你的盘缠。”

盘缠是十两一个的银镲子，簇新的两个，总计二十两。回烟台一半都用不掉，出手总算很大方。可是马地保觉得这二十两银子压手，迟疑着不知说什么好。

“洪状元还有句话，”张司事看了他一眼，忽然换了口气：“你先把盘缠收起来。”

他一面说，一面将装银镲子的一个公文大封袋抹一抹平；这就可以看得出上面印着的宋体蓝字，衔名是“直隶总督部堂”，表示银子确从保定而来——当然，这是为了取信于马地保，特意安排的。

“太多了！”

“多还不好？”张司事将银镲子用那个封袋包好，往他面前一推，以一种“自己人”的口吻说，“吃一趟辛苦总要捞几个。不然，吃饱饭没事干不是？”

“张老爷，”马地保跟他商量，“我想，是不是能到保定去一趟？”

“到保定去一趟？”张司事假作不解地问：“去干什么？”

“去见洪老爷。”

“那你可一定是白跑一趟。洪状元是李大人特意请了去的客人，整天请在签押房谈天商量公事。我刚才不是说了，一早请去，到晚才放人。你到哪里去见他？”

马地保听这一说，心中茫然；自己想想，一个见了县官便得磕头的地保，要到总督衙门去找总督的客人，这尺寸上相差得也未免太大了。

由此一念，顿觉气馁，而心里反倒踏实了。只有一件事未了，“那么，这几样礼，怎么办呢？”他问。

“对了，刚才我的话没有完。洪状元还有句话，就是这几样礼，请你留下来。”张司事紧接着声明，“不是交给我！明天有位吴老爷来取。吴老爷是洪状元的同乡同榜，不知道你听说过这个人没有？他的官印是大澄两个字。”

“没有，没有听说过。”

“不要紧！你交给他就是错不了！”

等张司事辞去不久，果然有位“吴老爷”来访。又是佟掌柜自来通知，并且证实了吴大澄确是洪钧的同乡、同年。

吴大澄很够气派，借了潘家两个听差，一个站在柜房外面，一个随侍在侧。他自己却不坐下，负着手两眼上望，不知在看些什么，还是想些什么？

见此阵仗，马地保不免加了三分敬畏之心，咳嗽一声，待吴大澄转脸来望时，随即请了个安。

见了马地保，他倒不摆架子了，慌忙拱手还礼，“不敢当，不敢当！”他问：“贵姓是马？”

“是。我姓马。想来你老就是吴老爷？”

“敝姓吴。”吴大澄问道：“张司事跟你谈过了？”

“是。谈过。”

“好，好！请坐下来谈。”

说着，吴大澄使个眼色，潘家听差便将纸媒燃着了，连水烟袋放在桌上，悄悄退了出去。

“请坐，请坐！不必客气。”

等吴大澄先坐了下来，马地保方始斜签着身子，坐了板凳一角，双手放在膝上，静等吴大澄发话。

“洪状元是我同乡至好，乡试会试，两番同年，无话不谈的。昨天他从保定派人带口信给我，说烟台有人带来几样送他的礼，托我代收。”

“有的。等我去取了来。”

“不忙，不忙！”吴大澄伸手按一按他的肩，“不知道这几样礼，是什么人送的？”

这话让马地保生了疑问，既然洪钧跟他“无话不谈”，何以不知道这几样礼是何人所送？于是，他先反问一句：“吴老爷莫非不知道洪老爷在烟台的事？”

“呃，”吴大澄假意想了一下，“是说他在烟台结识了一位李姑娘，如今自称‘状元娘子’的

那回事吗？”

“是！不过，‘状元娘子’倒不是李姑娘自称，是大家这么叫她。”

“大家又为什么叫她呢？”

“两番报喜，锣声敲得满街响，谁不知道？洪老爷中了状元，连新任的道台都来道喜。真的风光。”

“喔，”吴大澄问道：“她自己怎么说呢？”

“吴老爷是说李姑娘？”马地保想了好一会，记起来了，“我只听李姑娘说过一句话。她说‘原来我倒并不指望会当什么‘状元娘子’；事到如今，想不当也不行了’！”

“想不当也不行了！”吴大澄默念着这句话，心又往下沉了。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十五

是第三夜了！从马地保回烟台那天开始，蔼如夜夜独对孤灯，一直发愣到天亮。

一直有句话盘旋在脑中，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写信没有功夫；将马地保唤到保定，无论深夜、清晨，抽片刻跟他见个面，难道也没有功夫。就不为人家，为他自己，烟台是何情形，不也是先闻为快吗？她在想，如果自己是洪钧，听马地保一到而无法见面问个清楚，只怕晚上觉都睡不着。

想来想去，终于想到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她及她与他之间的一切，在洪钧看来，至少不会比作直隶总督上宾这件事来得重要。

于是蔼如恍然大悟，原来洪钧将功名富贵看得高于一切。这使得她对他的评价打了一个折扣。可是，她旋即想到，她不应该鄙薄他，既成夫妇，便当体谅。这一念之转，使她的想法改变了。作为一个男子汉，求功名、取富贵，不正是有出息吗？何况功名富贵，与己相关；如果他不是状元，自己又何来“状元娘子”的美称？她在想，功名富贵之外，他总还要些别的东西，自己在他心目中，依然占着极大的分量。倘或要求他将她看得比功名富贵还重要，那不太过份了些？何谓相夫？何谓内助？岂非就是要助夫取得功名富贵？然则自己如有那种想法，不恰恰与贤妻之所以为贤，背道而驰？

三天来的焦虑苦思，万般凄楚，就这片刻间，一扫而空；心境豁然，依旧觉得万物有情，生意盎然。于是，她想到母亲，应该赶紧将这些想法去告诉她，让老人家也宽宽心。

“阿弥陀佛！你总算想通了。”李婆婆说，“男人家都是这样子的，一离了家就想不起家。从前你父亲出门四年，别说捎家用回来，连封信都没有。一到回来了，你知道怎么着？”

“怎么着？”蔼如极感兴味地问。

“带回来四口箱子，倒有三口箱子装的是替我买的东西，穿的、用的、吃的，样样俱全。说句不怕人笑的话，连裹脚布都买到了。”

“那时候，娘，你怎么样？不骂爹了？”

“骂还是骂他。”李婆婆说，“心里可又是一种想法。”

“怎么想？”

“我在想：罢了！这四年的苦，吃得也还值。”

四年的苦！蔼如心想，自己才吃了四个月的苦，算不了什么？

“闲话少说，我心里一直在盘算；说出来，你看使得使不得？”李婆婆说，“与其彼此心挂两头，又多一份开销，倒不如干脆上京去。我在想，三爷大概也有这么一个想法，只是说不出口。”

“怎么办呢？”

“这点你都想不明白。譬如你是三爷，说要接我们娘儿俩进京，莫非就是那么一句话，不要寄盘缠来？”

“啊！我懂了！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写信来的缘故了！”蔼如欢欣地嚷着；突然发觉自己忘形可笑，伸一伸舌头，低声说道：“三爷中了状元，花费很不少，在京里一定借了债，再没法子替我们凑钱，所以索性连信也懒得写了。”

“这也是有的。”李婆婆又问：“你看我想得对不对？”

“娘，你早就该告诉我了。”蔼如站起身说，“我收拾行李去。”

盘缠尚无着落，行期更未决定，说收拾行李，岂非可笑。可是，李婆婆不忍扫她的兴，所以没有拦她。而蔼如却真的立即动手，检点箱笼，什么是该带走的；什么是可以送人的；什么是不妨变卖的，就此大忙而特忙了！

李婆婆默默地看在眼里，也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派阿翠将小王妈去请了来，从容谈起，说马地保进京，虽不曾见着洪钧，但洪钧多时没有信的原因却找出来了，是由于洪钧负了债，不能寄盘缠来接她们母女，“男人家好面子，自己觉得空口说白话不好意思，所以一直没有信。”李婆婆用非常世故的语气说，“话到该说的时候，一定要说；不管多么为难的事，硬着头皮说了出来，也就说出来了！如果不敢说，不肯说，错过了那个时候，越想越觉得说不出口，那就永远没有说的的时候了！”

小王妈听在耳中，心里却有将信将疑的感觉——马地保一回来，她就跟他见过面了；听他所谈前后经过，似乎不大对劲。她虽然不能找出自己的这种感觉的由来，但决非如李婆婆所想的那样简单，是她确信不疑的。

当然，自己的想法只好深藏于心，在表面上还不能不作附和，“对了！”她说，“如果不是这个缘故，可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在想，这样僵着也不是一回事。”李婆婆的语气越发从容有条理了，“在我这里，一个家开门七件事，样样要钱；平时又是用惯的，要省也省不下多少。在他那里，一个人住在会馆里，起居饮食，样样不便；做官当差，又是那样的身份，听差、车夫一个不能省，这份开销也不小。加以单身人，应酬一定很多；三天两头上饭馆，光是——”

“光是”什么？李婆婆觉得碍口，没有说下去。小王妈自能意会得到，上饭馆少不得“叫条子”，这笔“局账”积少成多，到三节结账之时，亦很可观。而且也不能总是叫局，少不得也要到“胡同”里去“开”个“盘子”，“做”个“花头”，那一来必定闹一身亏空。倘或迷上了哪一个，得新忘旧，更是件不得了的事！”

这样一想，便不待李婆婆开口，她也想到了，她们母女应该上京去跟洪钧相会。只是这一笔盘缠，并非小数，且莫贸然开口，先听听李婆婆是何主意，再作道理。

李婆婆也很注意她的表情，看出自己前面的一段话，已为她听了进去，觉得下面的话，便容易说了，“你知道，我一直拿你当亲人看待，如今有件事，先要跟你商量。”她说，“总要你不反对，我们母女才能放手去做。”

“婆婆，自己人有话好说。你老人家是怎么个意思？不管做得成，做不成，说来商量着！”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做得成，做不成，大家商量。”李婆婆指着已经收拾好了一部份箱笼说，“我跟蔼如的意思，打算先到了京里再说。”

因为自己原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小王妈对她的话，并不感到意外；也不必她作进一步的说明，只问：“洪三爷知道不知道你老人家的意思？”

“还不知道。”

“要不要先写信问一问他？”

“只要写信告诉他就是。”李婆婆说：“他如今在保定，是直隶总督李大人邀了去作客，说不定还没有回京。写信一来一往，要好些日子。天快冷了，我想起早走，不趁八九月里赶路，一到冬天，冰天雪地的路上不好走。说实话，我也吃不起这个辛苦。”

小王妈想了想说：“既然决定上京，早走也好，这里呢？”

“这就是我要跟你商量的。”李婆婆问：“是暂且留着这房子呢？还是都料理得干干净净，一去不回头？”

“一去不回头”这五个字，小王妈听来刺耳。想起平日的情份，一时倒有依恋不舍之意。因而毫不考虑地答道：“这房子赁得便宜，就闲关它一年半载，也花不了几个钱，不如留着。说不定婆婆在京里住得腻了，或者想念我们，要回烟台来看创，也方便！”

“你这么说，可真得留着了。”李婆婆十分欣慰，也有些感伤，“徐州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回去；就回去，也都是陌生的了。烟台就是我们娘儿俩的老家，留着个根也好。”

“正是这话！”小王妈指着箱笼问：“这是收拾了要带去的？”

“不一定，”李婆婆说：“照蔼如的意思，是想料理清楚了走，有些东西要带去；有些衣服、动用家具，带不了的要送人，有几样比较值钱的东西，像客堂里的那套木器，还有那架云南大理石的红木屏风，打算托你找个买主，换几两银子凑盘缠。”

“喔！”小王妈心里在想，事到如今，她们母女的盘缠，无论如何是要着落在自己身上。当然，洪钧将来会还，但眼前能够有所弥补，又何乐不为？因而接口说道：“既然房子要留着，木器跟屏风就不必卖；不过闲摆着不收拾，会坏。”

李婆婆一听就明白了，乐得顺水推舟地说：“这话不错，木器跟屏风，就寄放在你那里好了。”

“也好，原是望海阁搬了来的，仍旧搬回原处，照原样子摆好，一点心思都不用费。”小王妈很高兴地说：“若是有人问起，我告诉他：是‘状元娘子’家的东西！”

李婆婆听这一说，心里有些嘀咕，料知精如不会喜欢她那样的说法；不过，话已出口，不便翻悔，只好笑笑不响。

于是，小王妈问到最要紧的一句话：“婆婆，这笔盘缠不轻，不知道凑得怎么样了？”

“少不得还要靠你帮忙！”话一说了出来，李婆婆索性说得明白些，“而且要靠你帮大忙！”

小王妈很沉着地问道：“可曾算过，要多少？”

李婆婆犹在沉吟盘算之际，听得蔼如与阿翠的声音，便住口不言；向小王妈使个眼色，意思是彼此所谈的话，须当检点，有些是不必向蔼如提起的。

小王妈点一点头，表示领会。接着起身去掀开门帘，正看到蔼如一张仿佛生来不知忧愁为何物的春风面。受了这份喜气的感染，小王妈不由得笑道：“状元娘子回来了。”

“你也这么说！”蔼如嗔道，“到处都拿我取笑儿；倒是有完的时候没有？”

“别人想人取笑还不够呢。”小王妈问道：“上街去了？”

“嗯。”蔼如回头吩咐阿翠，“你把网篮拿到我屋里；麻绳子就摆在走廊上。”

网篮、麻绳都是打点行装的用品，小王妈便趁势说道：“婆婆正跟我商量进京的事，小姐回来得正好。既然定了主意，就该早商量出一个起落来。”

听这一说，蔼如立刻又兴奋了。进屋挨着她母亲坐下，放出聚精会神的姿态，静听下文。

“小王妈的话很不错；该听她的。”李婆婆用这句话开头，暗示小王妈很帮忙，让女儿可以放心。接着，复述了保留寓所的决定，将打算变卖的木器和屏风，寄放在望海阁。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要看女儿的反应。

“说什么寄存？”蔼如却真爽朗，“干脆送给小王妈算了。”

“那可不敢当。”

“你别客气。”蔼如抢着说道：“有办不通的事，少不得还是要找你。不过，你放心，不会自使你的银子；迟则一年，早则三、五个月，会加利还你。”

小王妈深知蔼如言出必行，得此承诺，不怕本利无归，所以宽心大放，但表面上却不能不做作，苦笑着说：“婆婆你看！小姐的话，真比刀子还厉害。我自觉嘴还不笨，就是遇见小姐，可没有辙了。”

有此一句话，李婆婆亦是宽心大放，知道借多少都可以，便笑着不响，只等女儿跟小王妈交涉。

蔼如也很得意，但不肯强人所难，和颜悦色地问道：“你能给我们凑多少银子？”小王妈答说：“多了怕凑不齐，三、四百银子，我尽力去办。”

“那就要四百两银子。”蔼如很快地答说，“我也不管是你自己的银子，还是你替我去借？”

反正我照市行息；至多一年，定规还清。”

就这么三言两语，将李婆婆盘马弯弓，说了半天还不曾有结果的一件大事谈妥了。

※

※

※

夜来累了，却怎么样也不愿上床。秋灯夜雨，无端又上了心事。不知洪钧此刻人在哪里？说就有信来，这信可是在路上？一切都无从猜测，心想，只有用牙牌卜个课，或许有所启发。

隔室的李婆婆也是心中有事，连宵不寐。听得女儿房中牙牌声响，悄悄地摸索而来。直到灯前，葛如方始发觉，骤睹有人，倒吓了一跳。

“我道是谁？”她拍一拍胸说，“娘，怎还不睡。”

“不想睡。”李婆婆问道：“你在起牙牌数，怎么说？”

“还不知道呢！”葛如一面翻牌，一面顺口说道：“娘，你替我祷告，来一副好牌。”

“要怎么才好？”

“自然是‘上上’。千万来不得‘下下’。我已经有了两副了，下下，上上；再来下下，就中间好那么一段，我可不要！”

“那，”李婆婆说，“那就再来一副上上。”

居然说中了，真是上上。葛如高兴地笑道：“娘，你成了‘李铁嘴’了！下下、上上、上上；卦象就是苦尽甘来，越往后越好的样子。”

“你倒是看看书嘛！到底怎么说？”

李婆婆拿那本“兰闺清玩”推到葛如面前。她翻到地方，定睛一看，便浮起了笑容。只见她眼睛睁得大大地，长长的睫毛，不住闪动；淡红的、像菱角样的嘴唇，渐渐绽开；脸上不仅有喜色，更多的是惊异的表情。

“怎么样？”见此光景，李婆婆更急着要问了。

“娘！起的这一课，着实有点道理。我念给你听：‘汭上何人识沛公？谁知草末起英雄！帝王卿相非常业，多在鱼盐版筑中。’意思是，不要门缝里张眼，把人看扁了，捞鱼的、晒盐的、做泥水木匠的，也会封侯拜相做皇帝。”

“那要靠运气。”

“不是！”葛如脱口便答，“娘，这一课还有两段话，一段是解释：‘愁面笑容开，忧心事可谐；但凭理做去，不必费疑猜’！”

她念得很慢，所以最后两句，李婆婆字字听清，语语领会，深深点头：“倒是有点道理！可不是吗？‘但凭理做去，不必费疑猜’。还有一段话呢？”

“还有一段话，也有道理。不过，”葛如说道：“跟娘不大说得清楚。”

“你不管！你先念来我听听。”

于是葛如照本宣科：“断曰：王曾布衣，乃居魁首！仰之弥高，泰山北斗。有德则称，无德则否。”

这几句话，李婆婆一句都没有听懂，忍不住问道：“你只说，有点什么道理？”

葛如认为这四言六句的断语，完全是说的她自己。王曾何许人？她不知道；“魁首”是不是指状元？她亦不能断定；但着一“乃”字，语气中表示大出一般人的意外，却是很明显的——就好比有人感叹：李葛如居然成了状元娘子！这口吻是相同的。而她之认为有道理，则在最后两句。

其实这最后的八个字，也是对她的绝大的安慰与激励。在望海阁那几年的生涯，毕竟是她心头无法弥补平复的创伤。在风尘中打过滚而想挣一顶花轿，固是力争上游；能坐花轿，着红裙，将来还有一副诰封，亦不妨说是福命好；但甫出淤泥，一步登天，轻巧巧得来一个“状元娘子”的衔头，劳动烟台官场，登门称贺，这就太过份了！清夜扪心，未免受之有愧，令人不安。

此刻，这份不安之心是大大地减少了；因为牙牌数中为她作了最好的宽解。只要自己的仪态、语言、才干，最要紧的是德性像个大家贤媛，又何愧于此衔头？倘或样样不够格，即令皇帝封过，无奈人人心里有此感想：什么状元娘子？哪一点看来都不像。

这就是“有德则称，无德则否”的道理。葛如听洪钧为她讲过史记，起自泗上的“沛公”刘

邦，早年出言粗鲁，侮慢儒生，十足无赖的行径。等他做了皇帝，从龙之臣，在殿上饮酒争功，喝醉了毫无规矩，乱叫皇帝的名字，甚至拔出剑来在柱上乱砍。后来定了朝仪，方始显出称帝之贵。这虽是叔孙通的一大功劳，而主要的，还是刘邦的度量宽宏，用人不疑，够资格做皇帝之故。倘或望之不似人君，再严格周密的朝仪，亦不能约束那班跋扈的功臣。

白壁有瑕，到底还是白壁！她在想，如果是那种“烧料”，烧得再好，也还是不值钱的东西。这种以有瑕白壁，而瑕不掩瑜的想法，她觉得只可借以自慰，向母亲说破是不相宜的。因此，含糊地不肯再细讲这一课的论断。李婆婆当然不会想到她有那样曲曲折折的心思，只道她在文义的了解上有困难，也就不再往下问了。

※

※

※

第二天一早，小王妈又来了。一方面是来回报，四百两银子已经凑齐；说是转借来的，利息倒不高，但须写张借据，葛如毫不考虑地，亲自动笔写下，先交了给她。

另一方面，小王妈是来帮忙料理长行进京的一切。最要紧的是，一路上找什么人照应，先要商量好。

“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没有个妥当的，我不放心。”小王妈说，“我的意思，让阿培送了去。到了京里，请小姐看情形。如果三爷觉得他不成材，叫他回来也可以。”

“这你不用管了！”葛如大包大揽地一口答应，“我可以作一半主。只要阿培肯上进，包他将来有出息。”

“有小姐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小王妈又说，“此外还得有个人；我已经叫阿培去约老马了。”

这正符合李婆婆母女的心意。等阿培将马地保约了来，便由小王妈开口，说知经过，要求他“再辛苦一趟”。

在大家的意料中，马地保必是一诺无辞；谁知面有难色！不过，亦都不疑有他，只以为马地保惮于跋涉；或者他个人有什么不能分身的苦衷。

葛如一向不愿强人所难，这一次关系重大，而且委实别无可恃之人，只好破例了，“老马，”她用坚持的语气说，“你无论如何再帮我们一次忙！”

这让马地保无法推辞了，苦笑着说：“李姑娘的吩咐，我不能不听。什么时候走，怎么走法？”

“我娘跟我都晕船，只好起旱。”

“起早就要早走。”小王妈问马地保，“不知道到京里要几天？”

“先到省城，要三天。过黄河由德州出省，本来一条大路往北，听说景州发大水，路断了，要绕路。我看，起码也要半个月，才到得了京里。”

“今天七月二十二。”小王妈说，“赶在月里动身，可以到京里吃月饼。现在就挑日子吧！”

这下提醒了葛如，赶在中秋以前，能与洪钧相聚，人月双圆，多么有趣！因而兴致勃勃地亲自去查皇历，却只有七月二十五是宜于长行的黄道吉日。

“只有三天的功夫，怕大局促了些！”她踌躇着说。

“是啊！”李婆婆将出远门看作一件头等大事，必得从容安排，所以也说：“万万来不及。”

“有什么来不及？”小王妈怕葛如手头散漫，如果迟迟不走，那四百两银子拉散了，又会不够，因而极力怂恿，“收拾行李，我来帮忙。一定要赶在八月半以前到京，才有意思。”

这句话不但葛如同意，也说动了李婆婆，决定七月二十五动身。于是马地保去雇车；小王妈母子帮着收拾行李，到起更时分，方始回家。

一回望海阁，马地保在那里坐等，据说晚饭以前就来了。小王妈不免诧异，不知他有什么要紧事，非等着她来面谈不可。

“王大嫂，”从小王妈作了望海阁的主政，马地保对她便改了称呼，“李家娘儿俩要进京，是谁的主意？”

这话太突兀了！小王妈心知其中大有文章，急急问道：“怎么回事？莫非不能去？”

“不是不能去。总得要洪三爷有信来了，再动身也还不迟。”

“怎么办呢？”

马地保呆了一会，叹口气说：“我看事情不妙！我跟你实说了吧！”

于是马地保将受托进京，去为洪钧递信送礼的经过，从头细诉，听得小王妈脸色大变。

“唉！老马，”她着急地说，“你这些话，怎么早不说呢？”

“我哪知道她们忽然要进京？”马地保答道，“这些话是犯忌讳的，我也不能乱说。”

小王妈也知道错怪了马地保，更知道怪谁都没有用。如今与李家休戚相关，要紧的是，她们母女的行止该有个最后决定。

不去又如何？去又如何？小王妈在想，若说劝李家母女不必进京，首先这话就难以启齿，“老马，”她问，“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怎么还能拦住她们娘儿俩不走？如果说了实话，只怕马上就要出人命！”

“到了京里呢？倘或不是那回事，只怕更要出人命。”

“不会的！”小王妈突然想通了，“且不说洪三爷不是没有良心的人，能伤这种阴鸷，哪里会中状元？万一真的变心了，我们那位‘状元娘子’，知书识字，有计谋、有决断，也不是好慧的人。只要见着洪三爷的面，当面锣、对面鼓，三句话一问，包管问得人哑口无言，乖乖儿地抬花轿过来。”

“能见着面，自然好办；就怕见不着面！”

“噫，老马！”小王妈倒是须眉气概，毫不畏难，“不是我说你，你啊，太老实了！状元又不是住在皇宫内院，会见不着面？洪三爷总也有衙门吧？破功夫到他的衙门去等。他莫非就因此不上衙门了？”

马地保受了她的鼓舞，也振作了，“好！”他慨然答说，“我听你的话。”

“这才是！老马，”小王妈格外为他鼓劲，“这趟去，事情一定会圆满。不过要靠你多辛苦。等你回来，我另外谢你。阿培要请你照应，我叫他拜你做干爹！”

“不敢当，不敢当！阿培我一定尽心照应，不用拜什么干爹，也谈不到谢我。但愿这一趟辛苦不白吃，我回来也有面子。”

“包你有面子。事情成功了，洪三爷也会谢你。不过，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一去，里里外外，一切要靠你费心。”

话是如此，小王妈却是一整夜都睡不安稳。为李家母女思前想后，总觉得事情不会坏到洪钧不认账的程度；更不会避不见面，因为要躲也躲不了的。只是有一点，或许洪家的亲友，不赞成用花轿迎娶蔼如进门，那倒是个麻烦。不过，到了那个地步，蔼如怕也不能不委屈了。

当然，她这些想法，深藏于心，甚至连神色间，亦很注意，仍然装得高高兴兴地，到李家帮忙收拾行李。到晚来，草草已定；留在那里吃完了饭，找个机会悄悄向李婆婆说道：“有几样要紧东西，婆婆倒要检一检；最好收在一起，放在妥当地方。”

“你是说，我们娘儿俩剩下的一点首饰？”

“不是！”小王妈答说：“第一、是洪三爷亲笔写的庚帖；第二。是洪三爷以前给小姐来的那许多信。”

“那些信是她的宝贝，早已都收在拜匣里了。庚帖在我枕箱里。”李婆婆想了一下，点点头说：“对！庚帖也交给她自己好了。”

当天晚上，李婆婆就将洪钧的庚帖捡出来，亲手交给蔼如。这使得她想到一件久萦于怀的心事，只是不大容易出口。

想了半天，终于还是背转身子问道：“喜事不知道在哪儿办？”

“那得要看三爷的意思。”李婆婆答说，“在哪里办喜事都可以，要紧的是，得有那笔办喜事的钱。”

这使得蔼如又添了一段心事。看样子洪钧在眼前一定筹不出那样一笔款子，可能明年也还不行。佳期有待，还在其次；尴尬的是进京以后，不曾过门的洪家媳妇，如何得能侍奉巾栉，主持中馈？

这是眼前所无法作成任何结论的事。好在旅途无事，慢慢琢磨，总能想出一个补救的办法来。

到京那天是八月十二。前一天在固安宿店就商量好的，到了京里，先不必投店，直接到长元吴会馆。一切行止，都等见了洪钧的面，再作道理。

车到会馆，李婆婆母女先不下车，由马地保登门求见。门房还依稀相识，听说他要看洪状元，只说得一声：“你等一等！”随即往里而去。

这下行了！马地保很高兴地对跟在身边的阿培说：“是在家！”

听得这一声，阿培先到车前去报信。于是蔼如一颗心顿时跳得很厉害了！多少天朝思暮想，不知他是丰腴是清瘦？做了状元，样子又有什么不同？最让她担心的是，此行事先并未写信通知，骤然相见，洪钧必定惊喜交集；勾动他的蓄积已久的相思，会不会当着人便倾泻而出，说些只好私下相处才能说的话，岂不叫人羞窘。

正在这样七上八下地想心事，车前倒又有声音了，“婆婆，姑娘，”是马地保在说：“你们请下来了。”

掀开车帷，蔼如便是一惊！马地保的脸色非常难看，阴郁之中，含着悲愤；一双眼睛中更有掩抑不住的怒火。这是为什么？她在想，莫非洪钧做了官，使官派，得罪了贫贱之交的马地保？

一念未毕，有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含笑上前，很亲热地说道：“这两位想来是李婆婆、李姑娘了？”

“是的！我们姓李。”蔼如很大方地应对，“贵姓？”

“敝姓张。”

“他是长元吴会馆的张司事。”马地保的态度和声音很冷，也很不客气，“洪三爷不在会馆。”

洪钧不在会馆这件事很普通，无非一时不得见面，微感失望而已。可是照马地保的神态，以及先说“在家”，又说“不在”这前后不符的情形看，这句话就不能等闲视之了！

蔼如竭力保持着平静，问一句：“喔，到哪里去了？是在衙门里？”

“不是！”张司事答说，“大概还在保定。”

就这一句话，使得蔼如疑云大起。转眼看她母亲，脸色亦很不自然。不过蔼如仍很沉着，捉住张司事话中的毛病问道：“怎么说是‘大概’？”

张司事是有意不确指洪钧的踪迹，料到蔼如会问，早就想好了话回答：“洪状元在李大人那里作客，宾主投缘得很；李大人新近调了湖广总督，也许邀他到武昌去了。是不是还在保定，不大清楚。”

话越说越玄了！蔼如开始捉摸到马地保何以有此脸色的缘故。而心乱如麻，有句话差点夺口而出：真不该冒昧到京里来的！

一直不曾开口的李婆婆，此时倒显得很老练，问了一句很要紧的话：“那么我们娘儿俩呢？怎么办？”

“有我，有我！”张司事立即接口，“既然是洪状元的熟人，我应该照应。会馆里不便住女眷；有我们同乡眷属进京，多暂时借住水月庵，离这里不算太远。”

这番话在李婆婆母女略得安慰。上了车，由张司事跨辕亲自指点路程。自宣武门大街一直往南，到了有名的刑人之地的菜市口，向西折往广安门大街，走不多远，再往南折，进了一条极宽的巷子，就是水月庵的所在地。

这条胡同名为烂面胡同，又名懒眠胡同。与它东面平行的，严嵩的听雨楼旧址的北半截胡同，同为有清以来，名流迭出之地。进胡同数十步，有两条东西向的小胡同，东面的叫红罗厂；西面的叫九间房。九间房以南，就是水月庵。

下得车来，敲开了门，有个中年尼姑出来应接。显然的，这个为张司事唤做“妙净师太”的尼姑，与他极熟。三言两语，不费什么事，便将安顿李婆婆母女的事说妥了，拨出东院的两间客房，供她们居住。

“张老爷，”蔼如指着马地保和阿培说：“他们两位呢？这里总不能住啰？”

“那只好住店。”张司事回头问道：“上次你不是住北小市的佟家老铺吗？”

马地保一肚子的气，没有理他，只对蔼如说道：“北小市在哈德门外，还要往东，走到这里，得要半天的功夫。”

哈德门就是崇文门。左崇文、右宣武，一东一西，相距甚远，是蔼如知道的。听他的口气，是不愿住北小市的佟家老铺；但既属尼庵，自不能容留男客。蔼如倒有些为难了。

谁知阿培很机伶，“刚才下车我看到了，往南不远，就是济南会馆。”他说，“能不能住在那里？”

听这一说，马地保精神一振，“都是山东老乡，应该能住。”他提高了声音又说：“再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打一打新科状元、山东女婿的旗号，济南会馆也不能不行个方便。走，”他拉一拉阿培，“你领我到济南会馆，先打好了交道再来。”

说完，连跟张司事招呼也不打，就跟阿培走了。这种对张司事不满之意溢于言表的态度，让蔼如看在眼里，越发不安。但眼前却还不能也不宜开罪张司事，所以她歉反地说道：“多谢张老爷费心。不然，我们母女人地生疏，带来的人又不得力，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是的，多亏张老爷。”李婆婆接口说了这一句，略停一下又问：“不知道张老爷可知道洪三爷跟我女儿的事？”

一谈到此，蔼如便想避开。一面走，一面找个借口，“阿翠，”她说，“你把带来的铜铔子找出来，跟庵里去要壶开水。”

语声未终，脚步近门，却听她母亲在身后说道：“你别走！这没有什么好害羞的。咱们趁早把话跟张老爷说明白！”

这句话提醒了蔼如，事情看来有麻烦，自己不可先示弱。不过，到底还不好意思老着脸皮谈她与洪钧的婚约，只轻轻地答应一声，转过身来，垂首站在那里。

“张老爷，”李婆婆指着蔼如说：“洪三爷是两房兼桃，还可以明媒正娶，娶一房家小。有他亲笔写的庚帖，也有亲笔写给我女儿的信；还承洪三爷尊敬我一声‘岳母’。这些东西，张老爷要不要看一看？”

“不必，不必！”张司事微显不安，“我知道，我知道！”

“张老爷知道就再好都没有了。如今我们母女，举目无亲，多承张老爷照应，说不得只好赖上你老了。张老爷，我们家姑爷，到底在哪里？务必请你打听明白，派专人送个信去，就说我们母女来投奔。”接着便大声喊道：“阿翠，你看我的手巾包在哪里？替我拿来。”

手巾包就在阿翠身上，里面包着几张银票，李婆婆捡了一张二十两的送张司事，说是派专人去通知洪钧的费用。

张司事心想，倘或辞谢不收，说不定就难以脱身，因而接了下来，“好的！”他说，“我尽力去办。如果到保定送个信，二十两银子用不了，将来再算。”说完，告辞而去。

等他走后不久，马地保去而复回。借住济南会馆，已经交涉好了，他留下阿培在那里安置铺盖。只为有极要紧的话要说，所以赶了回来。

可是，见了面却又无话，脸上是说不出的为难神气。李婆婆母女的心，都凉得发慌，只是催他有话快说。

“唉！”马地保忽地一扬手，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嘴巴，“我该早告诉你们的！”

“告诉我们什么？”蔼如神色大变，“老马，你可再不能瞒我、骗我一句话了！”

“我哪敢瞒骗，只不过说不上口。上次来，情形就大为不妙。这一次我十几天在路上，天天心里嘀咕，可别像上次那样，说洪三爷不在京里！谁知——唉！”马地保长长地叹口气，低着头说，“到底让我猜中了！西洋镜也到底戳穿了！”

所谓“戳穿西洋镜”，是马地保在长元吴会馆无意中得闻内幕，洪钧早在六月初就搬出会馆了。这就可想而知，从他上一次进京时起，洪钧就已蓄意避不见面。

前后经过，直言无隐。听得李婆婆浑身发抖，目瞪口呆；蔼如脸色青得可怕，一双发红的眼中，含着两泡泪水，却就是不掉下来——掉泪的是马地保。

“我恨，我怕！”马地保流着悲愤的眼泪，连顿足，“像他跟姑娘这样的情份，都是假的，天底下还有什么是真的？这个心都可以变，还有什么不能变？这个世界大没有意思了，我真恨不得剃光头发去做和尚。”说罢，放声大恸。

在李婆婆母女的感觉中，就像自己在哭，因而反倒没有眼泪。“老马，你先不必难过！”蔼如不知她是在劝慰马地保，还是安慰自己，“你的话不错，他跟我的情份如果也是假的，天底下就没有什么真的东西了！我不相信他是假的。老马，你知道不知道他搬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马地保收泪答道，“我倒是问过，他们不肯告诉我。”

“新科状元，应该不是默默无闻的人物。老马，你能不能去打听一下。”

“不用打听了！”李婆婆颤巍巍地站起身来，“你莫非还不死心？非要他当面给你难堪不可！”

“他不会！”蔼如疾言厉色地又添了一句：“他也不敢！”

听得这话，马地保拔脚就走，头也不回地说：“我去打听。”

※

※

※

马地保到晚未回，而张司事却陪了一个陌生人来。那人进屋便跪，向李婆婆磕了一个头，口中喊道：“四婶儿，想不到在这里跟你老见面。”

“不敢当，不敢当！”李婆婆急忙起身，惊惶地问道：“你是哪位？怎么给我行大礼？”

蔼如的父亲行四，既称李婆婆为“四婶儿”，自然是她夫家的侄子、蔼如的堂兄——此人确是李卫之后，单名叫芳。原是佐杂出身，干过几年厘金的差使，捞了有几千银子，想搞个正印官做。照例捐过班，成了知县。这一次是上京到吏部来“投供”，以便分省候补。

张司事的本事很大，居然打听到有这么一个人，是李家子弟，算辈份是蔼如的族兄，正好托他来斡旋洪钧的那头“恶姻缘”。于是由吴大澄征得潘家二老的同意，跟李芳接头；只要办成此事，许他自选分发的省份，三个月内必定补缺。潘家二老，都已致仕；潘祖荫虽升了侍郎，亦无此可许捐班知县如此优惠的力量。原来幕后另有一位巨公在支持。

此公叫沈桂芬，原籍苏州府吴江县，占籍宛平。与李鸿章同年，是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现任吏部左侍郎，入值军机。从咸丰驾崩，发生政变，两宫太后垂帘以来，枢廷一直由恭王执政，除了文祥、宝鋆以外，另简汉大臣两员在军机上行走，历来都是一南一北，以示毫无偏颇。北方籍的军机大臣，是皇帝开蒙的师傅李鸿藻，如今丁忧在家中守制；南方籍的军机大臣，本是浙江余杭人汪元方，上年十月病歿，就补了沈桂芬。

汪元方是庸才，碌碌无所表现；沈桂芬却是才大心细，着实能干。此人清廉俭朴，于声色货利，一无所好；所好的是权力，而且心性偏狭。因为李鸿藻颇重乡情，对于南士，多所排挤，所以沈桂芬为了对抗并求自保，很扶植南方人。从明末清初就已存在的南北之争，隐然复起了。

因为如此，他全力支持“保全”的任何举动。道光二十七年了未会试的正总裁是活世恩，所以潘家二者跟他是很亲的世交，有事都可商量。对于李芳调停此事的酬庸，就是出于沈桂芬的许诺。吴大澄为了取信于人，曾经细道原委。李芳有这样意外的好机缘，自然全心全意地效力。所以一见了李婆婆，便先磕上一个头。

磕罢起身，自叙谱系，李婆婆记得族中确有这样一个侄子。困厄之际，忽然有个天外飞来的亲人，自是深感安慰。而李芳又十分亲热，指着蔼如问道：“这位想来就是妹妹了？”

于是兄妹俩又见了礼；李芳行一，蔼如叫他“大哥”。

“四婶儿，我知道妹妹吃亏了。跟洪状元到底是怎么回事，倒说给我听听。”

李婆婆听得“我知道妹妹吃亏了”这句话，暖到心头，于是从头细叙，简直是倾囊倒筐而出。蔼如却看到窗外曾有张司事的影子，这位“大哥”既是由他陪着来的，不免存有戒心。但亦决无阻拦母亲不说之理，只是她自己持着保留的态度而已。

“侄少爷你看，”李婆婆将从蔼如那里取来，放在手边的庚帖、书信都推到李芳面前，“如果不是他亲笔写的东西，我们娘儿俩也不会痴心妄想，高攀他洪家。如今他不止于过河拆桥，竟是将我们娘儿俩骗到山上，再一把推了下来！是要我们死给他看，这心也太狠了些！”

“娘，不是这么说！”蔼如接口，“是拿我们骗到老虎背上，他撒手不管了。”

这是骑虎难下的暗示。李芳暗暗警惕，这个“妹妹”的话，似软而实硬，不大好对付。因而先作出充分同情的姿态，将洪钧大骂一顿，说他忘恩负义，小人之尤。一面骂，一面看她们的脸色；只见李婆婆母女，皆是黯然无言，蔼如甚至有些痛心的表情。

这个反应不妙！李芳是细心盘算过的，如果他这一骂，她们母女是快意的样子，那就表示对洪钧深恶痛绝，自己就可趁机进言：“这种狼心狗肺的人，还理他干什么？像妹妹这种人才，不知道有多少人仰望颜色。包在我身上，挑一位比他强十倍的妹夫。”接下来，就可以谈赔偿的条件；只要李婆婆母女开出“盘子”，便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开始。

如今显然的，藹如对洪钧余情犹在；而李婆婆亦仍旧希望能有这个状元女婿。那就不宜操切从事了，他想一想问道：“四婶儿，那么你老人家跟妹妹是怎么个打算呢？”

“总要他自己出面，让我们娘儿俩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哥，”藹如接口，“或许他有什么苦衷，说出来都好商量。大哥跟我是第一次见面，日子久了，大哥就会知道，我也是提得起、放得下的人。”

听这一说，李芳信心复增，连答说：“好！好！我出面去办交涉。如果他真有什么迫不得已的苦衷，不妨实说，我们李家不是不讲理的；避不见面总不是办法。”

“就是这话啰！”藹如衿衽为礼，“请大哥多费心吧！”

※

※

※

在米市胡同潘家的客厅中，宾主五人，一直谈到深夜，尚无结论。李芳极力主张洪钧应该亲自出面解释，他认为藹如最后的态度很好，决非不受商量的人。而吴大澄和张司事看法相同，判断藹如使的是欲擒故纵的手段，想骗洪钧出面；一见了面，必不肯善罢甘休，搞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反复辩诘，各执一端。由于李芳的坚持，潘家二老提出一个类似折衷的办法，问一问洪钧本人的意思。李芳同意这么办；而吴大澄却还有异议。

“要问，也只能悄悄问他。当着人，他有顾忌，是不会畅所欲言的。”

所谓“当着人”，是指与洪钧素昧平生的李芳而言。意会到此，李芳慨然答说：“这样好了，我暂且回避。不过，他怎么说，我得听听。”

“那容易！”吴大澄指一指间壁小客厅，“请李兄在那面坐，一墙之隔，什么都听得见。”

于是主人在小客厅中备酒宵夜，一面着人去请洪钧。钟打十二下时，洪钧已到；吴大澄告个罪，出室相迎；李芳亦即离席，在门缝中悄然相窥。

位置不巧，只看到洪钧的背影；吴大澄却是正面相对，但听他用低沉的声音说：“李家母女来了。”

洪钧似乎身子一震，急促地问：“在哪里？”

“你不用问在哪里，只问你愿不愿意意见她们？”

洪钧不作声；李芳为了怕漏听了他的回答，屏住了呼吸在等待。里外是一片死样的沉寂。

“大概，”吴大澄说，“你也怕见她们。”

“我，”洪钧用极低、极无奈的声音答道：“我见了她们怎么说呢？除非能践宿诺，此外什么话都是假的。”

“所以见不见她们，要你自己拿主意。你知道的，沈公汲引南士，唯恐不及，对你更具青眼。你可不能闹什么亲痛仇快的笑话！”

“是啊！我最大的顾虑在此。”

“你自己的利害得失，也要考虑。母老家贫子幼，又是一身的债。”吴大澄紧接着说，“向来鼎甲不必等‘散馆’就能放考差；后年这个时候，你说不定在广东或者四川入闱了。”

听到这里，李芳颇有反感。因为吴大澄是在利诱，意思很明白：如果将顺沈桂芬的意旨，后年庚午乡试，不是放广东就是四川的主考。当这两处的考官，是有名的好差使。

洪钧并未出声，而吴大澄却又开口了：“不过，照李藹如对你的情义来说，也实在不可辜负。文卿，你一生祸福穷通，就决于此刻。是弃亲绝友，困厄终生，以成全不负故交的名呢？还是负一时之谤，徐图补报？都看你自己的了！”

洪钧的答复，在李芳可以预知。吴大澄已经为他说得很明白了，实际上也就是为他指点得很清楚了，如果不负藹如，将得罪所有的朋友亲戚，得不到任何照应。而负藹如不过一时，将来还有补报的机会。李芳心想，除非书呆子才会不顾一切去博那个“义名”！

话虽如此，却仍屏息以待。好久好久，所听到的仍旧是吴大澄的声音，“好了，你的意思我们知道了。自会替你料理妥当。”他说，“你最好请几天假，到哪里去逛一逛，明天就动身！”

送客出门，吴大澄却不回原处。黯然无言的李芳，等了好一会，不免困惑；正想动问时，潘家听差来请，吴大澄在他为潘祖荫考证金石古器的书房中相候。

“老兄听见了！这件事只好照原议，拜托老兄多多费心。”吴大澄递过来一个红封套，“这是一千两银子，请你转交令妹。”

李芳接过红封套来，在手心中敲了几下，“这话该怎么说呢？”他踌躇着，计无所出。

吴大澄亦觉得很难措词，想了半天，用感慨的语气说：“‘暴得大名则不祥’，只怪‘状元娘子’这个衔头来得猝然。令妹认命吧！”

※

※

※

“认命吧！女儿。”李婆婆的声音异常平静，是令人所想象不到的豁达，“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有什么法子？打点着回家吧！”说完，她向那张被撕碎了的一千两的银票望了一眼，颤巍巍地起身回卧室去了。

葛如没有听清母亲的话，也记不起该扶她一扶。她变成一种虚脱的样子，失神的双眼，茫然地望着，自己都不知道在看些什么？只觉得脑中一片灰白在搅动，什么前尘如梦，梦被辗得像灰尘一样，拼凑不成片段了！

李芳的话，记得起的只有一句：“暴得大名则不祥！”不自觉地一遍又一遍在脑中响起；慢慢地似乎咀嚼出一点意味来了。于是，脑中也渐渐地有了形象了——是一张张的脸，阿翠的愁苦、小王妈的阴郁、邻居的冷漠、望海阁中那些姑娘的快意。

形象又忽而化作声音：“你看，那就是‘状元娘子’！”“你看，那就是‘状元娘子’！”每响一声，心头就像被刀扎了一下，惊得她要跳起来。这不断的自我刺激，终于使得她清醒了。

“天下虽大，寸步难行了！”她在心里说：“回到烟台，怎么还能出门？那种日子，生不如死！”

一想到死，便有一种解脱的快感。可是，以后呢？母女相依为命，忍心丢下孤苦伶仃的老娘，自己去求解脱？

“真是‘暴得大名则不祥’！”她在想，“不祥到求生不得，求死亦不能！”然则怎么办呢？她焦灼地搓着手，坐立不安地喘气；解开衣领上的纽子，仍旧觉得像要窒息似的，只有握着拳使劲捶打胸口。

忽然，一声梵唱，临风传送，水月庵的尼姑在做晚课了。“对啊！”她惊喜地自语，“这不是安身立命之处！既可免除烦恼，又能奉养老母；而且青灯黄卷，忏悔宿孽，岂非一举三得？”

主意就这一下打定了，但是，总得先跟母亲商量。推开卧室，八月十三的月光，照过床头，在青砖地上曳出一条长长的影子。葛如一见，魂飞天外，赶上去伸手一摸，在床头上吊的李婆婆，胸口已经冰冷了。

她身子一软，瘫坐在冰凉的砖地上。流干了无声的眼泪，挣扎起身，悄悄闭户——

从此，洪钧，以及沈桂芬所领导的“南派”，不再有烦恼了。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